你不是在比，

比的账本

比较、攀比与内卷的发生学

胡敏　著

德麦国际出版社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出 版 信 息

书名	《比的账本——比较、攀比与内卷的发生学》
著者	胡敏
执笔	胡敏著，王德生指导；文字由 AI（Claude）协作成稿并经审定
出版	德麦国际出版社（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新加坡
编号	德麦国际专著第 516 号
ISBN	979-8-90690-516-1
定价	US$20.00
开本	170 mm × 240 mm
字数	约 18 万字
版次	2026 年 10 月第 1 版

AI 协作声明：本书由胡敏的九篇 ChatSDE 论文及对话扩写而成，在王德生的指导下，由 AI（Claude）协作成稿，并经审定。书中的判断与命题须经王德生裁定；书中所引的大师、近邻与文献，均据作者与 AI 的记忆转述，凡标〔待核〕处，出处与措辞尚未对照原著，汇总于附录五。书中人物与场景全是构想，不是真人真事；全书没有做过实验，没有调查数据，凡标「暂定」的门槛都是先拍下来的数。涉及身体与用药的章节，只讲理解与相处，不作诊断，不替代医生。

全书结构：出版信息、作者介绍、前言、导读、目录；导论与四编十一章；结语、参考书目、附录五件。定价为暂定。

作 者 介 绍

胡敏，著者。

王德生，博士，SIO 本体论与 SDE 发生学的创立者，新加坡德麦国际创始人。早年在湘潭大学、中国科学院学习与研究计算数学，后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数学系教员；2015 年起推广三视角方法论，2024 年提出 SIO 本体论与意义三律，后凝练为 SDE 发生学。本书由他指导。

前 言

为什么写，怎么读

◆ 一、我为什么被这个字结住

先交代一句：下面这一幕，是我构想的场景，不是哪一次真实的群聊。

周日晚上九点多，一个家长群里，有人转进来一张图，是某次月考的成绩截图。名字打了码，名次没有打。群里安静了几秒，然后出来三条回复：一个“哇”，一个“孩子真棒”，一个“我们家也要加油了”。过了一会儿，一位妈妈私下对另一位说：“别比了，比来比去有什么意思。”对方回她：“我没比啊，我就是看看。”

群里没有人吵架，也没有人炫耀，一切都很客气。整个晚上，没有一个人说过“我在跟别人比”。可是第二天早上，有一个孩子的书桌上多了一套新卷子，有一个孩子的早饭桌上多了一句“你看人家”，还有一位爸爸在手机备忘录里写了一行小字，谁也没给看。

这一幕里，我一直想不通的，不是谁在比，而是：没人承认比，却人人都留了点什么。看一眼，怎么就能留下东西？那个东西留在哪儿？是谁留的？什么时候会来讨？

我们从小被教育“不要和别人比”，长大了自己也这样教孩子，可是不比这件事，几乎没有人做成过。我后来发现，问题大概不在“比”这个动作上。那一晚，真正发生的事不是“看了一眼”，是有一道差被记下来了。

◆ 二、这本书是怎样写出来的

这本书的底子，是九场问对。

我在 ChatSDE 上围绕“比”问了九个问题，按“是什么、怎样发生、为什么离不开”分成三组，每组三问，每一问谈完，由系统整理出一篇论文，一共九篇。这九篇每篇讲一个日常里的场景：门框上的身高线、“我没复习”这句话、饭桌上的“做你自己”、晚上刷朋友圈的那一沉、教室里的名次表、手艺铺的订单本、小区里的“照旧”、陌生人之间的五分钟、孩子考了倒数第五之后的饭桌。

要如实说清楚三件事。

第一，九篇是大模型在对话里生成的，不是我一个字一个字写的。系统自己也在末尾声明：引用前请自行核实。所以这本书不是把九篇拼起来。我是拿它们当材料，重新想、重新写，把散在九处的一个共同东西找出来，合成一套说法。这个共同东西，就是书名里的“账本”。

第二，这套说法是在王德生老师指导下成形的。他创立了 SIO 本体论和 SDE 发生学，我在书里用到的“在一个纠缠的整体里，经过一串差异，显露出结构”这套看法，来自他。书中哪里讲得不好，是我的问题，不是他的。

第三，书里有些地方，需要真实的家庭、真实的班级去检验。凡是还没有做过的调查，我不写成做过；凡是我自己构想的场景，我一律写明“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凡是我没有核对过原文的引文和文献，成书前逐条核对，核不了的就不引。每一章的“怎样会错”里，我会写明：哪些读数是我提议的，还没有人数过。

还有一点要说在前头：这本书的“我”，是一个正在把事情想清楚的普通人，不是站在高处下结论的专家。书里让你觉得“这话说得太满”的地方，多半是我还没想透，请你直接划掉，或者来问我。它更像是一本摊开的账：我记了什么，凭什么这样记，哪几笔还欠着，都摆在桌面上，请你来查。

◆ 三、怎么读

这本书有一个导论、九章正文、一个终章和四个附录。九章分成三部：第一部讲“比是什么”，第二部讲“比怎样发生”，第三部讲“为什么离不开比”。

你可以从头读，也可以跳着读。每一章自成一篇。每章的格式是固定的：先有一个“这一章的问题”，然后是几节正文，接着是“判伪读数”，就是写明什么样的事实出现，这一章的话就算说错了；再是“怎样会错和出口”，最后是“带走的话”和两行小账。

为了让你一开始就心里有数，我把九章各自要说的一句话，先放在这里。第二章说，门框上的那道线不是记录，是一份凭证，孩子一旦接过笔，饭桌上的旧话就失了效。第三章说，“我没复习”这句话，是一张越传越不值钱的票据。第四章说，“做你自己”劝不回人，因为它不许人说“这个想要是我从别人那里借来的”。第五章说，晚上刷朋友圈的那一沉，是别人的“已经到了”把你的“还在走”冻住了。第六章说，内卷不是资源少了，是名次接管了“看”。第七章说，真正的长进，来自一个会回话的对手，而不是一个不动的榜样。第八章说，规矩是一张“谁先坐上空位”的账，松动不靠说理，靠有人公开说一次“不”。第九章说，陌生人五分钟的“点破”总是亏本，因为它先拿走了对方记账的权利。第十章说，解药不是换一把尺，是把参照的人换掉，让大人先报自己的账。这些话现在听起来可能有点怪，读完各章再回头看，会顺很多。

如果你是家长，可以先读第二章“门框与饭桌”和第十章“换参照位”；如果你是老师，第三章、第六章和第七章会离你更近；如果你在职场里，第四章、第八章和第九章多半会碰到你。想先知道全书结论的人，读导论和终章就够了。

书里有两个词，先交代读法。“账”不是随口的比方：我拿一个替换测试去查它，把会计里的词换成平常话，看有没有推论丢掉；丢不掉的，就降回平常话，不让它替我论证。这条规矩在第一章第四节细说。字母 S 我读作“显露”，它不是现成摆着的东西，是随着一串差别一步步显出来的东西。第一章第五节把它变成三条能检验的话；经不起检验，那一节就删。

每一章的“判伪读数”，请你特别留意。它回答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说错了，你该看到什么？一本书只告诉你“它对”，你没法检验；只有它同时告诉你“看到什么就是它错了”，你才可以拿它去试。所以我在每章都留了这个出口，写得尽量具体，具体到你可以拿一个本子去数。

书中的案例，主要来自三条线：家庭的门框和饭桌，班级的计分板和进步榜，社会上的朋友圈、会议和初次见面的五分钟。这些场景有的是日常里人人见过的，有的是我构想的，写到的时候我都会说明。

最后，有三条我给自己定的规矩，也请你监督。第一，这本书不作诊断：它讲的是一本账怎样记，不是在说谁有病。第二，不做政策表态：它不替学校、单位或哪个部门说该怎么办。第三，书中的“读数”，都是帮你看清楚一件事的，不进任何考核，不拿去给孩子、学生、同事打分。谁要是拿它去考核，就把它用坏了。

书里会反复出现一些词，先给你一份白话的小词汇，不必背，读到时翻回来看。“入账”，是一道差从口头或体感，变成可以再次查到的记录。“原始凭证”，是可以复看、可以对照、没法由一个人凭嘴改说的记录，家里的门框线就是。“无凭证记账”，是靠顺口的话反复把差说一遍，再靠对方一声“嗯”算作收讫，“别在意”就是这样的话。“不记名票据”，是一句话脱离了原来的说话人，在一群人里被传来传去，传得越多越不值钱，“我没复习”就是。“暗账”，是借来的想要从来没有被认过名，既不能打开，也不能改，更没法还。“参照位”，是谁被请到刻度旁边，来告诉你“应该有多少”。其余的词，到时候我会在原地说清。

最后一个建议：读这本书的时候备一个小本子。每读完一章，写一行：这个星期，我家（或我班、我组）里，有哪一道差被记下了？谁记的？记成了什么？不用写长，不用写给任何人看。书里那些读数，最适合的用法，就是这样安静地看一眼自己，而不是去看别人。

好，我们开始。先从一个被问烂了的问题说起。

导 读

这本书怎么用

这本书只讲一句话：你不是在比，你是在被记账。比，不是看一眼的那个动作，是有一道差被记了下来；痛苦、攀比、内卷，多半出在入账之后，而不是看见之时。

为了不把这句话说成口号，全书只问三个问题，每一章都再问一遍：

问	问的是什么	举个日常的例子
谁握笔	这道差是谁记下的	饭桌上那句“你看人家”，是谁说的；门框上那道线，是谁画的
什么格式	记成了什么样	一句话、一个名次、一道带日期的线
何时结算	什么时候来讨	考砍的那天晚上，还是三个月后的某句旧话

读法路线。 十章可以从头读，也可以跳着读，每一章自成一篇。家里有孩子的，先读第二章和第十章；做老师的，先读第六章，再读第二章；在职场里的，先读第八章和第九章；总被一件事压着、想知道身上的不舒服和账有没有关系的，先读第四章；想先看看这本书会在哪里错，直接去读各章末的“怎样会错”，和第十一章的第五节。

每一章怎么写。 章首是“这一章的问题”，接着是几节论证，里头有一节专门请一位最近的对手出场：先还他公道，说他说中了什么；再说本书多出来的那一层；然后给出一个“同一件事，他预测什么，我预测什么”的局面，两边的预测要相反，而且数得出来。章末是“判伪读数”，写明什么结果出现，这一章就作废；然后是“怎样会错，和出口”；最后是“带走的话”和两行“小账”，第一行答三问，第二行是这一章的读数。

怎么推翻它。 全书没有一句话要你相信，每一章都留了一个门：判伪读数。读数怎么数、门槛是什么、常见的误读有哪些，汇编在附录一；第十一章第五节把

全书最可能被推翻的三点单独列出。你数出来的结果和我写的不同，请以你的为准。

随身三问。　读完任何一章，都可以对着手边的一件事问：谁握笔？什么格式？何时结算？只问，不改。问清楚了，再决定动不动。

这本书的限度。　书里没有做过任何一项实验，没有一条数据；标“暂定”的门槛，都是先拍下来的数，没有先导研究做依据。书里的人物和场景，都是我构想的，请别当成真人真事。凡标〔待核〕之处，出处和措辞还没有对照原著，汇在附录五。本书不作诊断，不做政策表态，读数只给自己看，不进任何考核。涉及身体和用药的地方，一律以医生为准。

你不是在比，你是在被记账。如果读完你觉得这些本来就知道，那也很好：门框上的线，本来就不告诉你新东西，它只是让你再也不能一个人改口。

目 录

作者介绍 · · · · · iii
前言　为什么写，怎么读 · · · · · iv
导读　这本书怎么用 · · · · · viii

导论　全书地图与三条贯穿线 · · · · · 1

第一编　账是怎样开出来的 · · · · · 3
第 1 章　比不是动作，是一本账 · · · · · 4
第 2 章　门框与饭桌：差是怎样入账的 · · · · · 21
第 3 章　姿态的票据：「我没复习」是什么 · · · · · 48
第 4 章　不落账的债：「做你自己」为什么没用 · · · · · 68

第二编　一沉、一数、一刀 · · · · · 92
第 5 章　那一沉：时态怎样被冻结 · · · · · 93
第 6 章　从看到数：攀比与内卷怎样走偏 · · · · · 118
第 7 章　谱外第一刀：长进的比 · · · · · 144

第三编　比先于社会 · · · · · 168
第 8 章　比先于社会：空位、照旧与到期回执 · · · · · 169
第 9 章　账本先于幸福：点破即亏 · · · · · 191
第 10 章　换参照位：被问反的问题 · · · · · 217

第四编　换账 · · · · · 243
第 11 章　换账：三问九章与一本账的出路 · · · · · 244

结语　回到前言那个周日 · · · · · 265

参考书目 · · · · · 267

附录 · · · · · 270
附录　这份附录怎么用 · · · · · 270
附录一　判伪读数汇编 · · · · · 271
附录二　操作手册 · · · · · 281
附录三　邻居对照总表 · · · · · 292
附录四　术语表与参考文献 · · · · · 300
附录五　引文核验总表（各章〔待核〕汇编） · · · · · 303

导 论

全书地图与三条贯穿线

书里的案例，沿三条线走。家庭线：从门框到饭桌，再到孩子考砸之后的那顿晚饭。我设想了一家人，姓李，李家的门框、李家的饭桌，会在第二章和第十章反复出现。这是我构想的家庭。班级线：从计分板到进步榜，再到评语栏。我设想了一个班，高二（3）班，出现在第三章和第六章。社会线：朋友圈、会议、小区群、陌生人的五分钟。我设想了某公司的一组人，在第四、五、八、九章里轮流出现。第七章写手艺铺的师徒，是一章独立的支线。三条线都是构想，不是真的哪一家；你读到哪一条线，不必记住前面的细节，每一章我都会重新把场景交代清楚。

九章之间有一条链：第二章讲账怎样记下；第三章讲记在群体里，会变成什么；第四章讲记了却不认名，会变成什么；第五章讲这些账怎样在一个人心里发出那一沉；第六章讲当有一张表接管了“看”，一群人怎样把路砍成一条；第七章讲有一条路怎样不被砍掉；第八章讲整个社会的规矩也是这样一张账；第九章讲幸福怎样被账本先占；第十章讲怎样换一个参照的人。节奏是：第一部（第二到四章）讲一道差怎样被记下来，记成什么，记错了会怎样；第二部（第五到七章）讲疼的、卷的、长进的，是同一本账上的不同记法；第三部（第八到十章）讲为什么我们离不开它。终章把九章收在一起，讲怎样换账。

下面这张表，是三个问题在九章里的分工。每章回答的，是同一本账上的哪个问题。

章	谁握笔	什么格式	何时结算
2 门框	孩子接笔	墙线（原始凭证）	每次站上去即结
3 票据	没有人（不记名）	声明成票据	下一场考试
4 暗账	无人敢认名	化为症状与病名	永不结，经身体收息

章	谁握笔	什么格式	何时结算
5 那一沉	阅图人自己翻面	完成时和进行时	预支
6 内卷	表格设计者	名次到投入量	跨门交表时
7 谱外	订单署名人	订单本	退货单和料钱截止日
8 名分	日常沿用者	位子	每次照旧都是一次测试
9 幸福	结算系统征收	收入（通约器）	当场，五分钟
10 参照位	本人自记	每日一行带日期	次日看它动不动

读这张表，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空格图”。每一章把其中一格填上了，没有填的组合，就是将来还可以研究的地方。

第 一 编

账是怎样开出来的

编 序

这一编从第一章到第四章。第一章先把一个问题摆平：比，到底是一个动作，还是一本账。第二章走到饭桌和门框，看一道差怎样第一次入账；第三章看“我没复习”这类话怎样变成可以转手的票据；第四章看那些没有记在任何账上的借，怎样在人身上收利息。

这一编是全书三问的出处：谁握笔，什么格式，何时结算。后面各章都是在这三问底下，换一个地方再问一遍。

第 1 章

比不是动作，是一本账

这一章的问题

人人都说“比”不好，人人都离不开“比”。这两件事怎么能同时成立?

流行的答案有五种，每一种都说中了一点，每一种也都留下一块解释不了的地方。这一章先把这五块空地指出来，再提出本书的一句话：比不是看一眼的心理动作，而是一道差被记入账；谁握笔、记成什么格式、何时结算，定它日后怎样来讨。这个“账”不是“比较”的换名：它自带三条规矩，是“比较”这个词推不出来的。然后我把这句话放到四位最近的邻居面前，请他们在同一个局面里和我各下一个相反的赌注。

陪我走这一章的，我想象了一位读者，叫老周。他是个普通的父亲，在小区里认识的人不多，读书的时候爱打断人。这是我构想的人物，不是真人。他的追问，我替他问出来。

◆ 一、一个被问烂的问题

先回到前言里那个周日的晚上。我再往下想一步，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那张月考成绩截图，在群里转了三手。第一手，是一位家长原样转进来，什么话也没加。第二手，另一位家长转到另一个小群，加了一句：“这次题难，他还能考这么多。”第三手，是一位爸爸转给了自己的爱人，说：“我们是不是也该给孩子报个班。”

图一个像素也没变。变的是每转一手，图旁边多了一句话。第一手的图，只是一张图。第二手之后，它变成了“难题里的好成绩”。第三手之后，它变成了“我们的差”。从头到尾，没有人说过“我要和某某比”，然而三手之后，一道差已经在三个地方被说了出来、被听见了、被带回了家。

这正是“不要和别人比”这句话最难受的地方。说这句话的人，往往正是刚刚把那道差说了一遍的人。“别和隔壁的小明比”——这句话里已经有了小明，有了“隔壁”，有了一个可以被拿来比的位置。劝的人以为自己在拆一座桥，其实他又铺了一块板。

老周打断我：“可是不看，怎么知道孩子在哪个位置？不比，家长不是两眼一抹黑吗？”他问得对。我也不主张谁都别看。我想说的是，“看”和“记”是两回事。看一眼，眼睛移开就过去了；记下来，是要有一个东西把它留住，留到明天，留到下一次开家长会。大多数时候，让我们难受的不是“看见”，而是看见之后被留下的那个东西。

所以有了一个看起来像悖论的现象：越是被劝“别比”的人，越是比得隐蔽。他不再在饭桌上说，改在心里记。表面上，家里清净了，账却没有销，只是转入了暗处。

另一面，“离不开”也是真的。孩子站在门框边，我们说“你去年到这儿，今年到这儿”。这里没有第二个孩子，只有昨天的他和今天的他，一道差就出来了，而且我们高高兴兴地把它记在了墙上。这算不算比？如果算，那么“不比”根本做不到；如果不算，它和“跟隔壁小明比”到底差在哪儿？

还有一层：我们明知道比较会难受，却又主动去比。刷朋友圈的人没有谁是被绑着刷的。如果比较只是个坏习惯，那为什么几乎所有人都改不掉？我的看法是，它改不掉，是因为它不是一个习惯，是一个我们每天都在用的记录系统。我们用它知道自己在哪儿，孩子在哪儿。你不能只拆掉一个系统，而不给它另一个。

这样一问，“比好不好”这个问题就站不住了。它默认了“比”是一个可做可不做的动作。可是我们的生活里，差一直在出现，一直在被记下来。真正的问题是：这道差是被谁记的，记成了什么样子，什么时候来讨。第二天早上的三件小事——书桌上的新卷子、饭桌上的“你看人家”、备忘录里的那行小字——就是同一道差，在三个人手里各自留下的回响。这三问，是整本书的骨头。

◆ 二、五种流行答案各漏了什么

我把市面上对这个问题最常见的回答，归成五种。每一种我都尽量说它说中的，再用一个反例说它漏了什么。反例都是我构想的场景，不是调查所得。这五种不是靶子，都是认真的人认真想过的说法，所以才要逐个问：你到底解释了什么，又没解释什么。

第一种：比较毁幸福。

本来挺满足的，一比就不开心，所以少比、不比。它说中了很多人的体验：朋友圈刷久了，心情确实会掉下去。

可是请看这个场景。老周和他的老同学小马，同一个晚上刷到同一位老同学晒的新车。老周心里沉了一下，睡前翻了两次身。小马划了过去，接着看球赛。同一张照片，一个沉，一个不沉。如果“比较”本身就毁幸福，这个差别就没法说；你只能说“老周比较敏感”，那就等于什么也没说。更糟的是，孩子在门框上量身高、运动员对着上一次的成绩跑，都该是痛苦的事，可它们常常是高兴的事。这一说能解释一部分痛，却说不出痛与不痛的分界线在哪里。

第二种：问题出在单一尺度。

只拿分数、只拿收入去比，把人的多种可能漏掉了，所以要换一把更宽的尺，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这也说中了：一把尺确实容易压扁人。

可是想想家长会。班主任把成绩单换成了一张十项能力的雷达图，每个孩子都有自己最高的一角。散会以后，家长们围在一起，盯着的是：自家孩子最短的那一角，和别人家孩子的同一角。尺子宽了，账没换，焦虑只是搬了个家。雷达图仍然是一张由别人画好、在家长手里传阅的表，仍然在学期末结算一次。单一尺度说解释不了：为什么多维的清单拿到手里，被排进去的仍然是名次。

第三种：社会比较。

费斯廷格在1950年代提出，人在缺少客观标准的时候，会借助别人来估量自己〔待核：年份与出处〕。这是心理学里最扎实的框架，我在第二章里还要和他正面谈。它说中了：我们确实在借别人量自己。

可是，它解释不了同一个人为什么在不同场合分量不同。构想一个场景：表哥比你早两年买了房，这件事你自己在日记里写过一行，几年后翻到，不痛不痒。可是同一件事，被一位亲戚在家族群里点名说了一句，你就整晚睡不着。表哥还是那个表哥，相似度没变，差的大小没变，痛的分量变了。变的是什么？是这道差被写在了哪里、被谁看见、将来要不要拿出来对。

第四种：攀比到内卷，是因为资源收窄。

这来自对农业“内卷化”的研究〔待核：格尔茨〕：地就那么多，人越来越多，大家只好在同一块地上越种越细。放到教育上，就是名额少了，所以孩子们互相加码。它说中了一个事实：稀缺确实推高了投入。

可是构想一个小镇：兴趣班的名额多得是，没有一个班需要抽签，家长群里却照样一个比一个加课。反过来，也有名额很紧、却没有人排名的地方，大家各自慢慢来。卷的起点，到底是“紧”，还是“榜”？第六章会专门回答。

第五种：不要比。

这是前面说的“越劝越比”。劝，本身就是又一次入账。它还有一个更深的麻烦：如果人必须有一个“昨天的我”和“今天的我”的差，那“不要比”到底是要我们不要什么？不要昨天的差，还是不要别人的差？它没有说，所以每个听到的人，都按自己的方式去理解，然后继续比。

五种答案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把“比”当成一个发生在脑子里的动作，然后去找这个动作为什么好、为什么坏。而五个反例也有一个共同点：每一回，变的都不是脑子里的动作，而是这道差被放在了哪里——表哥的房子在日记里和在家族群里，是两道不同的差；雷达图和成绩单，是两张格式不同的表；名额宽松的兴趣班，被家长群变成了一张榜。这条缝里长出来的东西，就是本书要讲的。

◆ 三、总命题、三个问题和账的三条规矩

先把总命题说出来：

比不是一个把两样东西并排看的心理动作，而是一道差被记入账。账怎样记，由三件事定：谁握笔、什么格式、何时结算。

压成五十字以内：比不是看一眼的动作，是一道差入了账。谁握笔、记成线还是名次、何时结算，定它日后怎样来讨。

为什么叫“记进一本账”？因为一道差，如果只是看见，它是转瞬即逝的。它要变成一个有分量的东西，需要另外发生一件事：它被留了下来，留成了一个可以被再次查到的东西。这件事，我叫它“入账”。入账一发生，就带出三个问题：

第一个：谁握笔？这道差由谁来记，谁来结，谁有权改。　　第二个：什么格式？入账的时候被压成什么样子：一条线，一个名次，一句话。　　第三个：什么时候结算？当场结，隔一阵再结，还是永远不结。

先用一个最小的例子看这三个问题。孩子这次考了68分，隔天的小测考了70分。这两个数字，在三个不同的家里，会成为三笔不同的账。

第一个家里，孩子在课本扉页自己写下两行：“68，70，涨了2。”笔在孩子手里，格式是一条带日期的线，等下一次考完才对着看。　　第二个家里，爸爸在饭桌上说了一句：“才涨两分，还是不行。”笔在大人嘴里，没有格式，没有凭证，当场就结，结成一句话。　　第三个家里，老师把两次成绩贴进班级表格，孩子排第二十三，比上次进了两名。笔在老师手里，格式是名次，结算日是下一次排名。还有第四个家，也是我构想的。这个家里谁也没提过68和70，可是孩子在被子里想了很久：只涨了两分，同桌是不是已经远远超过去了。这一笔，没有人握笔，没有格式，也没有结算日。它没有被结掉，也就没有被放下，隔一阵就冒一下。这是第三种结算方式：永不结算。我把这样的账叫暗账。

同一道“68和70”，变成了一条线、一句话、一个名次、一块心事。

账自己的三条规矩

如果“账”只是“比较”的换名，说到这里就该停了。它不是，因为它有三条规矩，把“比较”这个词换进去，一条也推不出来。

第一条，换主律。一笔账能被谁改，决定它对谁“有效”。孩子自己写的“涨了2”，他能划能重写；爸爸的“才涨两分”，他连靶子都找不到；表格里的“第二十三”，既不是他能改的，也不是家长能改的。规矩是：同一道差，当事人若不在“能改的人”里，痛得更久。这不是“有掌控感就舒服”的老话。老话说的是感受，这条说的是名册：谁能改，数得出来。

第二条，前后与左右。一道差入账，要么主要记“同一个人的前后”（68到70），要么主要记“人和人的左右”（第二十三名）。线保住前后，名次保住左右，十项雷达图是八个维度上的左右。两种可以同时记，但读的时候只有一种是主账，另一种退成副账。由此推出一个和“单一尺度说”相反的预测：把表放宽，改变不了它是左右账，所以不减压；把账改成前后，哪怕只有一个维度，才减。

第三条，到期不丢。没结算的差不会消失，它在下一个有人握笔的场合一起到期。由此推出：旧话不是均匀撒在日子里的，它成堆出现在“场合”之后——家长会之后的一周，过年饭桌上。

这三条，“比较”这个词一条也推不出：比较只管两样东西并排，账管的是一笔记录归谁改（第一条）、记成哪一向（第二条）、什么时候来讨（第三条）。

请四位最近的邻居下赌注

规矩是这样的：每一家，我写他说中了什么；再写同一个局面里，他的框架会预测什么（A），本章预测什么（B）；A 和 B 相反，而且能数出来；最后写他会怎样反驳，我怎样回应。我对他们的概括是我的读法，没有引原话，出处和概括都在文末〔待核〕。下面所有的局面都是我设计的检验，没有人做过。

排名的反应性（埃斯佩兰与绍德，2007〔待核〕）。他们研究的是：公开的排名会让被排的人改变行为去迎合它。说中了，第六章要用。局面：同一份班级名次，把四个家分成四格，一横是“谁握笔”（老师保管、孩子不能动，对孩子自己画的线为主账），一竖是“公开度”（全家人看见，对只有孩子自己知道）。A，按“公开的榜引起反应”这条思路：公开的两格反应大，私密的两格小，握笔是次要的。B：老师握笔的两格反应都大，哪怕私密；孩子握笔的两格都小，哪怕全家看见。公开只在笔在大人手里时放大。读数：一周后孩子凭记忆写出那道差的误差、一周内主动提起成绩的次数、心情打分。他会反驳：“老师握笔”本来就是机构公开的一种形式，两个因素分不开。我的回应：分得开，“私下告诉孩子一个名次”和“全家都看见孩子自己画的线”，正好是把两者拆开的两格。若结果是公开格大于私密格而与握笔无关，第一条规矩作废。

位置性商品（赫希，1976；弗兰克，1985〔待核〕）。他们说：有些东西的价值就在排在别人前面（好地段的房子、名校名额），攀比对这类东西特别凶。说中了，我收下。局面：一件通常认为“不和人比”的东西，比如每晚走的步数。A：步数不是位置性的东西，放不放进榜里，都不该引起排名上的难受。B：位置性不是东西自带的，是账的格式。同样的步数，在家族群里每周日晚结算一次排行，几周后会出现睡前绕小区“凑步数”和对榜尾的难受；只记自己每天一行，就没有。读数：睡前十分钟加走的步数。他会反驳：步数一上榜就成了位置性的，位置性本来就依赖可见度。回应：这等于承认位置性由“记成什么格式”造成，正是我要的；我们真正的分歧在预测。他的“可见度”说只要榜被看见就起作用，我说还要有结算日。同一张榜，一份每周日结算，一份挂在那里从不结算也没人提，我预测前者凑步数明显更多。

面子工作（戈夫曼，1955〔待核〕）。他看到：场面上人人替彼此保住面子，“别在意”就是一种保全。说中了。局面：饭桌上一句“别在意”之后，同一件旧事（比如“比弟弟矮”）。A：保全成功，旧事平复，所以“别在意”说得越多的家，下周旧事被再提得越少，至少与有没有凭证无关。B：没有凭证的“别在意”，本身是又一笔无凭证记账，每说一次，那道差被重说一次。所以在没有墙线

之类凭证的家里，本周“别在意”越多，下周旧话越多；在有凭证的家里，这个关系消失。读数：两周的旧话频次，用“本周旧话”控制掉原有基数。他会反驳：倒过来才对，旧话多，才需要多说“别在意”。回应：倒因为果在两类家里应当一样，只有无凭证的家才出现正相关，倒因解释不了这个差。若两类家里关系一样，凭证说和第三条规矩都要重写。

拉图尔的铭文（1986〔待核〕）。他看到：图、线这类“铭文”稳定又带得走，所以能把事实钉住。说中了，“凭证”一词一半来自他。局面：开头那张成绩截图，图一个像素没变，转了三手，每一手多了一句话。A：稳定、可移动的铭文把读法钉向同一个“事实”，各手添的话应当收拢。B：图只是凭证的一半，页边的那句话是另一半，谁在页边写，决定它被读成什么。所以转发附话会按转发人的位置分叉：名次靠前的家长多写夸，靠后的多写“该报班”，不会收拢。读数：真实群里附话的类别，在不同名次的家长之间的分布（需经同意、匿名计数，我没有做过）。他会反驳：附话也是网络里的盟友，你说的是网络的一部分。回应：可以这么叫，分歧只在预测，他的框架压向同一读法，我预测分叉，看分布就知道。

还有一位近亲要认：会计社会学和审计社会的研究（鲍尔，1997〔待核〕）早就在讲组织里的记账方式怎样改变人看见什么、做什么，“账”的比方不是我发明的。我只是把它搬进了家里。家里和组织的区别是：组织有审计人这个第三方，家里没有，大人既是亲人又是记账的人。这个缺口，在1.6会逼出一个新的角色。

至于远一点的邻居——费斯廷格（第二章正面谈）、塞勒的心理账户、埃斯佩兰与史蒂文斯的“通约”、自我设障（第三章专讲），我在各章里再逐一对账，这里不占篇幅。他们说中的，账本论都收下：账要有人去比、有差可记，才有东西入账。账本论多出来的，是他们共同没有问的那件事：这道差，被谁、用什么格式、在什么时候记下。

这一节还要给全书立一个最粗的判别局面。拿三个条件相同的孩子，同一次“68到70”，分别让它由“自己的线”“大人的一句话”“班级名次”来记，一周以后，请他们各自复述这件事并说说心情。如果三种记法下，复述的准确程度、心情的轻重，没有任何一点不同，这本书的总命题就错了。

◆ 四、“账”不是比喻

写到这里，你可能觉得我只是在打比方：把比较比作记账，就像把人生比作旅行。我得认真回答这个质疑，因为如果“账”只是个比方，整本书就是一个比方讲了九遍。

我做一个替换测试：把会计里的词，换成最平常的话，看有没有推论丢掉。丢不掉的，就不是在论证，只是顺口的说法，降回平常话；丢得掉的，这个词才配进论证。先用大家熟悉的报销单：出差回来，你得交发票，贴在报销单上，财务把这笔钱记到“差旅费”科目下，所有科目汇到公司总账。

“账”换成“记录”，丢什么？丢一样：欠。一道差一入账，就在某个人名下记了一笔“还要来结”的东西。爸爸那句“才涨两分”不是中立的记录，是在孩子名下记了一笔“欠着的进步”。“记录”推不出到期，也推不出暗账，所以“账”保留，承重的是它的三样：有人握笔，有欠，有到期。

“原始凭证”换成“能再翻出来看的记录”，丢什么？丢两条。会计里的凭证有三条一起：可复看，可对照，不由一个人凭嘴改说。“能再翻出来看”只剩第一条。第三条才把门框线和随手写在便签上的字分开，便签谁都能偷偷改，就不是凭证。三条都在，这个词保留，而且它直接带出“无凭证记账”：大人嘴里那句“比弟弟矮半头”，没人能翻出来对照，说完就散，说话人那一刻的心情就是它的总账。第二章讲这样的账怎样靠孩子的一声“嗯”收讫。

“过账”换成“留痕”，丢什么？不丢。“登记留痕率”已经是平常话。降为平常话，保留读数。

“主账本”换成“冲突时以谁为准”，丢什么？也不丢。降为平常话，名字因为第二章已经在用，我保留，但它不再承重。

所以实际承重的会计词只有两个：账（欠与到期）和凭证（三条一起）。其余的，我老老实实叫它平常话。

这一轮还留下一个值得停一下的地方：会计里，没有凭证，这笔账不能入；生活里，没有凭证的账照样天天入。生活里许多难受，就出在这些“没有凭证却照样入了账”的账上。它们没法被查，也就没法被反驳，所以特别顽固。

另外要老实承认一个不同：报销单的世界里，有财务这个第三方替两边当裁判；门框的世界里，没有。大人是被比者的亲人，同时又是记账的人。这个缺口不是小事，下面1.6会看到它逼出了什么。

现在换到家里的门框。孩子靠在门框边，大人在他头顶划一条线，旁边写上日期，这条线就是凭证：它刻在公共通道的墙上，每个人经过都能再看；下次站上去可以对照；大人说“我记得你去年到这儿”，墙说不是，大人的话就改不动墙。

我给三件配了可以数的读数，附录A里的表要与此一一对应，对不上的，我就把那个概念删掉。凭证的读数：旧话频次，在线立起之前和之后，同一类旧话（“比弟弟矮”“别在意”）在晚饭桌上出现的次数，各数四周。过账的读数：登记留痕率，一件事被量过、说过，有多少比例真的在某个可再看的地方留了一笔。主账本的读数：冲突时的听谁，两种说法不一致时，家里人以哪一个为准的次数。入账这个词本身的读数是：这道差一周之后，能不能被当事人再次查到。

再用同一个替换测试，试两个后面要用到的词。“不记名票据”：换成“传来传去的话”，丢掉的是“每转一手价值折扣一次”，所以保留；能数出来的，是同一句话被第几个人说出口时，听的人打的折扣。“暗账”：换成“没说出口的心事”，丢掉的是到期规矩，心事不会到期，暗账会，所以保留；能数出来的，是你能不能说出“哪一刻、看见谁之后，这个想要变热了”。

再试一个不通过的：“情绪账户”。换成“心情”，什么也没丢，所以它在这本书里只配当比喻，我不用它来论证任何东西。“人情账”“感情账户”同理。这样做有个代价：有些很动人的说法，我不能用了。但我宁愿少几句好听的话，也要让每一条账都能被人拿出来查。

◆ 五、SDE 的三个感觉，和三条能检验的话

这一节要用到王德生老师的 SDE 发生学。我先说清它对本书有什么用，免得它变成装饰：它逼我问一个问题——这道差是随着哪一串动作一步步露出来的？下面三条话，每条对应 SDE 的一个字，每条都能被数据推翻。三条都经不起检验，这一节就整节删掉，对第1.3节的论证没有影响。

先说三个词的白话。E（纠缠）：一团彼此牵连、拆不开的条件，身体、物件、场合、旁边的人缠在一起。D（差异序列）：一串一步接一步的差别。S（显露）：随着这串差别一步步展开，不停显出来的结构，我叫它“显露谱系”，它不是现成摆着的东西。三个字是同一件事不可分的三面，先说谁后说谁，只是嘴巴一次只能说一句话，分开讲是理念界里的一次假想性切割（王德生老师的说法）。

三个最日常的感觉，每个里面都有完整的三字：

触觉：门框上的线。E 是脚跟、后背、头顶、大人的手、墙、铅笔缠在一起；D 是手压下去、脚跟贴墙、铅笔横着划，一步接一步；S 是随之显出来的“压的感觉”，然后一道线，然后“比去年高了一点”。　听觉：“我真没复习”。E 是走廊、考完的人群、说话的人和听话的人；D 是前一个人说过、后一个人又说，一句接一句；S 是这句话的分量，不是自带的，是随着一个个说出口慢慢显出来的，而且说完就散。　视觉：朋友圈的一张晚图。E 是屏幕、夜晚、躺在床上的你、老同学、你自己那条还没走完的路；D 是划过上一条、停住、放大、划回去再看一眼；S 是那一沉，随这几个动作一步步显出。

由这三个感觉，我取三条话。

第一条（来自 E 和账的凭证）：账的命运看有没有凭证，不看走哪个感觉。常识说触觉的账牢、听觉的账散。这里有两种可能：是通道本身，还是通道里有没有凭证？检验：同一道“68到70”，一组写在墙上或本上，一组在饭桌上说一句，一组也说一句但录了音能回放。一周后让当事人凭记忆写出这道差，比对原值的误差。我的预测：写下来的一组误差最小；说一句的一组误差最大，而且朝说话人的

心情偏；录音的一组接近写下来的。若录音组仍像说一句的一组，说明是通道本身，凭证说作废；若三组没有差别，这一节整节作废。这是我的看法，不是文献结论。

第二条（来自 D）：先到的格式，定后到的是主账还是副账。因为 S 是随着差异序列显露的，次序就算数。孩子当天先在自己的线上记了“68到70”，晚上才听到名次，名次成副账；反过来，先听到名次，后来才写线，线成了名次的注脚。读数：孩子复述这件事时，第一句是“涨了几分”还是“第几名”，两种次序下的比例。若次序没有影响，D 的主张作废。要老实说：心理学里的“先入为主”类研究也会预测次序有影响〔待核〕，这条并不独有，它在这里只是把 D 接到换主律上的一座桥。

第三条（来自 E）：同一张晚图沉不沉，看图落进了什么样的“开着的账”。1.2里老周沉、小马不沉，我的读法是：老周那里本来就有一笔没结的账。检验：看图前，随机让一组人写一行“我落后了”之类的话，另一组写一行“我今年走到了哪儿”，第三组不写。我预测第一组当晚更沉，第二组不加重。读数：看完后的自评，和十分钟内划回去再看的次数。若三组没有差别，“开着的账”说作废。

三条话里，S、D、E 都在，没有谁先谁后：第一条在讲有没有留得住的东西（E 的一部分），第二条在讲步子的次序（D），第三条在讲显出什么（S 随 E 而变）。

◆ 六、方法：四件套，和一个“单套得不出”的例子

我写每一章，都用同一套四件。

第一件：异位四角交叉。先选一个“交叉点”，一个具体到秒的瞬间。从四个角度去看，每个角度一套“三角”，三拍，像三句话接着往下说。四套取不同的侧面，叫“异位”；它们在同一个点相遇，才逼出一个结论。我用一个新的日常例子来演示，而且只演示一件事：这个结论，任何一套单独都得不出。

设想一个家，原来饭后总是妈妈洗碗。有一天，孩子第一次没人叫就起身去洗了，洗得还行。这是我构想的场景。交叉点：孩子洗完，妈妈从厨房门口经过的那一秒。要回答的问题：妈妈当晚该怎么办？常见的做法有三种：不说话，夸一句，过去看看洗干净没有。

套一，看力气。拍一：孩子起身的那一刻，家里原来要用的那句“来帮我洗碗”没用上。拍二：这份空出来的力气（大人的在场感，想说点什么的劲）要落在某处。拍三：落不下去，多半落在“事后查”上——洗干净没有、重洗一遍——那等于把笔收回去了。这一套单独得出：得给它一个去处，不能不说话。但它也同样允许“夸一句”。

套二，看名字。拍一：洗碗这件事原来挂在妈妈名下，孩子一伸手，名字松了一下。拍二：一句“你真棒”是评语，评语的主语是评分的人，名字被重新挂回给打分的妈妈：洗碗成了做给妈妈看的。拍三：下一回，孩子洗不洗，要看妈妈的评语好不好。这一套单独得出：别评价。顺势就是“那就什么也别说”。

套三，看碗池。拍一：池子空了，这就是凭证，可复看，可对照，不由谁凭嘴改说。拍二：话如果要说，内容该取自凭证，不取自心情。拍三：凭证会自己说话。这一套单独得出：“话多余”，或者“有话就指着池子说”，二者看不出该选哪个。

套四，看话的账。拍一：任何带评价的话都是一笔无凭证记账。拍二：“终于”“总算”“这回懂事了”这几个词，把过去的没洗追认成一笔欠；带期待的“以后都这样哦”，是新开的一笔欠。拍三：下一回孩子没洗，这几笔就到期了。这一套单独得出：话越少越安全。

四套交叉在同一点，得出一个单套得不出的判断：

孩子第一次主动洗完的当晚，妈妈说一句指着碗池的事实——“池子空了”——不评价，不带“你”，不带“终于”，不带期待；也不检查。既不沉默，也不夸。

这个判断的每个从句都有一套来承重：“不沉默”靠套一，“不评价、不带你”靠套二，“指着池子”靠套三，“不带终于不带期待”靠套四。我做删除测试：删掉套一，沉默也说得通，整个判断塌成“什么都别说”；删掉套二，“洗得真干净”这类事实性的评语放得过去；删掉套三，只知道不该说什么，不知道该说什么；删掉套四，“池子空了，你总算懂事了”也放得过去。四套各自单独，得到的是“夸一句”“什么也别说”“话多余”“话越少越好”，没有一个是“说一句事实”。

这个判断还回头改了主线。我原先以为：孩子接了笔，大人就退场。洗碗这一幕逼出来的是：退场不等于沉默。1.4说过，家里没有审计人这个第三方。门框线、池子这类凭证，需要有人看见才算过了账；大人退下来，退成的是见证人：不握笔，不评价，只证明“这笔账被看见了”。于是三问之外，我补一个待检验的推论：账还要问一句，谁是见证人？检验：同样是孩子第一次主动洗完，三家分别用“沉默”“夸”“指着池子的一句事实”，两周后数孩子无人叫就起身的次数。我的预测：事实句组不少于沉默组，夸组在两周后不高于事实句组。若夸组持续最高，或沉默组高于事实句组，见证人这个推论作废，退回三问。第二章需要接这一条，见本章文末附注。

第二件：同位对照。如果四套不是错开，而是都取同一个侧面，叫“同位”。同位简单，但容易被现成的学科占位：这个洗碗例子，只从“名字”一个侧面看，立刻滑成现成的家务分工研究，得出的是“排个值日表”。值日表是把笔交给一张表，不是交给孩子，与上面的判断不同。

第三件：拆套。当某一套被现成学科占得太满（比如套二，表扬研究早已走过一遍），我把它再拆成三小件——谁评、评什么、评给谁——在同一个点上再交叉一次，看方向是否一致。洗碗里，三小件拆完，方向仍是“不带你，不评价”，所以套二不是靠一套孤立撑着的。

第四件：敌意拓宽。每个判断写完，我去找最像它、最可能反对它的人。洗碗这个判断，最近的是“外部奖励会挤掉内在动机”的研究（莱珀等，1973〔待核〕）：它走近了“不夸”这半边。我承认，这半边不是独有的。本章独有的是另

一半：不沉默。动机研究会说沉默没有关系，本章预测沉默比事实句差。这是它们之间的赌注。

每一章，我都附上一节“怎样会错”：什么样的事实一旦出现，这一章的话就算作废。四件套的用意说到底只有一个：让你不必相信我，顺着任何一步，都能退回去检验。

判伪读数

下面几条，是这一章的话的“死刑通知书”。任何一条成立，对应的话就要改写。

第一条：把同一道差，让三组条件相近的人，分别用“自己的日期线”“别人的一句话”“一个名次”来记。一周后，请每个人复述这件事。如果三组在复述的准确程度和自述的心情轻重上，没有可观察的差别，总命题作废。

第二条：找一类“完全不留记录”的比，比如两个人随手各拿一个苹果，看看谁的大，看完就放下，从不提起。如果这类比引起的不适，和“留了记录”的比一样持久，则痛苦来自比的动作本身，而不是入账，账本论作废。

第三条：1.3的四格实验（握笔×公开度）。若公开度有主效应、握笔没有，换主律作废。把自己的线和十项雷达图放在一起：若雷达图的难受不高于自己的线，“前后与左右”一条作废。

第四条：1.4的三条读数——旧话频次、登记留痕率、冲突时的听谁——如果在任何一条上数不出来，这个概念我就从全书删去。

第五条：1.6的事实句。若沉默组高于事实句组，或夸组持续最高，“见证人”推论作废。

这些读数是我提议的，目前还没有人数过。若有读者愿意在自己家里、班里试一试，我很欢迎，也请你把数出来的结果，不管支持不支持我，都告诉我。

怎样会错，和出口

这一章最可能错的地方有四处。

第一，把所有的比都说成“账”，说得太圆。如果无论什么事发生，我都能说“这也是账”，那么我的话就没有被推翻的可能，等于没说。出口在第二条判伪读数：我承认有一类不入账的比，并且预言它不痛不累。如果有人证明这类比同样长久地痛，我认输。

第二，近邻的赌注全是我设计的，我对他们的读法也可能不对。出口是：我只写他们的大意，不引原话；每一家的“他会反驳”是我替他写的，真正的反驳请他们的读者来写。若有人做出与我相反的结果，请原样告诉我。

第三，读数被拿去考核。这是最危险的一种错：一本帮人看清楚的账，被用来给人打分。出口只有一个：读数只给当事人自己看，不进任何考核，不拿去排人。一个家长拿“旧话频次”去数孩子说了几次“嗯”，这就已经走偏了。

第四，把适用范围说得太宽。我举的例子几乎都发生在中国人熟悉的家庭、班级和一般的职场里，对别的文化、别的年龄、别的处境，这一章的话是否成立，我没有检验过。读者发现在你那儿不成立的，请你告诉我，这正是它“会错”的样子。

对你来说，一个最小的出口是：这个星期，找一道在你家里出现的差，问自己三个问题——谁记的？记成了什么？什么时候来讨？只问，不改。问清楚了，再决定动不动。

> **带走的话**
>
> **比不是你做了一个动作，是有一道差被记了下来。要看的不是你比没比，是这道差在谁的手里、记成什么样、什么时候来讨。**

> **小账**　谁握笔／什么格式／何时结算：先是写这本书的我，往后是读它的你／三个问题加一条“账不是比喻”的自限规则／每一章的判伪读数里。 本章读数：旧话频次、登记留痕率、冲突时听谁；这三条要与附录A的读数表一一对上，对不上的概念，从全书删去。

第 2 章

门框与饭桌：差是怎样入账的

这一章的问题

先从一句人人听过的话说起：“矮就矮点，别在意。”

我想，说这句话的人，心里多半是明白的：这句话对孩子没什么用。道理他都懂，不比、不急、各人有各人的节奏，这些话他自己也能讲上半天。可是饭桌上一卡住，这句话还是会出来，一年又一年，原样回来。所以问题不在“缺道理”。要是缺道理，讲几次道理就该好了。

这一章要问的是：既然不缺道理，这句话为什么还能一直用？它到底在饭桌上干什么活？又是什么，真的能让它不再出口？

我先把答案放在前头，后面慢慢讲。

主命题。　门框上孩子自己画的线，不是记录，而是原始凭证。记录是留个念想，翻不翻都行；原始凭证带着一条规矩：往后每一句关于这道差的话，都得先跟它对账，对不上，这句话就不能再当账用。

五十字的压缩版：口头安慰是不留凭证的账；孩子自画带日期的线，入账权从嘴转到墙，旧话先对账，对不上就失声。

这个命题拆开，是三句话。

第一，“别在意”不是安慰，也不是给彼此留面子，它是一种记账：把孩子身高上的一道“差”，用嘴记一遍，不留凭证，不用复核，孩子“嗯”一声就算收讫。我管这个叫“无凭证记账”。

第二，它失效，靠的不是更好的劝说，而是差的入账权换了地方：孩子自己拿笔，在门框上画下一道线。这道线是一份别人改不了口的原始凭证。凭证一立，嘴上的账就只剩“口说无凭”。

第三，有一个公平的质问：你说“记账”，是不是只借了个好听的比方？所以2.3 专门做一次替换测试，把会计词换成普通话，看哪些推论会丢。丢不掉的，我就降成比喻，不让它进论证。

另外还有一条命题，我在 2.5 单列出来：差的入账其实分“量、记、评”三个职分，三职要分开换手，缺哪一职，账都没有真换主。

用全书的三问来对一下，就是：这一章里，谁握笔？从大人换成孩子。账本什么格式？一道刻在墙上的线，也就是原始凭证。何时结算？每一次孩子站上去，当场就结。

先说清楚这一章靠什么立论。它靠的是三样东西：ChatSDE 里九问九答中前三问的推演、我对这些推演的重新梳理，和下文几个我自己构想出来的家庭场景。每个构想场景我都会说明“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它们是用来讲道理的，不是调查结果。按我给这一章定的计划，最终要补上不少于二十个家庭的真实访谈，其中必须有“立了线、旧话照旧”的反例。这件事目前还没有做，所以本章所有关于“会怎样”的话，都是预测，不是已经量到的结果。预测怎么会错，我放在最后一节，一条一条列出来。

◆ 一、一道线之前没有差

我们先把一个看上去不用想的东西想一想：身高。

说一个孩子一米四，这是一个数。说他一米四，不等于说他“矮”或者“高”，更不等于说他“长高了”。一个数放在那儿，只是一个数。要说“长高了”，至少得有两个数，而且得有人把它们摆在一起看。

所以，身高本身只有数值，没有差。差，是两次相隔的重访才造出来的。

可以拿一条河来比。河水一直在流，流里没有“高”，没有“低”，只有流。你想知道今年的水比去年涨了多少，得在河边选一个固定的点，去年量一次，今年再量一次，把两次的读数并排放。孩子的身体也是这样，每天都在长，一天一点，但流里面是没有“长高了”这回事的。“长高了”是被一个办法造出来的：在同一

个地方，隔一段时间，回来再看一次，把两次放在一起。门框上的线，就是这个办法里的“固定的点”。

我构想一个场景。这是我构想的场景，不是谁家的实录。

李家的门框，是进厨房那扇门的右边。去年春节前，哥哥十一岁，妈妈让他背靠着门框站直，拿一本书平压在他头顶，用铅笔在书的下沿画了一道短线，旁边写了日期。那一天对哥哥来说就是一次游戏，站好、憋气、被压头发、听“好了”，然后跑开。那道线当时只是墙上的一个印子，还不能叫“差”。今年春节前，哥哥十二岁，又站了上去，书压下来，妈妈又画了一道。两道线并排，下面那道是去年的，上面那道是今年的，中间隔着两指宽。这时候，“差”才出现。它不是在第二天出现的，也不是在哥哥身上出现的，它出现在这两道线之间。

这里有两点要记住，后面会反复用到。

第一点：画一次线是涂鸦，重访才有差。采样不能太近，太近了，差还没长出来；也不能隔得太久，太久了，两次之间已经没有联系，惊喜也过了。家里的日子自己带着节奏，生日、过年、开学，这些节点是现成的“再站一次”的理由。所以门框上的线，多半不是哪一天忽然想起来画的，而是被这些节点一次一次“浇”出来的。

第二点：这道线从一开始就不是孩子一个人的。是大人压着头发、扶着肩膀、握着笔画下去的。孩子只是一个站着的身体。量的人是大人，记的人是大人，过后说“这个高度算矮还是算高”的，也还是大人。这一点我们留到第五节再接，它是整章的转折所在。现在只需要知道：线是两个人的事，线的第一支笔握在大人手里。

为什么偏偏是门框，不是别的东西？这个问题值得停一下。

设想另一种做法：妈妈把去年的身高记在手机的备忘录里，今年再记一条。从记账的角度看，也是两个点，也有日期。可是它和门框差得很远。手机里的数字，要想起来才会去翻，孩子看不见，也没有机会自己去核；更关键的是，它是可以随手删掉、随手改的，哪天心情不好，“重新记一个”，谁也不知道。门框不一样。

它长在房子上，每天路过，躲不开；刻上去了，擦不掉；擦不掉，就忘不掉；忘不掉，它自己就会一年一年长成家里的一件“事”。

这一点我很看重：凭证的力气，一半来自它的位置。放在抽屉里的凭证，只能算档案；放在每个人天天经过的地方，才叫凭证。

还有一件事要在这儿划清边界。我说的“差”，是入了账的差，是家里人拿来说话、拿来比较的那一截。我不是在说孩子的身体究竟长得正常不正常。孩子长得慢或者长得快，是否需要看医生，这是儿保医生的事，这本书不碰，也不替任何人判断。

差的来路还有别的。除了门框这条“自家画线”的路，还有两条路，也能把一截差送到饭桌上：

一条是寒假。孩子跟亲戚家同岁的孩子玩了一个月，回来往你面前一站，两个身体被你在心里并了一次。

一条是体检表。学校发的表填好带回家，上面有身高栏，有同年级的参考范围，自己的位置和别人的位置，在一张纸上排了队。

这两条路送来的差，一开始都只是“到了”：差摆在那儿，没人说破。到了不等于上班。哪一次，它才真的上班，成了饭桌上起作用的差？这是下一节的问题。

◆ 二、饭桌卡住的一拍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李家的晚饭，六点半。桌上四个人：老李、孩子的妈妈、十二岁的哥哥、十岁的弟弟。弟弟这半年蹿得快，下巴已经快到哥哥的耳朵了。

老李一边夹菜一边说：“隔壁老张家的小子，这一年又长高了半头，看着比你还高。”

饭桌上忽然静了一拍。弟弟低头扒饭，妈妈看了老李一眼，哥哥的筷子停在半空。

这一拍很短，但是你能感觉到那种“卡住”。再往下，要么有人把话接下去，要么有人把话收掉。老李脑子里没有别的现成的话，他顺口说：“矮就矮点，别在意。”

哥哥“嗯”了一声。老李松了口气，伸手去夹另一块肉，妈妈把汤端上来，弟弟抬头问今天的汤放没放玉米。一桌人又回到了吃饭。

我想请你看仔细这一拍里发生了什么。

“别在意”这句话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它没有告诉哥哥为什么矮，没有告诉他还会不会长，也没有说明矮到底算不算一回事。它做的只是一件事：把那一拍的空档托住，让一家人能接着吃饭。它是一块垫板，不是一座桥。

而哥哥的那声“嗯”，是整件事里最重要的动作。这一声“嗯”，等于在一本看不见的账上，盖了一个“收讫”的章：这道差，我知道了，我认了，这一页翻过去。老李需要这个章。没有这个章，这一拍就不算过去。

所以，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意思：这句话的功能是收场，收场需要两个人配合，一个说，一个“嗯”。

那为什么大人明知道没用，还要说？我从对话里梳理出三个原因，都不玄。

第一，它省力。想接住那一拍，需要一句到位的安慰，或者一个新话题，或者认真问一问孩子在想什么，每一样都费力气。“别在意”不费力，一句话，半口气，现成的。

第二，它每次都灵。说一次，哥哥“嗯”一声，饭桌继续转。灵一次，下次还用，灵十次，它就成了全家默认的收场白。它不会出错，也不用修，是一台不耗电的机器。

老李这个人是我构想出来的，我不想把他写成一个坏父亲。我猜，先说出这句话的，多半不是家里最不爱孩子的人，而是一时最接不上话的那个。他说不出一句到位的安慰，场面又必须有人接住，于是抄起最现成的一句。这只是我的猜测，没有数过。对说这话的人，不必太苛刻，他是在用手边仅有的东西救场。

读到这里，老周又打断我了：“那我自己也常说‘别在意’，我也不算坏吧？”我回他：算不算坏，不归这本书管；这本书只管那句话在饭桌上干了什么活。（老周是导论里我构想的那位读者，他的追问是我替他问的。）

第三，也是最不好意思讲的一条：它还替大人免了一笔账。老李那句“隔壁老张家的小子又长高半头”，其实是他自己心里有事，有点在意，有点着急。可是一句“别在意”出口，这件事就变成了“孩子不该在意”，而不是“我为什么这么在意”。账被转到了孩子那边去了。

所以，对话里有一句话我很喜欢，大意是：双重束缚锁住的是孩子，而话头真正喂肥的是大人。一边说“别在意”，一边又总在提，孩子两头都不对；但这个局面对大人是方便的，大人借着这一句，把“我为什么这么在意”的账赖掉了。

这也是为什么我不用“安慰”来称呼它。安慰是为了让对方好受，而这句话真正的受益者，是说话的人和饭桌。

同样一句话，也不只出现在饭桌上。

这也是我构想的场景。放学后，哥哥所在的班级排路队。老师说，按高矮排，哥哥被排在了第二列的中间偏前。这个位置他其实早就知道，可今天，站在他后面的同学，是上学期还和他差不多高的一个孩子，现在他的头顶已经到了哥哥的耳朵。回到家，哥哥没有说一个字，但老李看出他脸色不对，随口问：“今天怎么了？”哥哥说：“没事，排队排在前面了。”老李立刻接上：“个子的事，别在意。”

我想请你注意这两句话的分工。哥哥那句“排队排在前面了”，是哥哥自己把一条差报到了饭桌上，他报得很小心，像放下一件易碎的东西。老李那句“别在意”，是把这件易碎的东西当场按住。孩子刚刚递出去的，是一个想谈一谈的缺口，大人给出的，是一块盖子。从这天起，哥哥再遇到类似的事，就会学得更精：不说了。

所以，“嗯”也不只是服从。孩子的“嗯”，常常是他用一声应承，买一顿安静。他知道不接这一句，饭桌会更难过；接了，大家都好过一点。我设想，孩子们

比我们以为的更会体贴，也更会记账，只不过他们记的是一本不给人看的账。这是我的设想，不是哪项研究的结论。

现在我们回到前面欠下的问题：差的三条来路，寒假、体检表、顺口话，哪一次真正让差“上班”？

我的回答是：前两次，差只是“到了”；顺口话那一次，差才“上班”。

寒假里，哥哥和表弟并排站过，体检表上，他和同桌也上下排过，这些差都在，可是没有人说出来，没有人拿它来说事，纸一折，人一走，也就忘了。而老李那一句“隔壁老张家的小子比你还高”，是把两个身体从“各自在长”翻成了“一个高一个矮”，还顺手配了一个归因（“你这一年没长”）。这句话才是真正把差点着的那一下。前两次是送货，这一次是验货加记账。

所以，差不是被看见的，是被入账的。

这是整章最核心的一句，我把它写得再直白一点：身高上的两个数、两个人，哪怕摆在眼前，也只是材料。材料变成账，需要有人拿起笔，在一个本子上写一笔。老李的嘴，就是那支笔；饭桌，就是那个本子。

这本账记得很随便。它没有凭证，没有日期，没有第二个人核对，也没有哪一天会结清。每一次提起，都是把同一笔差再记一遍，然后靠哥哥的一声“嗯”收下。我管这叫无凭证记账。名字是我取的，不是会计学里本来就有的词，用它是为了提醒自己：这种账有一个特点，它越记越多，却永远不结，因为它没有可以对照的底。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补上。说“别在意”的这一刻，其实又给那道差记了一笔。因为“别在意”这个说法本身，就承认了有一样东西在。不然谁会叫你别在意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东西？用否定来登记，是这种账里藏得最深的一种登记。

最后，提醒一个读数。“嗯”后面，话题是不是真的结束了？如果每次“嗯”完，过几天又被同一个话头捡起来，那说明这一声“嗯”不是结算，只是挂账。这一条我会放在本章最后的判伪读数里去用。

◆ 三、把“账”换成普通话：哪些推论会丢

说到这里，有人会皱眉：你一会儿“账”，一会儿“记”，是不是把一个比方用过头了？

这个担心是对的，所以这一节不辩解，直接做一次替换测试。办法很笨：把会计里的词，一个一个换成最普通的话，凭证换成“证据”，过账换成“记下来”，主账本换成“最后听谁的”。然后问：本章有哪些推论，换了以后就推不出了？推得出的，说明“账”只是文采，我退回比方；推不出的，才是账本这套规矩自己带来的东西，只有这些，才许进论证。

先用一个人人懂的场景，把三件东西说清楚。

公司里报销，你拿一张车票、一张饭店发票去，财务看一眼，该报的报。你若空着手去，说“我上周确实打车去客户那儿了，花了八十”，财务不会为难你，但也不会给你报。不是不信你，是账上不收“我说的”，只收“单据上写的”。这张单据，就是原始凭证。把单据上的数落进账里的那个固定动作，叫过账。出了分歧，大家最后听哪一本，那一本叫主账本。

对到门框上：墙上带日期的线是凭证；每次站上去、压头发、画线、写日期，是过账；遇事最后听墙还是听嘴，是主账本。下面这张表是本章唯一的一张表，它不是对照表，是测试结果。

会计词	换成的普通话	换了以后丢掉的推论	判定
原始凭证	证据	“补记与冲销”：已入账的不许涂改，只许公开冲销。证据可以悄悄重新权衡，没有这条纪律	承重，留下
过账	记下来	“一笔只入一次，再提就是挂账”。“记下来”可以记十遍，过账只许一遍	承重，留下
主账本	最后听谁的	什么也没丢。“两本账抢同一笔”用“两个权威抢”照样讲通	降为比喻

表里留下两件，降了一件。我一件一件讲。

承重一：凭证的纪律是“补记与冲销”

会计里有一条纪律，日常里很少有人知道：已经入账的一笔，不许涂改。记错了，要另记一笔红字，写明原因和日期，把旧的那笔冲掉。冲销是公开的，看得见的，旧账还在，只是被一笔新账对上了。

“证据”这个词里没有这条纪律。新证据来了，旧证据可以被重新掂量、被淡化、被说成“当时没考虑周全”，一切都能悄悄地改。照“证据”来讲门框，会得出一个很自然的预测：不管线是先画还是后画，只要有这道线，它就是新证据，就该立刻起作用。

照“账”来讲，结果相反。对话里管这个叫“先占”：谁先把一笔差入了账，后来的东西只能补记或冲销，不能覆盖。我们看两种顺序。

第一种，线先立。体检表一到家，当天晚上，哥哥自己拿笔，在门框上画了今年的线，老李递的尺子。这时候，那一截差已经被墙接走了。晚饭桌上，老李也许还是想说“你看你，比弟弟矮”，可是他念出来的时候，就像拿旧报纸念新闻，满桌的人都知道，这笔早就在墙上结过了。顺口话来了，点不着新东西，自己就息声了。

第二种，顺口话先落。体检表一到家，晚饭桌上老李先开口：“你看你，比弟弟还矮。”哥哥“嗯”了一声，差已经在饭桌上入了账，成了一个“没经过凭证、大家却都认了”的身份：哥哥是矮的那个。这时候，哪怕饭后补画一道线，这条线也只是补记，记的是别人已经定下来的结论，它改不了账。

账本语法还多推出一步：要翻这一笔，得有一个公开的冲销。比如老李当着全家说一句：“上回我说你比弟弟矮，这一笔我记错了，作废。”没有这一句，补线再工整，旧话也照常出现。“证据”语法推不出这一步，因为它的世界里没有“改不了、只能公开更正”这回事。

这一条两种说法的预测正好相反，而且可以数：补线以后连续四周，旧话频次降没降，“公开更正句”出现了几次。证据语法说，补线就该降；账本语法说，不降，除非出现公开更正。

承重二：过账的纪律是“一笔只入一次”

“记下来”可以记十遍。过账不行：一笔入了账，再提就不是新入账，是在翻旧账。饭桌上的“又矮了”“还是没长”，每一次都在重新宣布同一笔差，却从没有哪一次，真正把它落成一个可以复核的数。这样的账不是越记越清，而是越记越多、永远对不上底，会计里叫挂账。

“记下来”讲不出挂账，因为在它的语法里，多记几遍只是多一份保险。账本语法预测：同一个数字，比如“比弟弟矮两指”，被重提的次数，在无凭证的家里会一直涨；在立了线的家里，数字一落到墙上，重提就停住，只在有新数字时才出现。读数就是：同一笔差，被重提了几次。

白条也是这一条的近亲。没有发票，只在纸条上写一句“今天花了八十”，签个名，这就是白条。白条不一定假，只是没人复核，账上不收。“别在意”连白条都不如，白条上至少有个数、有个签名，这里是嘴上一句，连纸条都没有。它能活，全靠孩子那声“嗯”当签收。签收一多，下次就更难拒收，所以孩子的拒绝，往往不是顶嘴，而是那一次“嗯”没有来。这是我的设想，不是哪项研究的结论。

降为比喻：主账本

把“主账本”换成“最后听谁的”，什么也没丢。“两本账抢同一笔”这句话，用“两个权威抢同一件事”就讲通了，不需要账本的规矩。所以从这里起，我只说“最后听谁的”，不再拿“主账本”去承担任何论证。会计里的借贷相等、审计、年终结账，门框上本来就没有，我也不借。不借的地方，请你也不要替我借。

出了家门，还成立吗

一个只在家里成立的说法，可能只是家里的事。我设想两个家门以外的场景。这是我构想的场景，是预测，不是观察。

办公室里，上司口头说一句“你最近效率低”，员工回“好的”。这声“好的”就是签收。员工自己每天在本子上记几行带日期的事。账本语法预测：本子先立，同类口头评语先失声，变成“咱们对一下你的记录”；评语先落、本子后补，本子只是补记，评语照旧出现，除非上司公开冲销。证据语法预测：本子是新证据，补得再晚也该起作用。

学校里，老师口头说“你这科不行”，学生“嗯”。学生自己有一本带日期的错题簿。预测同上，先后顺序决定一切。

这两个场景说的是话怎么说，不是考核办法。全书的三条禁令之一，是读数不进考核，在这里也一样。

一个孩子都听得懂的版本

把这些讲给一个孩子听，其实用不了几句话：“这道线是证据，你每次站上去画一道，是在把今天的你存起来。以后吵起来，大家先看墙。要改墙上的，得当着大家说清楚为什么改。”能用这样的话讲清的，就是对得上的；讲不清的，大概只是我的修辞。

◆ 四、从“我上次”到“排在我前头的人”

前面讲的是门框，门框上的比，比的是“我上次”。你今年比去年高了多少，只有你自己和你自己，两道线，一个孩子。这是一种纵向的比。

可是饭桌上的“比弟弟矮”，比的是另一个人。这是一种横向的比。同样是比，主语换了：从“我在长”，变成了“我长没长赢”。

我想问的是：这种换，是怎么发生的？是谁换的？

很多人的直觉是，学校、考试、竞争，把孩子推进了比较。有这一层，但还不够。我从对话里取出一个更朴素的说法：站队本身就自带横比。

想一想，一年级新生入学第一天，四五十个孩子被领到操场上。老师说，按个子，矮的站前面，高的站后面。孩子们一个挨一个站下来，谁在哪儿，不用解释，一眼就看得出来。老师并没有发明什么“排名”，她只是让人排了个队，排名就发生了。身高自己会排出去。

所以，横比不需要谁来教，站进去就有了。制度，比如体检表、座位表、广播操的队形，只是事后把已经发生的东西记下来。

体检表就是这样一件东西。学校定期让孩子量身高，填进表里，表上常常还有一栏参考范围，标着“同年龄儿童的中间一段”大概在哪里。这是我设想的一种常见样子，各地的表并不一样。孩子的数字落在范围的上面，还是下面，是“偏上”“中等”，还是“偏下”，一目了然。这张表把千家万户自己在门框上画的那些线，统一成了一幅图。我这里不去评价这件事好还是不好，儿保这么做有它的理由。我只想指出它的一个后果：当这张纸回到家里，它带回来的不是“我比上次高多少”，而是“我在别人当中站哪儿”。

一道纵向的线，在这里被横向的表盖了过去。

请看这个情形，这也是我构想的场景。

体检表发下来的那天，哥哥背着书包回家，把那张折成四折的纸塞在书包最里层。他知道上面有个数，也知道那个数不太好看。他不想拿出来，可是晚上老李翻书包找东西的时候，还是翻到了。老李把表摊开，扫了一眼，说：“你看，比同年级的平均还差一截。你弟弟当年是这个数。”哥哥说“嗯”。

这一幕里有三个步骤：表带回来了，横比的信息进了家门；家里没有一个现成的固定动作来接它；于是顺口话成了唯一的出口。

再讲一个构想的小场景，补足寒假那一条路。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过年的时候，哥哥和表弟在老家待了二十几天，天天一起玩。回来那天，在门口一站，老李的妈妈，也就是孩子的奶奶，笑着对老李说：“你看，哥哥比表弟矮

一点点。”她没有恶意，甚至是高兴的口气。可是这一句话，就把二十几天里并肩跑出去的两个身体，一下子拉成了一高一矮。前面几天，没有人注意到这件事。是这句话，让它“上班”了。

这个例子里，我想说的是：入账的并不一定是“坏人”，也可能是疼孩子的奶奶。账是怎么记的，和记账人的心意没有关系，和他手里有什么格式有关系。奶奶手里只有一句话，所以记出来的就是一句话。

对话里给了一个很小的办法，我觉得值得认真说。办法只有一条：体检表到家的当天晚上，全家做一件事，把这次的数字写在门框边上，只和上一次比，不和任何人比。要点是三个词：当天、全家、那一道线（这一条到 2.5 要收紧）。迟一天，顺口话就抢在前头了；没有全家，变成一个人的事，容易变成作业；不画在门框上，而是写在纸上，那就又回到了一张表。

我把这个动作的本质说得清楚一点：它把“他比我高吗”当场翻译成了“我比上次高了吗”。横比被纵向没收了。没有了这个横比的燃料，顺口话那一句“你看你”就没有可点的东西。

这里要谈一个我留着的疑问。

门框的线，被体检表盖过去之后，会不会就退场了？对话里的看法是：不会消失，只是退成了摆设。门框那道线没人擦它，可是真正每天在“对”的，是随时随地的横向并排：同桌，队尾，亲戚家的孩子。这时候，门框上的纵向比，会被人“带回心里”。孩子不再站到门框前，却会在每一次站队、照镜子、换季试衣服时，自动把自己和上一次的印象并排量一量。但是请注意，这时候的“上一次”是模糊的，是一个记忆，不是一个凭证。记忆会被改，会被饭桌上的话改。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纵向比一旦没有凭证撑着，就很容易被横向比吞掉。

反过来，也不要把话说成“横向比是坏的，纵向比是好的”。我从没有这个意思。横向的比里有很多有用的东西，一个厨师需要知道自己的菜和别人的比起来怎么样，一个学生需要知道自己在哪个水平上。我在这一节要说的只是：同一件事，

由谁来记账，记成什么格式，决定了它是帮你，还是压你。体检表本身没有错，它只是一张给不在场的人看的表。后面第六章会专门讲这种表，我们那时候再谈。

这里先把后面几章的路标插一下，免得你以为这一节是个孤立的话题。孩子在床上刷到别人晒的好消息，那一下“沉”，是第五章的事；一张必须交给不在场的人看、因此只收数字的表，怎样一步步把“看”挤出去，是第六章的事；为什么这种比较不用人教就会发生，是第八章的事。门框与饭桌是它们共同的起点：同一件事，在最小的地方，先发生一遍。

这一节留下两样东西，下一节要用：

第一，比的主语是会换的，从“我上次”换成“排在我前头的人”，不需要有人恶意去换。

第二，换回来，不是靠劝，是靠一个固定的动作：把横向的数字，当天，全家，翻成纵向的线。

◆ 五、接笔那一瞬

现在我们来到整章的转折点。

这一节先只看一个小到几乎看不见的瞬间：大人把笔递给孩子，孩子接过去，笔尖还没落到墙上。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体检表带回家那天傍晚，老李没有翻书包。他事先和孩子的妈妈商量过一句话，今天说了出来：“门框这面墙，从今天起记你的账。谁想往上写一笔，都得先问你。”然后他把铅笔递给哥哥，尺子放在一边。哥哥愣了一下，没有马上接。他看了看妈妈，妈妈站在厨房门口，手里拿着锅铲，什么也没说，也没有伸手来帮忙。

过了几秒钟，哥哥把笔接过去，自己背靠着门框，用另一只手把书压在头顶，歪着身子，在书的下沿划了一道。划完，他退开一步，看着旧线和新线，说：“比去年高了三厘米。”

没有人说话。弟弟本来想说什么，也没说。

整件事里，没有任何一个人劝过任何一个人。可是，这一晚的饭桌上，没有人再提“比弟弟矮半头”。

这一瞬间里发生了什么？我从四个角度看同一个落笔的点。每个角度讲三拍：第一拍，两样东西顶在一起；第二拍，有第三样东西被逼得变了形；第三拍，回头改写前两样。我给自己立一条规矩：每个角度必须交出一句只有它才推得出的新判断，并写明删掉它，哪条结论会塌。交不出的，我就不放。四个里至少有一个，要回头改我前面写过的话。

第一个角度：比较的劲去了哪儿

第一拍，两样东西顶在一起：墙上今年和去年的两道线，只和自己比；书包里那张体检表上的数，要和别人比。第二拍，被逼得变形的，是孩子心里那股想“赢一把”、想知道“我在人堆里算什么”的劲。它不会消失，得找个格式落脚。第三拍，回头改写：横着比和竖着比不再抢同一个位置，被排了先后，先结“我比上次”，后读“我在人群哪儿”。

新判断：比较的劲不会被消灭，只会被排队。所以线立起来以后，孩子照样会问“同桌多高”，这不是失败的信号。要看的，是这句比较后面跟没跟一句定性，比如“所以我是矮的”。

承重测试：删掉这一角度，2.7 里的第三条判伪读数就没人来改它。我第一稿写的是“孩子自发的比较句要少三分之一，否则认输”，照这一角度看，这条是错的，会冤枉一个好好的家。所以我已经把它改成数“比较句后面接定性句的比例”。这就是回头改了主线的地方。

第二个角度：谁来举证

第一拍，嘴上的“矮”和墙上的“高了三厘米”顶在一起。第二拍，被逼变形的，是说话的大人：他想再点一句差，要么先拿出对得上的数，要么把话降成“我觉得”。第三拍，回头一看，举证的担子换了肩。以前是孩子要证明“我没有矮”，证明不了，只好“嗯”；现在是大人要证明“我说得有据”。

新判断：线立起来以后，第一个出现的“驳回”，多半不是孩子顶嘴，而是大人把自己的话收回去：“哦，是三厘米。”顶嘴是少数。可以数的就是“大人的自我更正句”。

这里要多说一个后果。孩子手里有了凭证，下一次老李再说“你这一年没怎么长”，哥哥可能指着墙说：“长了三厘米。”老李是被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当着全家，用他自己递出去的笔驳了回来。这不舒服，可这恰恰是入账权真的换了手的样子。一个只会“嗯”的孩子，和一个会指着墙说“有凭有据”的孩子，是两种不同的家。大人要做的，是接下这笔账，说那几个短字。

旧话在这里还会遇到另一种情形，对话里叫“话头的失业”。大人说完“别在意”，等着孩子“嗯”一声好换菜，等了三四秒，没有。孩子不低头，也不抬头，不反驳也不走，只是坐着。话落在桌上没人捡，平时最轻的话，这一次变重了。收场白能收场，是因为它有个固定接口：说完，孩子“嗯”。接口断了，它当场没了活干，不是被驳倒的，是没人接。

话头失业有两条路：一条是那截差自己消失了，这不由我们说了算；另一条是收场的活，有别的东西来接了，这才是可以做的。所以我的看法是，换说法不如拆功能：叙事治疗的外化，和儿保门诊里教家长“只看自家曲线、不跟别人家比”〔待核：后者是对话稿里的说法，来源未核〕，都在话上用力，教大家换一种说法。收场的活一旦有人接，这句话不用被谁赶走，自己就没活干了。墙上的线是替工的一种，饭桌上预先商量好的一句“这事先记下，周末谈”，是另一种。

承重测试：删掉这一角度，2.3 里“公开冲销”就没有了落脚：为什么偏要大人公开说一句“作废”，才能翻旧账？因为举证的担子在他肩上，他不卸，旧话翻不动。

第三个角度：谁来喊“站上去”

第一拍，家里自己的节奏（生日、过年、开学）和学校送来的节奏（哪天体检、哪天发表）顶在一起。第二拍，被逼变形的，是那句开场白：“来，站好，量一下。”第三拍，回头改写：这个动作里，笔虽然递出去了，“什么时候开账”却

仍在大人嘴里。孩子是在替大人记账。我上面构想的场景本身就有这个漏洞：傍晚是老李挑的，笔是老李递的。更稳的版本是，笔和日期簿放在墙边，孩子哪天想拿，哪天拿。

新判断：入账权有两半，一半是落笔，一半是召集。只换落笔、不换召集，孩子画的线仍是大人的账。可以数的就是：一段时间里，孩子自己要求站上去的次数（“爸，量我一下”），占全部次数的比例。

这一条要回头改我在 2.4 写的话。那里我写“当天、全家、那一道线”，要点是别让顺口话抢先。现在看，抢先的问题可以换个办法解：不必催孩子当天站上去，催了，召集权又回到大人手里。大人当天只做一件事：把表折起来，自己先不念那个数，不点那个差。孩子什么时候站，孩子定。先占靠的是大人的嘴暂缓，不是孩子的腿加急。

承重测试：删掉这一角度，小账第三格“每一次孩子站上去，当场就结”，会悄悄变成“大人喊一声站上去，当场就结”。格式一个字没变，主人变了。

第四个角度：谁站在旁边

第一拍，想帮的手和该退的手顶在一起。第二拍，被逼变形的，是那个在场的人。第三拍，回头改写：旁边站着的人，不是帮手，是见证。

在我构想的场景里，妈妈做得很少，几乎什么也没做：没有说“你自己来”，没有说“快接着”，也没有伸手帮忙。对话里把这样的人叫作“最完整的旁观者”。账本要换主，需要有人在场，可那个人不能是最顺口说“别在意”的，因为没有哪个话头会主动砸了自己的饭碗；也不能是被这句话打得最疼的，因为让他先藏账本，他就会一声不吭地记，这本子成了他的第二重秘密，将来拿出来，就是秋后算账。最合适的，是顿顿在场、却从没被这句话安排过角色的人。他不靠这话收场，也不是这话的靶子。

新判断：见证人的资格，不是“最亲”“最懂”，而是跟这句话没有利害。这是个可以数的预测：接笔时旁边站的是家里最顺口说“别在意”的人，孩子“画完就走、不回头看”的比例，高于旁边站着不插嘴的人。

承重测试：删掉这一角度，2.7 里“笔递成了作业”就只剩一句警告，讲不出缘由：作业，是在场的那个人的评在作怪。

四个角度合拢

四个角度在同一个落笔点上合拢，主命题多出两个零件：第一，入账权有两半，落笔和召集，要一起换手；第二，比较的劲守恒，被换掉的是首结的次序，不是比较本身。主命题于是变成：门框线不是记录，是原始凭证；而入账权，要连落笔带召集一起过户。

为什么非得是“接笔”这一瞬，而不是“线画好”的一瞬？因为画线这个动作，大人也能做。大人替孩子画线，画得再认真，线还是大人的线，尺是大人的尺，评是大人的评。只有孩子从大人手里把笔接过来，账本才从大人名下过到孩子名下。过权要先于递笔：先说“这面墙记你的账”，再递工具。没有这句话，笔递出去是任务；有这句话，笔递出去是账本。

独立命题：量、记、评，三职要分开换手

这一小节单独立一条命题，因为它不是“接笔”的附属品，它自己有运算规则。

命题。　差的入账，不是“谁来记”一个职，而是三个职：量（读数是几）、记（落成什么格式）、评（说它算高算矮、好还是不好）。旧时的家里，三职归一个人，都是大人。三职不是同一件事，各自能单独换手；换手也不是同时发生的，评是最后一个让出、也最容易被偷偷收回的。

拿来对比的，是看上去很像的说法。成长档案、孩子自己做记录〔待核：教育心理里叫“自我监测”之类的研究，我没有逐篇核过〕，换的是量和记，没有碰评。它们的预测是：孩子参与记录，就会见效。本章的预测相反：只要评还在大人嘴里，哪怕

线是孩子画的，孩子画完，大人说一句“才三厘米，太少了”，这一笔就被重新收回了大人名下，旧话不降，甚至更多。

运算规则有三条。　一，三职同归一人，错账无人复审，只会往一个方向累积。二，拆开任何一职都不够，三职的换手完成度可以记成零到三。三，旧话的降幅不是随完成度直线下降，而是在第三职，也就是评权让出的那一步，出现一个明显的跳。让出的意思，是大人的评语只限于复述线上的数：“嗯，三厘米。”

多条件的判伪。　命题在下面任何一种情形出现时，就要收回或缩小，每一条的前提是：其他条件相当，比如孩子没有把画线当成作业、也没有抵触被量：

一，只换量和记、评仍在大人手里的家庭，旧话降幅，达到三职全换家庭降幅的七成以上。这说明评权不是关键，命题错。

二，只换评、不换量和记（线由大人画，大人只复述线上的数）的家庭，降幅与三职全换相当。这说明量和记不必换手，命题要缩成“评权才是核心”。

三，降幅随完成度近似直线上升，没有在第三职出现明显的跳，命题里“评最后让、最关键”这半句错。

四，三职全换，排除了“笔递成作业”和“孩子不想画”以后，旧话仍然不降。这说明三职分离不足以让旧话失效，另有未知的原因。

这四条我都没有数据。它们的作用是把命题写到足够清楚，可以被人用一个家一个家的数字推翻。

◆ 六、与费斯廷格正面交锋，在门框处撞上拉图尔

说完了自己的主张，现在要把它放到最危险的地方去试一试：放在最接近它、又最容易把它“一句话装下”的人面前。

我给这一章选的对手是费斯廷格。ChatSDE 生成的那篇稿子，后来把对手换成了维果茨基；我觉得选错了，把它改回来，维果茨基退为近邻。理由很简单：这一章要回答的是“人为什么比”，而“人为什么比”，社会比较理论是第一个站出来回答的。如果我的说法能被他一句话装下，那就算我输。

这一节不再把每家各写一遍“说中、多出、推不出”。我换一个办法：让最近的两家，在同一个门框前，各自说出自己的预测，看他们和我怎样互相冲突，再由“入账权”来裁决。

费斯廷格说中了什么

大约在一九五四年，费斯廷格提出社会比较理论〔待核：年份与原文表述〕。大意是：人天生要评估自己的看法和能力；手边没有客观的尺子，就拿别人当尺子，而且倾向于挑和自己相近的人来比。放到门框上，这几乎句句成立。孩子想知道自己高不高，最方便的办法就是看同学、看弟弟、看队伍里站在他前后的人。饭桌上的“你看你，比弟弟还矮”，正是这种比较的出口。我在 2.4 说“站队自带横比”，也是在承认他这一层。

同一个门框前，三种预测

这是我构想的局面。同一个周日，哥哥家里有两样东西同时在：一样是体检表，上面有“偏下”的字样和同年龄的参考范围，可以带走，可以拿给别人看；一样是墙上的线，今年比去年高三厘米，搬不走。老李想点一句差。

先问一个问题：这个周日以后的四周里，饭桌上点差的句子，会多还是会少？

费斯廷格一路的预测（我替他推，不是他的原话）：比较的冲动，由身边有没有相近的参照决定。同班同龄的参照一样密，家里多一道线，不改变冲动，点差句的频次不变。

拉图尔一路的预测（也是我替他推）：拉图尔在一九八六年讲过，科学家让主张站得住，靠的是把东西变成可以带走的纸面痕迹，他称为“不变的可动物”：形状稳定，可以搬动，可以和别的纸面东西拼在一起〔待核：论文题名、刊物、页码；“不变的可动物”的原意与出处〕。照这个思路，体检表可动、可拼进更大的参考范围，在争论里更有力量；墙线不可动，搬不走、拼不进别的表。所以表赢线，体检表进门以后，点差句不降，甚至更多。

我的预测：这两样东西，谁更可动、谁更有力，不是要害。要害是哪一笔先入账。

我给这个量起个名字，叫“先占间隔”。定义是：对同一笔差，比如体检表上的那个“偏下”，记孩子在墙上或自己的纸上落下纵向一笔的时刻为 t1，饭桌上第一次出现点差句的时刻为 t2，先占间隔就是 t1 减 t2。负数，是线先占；正数，是嘴先占。我的预测是：往后四周点差句的残留量，主要由先占间隔的正负决定，而不由铭文的可动性、不由同龄参照的密度决定。

为什么说这个量只有“入账权”这套说法才能命名？因为它预设了两件事：一笔差只入账一次，先入的吃掉后来的。费斯廷格的框架里，比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没有“一笔差”这个计数单位，也就没有“先”。拉图尔的框架里，是两份铭文谁强，是静态的比较，没有“谁先到”。这是我读到的范围里的判断，〔待核：是否有人在原文里讲过对应的东西〕；如果有，请告诉我，那就是我又多了一位邻居。

一个实验就能同时把三家分开。取两组家庭，体检表都在家里，可动性一样，同龄环境一样；一组线先于嘴，一组嘴先于线。费斯廷格一路说：两组没有差别，因为他的变量没动。拉图尔一路说：两组都是表赢，点差句都在。我说：线先组点差句降，嘴先组不降。如果数出来两组一样，我这一格就错了；如果两组都升、且升得一样，拉图尔那一路更接近事实。

他们会怎么反驳，我怎么回

费斯廷格一路会说：点差句下降，不过是大人知道被观察，想把话说得好听些。我的回应有两层。一，数的人不告诉他假设，也不要求大人少说。二，再设一组只被告知“少点差”、不立线的家庭，看他们是不是降得一样多，而且看那些降下来的家庭，一个月之后有没有回弹。真正换了账权的，不回弹；单靠克制的，容易回弹。

拉图尔一路会说：墙线在场，天天路过，它也是铭文，也有力量。这一点我同意，而且这正是我的边界。“可动”这个词，对远处的争论才要紧。我的预测是：同一家人，同一个数字，在饭桌上，被引用的更可能是在场的、孩子自己写的那道

线；搬到家长会或诊室，线不在场，表赢线。这也是一个可以数的格子：同一个数，在两个场合，被拿出来说的是哪一份。我不主张门框线到哪里都赢。

怀特与艾普斯顿：外化的话，和外化的行动

他们在叙事治疗里的基本动作，是把“问题”从“人”身上剥下来，让家庭站到另一个位置上，和问题说话〔待核：一九九〇年的著作〕。对“矮”这件事，就是不要把矮当成孩子本身。

同一个局面，他们的预测是：把“矮”外化的家庭，也就是不再说“你矮”，改成说“这件事在跟我们家作对”之类的话，点差句应该先降，因为问题已经和人分开了。我的预测相反：外化只换了话，没有换账。在体检表进门那天，外化组如果大人先开了口，先占间隔是正数，点差句的降幅应该比立线组小，而且两三周以后，容易重新漂回原来的说法。立线组先降，而且不漂。

他们的支持者会反驳：墙线本身就是一种外化。我同意一半：如果墙线是外化，那它是一种“行动的外化”，不是“话的外化”。区别在于，话可以换词，换了词，旧话就换了个马甲回来（这就是 2.7 里的第二条判伪）；线不能换词。外化要想和我打平，还得补上两个条件：孩子握笔，而且先占。补上这两个条件，外化就成了入账权的一个特例，不再是另一套说法。

另外三家，各一格

维果茨基说，孩子借助外在的符号，把某件事变成自己的心理工具，高级机能往往出现两次，先在人与人之间，后在人自己内部〔待核：原文表述，本书不直接引他的话〕。他的预测：孩子没有把线内化成自己的工具，饭桌就不会有明显变化。我的预测：只要全家把大人代画的线定为身高的唯一依据，哪怕孩子没有内化，顺口话的记账功能也已经受损，频次应在一段可观察的时间里下降。因为凭证管的是“对账”，不是“内化”。

戈夫曼讲日常互动里的台阶与面子〔待核：具体著作与年份，一九五五年《面子工夫》、一九五九年《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他的预测：“别在意”一旦失效，饭桌

上该有新的台阶词来补位，没有台阶，场面会尴尬。我的预测：墙上已有孩子自记的线，一句旧话落了空，没有人接，饭桌可以容忍，而且不会出现明显的不安升级。因为这架台阶兼了收账的差事；账有了去处，台阶就用不着了。

贝特森讲双重束缚〔待核：一九五六年的文章与原意〕。他的预测：把大人自相矛盾的话理顺，“别在意”就该消失。我的预测：理顺了矛盾、没有立线的家庭，“别在意”照样死灰复燃，因为位置还在，接口还在；立了线、说话照旧矛盾的家庭，旧话也不能原样重启。这个是可以数的：一组大人改了说话、没立线，一组立了线、说话照旧，看“别在意”各自能降多少。

这一节的账

我没有“压倒”哪一家，也不想这么说。我做到的，是找到了一个量，先占间隔，让这几家的预测在同一个周日的门框前分开，可以被数出来。这几格我都没有做实验。如果你读到哪一格觉得“这不对，我家不是这样”，那正是我想听到的。

◆ 七、怎样会错，和家里的第一步

一个判断如果不说清楚什么事实会把它推倒，就只是一句好听的话。这一节，我把这一章会错的地方，一条一条摆出来。

先说明读数怎么来、给谁用。读数是给家里自己看的，用来帮你判断“这个办法在我家有没有起作用”。它们不是量孩子的尺子，不拿去比这家和那家，更不进任何考核。数的人也最好不是说“别在意”最顺口的那个人，也不是被这句话打得最疼的那个孩子，而是我在 2.5 引过的那个角色：家里平时不太插嘴、什么都看在眼里的另一个大人，或者一个愿意帮忙的亲戚。他数，是为了看一看，不是为了抓谁。

判伪读数

下面四条是这一章的判伪读数。每一条都写明：如果看到这个，我就认输。

第一条：线立起来之后，旧话不降反升。立线前四周、立线后四周，数一数饭桌上跟“比”“矮”“长高”“别在意”有关的话，各出现多少次。平常过日子，不要特意提醒大家。如果立线以后这些话明显变多，并且是稳定的趋势，那么“入账权转移之后旧话失效”这个说法，在这个家庭就被推翻了。这一家就是一个反例，我要把它写进反例里，不能藏。

第二条：旧话换了个新词，新词接着干老活。有的家庭，“别在意”不说了，换成“别着急”“慢慢来”，听着温和多了。这时候要数的是：这句新话说出来以后，孩子用“嗯”接住它的次数。如果在连续六次晚饭里，新词被“嗯”接住了三次以上，那么我必须承认，这里发生的只是换词，机制没有变。凭证没有起作用，起作用的还是那架收场的台阶。

第三条：线立起来了，孩子的比较句后面照样接着定性。立线以后连续四周，记下孩子自发说的比较句，比如“弟弟比我高”“我们班某某长得快”，并看每一句后面有没有接一句定性，比如“所以我就是矮”“我不行”。比较句本身不要求少，比较的劲不会消失，只会被排队（见 2.5 第一个角度）。如果四周下来，接定性句的比例没有降到原来的三分之二以下，那么我就要承认，“账权在墙”没有把定性从口头上挪走，线只是多了一个仪式。

第四条：大人替孩子画线，效果一样。找两组家庭，一组线由大人代画，一组线由孩子自画，都立在门框上。看饭桌上“点差”的话，是不是同幅度下降。如果两组下降幅度差不多，那么这一章最强的说法，“入账权在孩子手里”，就要退成弱的说法：起作用的是“有条不紊地量、记”这个动作本身，不一定是孩子握笔。我现在更倾向最强说法，但这是一个要靠数据来选的地方。

另外有两处判伪，不在这四条里，分别放在别处：三职分离的四条多条件判伪在 2.5，先占间隔的两组对照在 2.6。

读数怎么记，我想说得朴素些：拿一张纸，分四栏，对应上面四条。每顿晚饭后，由那个“数的人”划一笔：旧话几次，新词被“嗯”接住几次，孩子的比较句

后面接定性句几次，大人自我更正句几次。四周下来，数出来的是几个小数字，不是结论。数字不好看，也不要急着解释，先放着，看下一周。

如果出现了反例，也不要觉得失败。我设想一个反例家庭：线立了，墙上的日期都清清楚楚，可是老李在饭桌上的“别在意”一点没少。这种情形其实很有信息量，它可能说明：笔递出去了，但墙没有真正交给孩子，孩子画线是为了应付；也可能说明，这个家里的“别在意”另有它要处理的东西，不只是身高。无论哪一种，它都在告诉我们，这一章的说法在那个家里不够用。我宁愿收集这样的家庭，也不想只收集成功的故事。

怎样会错

除了这四条，还有几种可能会错的方式，不一定能数，但我想老实讲出来。

第一种，笔递成了作业。如果大人事先没有把墙交出去，孩子拿到笔，只觉得是又多一件事，那他画的线不会是他的账，会是一份交差的东西。这种情形里，线立了，账没有换主。判断的方法很简单：孩子画完以后，会不会自己回头看，会不会自己说一句“比去年多了”。如果他画完就走，那多半是作业。

第二种，线变成了新的名次表。孩子的线，今年比去年高了三厘米，家长很高兴，转头又说“你看你弟，今年长了五厘米”。这样，门框又变回了横比的场所。线本身没有错，错在大人把它搬回了比较的轨道。所以第一个动作之后，还有一个很小的守则：这面墙上，只放“自己和自己”的两道线，别人的线不上这面墙。

第三种，孩子其实不想画。孩子可能正在敏感的阶段，不愿意被量，不愿意被看。这时候逼他画，只会让这件事更难看。出口是：尊重这个“不”，换一个孩子愿意的、自己能掌控的纵向记法，比如他自己选一个角落、一个时间，甚至只记在自己的本子里。关键是笔在他手里，不一定非得是门框。

第四种，也是最重要的一种：这一章本身，证据不够。我前面说过，这一章还要补上不少于二十个家庭的真实访谈，而且必须包括“立线以后旧话照旧”的反例。这件事我还没有做。目前这一章的全部依据，是 ChatSDE 的推演、我的重写

和构想的场景。如果将来的访谈里，这些家庭大多数没有出现旧话下降，那么这一章就应该改，甚至应该删。

还有一条边界，一定要讲在前头。这一章谈的是饭桌上的话和家里的账，不是在给孩子的身高下判断。孩子长得是不是正常，该不该去看医生，要不要干预，这是医生的事，请去问医生。这一章也不是对学校体检制度、对儿保做任何表态，我只是说，一张表回到家里，可能带回来什么。

出口：家里的第一步

最后，讲一讲家里的第一步。

说了这么多，其实第一步只有一句话：“这笔谁画？”

不必先改说话，不必先开家庭会议，不必先去买新尺子。先问这个问题。下一次孩子要量身高，或者体检表带回家，你问自己：这一道线，是谁拿笔？

如果答案是“我”，那你可以试着这样走：

先找一个平静的时候，把话说在前头。不要在饭桌上说，不要在孩子刚被比过的当晚说。就一句：“门框这面墙，从今天起记你的账。谁想往上写一笔，都得先问你。”

再把笔放在门框边上，把尺子、旧线、日期，都摆好。灯亮着。这是一个已经等在那里的场子。

老周问：“我们租的房子，不让在门上画。”那就换一个不会被擦掉的位置，门后、衣柜侧面，或者贴一张只属于孩子的纸。要紧的是线能复看、日期写得上、握笔的是孩子，而不是非得是那扇门。

然后体检表带回家的当天，大人先做一件小事：把表折起来，自己先不念上面的数，不点上面的差。孩子什么时候站上去，孩子定；他想站，就让他自己拿笔，只问“比上次高多少”，不问“排第几”。把表上的数字翻译成纵向，由孩子来翻，不由大人催。

如果家里有那个不太插嘴的人，可以请他做“数的人”。他不用管别的，只管记下一件事：这一周，饭桌上有几次提了身高。

如果旧话还是出来了呢？别责怪，别立刻纠正，也别说“你又来了”。试一试对话里给过的另一个小办法：事先和家人商量好一句替工，比如“这事先记下，周末谈”。谈不下去的时候，有这句可抄，旧话就没活干了。

如果觉得还想多做一点，对话里还给过两件很轻的东西，一天就能立起来。一件是“只记发生、不记原因”：饭桌上谈身高，只许说今天量到了什么，不许说“因为什么”，谁说了归因的句子，就在纸上记一笔，不罚款，只是让“别在意”不再是免费的，每说一次要露一次脸。另一件是孩子的“自报单”，一周一张，只问一句：这周家里人提我的身高几次？这一格是读数，没有它，前面的办法都容易变成摆设。这两件我没有试过，放在这里，是供你们自己选，不是我的保证。

这就够了。四周之后，看一看那四条读数。

> **带走的话**
>
> 饭桌上的“别在意”，不是安慰，也不是面子，是一本不留凭证、不用复核、不会结清的账。它失效，靠的不是更好的话，而是入账权换了地方：孩子自己握笔，在门框上画下一道线。这道线不是记录，是原始凭证；入账权要连落笔带召集，一起过户。　孩子接笔那一瞬，笔还没落墙，账已经换了主人。

小账 谁握笔／什么格式／何时结算：从大人换到孩子／墙上一道带日期的线，也就是原始凭证／每一次孩子站上去，当场就结。　本章读数：旧话频次，线立起前后各数四周；另加一问，一周后这道差孩子自己还能不能再查到、再说出来，查不到，它就还在嘴上挂着。

第 3 章

姿态的票据：「我没复习」是什么

这一章的问题

先请你看一个我构想的场景。这是我构想的场景，不是我见过的某一个班，也没有哪个孩子真叫这个名字。

高二（3）班，期中考的成绩刚贴在教室后墙上。下课铃一响，走廊里有三个孩子先后说了同一句话。第一个是阿芳，她这次考了班里第三，站在窗边，对同桌小声说：「我这次真的没怎么复习。」第二个是个男生，隔了两分钟，在楼梯口对另一群人说：「我也是，昨晚直接睡了。」第三个是第三天的课间，另一个男生拿着卷子，笑着喊了一句：「我真没复习啊。」周围有人笑出了声。

三句话字一样，下场不一样。第一句，听的人点点头，心里多半有一点羡慕。第二句，听的人信了一半。第三句，没等他说完，已经有人接了一句：「你就装吧。」

这一章问的是：同一句「我没复习」，为什么说的人越多，它越不值钱，却越没有人肯停？它到底是一句关于昨晚的陈述，还是别的什么东西？

我的回答，压成一句：

「我没复习」不是印象管理，不是信号，也不是自我设障，而是一张脱离原主、可以转手的不记名承兑物。

日常的说法就是不记名票据。五十字的压缩版：「我没复习」不是印象、信号或设障，而是谁拿谁用的不记名票据：发行不花钱，到期不拒付，所以越发越贬，说真话的人也退不出来。

「承兑物」这个词，我在主命题里保留，是因为它指一件事：听的人当场接下，到期再兑。但真正承重的不是这个词，是它背后三条运算规则。如果这三条只

是把「印象」「信号」换了个名字，这一章就白写了，所以我先把它们摆出来，后面每一条都要拿去和一位大师的预测对数。

第一条，价值挂在句式上，不挂在原主身上。话一转手，名字就丢了；句式用得越多，每一次使用都跟着贬，包括最早那个说的人。

第二条，到期不拒付。票面写的是「我有余力」，到期那天能看到的只有成绩，成绩既证不实也证不伪。所以假的退不掉，真的也可能被误退。

第三条，沉默不是中立。在一个满是这句话的班里，不说，会被读成「这人是熬夜押光了的」。所以说真话的人想退场，也退不出去。

这三条各管一类现象。删掉第一条，推不出为什么第十个人用这句话，会连累第一个人；删掉第二条，推不出为什么假的退不掉、真的又会被误退；删掉第三条，推不出为什么真话者不干脆闭嘴，班里为什么不是冷场，而是人人都在说。印象管理、信号、自我设障，各自能解释其中一两样，我没有找到一个同时给出这三样、又把它们接成一条会走到笑的链的。这是我说 Z 不是 Y 换名的理由；要不要信，看后面几场对决数出来的结果。

整章是一条链：计分板让回写被看见，于是「看起来多努力」成了一个科目；这个科目里最贵的是被读成押光，于是有人需要否认押光；否认押光最便宜的办法，是一句不可验、可转手的话；票面不可验，拒付就两头失灵；失灵到有一天一个真诚的人被误退，双层账就引爆；引爆之后，沉默又贵，退场无门，笑成了最后的通货。回写被看见、否认押光、双层账引爆点，不是并列的三个词，是这条链上的三个环。

先交代三条规矩。第一，本章不诊断任何人：说「我没复习」的孩子，不是病人，也不是骗子，他们是在一个会记账的地方，做了一件很多人都会做的省钱的事。第二，本章不对任何教育政策表态，只讲一个班里的账。第三，章末所有「读数」，是拿来看清楚事情的，不进考核，不给任何孩子打分。

这一章在全书里的位置：第一章说，比是把一道差入账；第二章说，当笔握在孩子自己手里（门框上的线），账是暖的。这一章看反过来的情形：笔不在任何人手里，差被一块公开的板挂出来，一句话就能当票据用。

◆ 一、从太阳到计分板：回写什么时候被看见

两棵树抢光，长得高的接到更多阳光。这里有输赢，但我愿意说得谨慎：树并没有在比，它们只是撞在同一个场子里。把差变成后果的是太阳。我把这样的东西叫结算器：不是比的双方，而是站在旁边、把一道差变成结果的第三方。太阳不记账，树的竞赛不会留下任何东西去改变它。

换成鸟。雄鸟比嗓子，雌鸟挑，被选中的留下后代，后代继承了嗓子，也可能继承偏好。费希尔讲过一种「失控选择」：偏好和性状互相喂养，门槛越抬越高。〔待核：费希尔 1930《自然选择的遗传理论》中的论述，成书前对照原文〕这里出现了本章要反复用的词：回写，比的结果反过来改了比的规矩。雌鸟的偏好被一季一季的结果改写。可是我们没有理由认为雄鸟知道自己这一嗓子在推高全群的门槛。〔待核：这是对动物心理的谨慎推断，不是定论，请动物行为学读者把关〕机器在转，零件看不见整台机器。

人这里多了一样东西。两个孩子比考试，结算器是分数，更准确地说，是把分数写出来、挂出来的那块计分板。它和雌鸟的根本区别不在严厉，而在回写被看见了。孩子站在榜前，看到自己的名次，也看到别人在看他的名次；他知道这次表现正在改变别人看他的方式；他还知道别人知道他知道。树没有这一圈，鸟没有，人从一张贴在墙上的纸开始就有了。

我拿这个当判据：结算器的规则会被比的程度改写，而比的人又知道这一点，这个结算器才开始朝计分板长。　一个只知道「考上就好」的孩子，面对的是一把尺；一旦他知道「拼得太惨，别人会觉得我不行」，他面对的就是计分板了，因为他已经在对着「别人怎么读我的分数」做事。

后果只有一个，但是整章的起点：努力从此有了两个账户，一个是实际花了多少力气，一个是看起来花了多少力气。「我没复习」，就是在这两个账户之间做的一笔交易。

用本书的三问说，这笔账谁握笔？「看起来多努力」这个科目没有人正式开过户，没有人握笔，或者说谁都握过一下。什么格式？一句谁都能说的话。何时结算？下一场考试，而且是错期的。

◆ 二、计分板为什么会「告密」

你也许会说：计分板不就是把成绩写出来吗？谁考得好谁考得差，大家本来大概就知道。它凭什么让一个班变样？

我想有两条路，把雌鸟变成了计分板。

第一条，结算器失去了遗忘权。雌鸟会忘，她这一季偏爱的，下一季也许就不喜欢了。计分板不会忘，不疲倦，不换季，墙上那一行字能待到学期末，还能被拍照、被转发、被人在三年后翻出来。这里的「遗忘权」是借来的说法，意思只有一个：话和事过一段时间会自己过期的那种性质。今天有人说「这题我瞎蒙的」，三天以后没人记得；板一立起来，话被接进了记录，一个人知道自己的话会被对照，他对每句话的态度就变了。

第二条，发行人与结算器分开了。雌鸟是一只有脾气的活物，你可以对她生气，可以躲着她。板不一样，它是一块木板、一张纸、一个表格，它不理任何人，却对所有人有效。老师当面说「你这次考得不太好」，孩子可以难过，可以顶嘴；板上那一行字，没有人对它生气，没有人向它求情。写字的人退到了后面，所有人认字不认人。孩子们后来真正学会怕的，是「板上那行字」。

和上一章并起来看，它们太像又太不一样。门框上的线也是原始凭证：可复看、可对照、不能由谁一张嘴改说。可是门框线是孩子自己握笔、自己站上去、自己结算；计分板是别人握笔，公开挂着，孩子改不了。同一种东西，握笔的人换

了，味道就相反。　门框线让孩子觉得「我长高了」，计分板让孩子觉得「我被看见了」。

用「告密」这个词，是因为板并没有恶意，它只是把一个人本来想自己处理的事，交给了所有人。一个孩子没考好，本来可以先回家，慢慢消化；板当天就把消息送到每一双眼睛前面。消息送出去以后，他能管的，只剩「大家怎么解读这个消息」。而板记录的只是「他考了几分」，却逼着人去猜「他是怎么考出来的」，这个问题板自己答不了：这个分数是天赋换来的，还是辛苦换来的？天赋显得体面，辛苦显得吃力。能被看见的努力，在榜前是要打折的。

今天的计分板早就不只墙上那一张：成绩截图进了家长群，排名进了班级小程序。凭证的复制成本几乎为零，墙上的纸总有被撕掉的一天，截图没有。这是我设想的情形，不是我对哪个群、哪个班的调查。

还要把话说在前头：计分板本身不是坏东西。变成「告密者」，是三件事一起发生：它不会过期，它没有人格，它还被所有人围观。缺一件，故事就不一样，这一点到「怎样会错」一节我还会回来。

◆ 三、一句话怎样变成票据

回到走廊。先拨开一个容易混的地方：阿芳如果真的没复习，又考了第三，她说这句话是记名的，话上有她的名字，价值由她平时的诚实担保，同桌知道她是什么人，会按「阿芳说的」去打折。这时它只是一句陈述。变化发生在第二个、第三个人开口的时候。

一句话要当得起「票据」，得对上三件事：谁能拿去用，到期怎么兑，兑不了怎么办。一件一件来。

谁能拿去用：签名消失。　第二个男生复述的时候，阿芳的名字没带过来。听的人手里拿到的不是「谁的话」，是「这个班里常听到的那句话」。持票人就是权利人，不问是谁发的，这是不记名票据的样子。由此得到第一条规则：价值挂在句式上。句式被用得越多，每一次使用得到的信用都跟着往下掉，也包括最早用它的

人，只要听的人对这个人的了解不比对这个句式的了解多。听的人越熟悉说话人，掉得越少，这是「记名」留下的一点残余。

到期怎么兑：票面验不了。　　票面写的是「我有余力」，到期日是下一场考试，付款的是成绩。问题就在这里：到期那天，考试能看到成绩，看不到票面。成绩好，可能是有余力，也可能是熬了夜；成绩差，可能是真没余力，也可能是真没复习。成绩证不了票面，也驳不了票面。会计上，拒付要先有一张验得了的票：付款人拿票面去核，核不上才退票。这张票验不了，所以：考好了，票据兑现，赚一个「有余力」；考差了，说的人把它展期，「我本来就没复习」，接着用。两头都没有退票记录。这是第二条规则：到期不拒付。

没有拒付，就没有追索，也没有哪个转手的人要担责。发行不花钱，于是超发：一间教室里，这句话越说越多。

折扣：当场贴现。　贴现是持票人不等到期，当场打个折换现。听的人当场把这句话换成多少「有余力」的好印象，折扣就是这么定的。会计里折扣有两部分：一是到期不兑的风险，二是等待的时间。风险那一项，听的人只能从「这句话我听得有多频繁」去估，所以随使用的次数 n 上升；时间那一项，随距离下一场考试还有多少天上升。这两项可以分开去数，后面读数里就数。

n 变大，为什么会让风险那一项变大？因为发行不花钱：真话者的数量有一个封顶，就是「这一周真没复习的人」；空头票没有封顶，谁都能发。n 往上走，多出来的几乎都是空头。

一个演算，不是数据。　设一个最简的班：说这句话的人里，有一部分其实复习了，我叫它空头比例，听的人猜不出具体是谁，只能拿这个比例去估。设空头比例是二成，听的人给每句话大约八成的信用；涨到六成，信用就只剩四成。没有人需要变得更坏，只要说话的人群里空头的占比涨了，每一句话，包括真话，都按新的占比被兑。这些数字是我为演示设的，不是哪个班的测量。它只说明一件事：折扣的升降，来自说话人群的构成，不来自某一个人的变化。

为什么不会贬到零：恒可兑零。　总有一个人是真的没复习，他的一句实话，替前面所有的假话续了命。所以它贬值，却一直流通，不会死。这里我说的是推演，不是我数过的数字：第一个说的人若平时就以随性出名，听的人会读成「天才」；第二、第三个说的时候，打折开始了；到第十个，一个班的耳朵磨出了茧，换来的不再是羡慕，是一声哄笑。

替换测试。　我把会计词换成普通词，看哪些推论会丢，丢不了的就老实降为比喻。「承兑」换成「听的人当场接下」，什么都没丢，降为普通词。「贴现」换成「当场换个好印象」，只丢一条：折扣分成风险和期限两项，这是会计的专有推论，下面读数会数，期限项若测不出，贴现就退回比喻。「不记名」换成「谁说都行」，推得出流通和稀释，推不出转手后没有人可追，而没人可追正是超发没人管的原因，留在论证里。「拒付」换成「说错了」，推不出先得有一张验得了的票才谈得上拒付，也就推不出后面「说得具体就能让拒付复活」这条出口，也留在论证里。所以承重的会计词只有两个：不记名，和拒付。其余是配件。

再换个角度说同一件事，用本书一贯的三大感觉里的听觉。这是一句听到的话。声音在空气里一出口就走了，差异序列靠先后（谁先说，谁后说，谁说得更轻），不停显露出一个「谁更从容」的谱系；结构、过程和背后想赢的劲，在耳朵里同时发生，分不开，拆成三件只是我们为说话方便做的假想切割。〔待核：这一段的表述以王德生老师对三大感觉的最终口径为准，成书时请他审定〕这与本章的关系只有一点：门框线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凭证，「没复习」是听得见留不住的话，留不住的话没有存根，也就是票面验不了。

◆ 四、否认押光：努力羞辱税

票据要流通，得有人愿意买。这一节讲买主，也就是为什么孩子要发行它。

先讲一个不体面的事实：对许多孩子来说，最深的羞辱，不是失败，而是失败之后不能再说「我还没尽全力」。　一个孩子承认自己拼了、熬了，仍然考不过别人，他就一次把自己押光了，输了就是输了，再没有「下次我认真一点」的路。这不是什么心理缺陷，是一道很划算的算术：筹码全压在一局里，输了什么也不剩；

留着一部分，输了还剩「那是因为我没认真」。我把这笔羞辱叫努力羞辱，它是这张票据的税基。

于是最省钱的办法是：永远不要在场上押光自己，永远给自己留一片「我还没真正拼过」的余地。「没复习」就是这片余地的行使凭证，也就是否认押光。余地成了一种免税资产，「比什么」就悄悄从「能力谁大」换成了「余力谁多」。得到它不必真的不努力，只需要让记录看起来不努力。记录和事实错开一寸，这一寸是利润；为了保住这一寸付出的代价，我叫它姿态税：白天不翻书、深夜才写；不敢在课堂上提问，因为一提问就暴露了不会；睡眠被压缩；把做对了的草稿收起来，只让人看到做错的那一版。这里列的是形态，不是在说哪个孩子正在这样做。

注意，真正通宵复习的人，不会拿这张票据。　如果阿芳熬了三个晚上，考了第三，她说「我通宵了」，这是一句记名的话，把她押光了：成绩好，说明付出了很多；将来哪天考砸，再没有「我还没认真」的退路。她说出口之前，心里会算一下，大概率算得对：说「我通宵了」赚不到什么，说「没复习」几乎不花钱。票据不与真正通宵的人绑定，所以它能流通，也是它收税的地方。

读者也许会问：努力不是应该被鼓励吗？这里请出一位邻居。科文顿和奥梅利希在一九七九年有篇论文，讨论努力在成功时增添光彩、在失败时却可能是一种伤害，因为「那么努力还不行」会被读成能力不够。〔待核：原文结论的具体措辞、样本与页码，成书前核对；此处只取「努力在失败时可被读作能力不足」这一层意思〕努力本身带着一把刀，刀刃朝着失败那一面。我再走一步：当这把刀被许多人看见之后，大家学会的不是少努力，而是努力要藏起来。

这笔税是谁在收？说来意外：没有人在收。　老师没有开过这个科目，家长也没有。它是被同伴的目光、榜前那一秒的静默、「他是不是在拼」这样没有出口的猜测，一点一点收走的。没有收税的人，也就没有申诉的地方。这是「谁握笔」那一问在这里的答案：没有人。无人握笔的账，没有人可以改。

还有一个边角，我把它放在这里，因为它不承重，删掉它主命题不塌。很多班为了鼓励后进的孩子设「进步榜」，比谁比上次强。进步是用差算的，差有两个端

点，其中起点可以被造：第一次故意考低一点，第二次正常考，榜上就写「此人进步巨大」。我把这样的人叫曲线制造者，他没改任何一个分数，只是把自己的基线挂在了外面，让后来的进步被读成天赋而不是勤奋。这和赫希在一九七六年讲的位置性竞争方向相反：位置竞争里人人加码、公开投入上升、位次不变〔待核：赫希的原文概念名与论证，成书前核对〕；在一个有进步榜的班里，如果推演成立，量化越精细，越有人先退一步，公开的投入下降，真实的投入沉到水面以下。方向一个往上卷，一个往下藏。这是推演，不是调查，我手里没有任何一个班的统计。凡是用差算的榜，都该问清楚差的两端是谁定的、什么时候定的。

◆ 五、引爆点与通货塌缩

「没复习」卖的到底是什么？对话稿里有一句话说得准：它卖的不是「我现在很聪明」，而是「我的失败和胜利之间，还留着一片不丢人的空地」。卖的是安全。 听的人买了这份安全，就默许了说话人可以不押光。

双层账的引爆点。 一个人装，全班看穿，大家只会笑他，账不会翻成两层。这个情形里还有一件容易忽略的事：一次成功的看穿，其实就是一次正确的拒付，说明这套东西还在校准。真正的引爆发生在别处：第一个真诚的人被误退票的那一天。有人真的没复习，真的考了好成绩，全班默认「他在攒起点」，说一句「你就装吧」。他想翻案，票面又验不了，唯一的办法是拿出夜里做了多少题，可那恰是他一直藏着的东西，拿出来，他保住的那片余地就塌了。从这一天起，拒付不再与真假相关，退票变成了噪声。每个成绩从此背着两条解释，一条记名次，一条记姿态，两条都吃人。这并不是因为没有人诚实，而是诚实租不到一块不被怀疑的地皮。

我构想一个场景，请当作构想看。阿芳这回真的没复习，那一周家里有事，她只在作业本上草草补了几道题。（这是我构想的情节，只为让场景成立。）成绩发下来，她考了满分。同桌小声说：「又在装。」阿芳说：「我真的没复习。」全班没人信，话题反而更热了。她继续解释，只会更像装；她不解释，就坐实了「战术家」的名声。

这和柠檬市场是什么关系？　阿克洛夫在一九七〇年讨论旧车市场：买主分不清好车坏车，只肯按平均质量出价，好车的主人觉得不划算，退出市场，平均质量更差，价钱再降，一路塌下去。〔待核：阿克洛夫 1970《「柠檬」市场》的发表信息与具体论证，成书前核对〕把它的崩塌条件拆开，有四环：买主分不清好坏；卖主自己清楚；好货主人的保留价格高于平均价，所以宁可退场；退场拉低平均，循环往下。前两环，这里都在：余力不可验，说话人自己知道有没有复习。但第三环不在。旧车的主人可以把车留在车库里，没有损失；而「没复习」的真话者不说话，不是留在车库，是站到了墙边：满班都在说的时候，不说，就被读成熬夜押光的人，沉默要缴努力羞辱的税。他的保留价格是负的，不如留下。〔待核：信息披露里「沉默被读作最坏」一类结论，常与 Grossman、Milgrom 等人的工作相连，具体出处成书前核对〕

所以崩塌的形状不一样。柠檬市场塌成没有人来卖；这里塌成人人都在说，没有人信：好货坏货挤在同一个价位上，价压到真话者占比那条底线。谁大谁小，看沉默的税和发言被笑的损失哪个更重。这是可以数的，3.8 的读数二就数它。

用一个演算看胜负，数字仍是我设的。设真话者说一句，换到的信用是 c，有 p 的可能被误当成战术家、挨一声「你就装吧」，损失记作 L；不说，缴的沉默税是 t。他留下，当且仅当说比不说划算：c 减去 pL，大于负的 t，也就是 $c + t > pL$。随着空头占比上升，c 往下掉，p 往上涨，左边变小、右边变大，总有一天翻过来，到那时真话者才会退场，崩塌才按阿克洛夫的方式发生。所以崩塌不是不可能，只是要等 pL 超过 $c + t$；沉默税 t 越大，这一天越晚。这个条件把读数二变成了一个会错的东西：t 若测出来接近零，这一天就近在眼前。

拒付还有一个对称的麻烦。拒付会错两种：该退没退，假的蒙混过关；不该退退了，真的被误退。会计上两种错都靠验票压低。验不了票的时候，压低一种，另一种就涨：班里要严防假的，就得多拒，误退增多；要保护真的，就得少拒，蒙混增多。如果推演成立，应当看到班里的风气在「谁都信」与「谁都不信」之间摆，而不是停在中间。这同样是推演，不是我看到的。

揭假为什么零成本。　戳穿一个人，只要一句话：「你就装吧。」被戳的人要自证，就得出示夜里的做题，那正是他不能出示的东西。所以点破的人几乎永远不

会被反证，点破的期望成本接近零，真话者和假话者被点破的成本一样低。还有一层：「你就装吧」本身也是一张票，不记名，不可验，谁都能发，发行不花钱，也没人拒付。反方向的票据发行也零成本，两头同时超发，笑就成了最后的通货：当场到账，不要证据，不担后果。竞争的性质从量比（谁分高、谁路子对）变成了真伪揭发（谁的从容是真的），而从容不能自证，这一场没有人能赢。一个班的真正单位，不知不觉从「能力」变成了「姿态」，可姿态没有读数。

最让人难过的是：这个过程里没有一个坏人。说「没复习」的，是在躲一笔税；说「你就装吧」的，是在躲被别人比下去的难受；笑的，是在买一点点轻松。每个人都在做对自己最省力的事，合起来是一个谁也不满意的班。账本论的好处，就是能把它说成「账的格式出了问题」，而不是「这些孩子出了问题」。

老师也在这笔账里。当着全班表扬「某某同学很努力」，初衷是好的，可在一个努力要打折的班里，这句话等于把那个孩子从不记名票据里拎出来，写进记名账：他被公开认定为「靠努力的人」，也就是押光了的人。我不确定每个班都会这样读，但同一句夸奖，放进不同的账，会变成不同的东西。

这里也有界限。我不认为每个班都是这样，更不认为每一次笑都是恶意，同学之间的调侃常常是亲近。我只说：当「余力」成了班里的通货而它又不可验，揭假就有很大的成本优势，优势一旦被发现就会被用。这是关于结构的判断，不是对一群人的评价。

◆ 六、四个站位的同一秒：承重测试

我把前面散着讲的东西放到一个点上：排名公布后的那一秒，阿芳走到榜前，看到名字在第三，旁边有人在看她。同一秒里有四个站位，各读各的，这就是四套异位三角。每一套，我用大白话讲三拍：哪两样东西互相顶住，被顶得哪一样不得不改，改了以后回头写在了哪里。每一套还要过一个承重测试：它产出的那句判断，删掉以后，主线上哪条结论会塌。过不了的，就降级。

第一套，听者的站位（同桌）。顶住的是「这个人说」和「这个班都这么说」。听者没法两头都信，改读法：按句式打折。回头写下去的是：阿芳的话被折

价，不是她的错。换到家长群里是一样的：一位妈妈在群里说「我家孩子就没怎么刷题」，等第十位妈妈也这么说的时候，第一位妈妈那句话的味道，也跟着变了。（这是我设想的情形。）新判断：折扣挂在句式上，不挂在人身上。承重：删掉它，3.3 的第一条规则没有来路，对戈夫曼的那一场对决（见 3.7）也就没得数。

第二套，说话者的站位（阿芳）。顶住的是「说了的价」和「不说的价」。她改的是：哪怕没人信，也要说。回头写下去的是：说话从炫耀变成交保费。早先说「没复习」，是为了赚一个「有余力」的好印象；折扣落低后，好印象已经所剩无几，说还是要说，因为不说就被读成押光。这一套逼着主线改了一处：我原先把票据当成融资的工具（贴现换好印象），现在要补一句，折扣越低，它越像过路费。再把这一格拆开，说话者位里还有第三件事：澄清。真话者被误退票之后的解释，本身又是一句不可验的话，是第二张同类的票，只会加税。这就是 3.5 里「越解释越像装」的来路。承重：删掉它，3.5 里真话者退不出去、申辩无门，两条都塌，对阿克洛夫的那场对决也塌。

第三套，大人的站位（老师或家长）。顶住的是「票面验不了」和「想知道孩子到底怎么样」。大人改的是第一句话：问余力，还是问卡点。回头写下去的是：孩子的声明被转成可核对的东西，拒付复活。新判断：付款人不止是考试，大人的下一句话也是一个兑付口。承重：删掉它，3.8 出口里「问卡点」「补签名」就失去了为什么。它没有改主线，只给出口提供了来处。

第四套，起点的站位（进步榜）。顶住的是「想显得进步」和「起点由谁定」。有人改的是起点本身。回头写下去的是：声明从嘴迁到了记录，曲线制造者出现。新判断：记录也可以是一张不可验的票。承重测试：删掉它，主命题和前三条规则一条不塌，只有对赫希的一个边角预测会丢。它不过关，我降级为 3.4 里的一个边角，不再算作支撑本章的一套。

所以，四套里两套承重（一、二），一套给出口供来处（三），一套降级（四）。我不拿「四」这个数字撑场面。如果有读者觉得三套也太绕，可以把它想成三个人站在同一个榜前：一个在算「这句话大家都在说，我还信多少」，一个在算「我不说会被读成什么」，一个在算「我这第一句话该怎么问」。

另有一处需要核对：这几套三角的号位标签，原稿对话里同一个编号在不同轮次有过不同叫法。〔待核：号位标签（S/D/E 的编号与名称）需按王德生老师统一后的九宫口径逐一核对；本章正文因此只用白话，不写编号〕

◆ 七、四场对决：同一条走廊，相反的数

我把四位最近的邻居请到阿芳的走廊里：戈夫曼、自我设障、阿克洛夫、信号理论。同一个场景，让每一位说出他的框架会预测什么，再和本章对一对，要求是相反，且能数。

先把场景定下来。这是一个设想的研究，不是做过的。一所学校的两个平行班，一学期两次月考。A班把成绩与排名贴在墙上，还设了进步榜；B班只发匿名成绩单，每人只看到自己的分数。所有记录都用学生自愿同意、只做班级层面汇总的方式做，不反馈给个人，不进任何考核。

邻居	在场景里数什么	他的框架预测	本章预测
戈夫曼（印象管理）	同一段小故事：阿芳说了「没复习」。请旁听者读两个版本，一版「此后无人再说」，一版「此后又有九人说同一句」，各打 1 到 5 分「她是真没复习」	两版分数差不多：印象属于表演者本人	第二版更低：折扣挂在句式上，后来者把先到的人一起拉低
自我设障	取「怕失败」最低的三分之一孩子，数他们在「班里人人在说」与「班里几乎没人说」两周各说几次；再数声明在成绩公布前还是公布后	两周都很少，声明集中在成绩公布前	「人人在说」的那周明显更多，且不少是成绩公布后才说
阿克洛夫（柠檬市场）	匿名自述「那一周其实没复习」的孩子里，说了「没复习」的比例，随班里这句话的密度怎么变	真话者退场：比例下降，总量萎缩	真话者不退：比例不降，总量不缩，只是人人说而没人信
信号理论	全班按成绩分前后三分之一，数两段说这句话的比例；再看折扣落到低位后，说的次数降没降	声明集中在高分段；折扣落低后停发	两段不相上下，低分段不少；折扣落低后照说

邻居	在场景里数什么	他的框架预测	本章预测
达尔文（底座）	A班与B班的总投入（如自习提交时间分布）	A班显著更高	A班不更高，但声明更多、隐藏更多，A班另有曲线制造者

戈夫曼。　推导走本章第一条规则。听的人要给阿芳打分，手里有两样东西：对阿芳的了解，和对这个句式的了解。旁听者对阿芳几乎一无所知，全凭句式；句式的「空头率」估计随使用次数 n 升高；所以第二版的分更低。戈夫曼的表演者管理的是自己的正面，别人后来的表演没有通道改写它，所以他预测两版一样。他的人会这样反驳：听的人当然知道这是场面话，本来就会按惯例打折，这也是印象管理的一部分。〔待核：戈夫曼 1959《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此处只借其「印象属于表演者、情境有惯例」的大意，不引原话〕我的回应：如果承认折扣随这句话流行的程度浮动，就是承认价值挂在句式上，这正是本章的第一条规则，只是换了名字。分歧留在一个能数的地方：折扣对先到的人是否追溯生效。熟人读这个小故事，下降应该更小，这也是「记名」留下的那一点残余，同样可数。他还可以退一步：折扣随流行程度浮动，那是听者的推断，表演者仍然是印象的主人。我的回应：主人不主人，看他能不能拦住贬值。第一个说的人没有任何办法让后来的人别说，也没有办法让听者别拿他和后来的人比。一个人对自己名下的东西没有处置权，这样的「所有」，我只能叫它被借走。

自我设障。　设障是事前降低真实投入、给失败备借口，驱动力在个人对失败的恐惧，所以预测次数跟个人怕失败程度走；只说不做的声明版本，也是为失败预先备话，多在成绩公布前。〔待核：伯格拉斯与琼斯 1978；文献里有把「真去制造障碍」与「只在口头上声称」分开的做法，成书前核对设计与措辞〕票据的声明零成本、谁都能拿，用处是免被读成押光，而不是备借口，所以成绩公布后同样有用，阿芳就是考了第三之后才说的。于是：怕失败最低的孩子，在人人都说的那周照样说，并且事后说占相当比例。设障论者会反驳：口头声明本来就受情境影响，别人说得多，会让人觉得这样说合适。我的回应：可以承认，但那样它的预测就从「跟个人恐惧走」挪到了「跟班里密度走」，等于接受了本章。剩下可数的差别是事后占比：只

为备借口，成绩都出来了再说，几乎没有用处。他还可以追问：你怎么知道事后说的人不是在给下一次备借口？我的回应：这正是说不准的地方，所以我只数占比，不断言个案。若事后声明的占比，在「人人说」与「没人说」两周里一样，说明事后说是个人习惯，不是密度带来的，本章又少一个证据。

阿克洛夫。 推导已经在 3.5 里走过：四环里缺了第三环。真话者不说话要缴沉默的税，所以保留价格是负的，他不退场。他的框架预测：真话者占比下降，总量萎缩；本章预测：真话者说话的比例不降，总量不缩，价压到底线。他的人会说：总会有真话者退，退一个算一个，方向同。我的回应：方向若同，差别就落在真话者的声明率有没有随密度下降。如果降了，说明沉默并不那么贵，本章第三条规则要撤，阿克洛夫的崩塌就回来。他还可以说：沉默有价，等于有人愿意为区分自己付钱，真话者本来可以靠沉默把自己分出来。我的回应：区分要靠对方读得出来，而满班的沉默者里，既有真话者，也有熬夜的人，两种沉默长得一样，沉默同样验不了，它分不出任何人。

信号理论。 信号要传信息，要靠模仿的代价对不同类型不同，比如低能力的人模仿高能力的人，付得更多，这样信号才能把人分开。〔待核：斯宾塞 1973 与扎哈维 1975 的具体设定，成书前对照原文〕「没复习」谁说都零成本、无存根，按它自己的逻辑，这句话本来就分不开人。但信号论还会继续预测两件事：低分者说它代价更大，等于认了「那你就是不行」，所以声明集中在高分段；折扣落到低位后，没了收益，就会停发。本章的预测相反：对低分者，「没复习」不是亮牌，是保命，拼了仍输是最深的羞辱，最需要退路的恰是低分段；折扣再低，沉默更贵，停不下来。信号论者会反驳：廉价磋商的话本来就可以什么也不传，继续说也是均衡之一。〔待核：该类均衡的标准提法与出处，成书前核对〕我的回应：这个均衡恰恰说明话没有信息，我同意；但它说明不了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在说，也说明不了低分段为什么不少。本章补的就是这一环：沉默的价。他还可以追问：既然沉默有价，说「我熬了夜」不就是更好的信号吗？我的回应：那是记名的、押光的话，成本由说话人自己的将来来付，信号论欢迎它；本章要解释的恰是为什么几乎没有人选这条路，答案就是 3.4 里的那道算术。

达尔文，不抢他的，只留一个局面。　他说中了比的最底层：同类争有限的东西，差别会被第三方结算，一八五九年的生存斗争和一八七一年的性选择都是这样。〔待核：二书的具体章节与措辞，成书前对照原文；本章不引原话〕这个框架覆盖树、覆盖鸟，也覆盖孩子比成绩的第一层，所以我不争这一层。但人在榜上多出一件事：往小里展示。动物的虚张声势，研究里主要见到的是往大里装〔待核：道金斯与克雷布斯 1978；螳螂虾蜕壳虚张（Adams & Caldwell, 1990）；招潮蟹再生钳虚张（Backwell 等, 2000）。以上均凭记忆，成书前必须对照原文，对不上就删这一句〕，而这一章的往小里装，是因为看见了回写才装的。他的人会反驳：藏拙也是适应，凡发生了的行为，事后都能从选择压力里找到理由。这话没错，毛病也在这里：一个什么都能事后解释的框架，说不出它在什么情形下会错。我把他逼到事前下注，写在上面表格的最后一行：他下注A班投入同步上升，我下注投入下沉、声明上升。两注押在同一张表上，输赢看数。

哪一场输了，主命题怎样降。　这是我给自己定的退路。戈夫曼那场若输（两版没差），价值挂句式不成立，主命题退回「听者按场合打折的印象管理」。自我设障那场若输（次数跟个人恐惧走），这句话就是设障，不是票据。阿克洛夫那场若输（真话者随密度退场），沉默无价，崩塌回到柠檬市场的形状，第三条规则撤。信号理论那场若输（声明集中在高分段，折扣落低后停发），它对「为什么有人说」的解释就比我的好。达尔文那场若输（A班投入与展示同步上升，曲线制造者接近零），回写被看见并没有改变投入，整章的起点要重写。五场里输得最少的，才配叫本章的主张；输了的，我照上面的话降级，不换说法。

其余的邻居，大多与本章同向，我是借了他们的力往前多走一步，不是每一位都被我超过。凡勃伦（一八九九年）：有闲是体面的通货；本章的「有闲」不必真有，要到下一场考试才结算。布尔迪厄（一九七九年）：轻视分数是象征资本的一种玩法；他讲稳定的阶层惯习，本章预测把同一批孩子从匿名换到公开计分，声明频率就会变。古德哈特（一九七五年）：指标成了目标就失效；本章接着说，之后比的东西转到了不可测的余力上。科文顿与奥梅利希：本章预测班里说「没复习」的人越多，坦承「熬了夜」的同学被读成「拼了还不行」的折扣越大。卡斯蒂利奥

内（一五二八年《廷臣论》，「从容」）：把用力藏起来才体面，古已有之；本章的差别在于，被批量复制成同一句口头禅之后，可信度随使用的先后下降。福特姆与奥格布（一九八六年）：同伴对用功可以有代价；〔待核：该文论证及后来对它的批评（如 Tyson 等 2005）并不一致，成书前必须读原文与批评，本章只当邻居，不作证据〕若藏主要来自群体边界上的压力，公开与匿名两种班里的声明频率应差不多，本章预测公开班更高。真正与本章预测相反的，是赫希（见 3.4）和上面四场加达尔文。以上各家的论点概括，全都没有直接引用原话，成书前须逐一对照原书。〔待核：凡勃伦、布尔迪厄、古德哈特等的论点概括〕

◆ 八、判伪读数，怎样会错，出口

三条读数

一个说法如果不说明怎样算它错了，就只是一种好听的讲法。下面三条，每一条数出来如果不对，本章对应的话就要降级。三条都只用来看清楚事情，不进任何考核，也不对应到任何一个具体的孩子。

读数一，管「票据」。就是上表第一行：同一个小故事的两个版本，分数差多少。若两版没有差，「价值挂在句式上」就错了，本章主命题要退回「听者按场合打折的印象管理」。另外，同一个句式、同一个 n，请旁听者读「距下一场考试三天」与「三十天」两个版本，看分差：有，说明贴现的期限项在；没有，贴现就降为比喻。

读数二，管「沉默」。数不声明的同学被评「有余力」的分数，随班里声明密度的变化。本章预测下降。若不降，说明沉默是中立的，「退场无门」这一环断了，阿克洛夫的崩塌回来，第三条规则撤。

读数三，管「揭假」。数班里「点破别人是装」的事件，点破者后来被邀请合作的次数，以及被点破的真话者能不能用一句话翻案。若点破者的社交成本明显上升，或申辩常常成功，「揭假零成本」就错了。

区分事前设障与事后声明

这一条在 3.7 已经走过。办法是：用自愿的、已有的量表了解各人的「怕失败」程度，数每个人说「没复习」的次数和班里别人当天说的次数。次数主要由个人的怕失败程度决定、与班里说得多不多无关，是设障，不是票据；次数主要跟着班里密度变，就是票据。只在班级层面做，量表分数不进任何考核。〔待核：可用的「怕失败」量表的名称与适用年龄，请教育心理学读者推荐，成书前补；本章不指定具体量表〕

怎样会错

其一，我可能把一类班说成了所有班。整个推演立在「公开计分板、分数换资格、余力不可测」三个条件上，条件不在的班，比如没有排名、分数不挂墙的班，票据可能根本不出厂。这叫适用范围收窄。我没有证据说每一个中国的班都是这样。学校只是账最容易看见的地方：分数换资格，所以有人认真看；板是公开的，所以有人围观；兑付日期固定，所以可以数。成人的世界里票据照样存在，只是更难数。

其二，我手里没有一个真实的班级数据。高二（3）班、阿芳、走廊上的三句话，全是构想。构想只能说明「这个机制如果存在，会是什么样子」，不能说明它已经存在。若有人去数，数出来和我的推演不同，以数出来的为准。

其三，记录本身会改变行为。让学生知道有记录，就可能让一部分人更藏，或更不藏。所以设计这类观察，要尽量在班级层面、自愿参与、不反馈给个人、不用于任何评价。这一点我没法在书里替研究者决定，只能写下来。

其四，这套说法有一个危险：太好用。任何一句客套话，都可以被我说成「票据」。为了防着自己，本章只承认同时满足三条的叫票据：句式可以脱离原主被借用，票面到期验不了，沉默有价。缺两条以上，我宁愿它叫客套话。

出口：不是少比，是换一换账

出口不在叫孩子别装，也不在叫大家别笑，在于把链上的一环弄断。下面几个可以在一个班、一个家、一个小组里试的小办法，不是政策，也不是要求。

断「票面验不了」。孩子说「随便考的」，大人的第一句话，是整张票据的兑付口。如果第一句是「那怎么还是前三」，孩子学到的是：说「随便」有用，下次接着说；如果第一句是「这次有哪道题你自己最想再做一遍」，孩子学到的是：在这里，不会也可以说。后一句没有去戳穿他，也没有去相信他，它只是把话题从「他有多少余力」挪到了「哪里还走不通」，让说的话变成可核对的东西。

我构想一个饭桌，请当作构想。晚饭时孩子说：「这次随便考的。」第一种桌子上，爸爸接了一句：「随便考的还能前三？」孩子笑了笑，没再说话；过了半个月，他又说了一遍「随便考的」，说得更熟练了。第二种桌子上，妈妈接的是：「这次有哪道题你自己最想再做一遍？」孩子愣了一下，说：「最后一道大题的第二问，我其实不知道怎么起头。」这不是说第二种桌子一次就能解决什么，孩子下回可能还会说「随便」。它只是让那句话这一次没有被兑成面子，而是被兑成了一个具体的卡点。

对说话的人来说，同样的办法叫补签名：把话说得具体到别人拿不走，「这周我陪家里人，只把作业写了」，比「我没复习」难复制得多。但它的代价是要把自己的生活交出来，很多孩子不愿在班里交，所以补签名只能是说话的人愿意时才有的出口，不是可以要求谁去做的事。

断「沉默有价」。板上挂名次和作品，不挂「花了多少时间」，少了一个可藏的科目。另开一栏「自曝错题」，不排名、不扣分，只当公共资源，只能自愿、不点名、不动员谁去当那块先锈的金属。电化学里有一种办法叫牺牲阳极：放一块更活泼的金属先锈，替整体挡住腐蚀。〔待核：这是对话稿里的类比，成书时核对电化学说法是否准确〕第一个肯贴上自己错题的孩子，就是那块金属：他先丢了一点面子，保护的是全班不必再花力气藏。我的预测落在最能检验的地方：若有人先贴而没被

笑，读数二里沉默的折价会下降；若他被笑了，这个办法就失败，第二次尝试之前先找原因，不要再让下一个孩子去试。

动三问里的另外两问：「何时结算」，本期的状态实时公布，投入的路径晚一周再公开，藏的好处全在眼前，延后到风头过去，藏就划不来；「谁握笔」，让孩子自己有一页只给自己看的账，写「我这周真实的投入」，不交，不评，让「实际做了多少」在至少一个地方有名有姓。

最后，若想看这个机制在你身边有没有影子，可以看三处，都是构想，请换成你自己真有的场合：饭桌上，孩子说「随便考的」，大人的第一句话是什么；高二（3）班这样的班，一个人说完「没复习」，周围怎么反应；某公司的一个小组，周一例会有人说「那个方案我昨晚随便弄的」（这也是构想）。同一个句式，换了地方，还是那张票：不记名，靠下一次评审兑现，也在向同事买一点「我还有余力」的信用。

> 带走的话
>
> 「我没复习」不是在说昨晚，它是一张不记名的票据：发行不花钱，到期验不了，所以假的退不掉，真的也会被误退。它收的税，是怕被人看见自己拼过之后仍然输了。　孩子们在藏的，往往不是懒，而是不想被一笔押光的账收走最后的退路。我们能做的，不是叫他们别藏，而是让藏变得不划算，让说真话有一块不被怀疑的地皮。

小账 谁握笔／什么格式／何时结算：没有人握这张票据的笔，它在许多嘴里一边说一边被改写／一句谁都能说的话／下一场考试，而且是错期的。 本章读数：同一个小故事，「此后无人再说」与「此后又有九人说」两个版本里，旁听者给的「真没复习」分差多少；另看不声明的同学被评「有余力」的分，随班里声明密度怎样变。

第 4 章

不落账的债：「做你自己」为什么没用

本章命题：认名不是坦白，不是表达，也不是记账归类，而是给一个借来的想要补上一个可被时间复查的出处。"做你自己"劝不回，因为它要人先抹平借过的痕迹，而抹平了，就没有出处可补。

五十字压缩：借来的想要若不补出处，叙述里的来路会被逐次磨掉，只剩窗口认得的栏；认名，就是补一个日后能核对、也能被推翻的出处。

这一章的问题

有人好心劝你：别跟人比，做你自己就好。你点了头，心里也觉得有道理。可是第二天夜里，你还是把表兄的升职和自己的日子并排放了一遍，只是这回放得更小心，不让任何人看见。

这句最常听到、最没有恶意的劝告，为什么劝不回？我分三步答。

第一步，借来的东西不是病。借了，却说不出"这是从谁那里、哪一天借的"，才出毛病。

第二步，我要把"认名"立成一个不能拆成别的东西的动作。它不是坦白，不是倾诉，也不是把花销挪个科目。它是给想要补一个出处，这个出处过了很久，还能被自己或别人拿去核对。4.2立它，4.6专门排除它的三个近亲。

第三步，没有出处的想要，在后来的叙述里，来路会被一次次磨掉。窗口前最看得清：挂号、药房、假条，各有各认得的栏，来路没有栏。磨掉的方式是可以数的，4.4讲怎么数。

先把边界交代清楚。这不是一篇医学文章。我不替任何人看病，不判断谁的不舒服出自什么原因，也不建议任何人少吃一粒药。该查的要查，该治的要治。症状

本身是怎么来的，不在本书能谈的范围里；我谈的只是一件很窄的事：检查做完了，单子上写着"未见异常"，身边的每个窗口也都没问过"这是在哪一顿饭之后开始的"，之后叙述会怎么走。

本章里的大梁、他的表兄、那几顿饭和那几个窗口，都是我构想的场景，不是谁的真事。本章的"读数"，是为了让这套说法能被推翻，不是拿来量人、评人、给人打分的。

◆ 一、一句没有恶意的劝告

先看一个场景。这是我构想的场景，不是谁的亲历，人名随手取的。

大梁三十出头，周末去亲戚家吃饭。话头绕到表兄身上：今年又升了半级，刚换了一套大一点的房子。大梁没怎么接话，低头夹菜。饭后在阳台，朋友拍拍他的肩：别跟人比，做你自己就好。大梁笑了笑，说：对，我要做自己。

这句话有三个特点。说的人是真心的。它对任何一个不安的人都能说，不用知道对方在为什么不安。听的人只有一种回应，就是点头。说的人省心，听的人也省心，大家都体面。

第二章讲过"别在意"，也是这样：说出来，对方"嗯"一声，好像收讫了，话题并没有结束。我把这种靠一句顺口话入账、以一声"嗯"当收讫的做法，叫无凭证记账。"做你自己"是它的近亲，只是更大，管的是一个人对自己的整个看法。

再看大梁点头之后。他心里响起一个更模糊的声音：自己是什么样的？要做自己，先得知道自己的样子。而他此刻能想到的自己，多半是饭桌上浮起来的那些轮廓：表兄升了半级，老同学换了大房子。我们认识自己，常常是借别人当镜子；我们身上相当一部分口味、想法、想要的东西，是从别人那里描来的。小时候学说话、学吃什么、学觉得什么算好日子，大半就是这么来的，这不丢人。

于是这句劝告出了一道没法做的题：请你回到一个从没借过别人光的自己。这样的人不存在，没处可回。劝告失效得很干净，大梁第二天还是会比，只是比得更像地下活动。

把第二天放慢来看，仍是构想。傍晚，大梁在厨房洗碗，亲戚群里弹出一条，是表兄发的新家阳台。他擦干手，没点开大图，也没回一个字，连"看过"都不想让表兄知道，把手机扣在台面上，对着水龙头说：我才不在意这些。碗洗完了，他却在厨房多站了一会儿。这一刻他做了三件事，都不让人知道：看了，比了，还对自己否认了。"地下"的意思有两层：除了他，没有第二个人知道；再深一层，连他自己，也只愿意知道前两件，不愿意知道第三件。

有人会问：那是不是该劝人多比一比？不是。毛病不在"比"这个动作，在比出来的那道差有没有地方被写下来、被查到、被改动。劝人别比和劝人多比，是同一个层次上的两句话，都没碰到这一点。

"越劝越比"是我从日常观察里推出来的判断，不是统计出来的结果，我没有数据证明被劝过的人比没被劝过的人比得更多。信不信，请看后面几条能被推翻的读数，别看我的口气。

说这句话的人，多半自己也在借。他的口气、他用的词，大概也是从某个他佩服的人那里听来的。这句劝告本身，就是一笔没有记名的借。

"做你自己"还有一种变形。想象大梁的朋友自己就说过："我才不跟他们比。"说这话时，那些"他们"一个都没离席，全坐在对面，这句话的意思是"我比他们看得开"。不跟别人比，成了又一种比，赢的办法是显得不比。

家里也一样。再构想一个：妈妈对读初中的孩子说，不要跟别人比，跟自己比就行。孩子点头，回房间，过一会儿隔着墙问同桌：这次你考多少？妈妈没有错，孩子也没说谎。他点头，是因为点头是这类话唯一体面的回应；他转身去问分数，是因为那道差还在，只是没有地方放。这两个动作之间，没有任何东西被记下来。

这句劝告没有恶意，却没有用，毛病在格式：它只允许人点头，不允许人落笔。对照第二章的门框线，门框上的线一周以后还能被当事人再查到，这叫入账。"做你自己"不留一个字。一周后你问大梁："那次饭后你到底怎么想的？"他多半只能答："没什么，想开了。"按第一章定的读数，这道差没有入账。

换一种问法呢？假如朋友当时问的是：刚才饭桌上，哪一句话让你停了筷子？这不是劝告，是在要一张凭证。大梁也许说：表兄说换房那一句。这一句有了时间、人、话，一周后他自己还能找到。我不是说这个问法高明，只是想让你看见两句话的区别：一句让人点头，一句让人落笔。

◆ 二、借不是病，借而不认名才是病

先说一个我构想的孩子。

一个孩子在同学家看见别人弹钢琴，弹得好，大人围了一圈。回家以后他说，我也要学钢琴。爸妈问：是你自己想学吗？他点头，自己也信，没有撒谎。我的读法是，记忆会在几天之内悄悄帮他改一个细节：把"看见他弹之后我才想学"，改成"我本来就喜欢音乐"。

后来钢琴没学成，那个愿望没有消失，变成他讲给自己听的一句话："我其实有音乐天分，只是没有机会。"三十岁那年的深夜，他刷到旧同学弹琴的视频，心口发闷了一整晚，说不出为什么。

大人身上有同样的事。再构想一个：办公室里有人报了考证班，你也跟着报了。三个月后有人问你为什么考这个证，你脱口而出："我早就想考了。"你不是骗人，你真觉得自己早就想考。可倒回去看，那个"早就"是从办公室那天午饭后算起的。

这里有三步：借（看见别人，想要）、自产（把"看见别人"那一段抹掉，变成"我本来就想要"）、改名（落空以后，改写成"我本可以"）。借是最正常的一步，出毛病的是第二步，借了而不认名。

借来的东西，大部分是好东西。口音，一道菜的做法，睡前读几页书的习惯，都可能是看了谁之后才有的。把这些一一说出来，人不会变小，反而更看得清自己是怎样被人养大的。要小心的，只是其中那些带着"必须有"的劲头、又不肯说出处的想要。

还要挡一个误会：认名不等于怪他。大梁认出"我想换房，是听表兄说换房之后才变热的"，不意味着表兄错了，更不意味着去找表兄算账。表兄只是那一刻恰好站在刻度旁边。认名是给想要写一个出处，不是给它找一个罪人。一旦"认名"被听成"追责"，人就更不敢认了。

为什么强调"借不是病"？因为"做你自己"背后有个没说出来的前提：承认借，就等于承认你曾经不是你自己。要马上做自己，就得证明自己从来都是自己，于是所有的借都得当场改写成自产。

记忆怎样帮人改

心理学早就知道，记忆不是录像带。巴特利特（Bartlett，1932年）〔待核〕的著名实验大意是：人回忆一件事，是在重新搭建它，不是原样播放；洛夫特斯（Loftus，1974年前后）〔待核〕的工作表明，事后听到的信息可以改变人对原事件的记忆。我只补一句，而且只当假说：记忆并不在所有事上同样地改，它最容易朝一个方向崩，崩在"身份和事实对顶"的那一笔上。

大梁心里有一句"我是个有主见的人"，这是身份；另一边的事实是"我每次选之前，都要看看别人怎么走"。两句话长期对不上，记忆就成了最便宜的和解人：把"看见他之后才想要"改成"我本来就想要"，两句话立刻对上了。

怎么分辨一个想要是借的，还是自己长的？有个很笨的办法：去掉那个人。把表兄从画面里拿走，大梁还想换房吗？还想，只是没那么急，这部分大概是他自己的；一下子没了，或变成另一种想要，那部分就是借的。没有尺度，只是自己对自己的一次提问，但它把"我本来就想要"变成了可以试一试的东西。

一个人为什么不愿翻开这本账？因为封面上写着"我是自己造的"。这行字是他每天能起床、能放心做决定的垫脚石，别人要翻开，他的反应往往不是羞愧，是紧张。理解了这一点，就明白"不要比"根本进不去，它碰到的是封面。〔"封面"是个路标，不进论证。〕

这个假说有一个时间轴，来自对话，没有实测，全部标〔待核〕：头一两周，人自己还知道是抄的；两到四周，记忆动手；一到六个月，周围人开始作证"他一直是这样的"。这条轴如果大致不错，拆账最好抢在头一周。它也能被推翻：如果和身份无关的小欲望（比如喜欢上某个牌子的茶），被改写成"本来就喜欢"的速度跟身份相关的一样快，那记忆就不是特别"在身份对顶处崩"，我这句缩窄的话就错了。

认名到底是什么

现在可以把话压成一句。认名不是坦白，不是表达，也不是记账归类；认名是给一个借来的想要补上一个出处，这个出处在以后的任何一天，都能被核对，也能被推翻。

补出处有四条规矩。每一条都能拿来判一张纸算不算，不是"写清楚点"那种泛话。

一，双日期。事发那天和落笔那天分开写。"周三晚"是事发，"周日写"是落笔。落笔离事发越远，这张纸越打折，因为中间隔着记忆改写的时间。

二，有外面的锚。出处必须指向自己之外还查得到的东西：一个人、一句话、一个场合，比如群聊记录、同席的人、日历上的那天。我把这叫指针：它不是把内心说得更透，而是指向一个别人也能去看的地方。

三，可错。出处必须有可能被后来的事实推翻。我写"周三晚，表兄说换房之后"，后来翻群聊，发现换房的念头周一就有了，这条出处错了，该改。而"我一直在模仿别人"，后来出现什么都推不翻它，所以它不是出处。

四，改要留痕。发现写错了，只能划改，旁边写上改的那天，不擦掉重写。划改本身是新的一条。

单位是"一个想要"，不是"一个人"，也不是"整件事"。

拿一个构想来试。同一个晚上，大梁可能留下三张纸。第一张只有一句："我承认，我一直在模仿别人，我要做真正的自己。"没有哪一天，没有哪个人，后来

不管发生什么，都推不翻它。第二张是满满一页：表兄的得意让他多难受，从小到大怎样被拿来比，写完松了一口气。一页感受，没有一处能拿去核对。第三张只有三行，带日期，写了人和那句话。三张里，只有第三张，两周后能被他拿去和群聊记录对一对：对出来，换房的念头周一就有了，他划改，旁边写上改的日子。第三张最短，最难看，也只有它，两周后会发生"改"这个动作。

它为什么拆不回去？把它还原成三个熟人试试。

坦白，"我一直在模仿"：单位是整个人，没有锚，不可错，过不了二、三条。表达，把整件事和整个感受写下来：内容是感受，感受没法被核对错没错，也没有指针，过不了二、三条。归类，把这笔花销从"我自己的"挪到"跟风"那个科目：单位对了，可是标签没有日期，没有指针，也不会错，贴"跟风"的人永远能再贴一遍，过不了一、二、三条。

再试叠加：坦白加个日期？"我一直在模仿（10月25日）"，这个日期是写的那天，没指向事发那天和那个人，仍无锚，仍不可错。认名不是比坦白多了几样东西，是另一种结构：它能被外面的东西核对。这种结构管用在哪里？记忆在几周内悄悄改动的时候，需要一张改不动的纸去顶它。坦白、表达、归类，都留不下这张纸。

账的说法，哪些可以换成普通话

我原来用三项规则放行了"暗账"和"改签"：要有原始凭证，有日常对应，有读数，缺一项就退回比喻。这一轮加一道更严的测试：把会计词换成普通话，看哪些推论跟着丢了。丢不了的，就是比喻，不进论证。

凭证换成"留个底"。留底可以随手补，而会计里补记，要把事发日期和补记日期分开，补得晚的打折〔待核〕。这条推论"留个底"里没有，所以凭证承重，上面的第一条规矩就从这里来。暗账换成"没说出口的事"，我找不到一条只有"账外账"才推得出的推论；利息、展期换成"代价""拖着不办"，也找不到。三个词都没过，降为比喻。往下我还会用"暗账"这个名字，意思只是"没有出处的想要"；用"改签"的地方，会注明是比喻。

最后，借了并认了名，人有三条路：认下（这笔我认，下一笔自己签字）、挂起（先放着，下周再问）、送回（对那个人或对自己说"这条我不跟了"）。三条都要求先把"哪一刻、看见谁"写出来；写不出来，三条都走不了。借来的想要只要被认名，就是一件可以处理的事。借而不认名，才是本章说的病，这个"病"是比喻，不是医学上的病。

◆ 三、三类比较通道

借来的想要从哪里进来？我在日常里整理出三条常走的路。"常走"是我的读法，不是说只有这三条；你可以拿自己的一周去对一对，对不上的，就是这三条之外的路。

我先说明：这三条路里，有一条不是我的新东西。

第一条，差半步：只比你多走半步的人。首富不会让大梁睡不着，太远，当不了尺子；让他心里一紧的，是刚好先他一步的人，同龄亲戚先买了学区房，同行表兄先升了半级。追上一个，队伍里立刻补进下一个。这一条就是费斯廷格的相似性读法〔待核〕：人偏拿和自己接近的人当尺子。我和他在这里不分，只借他的名字。

第二条，同起点：当年和你一起起跑、后来走了不同路的人。构想一个：同寝室的老赵，毕业时和大梁拿到过差不多的机会，后来去了另一座城，今年聚会上讲起新房。状态低的那几天，大梁会特意翻老赵的朋友圈，截一个结果，在心里当作"我本来也该有的位置"。我叫它假锚：位置不是他本来就有的，只是他需要一个地方安放"我本该如此"。注意他只挑老赵，不挑当年另外三位里那个换了三次行、还没安顿下来的。

这一条和费斯廷格分得开。他的相似性看的是现在：处境相近的人引起最多比较。同起点看的是过去：现在差得很远，只要当年同一个起点，照样引起"本该"。可数的预测：一周清点里，在两个现在差距相同的人当中，有共同起点的那个，引出"本来也该有"这类句子的次数更多。相似性读法预测两者差不多。

第三条，切片：从别人的生活里只切一片，切产出，不切成本。晒房的人晒客厅的光，不晒首付怎么凑、贷款还几年、加了多少个夜班。看的人拿到的是账本的收入栏，却拿去对自己的全账。人累的时候没力气算别人的整条投入，只吃这种免费的口粮。

它和通常说的"选择性呈现"〔待核〕分在哪里？选择性呈现的说法会预测：把被切掉的成本栏补上，不适就下降。我同意一半：补上成本，"觉得亏"会下降；但我预测"想要"的热度不下降。两件事是分开的：亏，是对账平不平的感觉；想要，是一个没写出处的东西。可数：补上成本栏之前和之后，当事人分别给"觉得亏"和"想要有多强"打分，我预测前一个降，后一个基本不动。

三条路有个共同的去处，同学聚会：同起点的人全体到场，每人讲自己的切片，回家路上带着一叠别人的收入栏，对着自己的全账。三条路的共同点比区别更重要：都拿得到，不需要特意去找；都不记名，看了、想了、想要变热了，一个字都没留下。

如果一个人的手机里，三条路同时通着，他同时在经历三件事：追不完（差半步）、总觉得本该（同起点）、总觉得亏（切片）。三条补给线一起供，维持着一种看起来稳定的状态：稳定不是因为账平了，而是因为账从来没打开过。断了一条，他不会崩，只会换一个来源，因为他要护的不是某一笔，而是封面上那句"我从来没借过"。这是个关于结构的说法，是假说，不是对任何具体的人下判断；我不会、也不应该拿它去判断你身边的某个人"就是这样"。

三条路各配一个小动作，顺手说一句。差半步，问自己：我是被"他先到了"推着走，还是我确实想去那里？同起点，回到当年分叉的路口，问：那时的选择是不是我自己签的字？切片，在心里把被切掉的那一栏补上：他的首付怎么来的，他的夜班有几个。补上不是为了贬低他，是为了让账平。但如上面的预测，账平了，想要仍在，所以还得写出处。

清点是当事人自己的事，不交给任何人，不进考核，不拿去比谁更"借"。举一个构想的清点：大梁翻自己的一周。周一，同事群里有人说孩子上了重点班，差半

步；周三，表兄家饭桌，换房，差半步；周四深夜，翻到老赵的新房照片，同起点加切片；周六，陌生博主晒生活，说不清为什么也想要，空着。四次，三次说得出，一次说不出。这里没有结论，只是一张表，而它的价值就在于它是第一张表。

这一节故意不讲两件事：朋友圈晚图为什么"沉"，留给第五章；比出来的差被名次接管，留给第六章。这里只留一个观察：借来的想要，来自三条平常的路，三条路都不要求你写名字。

◆ 四、窗口、改签，和来路的递减

把大梁往后推几个月。这一段是我构想的，请读成"手续怎样走"的示意，不要读成病例。

设想大梁开始饭后胃胀，半夜偶尔心慌。他没有想起那几顿饭，只说："我最近胃不好。"他去看了医生，做了该做的检查，单子上印着："未见异常"。

先说一句要紧的话：该查就要查。胃胀、心慌背后可能有需要治疗的病，要由医生判断，不在本书的范围内。我不会说"查不出来就是心理问题"。下面只讲查完之后，叙述这一头怎样走。

假设门诊里有这样一段对话，也是构想的，不用来评价任何一位医生。医生问：胀多久了？三个月。饭前胀还是饭后胀？饭后。夜里会醒吗？偶尔。每一问都是好问题，大梁也答得认真。但请留意：没有任何一问把他带回那张饭桌，大梁也没觉得缺了什么。不是医生不想问，是问诊顺着症状往下走，每一步都合理，合起来却没有一步经过饭桌。

他走过三个窗口。挂号问主诉，药房对处方发药，单位看假条。三个窗口各守本分，没有哪一个做错：挂号要分科，药房要对单，单位要数假条。可三个窗口共同读得到的，只有科室、症状、病名。这里我有两处不能打包票〔待核〕：现实病历的"现病史"里，医生可以写诱因，我不是说医生不问；各家医院的格式也不一样。我说的是更窄的一点：能从挂号一路走到药房、再走到单位的那一栏，只有病名和症状。医生就算在边角写了两句来龙去脉，也出不了门诊室。

于是问诊有了一个形状：何时起、多久了、加重不加重，都有格子；"在谁家、跟谁吃、那一次为什么非咽下去不可"，没有格子。一句话：起病时间合法，起病地点不合法。这里的"地点"不是地理，是处境。我不提建议，不对医疗制度表态，只是描述一个形状，并把它留作一条可核对的判断：问诊表上，有没有一个所有窗口都读得到的"来路"栏。

"改签"就是这个形状的比喻：窗口只抄自己认得的栏，来路没地方放，就像车票改期，行程没变，换了一张别的窗口认得的票。这是比喻，上一节测过，不进论证。往下我不再讲"利息走身体"，也不讲债怎样变成症状；症状本身怎么来，本章不碰。我只讲一个能数的环节：叙述里的来路，会怎样变。

来路条目的递减

把病人在每次复诊里讲的话，拆成条目来数。症状条目：哪里不舒服、多久、什么时候重。解释条目：他自己认为的原因，比如"压力大""体质弱"。来路条目：具体的人、具体的一句话、具体的场合，比如"周三，表兄家，他说换房"。

我的预测有一个形状，而且有点反直觉。症状条目随复诊次数增加，越来越像模板；解释条目也增加，因为"体质""压力"是窗口认得的话；来路条目递减，而且不是一起掉：时间有格子，留得最久；场合次之；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一句话，掉得最早。

数的规矩要先立住，否则谁都能数出自己想要的结果。一条算"来路"，必须同时有两样：一个具体的人或一句具体的话，加一个能定位的时间或场合。"吃了凉的""熬了夜"是诱因，医生本来就问，也有格子，归症状类；"压力大"归解释类；"有次在表兄家吃完就胀"才是来路。拿不准的条目，两个计数的人分别数，不一致的单独列出来，不归任何一类。

用大梁画一个示意，只是示意，不是数据。第一次复诊，他讲了三条症状，一条解释（"可能吃坏了"），两条来路（"有次在表兄家吃完就胀""那天大家都在夸他换房"）。第二次，四条症状，两条解释（多了"可能压力大"），一条来路（"那阵子饭局多"），那句"夸他换房"已经不见了。到第四次，五条症状，说法越来越整

齐："饭后胀，夜里醒"；两条解释；来路零条。人和话先没，场合次之，剩下的是"那阵子"。同一时期，他讲另一件和胃无关的事，比如一次出远门，细节却几乎一条没少。

这个形状和"记忆自然衰退"分得开。自然衰退预测各类条目按差不多的速度往下掉。我预测按"有没有格子"分化，并且设一个内部对照：同一个人讲同一时期的、与症状无关的另一件事（比如一次出门），条目不应该这样递减。读数就是各类条目随复诊次数的变化。这类数法要经知情同意和伦理审查，是研究者做的设计，不是给任何人自己用的做法。

债到症状之间，我不宣称有一条因果。我只说：如果有人要主张"没认名的债会影响症状"，这个主张必须经过这个中间量；如果来路条目并不这样递减，这个主张就无从谈起。

与福柯分开。福柯的《临床医学的诞生》（1963年）〔待核〕讲现代临床的凝视，把病人的叙述挤成旁白。我认这一大步。按这个框架我推出的预测是：病人的叙述总量随复诊下降，沉默变多。本章的预测相反：病人叙述的总条目不降，甚至上升，变的是构成，症状和解释条目占比升，来路条目占比降。叙述没有死，它以症状的面目入了账：胃胀是"那一次没敢说"换来的票，这句话又是比喻，真正可数的是条目的占比。他可能反驳：关键不在条目多少，在叙述的位置，病人学会用医学的话讲自己。我的回应：这恰好是占比变化的意思，分歧只在能不能拿条目去数。

与凯博文分开。凯博文（Kleinman）区分病痛（人亲身经历的不舒服）与疾病（医学范畴里的病），还提倡问病人"你觉得原因是什么"一类的问题〔待核〕。我认两者确实会分开。按我对这类问法的理解，推出的预测是：问了原因，病人会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来路也在里面。本章预测不同：这个问法拿到的多是解释条目，"压力大""体质弱"，它们随复诊增加；来路条目却在递减，两条曲线方向相反。如果凯博文式的解释就是出处的粗版，两条曲线应该同向。这是可数的分叉。他可能说"压力大"本身就是病人的文化叙述；我同意它是叙述，但它指不到一个能被核对的人和一句话，按本章四条规矩，它不是出处。

窗口之外还有周围的人。同事问"好点没有"，家人把凉的东西从桌上拿开，朋友劝少熬夜，全是善意，没有一句错。可是没有一句问到"那天"。我不说谁做错了什么，只说善意的关切一层层把窗口的格式坐实了，格式越被坐实，来路越没地方放。

回到三问。谁握笔？写字的人是有的：医生写病名，药师写药名，人事写假条。可笔只能写表上有的栏，没有一支笔能写下"这是在哪一顿饭之后开始的"。所以本章读作：笔在表格里。什么格式？症状和病名。何时结算？没有一栏叫"结算"，也没有谁在哪一天问这笔账；这只是描述，不是说账会自己到期。

◆ 五、异位四角与拆套

办法先用白话讲一遍：找一个具体的点，从四个角度同时往下看。每个角度叫一套"三角"，走三拍：第一拍，两样东西顶在一起；第二拍，顶得哪一边不得不动；第三拍，动完之后日常里看得见什么。括号里是这一套的名字，读不懂不妨碍往下看。

这一章选的点：饭后的夜里，大梁第一次把"我在表兄家看见他换房之后，心口就不安"，说成了"我这个人就是爱多想"。这是借变成自产的那个确切的晚上。下面四套是构想的场景。我对自己定的要求是：每一套必须得出一条别的套得不到的判断，至少有一条能回头改主线，并写明"删掉这一套，哪条结论会塌"；做不到，就压缩。上一稿的四套并排叙述，删掉任何一套全章都不受影响，那样的并置没有留下的价值。

先做同位对照：只用最熟悉的老角度，费斯廷格那一套，看这个晚上。得到的是"比较消除不了"，能推出"越劝越比"，但推不出下面四条设计：第一行什么时候写，三行为什么只有三行，出处为什么必须能错，为什么不交给人。四套的位置，就在这里。

第一套（比较·回写·劲头）。第一拍：眼前的比较和对过去日子的回写顶在一起，他把"那人不过会来事"改成"我是走得慢的那种"。第二拍：被逼动的是劲头，

本可以变成"下一步怎么办"的劲没有出口，变成一股闷压。第三拍：家人问怎么还不睡，他说"想点事"，心口紧了两个小时。

只有这一套推得出的判断：回写在劲头没出口的当晚就开始了，不是几周后。4.2里"两到四周记忆动手"，讲的只是慢的那一半。预测：当晚给这股劲一个出口（哪怕只是写下一行）的人，次日被问"你为什么想要"时，答案里"本来就""早就"这类字样更少。改主线：4.8的第一行，必须当晚或次日写，不能等到周日。删掉这一套，塌的是这一条：没有理由不等周日，而周日写下的，已经是改过一轮的版本。

第二套（粒子·最小损耗·现实）。这一套的老位置，已被福柯（窗口只看症状）和帕森斯（病名换免责）占去一半，容易被拉回旧说法。我把它拆开，往里取一个更小的三角：波·最小损耗·理念界。用日常话讲：你一定有过这样的周四晚上，一周下来最累，有人约你吃饭，你不想去，真话要讲半天：上次那个饭局让你很不舒服，不想再见某个人；假话六个字："我今天身体不舒服。"人的精力有起伏，低点就是最没力气说真话的时候，在这个点上，借口代价最小。

只有这一套推得出的判断有两条。一，来路总是在人最累的时候被省略，不是看不见，是看得见也没力气说。二，认名的格式必须和借口在同一个省力量级上，所以三行不是随便定的，是被借口的长度压出来的：长篇二十分钟的书写，在最累的那几天会最先断。可数的预测：让人记下一周里自己最累的两天，三行的完成率高于长篇书写。改主线：4.8不要选最累的时段，最累的日子只写第一行。删掉这一套，塌的是4.6里"三行对长篇"的理由，只剩"我这样设计"。

这套还附带一个小读数，由当事人自己记：下次你第一次对别人说出"我最近某某不好"，顺手记一笔，那天在你这一周里精力排第几。如果这句话多数出现在精力高位，这一套就错了。

第三套（真·创造·衡量）。第一拍：真相是"这个想要不是自己长出来的"，和他想创造点什么的那点心气顶在一起；认了借，他怕连最后一点"我有自己的生活"都不剩。第二拍：被逼动的是衡量的办法。能数的问题是"这个想要是什么时

候、被谁改动过的"，他换成了"它是不是我自己产的"。前一个问题答得错，后一个问题怎么答都圆。第三拍：落成恒真句："我本来就是这样的。"

只有这一套推得出的判断：认名要求"答案可以错"。能不能被推翻，是认名和坦白的分界线。改主线：4.2的第三条规矩。删掉这一套，塌的是整个4.6：甲组"总认"和丁组"三行"凭什么分开，就没有依据了。这是四套里最承重的一套。

第四套（场·创造·劲头）。第一拍：圈子里的"大家都这样"，和他想停一停的冲动顶在一起；大家都这么过，他就没资格说"我想停顿一下"。第二拍：被逼动的是劲头，本可朝外走一步的劲，被"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收了回去。第三拍：一屋子人低头看手机的沉默。

只有这一套推得出的判断：认名的第一个读者必须是自己。一旦写的时候就知道要念给同辈听，这三行就进了"场"的评分，会被写成体面版，比如把"听表兄被夸"写成"路过"。可数的预测：同样三行，事先说"写完念给同辈听"的一组，里面具名的人比只给自己看的一组少。改主线：4.8的"不交给任何人"，从体贴变成设计要求。它也和吉拉尔笔下公开的觉醒分开。删掉这一套，"不交给任何人"就只是个礼貌。

四套没有交在大梁那句"爱多想"上，而交在三行的设计上：时点（第一套）、长度（第二套）、可错（第三套）、读者（第四套）。更要紧的是，它们互相咬合，咬出了任何一套单独都得不到的东西。第一套要求写得早，第二套要求写得省力，两条合起来逼出一个新结论：当晚只写日期，别的都不写。第三套又告诉我们，日期恰好是最小的、最容易被推翻的出处，一行日期，已经是一个能错的凭证。第四套把这一行关在本子里。这一条"当晚只写日期，其余另找时候补"，是四套交叉出来的，从哪一套单独推，都推不出。

这四套是一次演练，不是证据；每条预测都是我构想的研究，没有人做过。

◆ 六、认名不是什么：同一件事，三家各预测什么

先做敌意拓宽：谁已经说过这件事？越是我愿意相信自己独有的地方，越要先问。我找到最近的三家：吉拉尔、彭尼贝克、塞勒。他们的原话我不引，只讲大意；年份和出处我没核对原文的，都标〔待核〕；下面写的"预测"，是我按他们的框架推出来的，不是他们说过的话，他们本人会不会同意，要待核。

构想一件事：大梁被同事拉着，跟风报了一个周末班。设四组人，各自面对一件这样的跟风事，做不同的事，三周后数同一些东西。

组	做法	按那一家的框架推出的预测	本章预测与读数
甲 吉拉尔式	写一句总的："其实我一直在模仿别人"	揭穿欲望的中介就削弱欲望：三周内追加投入（额外的钱和小时）明显下降，与丁组差不多	追加投入几乎不变。单位是整个人，没有锚，不可错
乙 彭尼贝克式	连写几天，每天二十分钟，写整件事和感受	把经历组织成连贯的故事有益：一周后不看本子复述，故事更完整；出处只会更清楚	复述更顺，但"具体的人、具体的一句话、具体的日期"项数少于丁组。故事越顺，越容易把借写成本来
丙 塞勒式	把这笔花销挪进"跟风"那个科目，并设额度	分账有约束力：追加投入受额度压住，下降	追加投入不降，或刚好花满额度。科目没有出处，想要的热度源还在
丁 认名	三行带日期，两周后回看并划改	吉拉尔式：和甲差不多，是小号的认罪	追加投入至少减半，一周后复述与原稿吻合的项数最多

这是构想的研究，一个字都没有做过。再各说一句他们可能的反驳，和我的回应。

吉拉尔。吉拉尔（René Girard）1961年的《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待核〕提出模仿欲望：人想要的东西，是借自榜样的；榜样越近，越容易变成对手。他说中了要紧的一口，"做你自己"如果指一个没被借走的原初的自己，那无处可回。这一笔我认。借而不认名，他早就写了，书名里的"浪漫的谎言"指的就是"我的欲望自己长出来"〔待核〕。所以我不说他没看见，我多出来的是单位：他笔下谎言

的出路是一次觉醒，整个人转向〔待核〕；这里要的是一个带日期、带外面的锚、可以被推翻的三行。他会说我在打稻草人，觉醒不是一句话，是要付代价的转向。回应：那就另设一组，甲组加上代价（比如向当事人宣布退出）。我的预测仍是：只要没有出处栏，追加投入的下降来自代价，不来自认名。这正好把两样东西分开。

彭尼贝克。彭尼贝克和比尔（Pennebaker & Beall，1986）的表达性书写〔待核〕：把说不出口的事写下来，一些人之后就医次数减少，后来汇总的研究效果有限〔待核〕。写，对一些人有用，我认。他的写法是整件事，连着写好几天，对象多是创伤；我要的是三行，对象是"借"，不是创伤。他会说，你的三行也是表达的一种，凑巧写短了。回应：要判定，不看篇幅，看出处项数。在乙组内部，按"具体的人、话、日期"写了几项分成多的一半和少的一半。我的预测：多的一半追加投入下降，少的一半不降；按他的框架，追加投入应该看写得多不多，不看出处项数。如果乙组的多的一半不比少的一半降得多，我的"指针"这个概念就站不住了，这是全章最硬的一条赌注。他们的后续研究里，据说书写中因果词、洞察词的增多与受益有关〔待核〕。如果是这样，我预测因果词、洞察词多的人，故事顺，出处项数反而少，因为一个解释得很顺的故事，不再需要去指一个人和一句话。这也可数：乙组里因果词、洞察词的比例，和出处项数的相关，我预测为负。如果你要写的是创伤，请别用这三行代替专业的帮助。

塞勒。塞勒（Thaler，1985）的心理账户〔待核〕：人把得失记进不同的账户，影响决策。人确实有账本，我认。分叉在：他讲分账，我讲记错科目——借来的被记成了"我自己的"。他会说，心理账户也可以加上"来源"标签。回应：那是他的账户长出了出处栏，不就是认名吗？我们不矛盾，分界恰恰是有没有这一栏，以及这一栏是否带日期、能不能错。

四组结果出来，各说明什么

先把结果和结论对好，免得事后挑着看。丁组降、甲组和丙组不降：这是本章的局面，吉拉尔式和塞勒式的预测落空。甲组也降到和丁组差不多：吉拉尔式的读

法站住，认名不过是小号的认罪，本章的核心概念作废，不能靠改口救。甲组降、但降幅随"代价"大小走：说明起作用的是代价，不是认罪，也不是认名。丙组降：塞勒式的分账站住，本章要承认科目本身就能承载一部分出处的功能，并回头改写第二、三条规矩。乙组整体不降，但内部"出处项数多"的一半降了：这是我最想看到的结果，它说明起作用的不是写了多少，而是写了什么。四种结果，四种后果，没有一种可以靠重新解释躲过去。

为什么拆不回去

三家各缺一件：吉拉尔式的总认缺锚和可错，彭尼贝克式的书写缺锚和单位，塞勒式的归类缺日期、锚和可错。叠加试过了（4.2）：坦白加日期，仍然无锚。三者合起来仍不是认名，因为认名要的是能被外面的东西核对的结构，不是更多的东西。表里丁组的两周回看，就是核对发生的地方：核对发生了，划改留痕，那张纸才顶得住记忆。

其余近邻

费斯廷格1954年的社会比较理论〔待核〕：没有客观尺子时，人拿别人当尺子，所以比较消除不了。我认。他问人为什么比，我问比出来的那道差记在哪里。甲组被告知"不要比"，乙组被告知"可以比，但每次想要变热写一行"：两组比的次数，我预测相近，与他一致；三周后的追加投入，乙组明显少。

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1887年）里把罪责和债务连起来，说疼痛造就记性〔待核〕。债的语言起家于身体，我认。他的债有债主（共同体、神），这里的债主被抹掉了。他的框架推出：痛让人记得更牢；本章预测：病名挂得越久，来路条目越少（4.4的读数）。

帕森斯《社会系统》（1951年）〔待核〕的病人角色：生病可以合法豁免一部分义务，条件是求医配合。病名换来免责，我认。他的病人角色是静态的，推出：豁免稳定，张力变弱。我预测同一症状反复出现时，"我是……的人"这类自称句随复诊次数增加。自称句只是个可以清点的口头习惯，不是诊断。

述情障碍，西夫尼奥斯（Sifneos）1973年前后〔待核〕：有人难以识别和描述自己的情绪，常伴身体主诉。有人真的缺情绪词，我认。我猜缺的可能不是词，是栏：说出"在哪个场合""看见了谁"不需要情绪词汇。如果高分者（用TAS-20〔待核〕测）连这两栏也填不出，我这句话就削弱了。

另有两位只点一句。泰勒《本真性伦理》（1991）〔待核〕说，本真的自己要放在有意义的背景里才说得清；我多出来的是，背景可以被认名，也可以被抹掉，被抹掉的就是封面。达马西奥（1994前后）〔待核〕讲身体状态是自我感的底座；同样一次失眠，在他那里是自我过程的信号，我这里不做因果主张，只在叙述这一头数条目。

九家过完：借的想法吉拉尔有，比较消除不了费斯廷格有，债与身体尼采有，叙述被挤出医学福柯有，病名免责帕森斯有，病痛与疾病之分凯博文有，说不出情绪述情障碍有，写下来有益彭尼贝克有，人有账本塞勒有。我多出来的是三个别家推不出的读数：出处项数（剂量）、来路条目的递减形状、认名的单位。

◆ 七、怎样会错，以及这一章不做什么

先摆判伪读数。它们都是构想的研究，都还没人做过，都由当事人或研究者自己记，都不进任何考核，不拿去问学生、员工、家人"你写了没有、写得怎么样"。

第一条，追加投入。对象是某件借来的事：一个跟风报的班，一套想换的房。写下三行之后的三周，每周记额外花的钱和小时，和写之前比，或和对照组（甲、丙组）比。预测：至少减半。不减，或者增加，这条预测作废。

第二条，出处项数的剂量。在写了东西的人当中，按"具体的人、话、日期"的项数分成多少两半，比较追加投入。预测：多的一半降得明显更多。没有差别，"指针"这个概念作废，认名就退回坦白或表达。

第三条，来路条目的递减。按4.4数各类条目随复诊的变化，设内部对照。预测：来路类按"有没有格子"分化地递减，症状和解释类上升。若各类按同一速度下降，这一条退回一般的记忆衰退。

第四条，同症状回诊。这条只能放在医生指导下，来路叙述只作追加的变量，不改任何诊疗。对象是该查的都查过、没发现需另外处理的问题，却仍反复就诊的人。比较：能说清"这一阵是从哪次场合、看见谁之后开始的"的一组，和没有这个叙述的对照组，三个月内同一症状的再次就诊次数。预测：前一组更少。没有差别，这条作废。

第五条，三周内的坚持时间：从写下三行那天，到当事人主动放下这件借来的事、或在自己名下重新签字为止，共多少天。预测：比没写的明显更短。它数的是顺着借来的方向还走了多久，和第一条数花出去多少不同。

每条读数管哪一句话，也先说明。第一条管"认名是出路"；第二条管"认名是指针，不是篇幅"，一旦它不成立，本章的核心概念就塌；第三条管"窗口的形状顶替了来路"；第四条管"来路和回诊有关"；第五条管"认名能断开借的方向"。哪一条没过，就只撤它管的那一句，别的不受牵连，这也是我把读数拆成五条的理由。数的时候，计数的人最好不知道谁在哪一组。

再说怎样会错。

第一种，认名之后反而更糟。写三行的一组，三周后追加投入反而上升，或自己报告的不安上升，那么"认名是出路"说反了，4.8的小动作应撤回。如果一个人把"看着谁改写了哪一步"照实说出来之后，反而比不说的人更难受，这个想法应当作废。

第二种，来路和回诊毫无关系。说清来路的一组和对照组回诊次数没有差别，那么"来路叙述递减、病名顶替来路"这条链就断在最后一环。窗口只印症状的形状也许仍成立，但我不能再说它解释了什么。

第三种，借来的想要并不特别被涂改。和身份无关的小欲望同样快地被改成"本来就喜欢"，那"封面"这个说法就是多余的，剩下的只是巴特利特早说过的一般记忆重建。

还有一种错，我最不想它发生，所以单独说。有人把这一章读成："你的胃病，其实是借来的欲望。"如果有人这样读，这一章就错了，错在读的人，也错在我没写清楚。本章没有说任何一个具体的人的任何一个症状来自欲望。

出口也要说清楚。如果上面读数都没有过，我保留一件很朴素的事：别人说"做你自己"的时候，多问一句"哪一刻、看见谁"，不伤人。我不说它能治什么，只说它能把一件事写清楚。

第三条里的递减形状，有一个不涉及就医的便宜版本，可以先做：找愿意的人，各自回忆一件自己跟风做过的事（买过的东西、报过的班），隔一段时间复述几次，数其中"人、话、场合、时间"各剩几条。如果这类和医疗无关的复述，也出现"人和话先掉、时间留最久"，那么递减的原因可能是记忆自己的习惯，窗口的形状就帮不上解释；如果只在门诊的复述里分化，在日常复述里不分化，窗口的形状才有话说。这个便宜版本，正是用来检验我这一章最想要的那句话的。

"减半""明显更短"是我拍的数。真要做，先得做一个很小的先导研究，看这类事在日常里大概波动多大，再定阈值。我自己不具备做研究的条件，这里写的是"谁愿意做，可以怎么做"，不是"已经做出来了"。如果谁做了而结果相反，请务必告诉我，本章会因此改写。

最后是边界，我分条写，因为这里我要求自己最严。

第一，不作诊断，不判断任何人的症状是否与欲望、比较有关。第二，不建议停药，不建议改变任何诊疗；来路叙述只能在医生指导下作追加变量，永远不放在治疗前面，更不放在治疗的位置上。第三，不宣称病因；不适可能有许多来源，饮食、睡眠、药物、激素、其他疾病，我谈的只是被问诊形状忽略的一条叙述上的路径，而且只是待检验的假说。第四，不做政策表态，不提议谁该改表、改制度。第五，读数不进考核，不要逼别人写，不要检查别人写没写，不要拿别人写的东西当材料。第六，写着难受就停；三行写到停不下来地难受，就放下笔，找信得过的人说，必要时找专业的人；持续的身体不适，请去看医生。

◆ 八、认名三行

最后是一个小动作。一本不交给任何人的本子，分两步。

第一步，当晚或次日，只写第一行。想要突然变强的那一下过去以后，趁回写还没开始，写一行：事发是哪一天，在哪里。十秒钟，做不到的日子，只写日期。这是第一套的结论。

第二步，在这一周里你自己觉得头脑最清楚的那个钟点，补完另外两行。别选最累的时候，那是借口最占便宜的时候；这是第二套的结论。三行是：第一行，场景，什么时候、在哪里；第二行，人物或那句话，看见了谁、听到哪一句；第三行，哪一个"我要"变强了。每一行最好都经得起这个问题：后来有人去查，能查到吗？一句只有你自己知道的感觉，不够；一个人、一句话、一个日子，够。这是第三套的结论。

不要往回追最原始的债主，那是把人拖进废墟里问第一块砖是谁铺的。只找这一周里最近一次。

举一个构想的例子，仍是大梁。第一行："周三晚，表兄家的饭桌上。"第二行："表兄说今年换了房，大家夸他。"第三行："我想换到一套更大的房子。"写完，大梁并没有解决什么，但有了一张凭证：这条想要，是周三晚上看见表兄之后变热的。他不念给任何人听，这是第四套的结论：念给人听的三行，会开始变得体面。

两周后回看一次，只问三件事：这条想要现在还热吗？当时写的出处，有没有被我后来查到的东西推翻？我划改了几处？划改多不是坏事，那正是这张纸在顶记忆；也不要拿划改的次数去和别人比。看到写错的，用笔划改，旁边写上改的那天，不擦掉。回看后有三个最小动作可选，一周选一个：认下（这笔我认，下一笔我自己签字）、挂起（下周再问一遍）、送回（对那个人，或先对自己说出声：这条我不跟了）。送回要付一点面子，那一点面子，我读作利息（比喻），付过的

账，我的假说是它以后不再回来。如果被借走的对象是一个亲近的人，比如母亲、伴侣，送回不一定要当面，可以先对自己说出声。

构想的两周：第一个周日回头整理，大梁写下换房的三行，选了"挂起"。第二个周日他翻回去，发现这一周换房的念头只出现一次，而且是刷到表兄的新家之后。他选了"认下"，并写上：这一步由我自己签字。他没有去找表兄，也没对任何人说什么。

要不要把一件借来的事继续做下去，有一个小判据：这个想要在我手里，加过多少自己的东西？我试过没有，付过代价没有，改过它的形状没有？加过的，按比例投下去；纯粹过手的，只投最小的一份，并事先写在本子上。

写的时候有三种常见的写坏，都过不了4.2的第二、三条规矩，所以先替你想到。一是写成情绪："我很焦虑""我有点嫉妒"。情绪是真的，可没有一处能被去查。二是写成评价："他太爱炫耀。"这句话在说表兄，没有说那一刻你身上发生了什么，也推不翻。三是写成泛指："大家都在买房。"没有一个具体的人，没有一句具体的话，没有人能回头对。发现写成了这三种，就划掉，回头再问：是谁的哪句话之后，我才有了这个想要？这是三行和一般"写下心情"最大的不同。

几条规矩：一周一次，三行为止，写不出第一行也算数，空着就写"这周没有"。不交给任何人，不打分。它不替代任何治疗，也不替代任何一次就医。第一次写，你多半会发现一件小事：不是不知道看了谁，而是"我本来就想要"那句话跑得比笔快。那就是它。

带走的话

"做你自己"劝不回，不是因为人不想做自己，而是因为这句话要求人先把借过的痕迹抹平，才能开始做。借并不丢人，借而不补出处，想要就留不下一张能顶住记忆的纸。认名，就是补上这张纸。　下一章换一个镜头。这一章讲的是，借来的想要没有出处，叙述里会少什么；下一章讲的是，朋友圈里那一张别人的完成照，为什么会让人"沉"一下，那一沉里，到底是什么被冻住了。　我能带给你的不是答案，而是一个问法：哪一刻，看见谁之后，我要变强了？

小账　第一行（三问）：谁握笔——无人敢署名（笔在表格里）；什么格式——症状与病名；何时结算——没有一栏叫结算（描述，不是预言）。　第二行（本章读数）：追加投入（写下三行后三周，每周额外花的钱和小时）；同症状回诊（只在医生指导下、作追加变量）；三周内的坚持时间。三条都自记，不进考核。

第 二 编

一沉、一数、一刀

编 序

第五到第七章各取一个具体的地方，把“账”往深里挖：第五章问那一沉是怎么来的，第六章问攀比和内卷怎样从“看”走到“数”，第七章问长进的比和痛苦的比差在哪里。

这一编里的三位对手，分别是默顿、格尔茨和孔子。每章都先还他们公道，再说本书多出来的那一层。

第 5 章

那一沉：时态怎样被冻结

这一章的问题

夜里十一点，灯关了，人躺下，手机还亮着。朋友圈往下划，一张图停住了：一个多年没见的老同学，捧着一张证书，笑得很实在。你本来心情不坏，下班路上还想着明天早饭吃什么。可就在这张图上，心里往下一沉，像手里一直拎着的东西，忽然多了几斤。

这一沉小到不值得对谁说，也不会有人为它去看医生，更不是本章要讨论的任何病。可它小、它多、它天天晚上都有，值得认真问一句：它从哪儿来?

流行的回答有两个。一个说，因为他比我强。另一个说，因为我们是同学，同路人最容易拿来比。两个都有道理，本章不推翻。只是它们各留了一个空：如果沉是因为"他比我强"，老同学晒的每样好东西都该让我沉；如果沉是因为"我们像"，只要够像我就该沉。日常里不是这样，5.1会摆出来。

本章的主张，压成一句：

那一沉不是"他比我强"的比较，而是一次翻面：他人的"做完了"，落在我"正在做"的路上时，我读自己的方式，从看斜度（这周比上周多了多少）翻成了看到没到。

再压成五十个字：晒图之痛不随相似走，也不随强弱走，随他的完成是否落在我在途的路上；落进来，我读自己就从看斜度翻成看"到没到"。

"翻面"不是"比较"的另一个名字。它有自己的运算规则，其中几条会推出和现有理论相反的数。规则放在5.5，对手放在5.6，能推翻它的读数放在5.7。

先交代一个词。"做完了"和"正在做"，语言学里严格叫"体"，不叫"时"。本章沿用口语的"时态"，题目也是，读者知道说的是完成与进行就够了。

放进全书的三问，答案很短。谁握笔？看图的人自己：翻面的那只手是我的。什么格式？时态，一边"已到"，一边"未到"。何时结算？往往在点开之前，我把未来的每一次比较都先结了，这叫预支。

再交代一件事。本章陪读的小乔和她夜里的几个场景，都是我构想的，不是哪位真实的人，也不是我自己的经历。这一沉太私人，我不想借谁的故事，也不想替谁编心事。凡是构想，文中都写明；凡是引别人的研究，我只写有把握的大意，拿不准的标〔待核〕，章末集中列出。

◆ 一、同一张照片，不同的沉

先看小乔的一个晚上。这是我构想的场景，用来说明下面的主张会做出什么预测，不是证据。

小乔三十出头，在公司做行政，女儿五岁。她这半年夜里自学日语，打算明年考N2。这天她躺在床上划朋友圈，连着看到四条。

第一条，大学同学阿成提了新车，配文"终于换了"。小乔住在地铁口，从没想过买车，看了两秒，划过去了，什么感觉也没有。

第二条，另一位同学去了冰岛，晒极光。这趟她去不起，也没打算去，心里想的是"真好看"，顺手点了赞。

第三条，同学阿越晒孩子的游泳等级证书，孩子比她女儿大一岁。两年前她问过游泳班的价钱，嫌贵，又觉得孩子还小，搁下了，没说"不学"，也一直没去学。这一条她轻轻沉了一下，半分钟后浮上来，没留下什么。

第四条，同学阿宁晒了一张日语N2的合格成绩单，配文四个字："终于过了。"小乔盯着图，手指没动。这一沉比前面所有的都重，而且没有很快浮上来。她知道这个同学当年日语课还不如她，毕业后两人再没说过话。她关掉屏幕，翻身，又拿起来，又看了一眼。

四条都是"他比我强"：车比她的地铁卡强，极光比她的假期强，证书比她女儿的空白强，成绩单比她的练习本强。若沉就是因为他比我强，四条该一样沉。

四位都是大学同学，相似度差不多；第四位毕业后连话都没说过，反而最疏远。若沉随相似度走，第四条该最轻，可它最重。

四条里只看得出一个差别：那件"做完了的事"，落在小乔自己的生活什么位置。车和极光不在她的路上；游泳证书在路边，她站在路口看过一眼，没走，也没说不走；N2就在她的路上，她每天晚上都在走一段。沉的轻重和"路上不路上"排得很齐：不在路上不沉，在路边沉一下，在路上重沉。

要提醒读者，这个"齐"是我构想时有意排出来的，它说明的是预测长什么样，并不证明预测是对的。真正的检验在5.6和5.7，那里的每一个局面都没有做过。

再把它逼一步。若阿宁晒的是三年前的旧照片，那时小乔还没开始学日语，多半不沉，那是别人的旧事。若小乔上个月已自己过了N2，同样的成绩单多半是同行相见的亲切。同一张图，三种情形：别人的旧事，同行的喜讯，我正走的路上的终点。只有最后一种让人沉。图一模一样，变的是这件事此刻落在我的哪个体里：对我它是过去，是已完成，或是进行中。

把这个排法压成一句话，后面所有的话都是为了守住它或推翻它：

痛不随晒的人和我像不像走，也不随他比我强多少走，随他"已经做完的事"是不是落在我还没放弃的路上走。

这句话容易读歪，三处要小心。第一，它不是说"不想要的东西不让人难受"。同一张新车图，对小乔是风景，对攒了三年钱想买车的人是欠账，图没变，路变了。第二，它不是说"别人好不好都与我无关"，而是说别人的好要过一道门才进得来，这道门不是"相似"，也不是"他比我强"，而是"我是不是还在往那儿走"。第三，它不是诊断，也不说谁"心态不好"。这一沉是清醒时感觉得到、说得出的低落，人人都有；本章不替任何人下判断。

最后说一说照片这个东西。照片把一段时间切下来凝在一格里：成绩单是"考完那一刻"，车牌是"提车那一刻"。小乔自己的日子是一部还在放的电影，今晚背二十个单词，明早还要背。一格凝固的画面对上一部还在放的电影，一个是完成的，一个是进行的，后面整件事就从这个不一样里长出来。（"显露"这个词第一章有交

代：一张图是被切下来的一格显露，而日子是显露随着每天的小差别一直在往前冒。）

◆ 二、一次翻面的四步

那一沉看上去是一下子的事，其实可以拆成四个小步。缺哪一步，这一沉都不会发生。仍用小乔的第四条动态，也是我构想的。

第一步：把图归成"做完了的事"。 成绩单本来只是几行数字，可小乔一眼就把它放进一个"已经封口的故事"：他学了，考了，过了。图里这一格，被她读成一段路的终点。若同学晒的是一张摆着日语课本的书桌，没有成绩，没有"终于"，她就很难读成终点，反而可能想"他也在学"，甚至安心。所以第一步的关键，是图要带着封口的形状。人们爱晒的恰好多是封了口的东西：提车、毕业、获奖、通过、满月、到达。这不是晒的人有坏心，只是"做完了"拿得出手，"正在做"不好拍。

第二步：用自己那把"还在走"的尺子去量它。 小乔平时有一把尺子，用来量自己的日子：今天比昨天多背了五个，这周听力错得少了，这个月坚持下来了。这把尺子为"一段还在走的路"准备，擅长回答"我在不在往前"，不擅长回答"我到了没有"。她拿它去量成绩单，量出来的不是"他考了个分数"，而是"他这段路走完了"。到这一步她还没沉，只是在读他。

第三步：把量完他的尺子，原样调回来量自己。 沉只发生在这一步。她把刚量过他的那把尺子对准自己：我这条路走到哪儿了？于是她的"我正在走"，被同一把尺子重读成"我还没走到"。同一个人，同一条路，同样每晚二十个单词，一点没变，变的是读法。进行从"生长"变成了"还欠"。所以我说，那一沉不是"他高我低"：他和我并没有被放到同一个天平上称，他的"到了"，被安到我的"走着"的末尾，当成我的缺口。

第四步：回写。 这一沉不是终点，它立刻往回改写小乔后面的日子。沉之前，她每天的小进展是算数的：多背五个，错少两题，今晚没拖到十二点。沉之后，这些小进展换了读法，不再是"比昨天多了一点"，而是"离他已到的地方还差多远"。每背一个单词不再是前进一步，而是追赶一步。路还是那条路，单词还是那

些单词，"我在长"变成了"我在还"。回写是本章后面最要紧的一条，5.5的规则二就从这里来。它之所以要紧，是因为它把一件"今晚的事"变成了"连过去也一起改了价的事"：已经发生的日子，一天没变，价钱却变了。速度模型里没有这样的动作，过去的速度是写定的。

缺了某一步会怎样，要说清，因为这是机制能不能站住的地方。缺第一步，图不带封口形状，没有什么可翻。缺第二步，她手里没有"还在走"的尺子，只习惯看结果，那阿宁的分数对她只是另一个分数，更像比成绩，不是冻结。缺第三步，她量完他，停在"哦，原来这条路是通的"，得到的是信息，甚至鼓舞。缺第四步，沉过一晚，第二天她照旧背单词，小进展照旧算数，那只是一个晚上的小波动，不会变成长期的底色。

四步连起来：晒图之痛的机制，不是把两个人的存量放到天平上比，是把别人路线上的一个终点，搬到自己路线上，当成自己的缺口。

尺子不是从他那里借来的，是小乔自己的，她用了好几个月。晒图只是让她把尺子翻了个面：正面读斜度，也就是"比昨天多了多少"；背面读高度，也就是"离终点还差多少"。

有一个比喻可以帮助想象：这像拿邻居的购物小票，回家算自己这个月亏了多少。小票是真的，数字没错，可它不是为你的账开的。我只把它当比喻，不让它进论证。5.4末尾会说明为什么。

◆ 三、向前心气与三种微差

上一节说，晒图用的是"自己那把向前的尺子"。这把尺子的底盘，是一股向前心气。

向前心气是什么。　小乔每天晚上背单词，没有人给她打分，也没有人夸她，可她睡前有一种很淡的踏实：不急，因为我是往前的。这不是自信，自信是"我能行"；也不是乐观，乐观是"会好的"。它更朴素，只说一件事：我的日子是有方向在走的，不是原地打转。

它不靠大目标活着。"明年考过N2"是大目标，光靠它，小乔撑不过三个星期。真正每天给她"在走"的感觉的，是些小到发不了朋友圈的东西。我归成三样，叫三种微差。

第一种是身段上的微差：这周爬到五楼不用中间歇气了，比上周多走几百步，晚上少刷二十分钟手机。第二种是手艺上的微差：月底的报销汇总以前要改三遍，这个月改了一遍；听力练习这周少错了两题。第三种是日子上的微差：女儿又会背一首诗，冰箱里添了她爱喝的酸奶，信用卡的旧账少了一笔。这些例子和数字都是我构想的，不是统计，也不是谁的记录。

单拿一样，都不值得说，也不够格证明"我变好了"：爬楼不喘，也许只是今天睡得好；报销单少改两遍，也许只是这个月的单子简单；女儿会背诗，是女儿的本事。可三样放在一起，情形不同。

我在问对里琢磨过：这三样谁先给谁作保？没有谁先，它们是同时互相咬住的。单听一个人说"路口那家店开门了"，你半信半疑；三个人各自说、说得一样，你就信了。信的不是任何一个人，是"对上了口供"这件事。向前心气，是三样微差对上口供之后多出来的那一点踏实。问对里还有一句我很看重："先到的是一扫"：在三样互相作保之前，要先有一个动作，小乔心里扫了一眼，"咦，我居然还数得出一点和上周不同的东西"。扫之前三样散着，扫之后同时在场。那盏灯不是任何一个微差，是"我在把日子读成进行时"这个读法本身。既然灯是读法，熄灯的也是读法。

缺一样也看得见：小乔连着两周熬夜，身段那本在往下掉，这时手艺上少错的两题她就不当真了，日子上女儿会背诗也只当是女儿的功劳。一本掉了，另两本的说服力一起打折。向前心气靠三样小事彼此扶着。

斜度读数与高度读数。　三种微差有个共同点：都不是成就，而是"这一周减上一周"的那一小段差。我把规矩写死，免得它变成漂亮话：

斜度，等于本周某个指标减去上周同一个指标。指标自己选，同一个指标至少连记两周；单位小到每周都能动；只能自己减自己，算式里不许出现任何别人的名字。

拿小乔的听力举例，数字是我编的：上周一套四十题错了十一题，这周同一套错了九题，斜度是少错两题，正的，哪怕离合格线还差得远。与它相对的是高度：目标值减本周指标。假设合格线要求错题不超过四题，高度就是"还差五题"。两个读数算的是同一堆数，对人的作用不一样：按高度读，小乔永远是负的，每周的小进步在"还差五题"面前不显眼；按斜度读，只要这周比上周好，她就是正的。向前心气是斜度养出来的，不是高度养出来的。

斜度也有不动的周。平台期，斜度是零，甚至负。斜度读数不骗人，该说"没涨"就说"没涨"，它只是不让"离终点还差多少"那笔大账，压住每周那笔小账。

还有一点：斜度读数不是"比谁进步快"。它只许自己减自己，所以不产生名次。一旦算式里放进别人的数，它就成了高度换了个名字。第十章会回到这里。

熟人圈：等距的土。　三种微差能互相作保，是因为落在一片特殊的土上：熟人圈。老同学、老同事、老邻居，有一个没人说出口的默许：大家起点差不多，谁也没有比谁先到，我把这叫等距。在等距的土里，小乔每晚背二十个单词是"在路上"的合法证明，因为大家都在路上。把她放进一群已经考过N1、在日本工作的人里，她每周少错两题根本不够看，微差无法作保，心气也长不出来。

所以等距的熟人圈是养心气的土，也是最容易出事的土。等距靠的是"谁都没到"这个默许，只要有一个人到了、并且让大家看见，默许就破了。

◆ 四、等距土怎样变成斜坡土

平铺的土，是怎么变成斜坡的？为什么到后来，连红点都能让人先欠上一笔？

不是挖了一口井，是学会了一种翻译。　有人以为是别人晒出了高处，把平地挖出一口井。不是。别人晒什么，是他自己的事，车和证书都留在他自己的地里。动了土的是看图的人：小乔学会了一套翻译。

第一句，"他晒了成绩单"，译成"他考过了"。这句没问题。第二句，"他考过了"，译成"这条路是通的"。这句也没问题，还是个好消息，意思是N2不是传说。译到这里，她可能受到鼓舞；有研究认为，别人在你够得着的路上成功，可以成为榜样，这一点5.6要正面谈。

问题出在第三句："这条路是通的"，译成"而我还没上路"。

我说"翻译"不是修辞，是一个严格的动作：把一句话换成另一句，并让译文自动顶替原文。小乔不是决定"我要这样想"，她是一瞬间被替换的，没有机会看到"这条路是通的"那一句，它已被"我还没上路"盖住。

为什么偏偏是"做完了的事"被晒？朋友圈愿意展示结果：提车、毕业、获奖、通过、到达，都是故事的结尾。"正在做"难拍，难配文，谁会发"今晚又背了二十个单词"？发了也没人点赞，因为它不像结尾。于是一个人的朋友圈，形状上是一串封了口的故事。小乔的生活是一部还在放的电影。把一串剧终的画面，同一部还在放的电影天天摆在一起看，两边的体注定对不上。这不是谁有意，只是展示本身的形状。

两根柱子。 翻译完成，平地上竖起两根柱子，一根写"已到"，一根写"未到"。等距的时候没有这两根柱子，路的刻度是连续的，谁走了一点谁走了两点，只有斜度，没有到与没到。柱子一竖，刻度只剩两格。小乔每天二十个单词，在这两格之间没有位置，只能被放进"没到"。等距的地变成斜坡，终点那头高，出发这头低，人只能一个劲儿往上爬，而那个"到"，永远在别人那里。

这里先记下一个会在5.5里变成规则的东西：刻度只剩两格，意味着此后自己多走几步，读数并不会按比例变好。

柱子一竖，夹在中间的人没地方站。小乔看游泳证书那一条，沉一下又浮上来，就是因为她站在"没走也没放弃"的半途。两格都放不进去，所以既不彻底沉下去，也不彻底安心，一块没有定下来的东西，被每一次晒图碰一下。很多人觉得"自己没有特别在意什么，却总被碰一下"，被碰的可能不是他们在意的东西，而

是那些没有被明白放下、也没有被明白拿起的路。这一句只是我的推测，没有测量支持，放在这里，是留一个可以被问的问题。

斜坡会自己招施工。 习惯了把"他在终点的样子"读成"我没到终点的缺口"，这条翻译就不再需要照片做原料了。小乔下次看到红点，图还没点开，翻译已先动了："又有人晒了""这回是谁到了"。欠账在内容出现之前就翻出来了。我把这叫预支：不是等别人逼，是自己把未来的每次比较提前结了。

下面是我构想的场景。周日下午，小乔没碰手机，在地铁上发呆，忽然想起一个上周没刷到的同学，听说评上了职称。没有人晒，没有图，没有配文，那一沉照样来了。她拿出手机看，一条新消息也没有。关了朋友圈也没用，记忆会自己浮出旧同学的成绩、亲戚的搬家、同事的晋升，没人晒的时候，计时器会从记忆里翻出别人，替你晒。

问对里有一个读法，我只当假说：是什么逼她伸手去记忆里替人晒？回答是，那口"还在路上"的气不愿意散。账要有凭据才能填，图没了，"我还欠着"就没有凭据，所以计时器宁可自己造一个"已到的人"，好让"我后来会到"继续挂着，哪怕是以"还欠"的形式挂着。如果对，预支的深层，是怕"前方没有人"。我不确定它对，等人来推翻。

预支怎么清点？两个读数，都能问出来：一，红点亮起、图还没点开的时候，当事人报告的低落程度（零到十分）；二，没有人晒的日子里，一个人一周内主动想起"别人已经完成了某事"的次数。若这两项在真人身上始终接近零，预支就该删掉。

记账的说法，哪些留，哪些降为比喻。 全书用"账"说了很多话，本章我做了一次替换测试：把会计词换成普通话，看哪些推论丢了。

"借票入账"换成"拿别人的数字算自己的账"，没丢任何推论，降为比喻。"预支"在会计里对应预提，可会计的预提要求先有一笔现成的义务，而小乔的那一沉恰恰没有现成的义务，用会计词反会误导，所以只留日常词"预支"，不借会计。"凭证可复查"换成"写在本子上"，也没丢什么，同样降级。丢得掉推论的只有一处，在

5.5：长期工程的"按进度确认"与"完工确认"。这一处我认为是真有约束力的，其余都不进论证。

◆ 五、在途：一个不属于心理学的概念，和翻面的五条规则

前四节讲的是小乔。这一节把小乔拿掉，只留结构，看它站不站得住。

在途是什么。 "在途"本是仓库和账房的词：货订了，钱付了，货还没到库，叫在途。我只借这个结构，不借会计规则。一个人和一条路之间，满足三条，这条路对他就是在途：一，他已为这条路付出了收不回的东西，哪怕只是几个晚上；二，终点还没到；三，他没有宣布放弃。付出越多，在途越深。问过一次游泳班价钱的小乔，在途很浅；每晚背单词的小乔，在途很深。

在途分三种状态：在途，放弃，走完。中间还有一块灰地，像小乔对游泳班那样"搁下了，没说不学"，我不硬归类，只让它沿"付出多少"这根轴排：问过价的浅，付过费、去过十次的深。深浅可以清点，用第三方留下的痕迹，比如已投入的周数、付过的费用、打过的卡，不靠自己说"我很在乎"。

在途是人和路之间的关系。它不是人的性格，也不是领域的属性。"重要"是领域对我的属性；"够得着"是我对未来的信念；"速度"是我走得多快。在途是另一回事：我已经压了什么在这条路上，它还开着。

为什么说它不可还原：三个最小对子。 一个概念新不新，不看听起来如何，看能不能找到两个局面，旧理论手里的量全部相等，在途却不同，结果也该不同。我给三对，都是构想的局面：

对子一：甲和乙对某项技能的自评重要度一样，对晒图同学的亲近一样。甲三年前放弃了，乙正在学。

对子二：甲和乙都说"能不能成，五五开"。甲没有动手，乙每晚都在走。

对子三：同一个人，同一周，每周的进展斜度一模一样，只差一件事：看到同路人的完成照之前，和之后。

三对里，重要度、亲近、够得着、速度，在每一对内部都相等，在途或读法不同。若有人能给出一个只用这几个量的函数，把任何一对分开，那它就是在途的另一个名字，本章这一处就该并回去。若三对试出来都不分高下，则在途不独立，也该删。

翻面算子。　　设一条路对我在途。别人在这条路上做完一件事，终点公开可见，这叫一次封口。封口对我做的一件事，叫翻面：它把我对这条路的读法，从读斜度，换成读高度，而这个高度的终点，是别人的事件替我给的，不是我自己定的。它按下面五条规则运行。每条都写出和旧理论相反的、能数出来的预测，不同于现有理论的地方我用"旧"指它。

规则一，有门，有深浅。　只对在途的路起作用；已放弃的、已走完的路，不翻。在途越深，翻得越重。旧理论看重要度和亲近，不看这个。5.6逐家对。

规则二，回写。　翻面不只改今晚，也改读过的日子：此前每一周的小进展，被重读成"追赶"。预测：封口发生后，被试对"上周我的进展"的回顾评分下降，即使上周的记录一字未改。速度模型把上周的速度当作已经发生的事实，预测不降。

规则三，二格。　翻面之后读数只剩"到"和"未到"。预测：只要没到，沉不随自己的进度按比例减轻，到了，才一下子落下去，像台阶。距离模型和前景理论的价值函数是连续的，预测离终点越近亏欠越小。这条最冒险：若沉随自己的进度平稳下降，二格就错，要退回连续的高度读法。我不预测"越近越沉"，只预测"不按比例减"。

规则四，一封一次。　第一个封口的人给终点定了值，同一条路上第二、第三个人再封口，增量很小；另一条在途的路上的第一次封口，则是新的一刀。预测：同一条路的第二个同路人晒成绩，沉的增量远小于另一条在途路上第一个晒的人。逐次累加的比较模型预测每多一个比较对象多一份。

规则五，计量门。　途中进展能被可靠量出来的路，翻面轻；只有终点能量、途中量不出的路，翻面重。理由放在下面，是本章唯一让会计真起作用的地方。预

测：其他都配平，考证、评职称这类"只有终点"的路，比背单词、跑公里这类"途中有数"的路，沉得重。塞瑟的模型只看重要度，预测二者一样。

用一户人家的装修，把五条规则走一遍。　这也是我构想的。小乔的同事阿霞家在装修，已经三个月，工人换过一拨，钱垫进去不少，在途很深。小区业主群里，邻居晒出一张"全屋装好，入住一周"的照片。

规则一：阿霞沉。同群里没有装修打算的住户，只当看热闹；去年装完的住户，替人高兴。规则二：阿霞昨天还觉得"水电验收过了，进度不错"，看图后回头想，"这点进度算什么，人家早住进去了"，昨天的验收被重读了。规则三：下周她吊顶完工，又过一道工序，沉没有按比例减，直到真搬进去那天才落下去。这是最容易被生活推翻的一条：也许她过一道工序就明显松一口气，那就是规则三错了，要退回连续的高度读法。规则四：群里第二位、第三位晒入住的，增量很小；同一时期她还报了驾照，有人晒拿证，那是另一条在途的路上的第一刀，是新的。规则五：装修有工序可数，水电、泥瓦、油漆，途中有数，翻面较轻；她同时在评职称，只有终点，邻居一句"评上了"，比装修图重得多。

出口也看得出来：给装修贴一张工序表，每周划掉做完的几项，就是一把量具；评职称那条路，同样要先找出途中能划掉的事，比如"这周把某一份材料理出来了"。读法的练习，是在量具上练出来的。

计量门：账在这里才有约束力。　会计里有一对老办法。长期的活，比如盖一栋楼，可以按进度确认收入，做一点算一点；也可以等完工才确认，做完才算。收入准则的大意是：按进度确认，前提是进度能被可靠地计量；量不出，就不能按进度；若连结果都估不准，最多只确认已经垫进去的成本，不确认进步〔待核：具体条文请会计专业者对照现行准则审读〕。

搬到一个人的路上，这条规矩推出三件日常话说不全的事。第一，量不出途中进展的路，账面上只有垫进去的时间，没有进步，这时别人的封口是整个世界里唯一的"收入事件"，对比天然是"全有或全无"。第二，量得出的路，每周账面都有收入，别人的封口只是邻居的一笔账，翻不动我的账。第三，出口不是安慰，而是

把"量不出"变成"量得出"：给途中补指标。这正是5.3的小账。会计这条规矩告诉我们，出口必须是一把量具，不能是一种心情。

这条也解释了第二章。门框上的那道线，是孩子自己握笔画的，每隔一阵画一道，它就是一把途中量具：孩子的"长高"这条路，因此是途中有数的，别人家的孩子再高，翻不动它。而成绩排名只在考后给一个终点，没有途中，这是第六章要接着讲的事。

替换测试：把这一段改写成"做一点算一点／做完才算"，前两件事仍能推出，丢的是那条固定的回落次序："量不出，先只认垫进去的，不认进步"。日常话里没有这个次序。我认为这是会计在此处不可替换的最小的东西，是否真的不可替换，请会计读者来判。

跨出心理学的两处。　一是上面的合同与工程：按进度确认还是完工确认，是任何长期工程的账都要选的，它不是心理学。二是抢先发表和抢先上市。同行先发表了我想发的结果，对我也是一次封口，在途者痛，深者更痛，规则一到五的前半仍在。但这里有一个心理学的框架看不到的分叉：N2通过，不妨碍我也通过，这是不独占的封口，路还开着，只是读法被翻了面；抢先发表，路真被占了一半，这是独占的封口。预测：同一种"斜度小账"干预，对不独占的封口减沉，对独占的封口不减沉，因为那里该做的是改路，不是改读法。心态模型预测对两类一样有用。这一分叉让"在途"不会被读成"心态问题"：有些沉是路真的被占了，读法救不了。

规则倒了几条，命题还剩什么。　五条规则不必同生共死，我把退路写在前面，免得事后改口。只有规则三倒：二格退回连续的高度读法，本章仍成立，只是与距离模型的分界少一条。规则二、三都倒：冻结退成"今晚的一时之痛"，与速度模型的差别只剩读法的方向，本章缩成一个关于读法的小命题。规则四、五倒：对本章主线没有伤害，只是少了两条边角预测。规则一倒，也就是在途与重要度、亲近、够得着配平以后，仍分不出沉的高低：翻面无门可进，本章的核心命题倒掉，剩下的只有5.2的描述，不再有机制。换句话说，规则一是承重墙，二、三是屋顶，四、五是门窗。

四套位置，哪几套承重。 全书检验一个命题，用"四套异位三角交叉"：选同一秒，换四个互不相同的位置各问一遍，看是否落在同一点。用家里的话说：晚饭桌上有人说了句不好听的话，端汤的、夹菜的、刚下班的、看手机的，各听各的，若四个人说完落在同一个字上，那个字就不是某一个人的偏见。

本章原稿给了四套，现在逐套做承重测试：删掉这一套，哪条结论会塌?

套一看"前行、回写、跃层"：它给出规则二。删掉它，"封口会重读过去的日子"没有来路，冻结退成只改今晚的一时之痛，与速度模型的分别少掉一条。它承重，而且改了主线：我原来写"今晚沉"，现在写"沉里含着对过去的重估"。

套四看"分布、误差、损耗"，这一套最容易被前景理论占住（参照点加损失厌恶）。拆开后留下的是规则三：刻度从连续变成两格。前景理论的价值函数是连续的，二格是台阶，占不住。删掉它，"高度读法"就只是"离终点的距离"，无法与距离模型分开。它承重，也改了主线：高度读法的极限形态是"到没到"。

套二看"粒子、波、场"：它给出"封口的形状"，同一件事以进行体晒出还是以完成体晒出，沉不同（比如"终于过了"对"考完了，等分数"）。这条能由第一步的常识写出，删掉它没有结论塌，只少一条可操纵的刺激变量。半承重，只留这一句。

套三看"真善美、创造自由幸福"：说的是"继续走自己的路被改写成补差"，这句在第四步已经写过，没有产出别处推不出的判断。降级，不进论证。

原稿里"三样都取同一个位置，就落回费斯廷格、前景理论、克罗斯比"的同位对照，以及补写的第三个小三角，我撤回：那是断言式对位，不是证明。取代它们的是上面的最小对子，它能被数据推翻。

四套位置本来是自我检验，不是证明。它只能说明命题不是一个视角的偶然产物；世界是不是这样，要靠5.7的读数去问真人。

◆ 六、与默顿交锋，并逐一过近邻

本章的决斗对手是默顿，他身后站着一排邻居。每一家我都照同一个规矩：先写他说中了什么，再写同一局面下他预测A、本章预测B（A、B相反，且能数、能看），再写他会怎样反驳、本章怎样回应。凡要去真人那里做的，一律写成"设想的设计"。本书没有做过这些实验，没有编这些数据。

一、默顿：参照群体与相对剥夺。　默顿在《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里发展参照群体理论，用《美国士兵》研究里的相对剥夺说明：人对处境的满意，不取决于绝对好坏，取决于拿谁作参照；常被引用的一条是，晋升快的兵种里，士兵对晋升的不满反而更高〔待核〕。小乔那一沉，在他那里就是参照被换了。这一半他说得准：尺子不是照片自带的，是被拿来比的。

他也不是只讲"成员群体"，他区分了所属群体和向往而不属于的群体，后者同样可作参照〔待核〕。所以我不说他只看身份。他留下的洞是：回答"为什么偏偏是这个人成了参照"，他有两条路。一条靠结构（身份、归属、期望），管不到阿宁，阿宁在小乔的结构里什么位置也没有。另一条回头用结果确认（谁让我难受，谁就是参照），是循环的，没法在沉之前告诉你谁会成为参照。

局面：　一位你大学时远不如你、毕业后再无来往的同学，晒出你正在学的那门技能的高级证书。看图之前，被试先写下"我平时拿来比的人是哪些"，名单封存。A（默顿）：　名单外的低可比者，痛应当轻。B（本章）：　痛应当重；而让同一位同学晒你早已放弃的行业的奖，B预测轻，A预测与前一种没有区别。读数是自报的"那一沉"（零到十分）加一题"我现在是否仍在为这件事做事"。默顿的向往群体还可以再逼一步：向往群体是我愿意成为其中一员的人。另一个局面：　一位我并不想成为其中一员的人（价值观上不认同），晒的却是我在途的事。A（若按"向往"算参照）：　不向往，不沉。B：　照样沉，因为门是路，不是人。这一条很便宜，用一份"我欣赏不欣赏这个人"的自评即可；若不欣赏的人晒在途之事，痛显著轻于欣赏的人，本章要给"向往"留一个独立位置。

他会反驳： 名单会随场景更新，阿宁一晒就被"收编"进名单。回应： 所以名单必须在看图前封存；若阿宁没被封存的名单预测到，而在途能预测到，在途就比名单更前置，B成立。若在名单外、路在途的组，痛不比名单外、路已放弃的组重，本章错。

二、塞瑟：自我评价维护。 这是离本章最近的一家，成书时才补进来，因为我把本章压成五十字后发现它最像他的东西。

他说中了什么：塞瑟在1988年前后提出，身边亲近的人在一个对自己很重要的领域表现很好，会拉低自己的评价；在无关紧要的领域表现很好，反而让自己"沾光"〔待核〕。两个旋钮是亲近和重要。这套对小乔的前两条动态解释得很漂亮：车和极光对她不重要，所以不沉。

局面： 两位被试，对"日语"的自评重要度一样，与阿宁的亲近一样。一位正在学（已投入八周），一位十年前学过，早已不碰。两人看同一张N2成绩单。A（塞瑟）： 两人沉分相当，重要和亲近都一样。B（本章）： 在学的那位更沉，且差随已投入的周数增加。读数是零到十分的沉。

他会反驳： "正在学"只是"相关"的更细的量，自我定义被牵动得更多而已，我的模型本来就包含。回应： 若是这样，那"相关"要改成随投入而变、而不是随领域重要度而变的量，塞瑟的变量就得换，我的差别缩成命名，我接受这个降级。但前提是对方能给出一个不含"在途"的相关性量，把对子一分开。给不出，在途就是新变量。若两位沉分没有差别，本章这一条倒。

塞瑟还有"映照"的另一半：亲近的人在无关紧要的领域做得好，我可以沾光，替他高兴。本章不反对这一半，小乔对极光就是这样。但本章多问一句：当一个领域从"无关"变成"在途"，沾光会不会变质？另一个局面： 同一位亲近的同学，晒的是同一类事，被试的重要度自评不变，只是上个月刚刚报了名。A（塞瑟）： 沾光照旧。B（本章）： 报名之前能沾光的人，报名之后这类晒图开始刺人，而且这个转折点，跟着"付出"的出现走，不跟着"重要度"的变化走。这个局面可以在同一批人身上，用报名前后两次测量做，所以对重要度的配平比跨人比较更干净。

三、洛克伍德与昆达：榜样与超级明星。　这是对本章威胁最大的一位，我不躲。

他们说中了什么：1997年的研究（《超级明星与我》）大意是，看到一个比自己出色很多的人，不一定沮丧，有时反是激励，条件是这个人的成就在自己看来"够得着"，并且该领域与自我相关〔待核〕。本章第二拍"这条路是通的"，和他们说的同一件事。我没有把本章写成"凡向上比较必沉"：整个机制写的是坏的那一支。

这里有个我称为"够得着悖论"的东西（这个名字是我取的，不是他们的）：塞瑟说，亲近而相关的人做得好，刺痛我；洛克伍德与昆达说，相关而够得着的人做得好，激励我。同一类局面，相反的符号。"够得着"既是激励的条件，又是别人的完成最能刺痛我的条件，因为够得着的路才是我在走的路。

本章的回答是：够得着是在途的必要条件，它决定门开不开；门开之后，符号由读法定，读斜度是激励，读高度是打击。

局面：　取一批在途的、自评目标"够得着"的人，让他们看同一张"他已完成"的照片。唯一差别：看图前，一组先填一遍"本周减上周"的斜度小账，另一组先填一遍"离目标还差多少"的高度小账。A（洛克伍德与昆达）：　够得着已配平，两组反应无差别。B（本章）：　斜度组更多报告"想动手"，高度组更多报告"沉"。读数是看图后的沉（零到十分）和"现在想去做下一步的意愿"。

B还带一个限定：斜度组的效应只在该周斜度为正的人身上出现。斜度为零或为负的周，读斜度不会激励任何人，只会如实说"没涨"。若斜度为负的人在斜度组里也报告"想动手"，说明起作用的是填小账这个动作本身，不是读数，B要改写。

他们会反驳：　斜度小账让人看到进步，于是觉得更够得着，那还是我的变量。回应：　那就在启动之后再测"够得着"，并把"够得着"的变化作为中介放进分析。若它完全中介了沉与意愿的差，读法就没有独立作用，本章这一条删。若在启动前后"够得着"不变的子样本里，效应仍在，读法就是独立的。

四、卡弗与谢尔：速度模型。 这是我借力最多、也最该防的一家。

他们说中了什么：卡弗和谢尔1990年的控制过程模型，大意是情绪不来自离目标的距离，来自离目标缩小的速度〔待核〕；希伊与阿贝尔森1991年也认为满意程度与结果变化的速度有关〔待核〕。向前心气是速度读数的产物，我没有发明斜度，必须写清。

局面：　一批在途者，过去四周每周的斜度一模一样。随机分两组：周三一组看到同路人的完成照，另一组没看到。A（速度模型）：　本人速度没变，情绪的每周走向应无差别，或者别人的完成作为新信息更新了"预期速度"，情绪才有变化，且变化应随别人的速度走。B（本章）：　看图组里，自己该周斜度与同周情绪的关系变弱甚至消失（规则二、三），并且回顾"上周的进步"评分下降。第二个局面：晒者晒"用了三个月就过"对"用了三年才过"，同样是完成。速度模型预测前者更痛；B预测两者差不多，因为翻面翻的是"完成"这件事，不是"快慢"。读数：每日情绪日记、每周斜度、回顾评分。

他们会反驳：　别人的完成更新了我的预期速度，这仍在我的模型里。回应：若如此，下降应随别人的速度走，而不随别人到没到走。上面第二个局面就是为这句话设计的：它们给出相反的方向。

五、已知的矛盾结果，各家只解释一半。　前面三家，我把文献里已知的几个矛盾摆在一起，看谁能说多少。这张表是本章唯一的表。

已知的矛盾	塞瑟	洛克伍德与昆达	卡弗与谢尔	在途门＋翻面
向上比较有时激励有时打击（柯林斯1996的综述；巴克等1990以此为题〔待核〕）	只说得出打击那一半：相关又亲近	说得出激励那一半：够得着。说不出"够得着仍被刺"	速度为正则好；说不出别人的完成怎样改速度的读法	同一批在途者，读斜度是激励，读高度是打击，读法可被操纵；已放弃者反应集中在零附近，在途者反应分叉
够得着悖论：同类局面，两家符号相反	相关加亲近，刺痛	相关加够得着，激励	无对应	够得着是门，不是符号；符号由读法定

已知的矛盾	塞瑟	洛克伍德与昆达	卡弗与谢尔	在途门＋翻面
榜样对时间还早的人和时间所剩无几的人效果不同（据我对洛克伍德与昆达的印象〔待核〕）	无对应	归入"够得着"	无对应	时间决定路是否还开着，即门开不开
本人速度没变，情绪却因别人的一次完成而变（由速度模型的结构推出，不是文献已知结果）	不涉及速度	不涉及	说不出	规则二、三

表里三格"说不出"，不是说他们错，是说各家只拿住一个量。门说的是：谁先进到我的账里。读法说的是：进来之后往哪边走。

六、其余近邻，从简。

费斯廷格（1954）：人没有客观标准时，会与别人比较来评估自己，且倾向选相近的人〔待核〕。他讲的比较发生在"想评估自己"的目标下，小乔夜里只是想刷一刷散散心，启动那一沉的是翻译，然后才把她拽进比较。相似性在这里是音量，不是开关。设计：　晒者与被试相似或不相似，乘以晒的事落在在途或已放弃的路上。A：相似的人更痛，不管路在不在途。B：路在途的两格都痛，已放弃的两格都轻，相似度只在在途的格子里放大一点。若"相似"一个因素说了算，本章倒。

卡尼曼与特沃斯基（1979）：评价看相对参照点的变动，损失比同等收益分量重〔待核〕。朋友圈晒图可写成参照点被抬高。经典模型里参照点一旦给定就静态地起作用，不过问它落在我这条路的哪个位置。后来以预期为参照点的模型（科绍吉与拉宾，2006〔待核〕）已逼近"我仍没放弃"，区别是预期说的是对结果的信念，在途说的是我与这条路的关系：一个人可以预期会成功但从未动手，也可以预期渺茫但每晚在走。设计：　两个同样大小的差距，对方都高一级，数额相等，一

个落在"我正在争取的晋升"上，一个落在"从未想进入的领域"上。A：　两个损失反应相当。B：　只有前者明显沉。另有规则三：前景理论的价值函数连续，本章预测是台阶。

克罗斯比（1976）：个体相对剥夺感的几个条件，我记得有"别人拥有、我想要、我觉得应得、认为办得到、不觉得缺它是自己的责任"〔待核：原稿把"办得到"写成"觉得未来不太可能得到"，方向相反，须对原文〕。若确是"办得到"，她已摸到门的一半，我服气。差别是：她的落脚点是"我缺，而且这不公平"，产物是愤愤不平；本章把沉往前推到这个判断之前，并且不必产出"不公平"。设计：　给被试看"完全应得"的晒图，对方加班三年晋升，过程公开，被试也认可他应得。A：　没有剥夺性的愤怒，也就没有沉。B：　仍有沉，只是没有火气。再加：让被试想"这件事我没做成，主要是自己拖的"。A：　责任在己，剥夺感下降。B：　沉不降，还可能加上自责。两项分开问：一项"低沉"，一项"愤愤不平"。若低沉一并消失，本章这一条倒。

希金斯（1987，自我差异）：现在的我与理想的我之间的差距，带来沮丧；与应该的我之间的差距，带来不安〔待核〕。他把差距当状态，没说这差距从哪一刻起变得难受。设计：　两位自评理想差距一样大的人，一位最近几周斜度为正，一位持平，看同一张完成照。A：沮丧相当。B：斜度为正的那位沉得浅，十分钟后恢复得快。

时间比较一族（阿尔伯特1977；威尔逊与罗斯2000〔待核：H1论文称之为日记研究，我无把握〕）：人不只和别人比，也和过去的自己比。他们的尺子量的都是我自己。没有人讨论过别人的完成能不能改写我的速度的读法。修过去的路在这里走不通，因为打击的不是过去，是将来被占了：他在我要去的地方到了。设计：　被试先写一段"我比去年进步了多少"，越具体越好，然后立即看一张与目标相关的晒图。A（时间比较）：　自报进步大的人，沉得明显更轻。B：　那一沉仍然出现，因为"他在我将去的路上到了"没有被"去年"盖住。我加一个限定：本文不预测写了进步毫无缓冲，只预测不能取消，只能减一点。读数是写作组与未写作对照组之间的沉分差。

两个旁证。 阿佩尔等人2016年综述了脸书使用、比较、嫉妒与抑郁之间的关系〔待核〕；这条链把"比较"当一整块，本章加一个调节项：目标在途的程度。在途高的人，链条应更陡。另一家是罗施等人2003年前后关于放弃不可达目标的研究，大意是对确实够不着的目标适时放手，对身心有益〔待核〕。这与"已放弃的路不疼"一致，也带来一个提醒：本章绝不劝谁放弃什么。我的出口是把读法翻回来，不是把路砍掉。

过完这些家，结论朴素：没有哪一家能一句话装下"在途与否这道门，加上读法这个分叉"，但每一家都说中了它的一边。本章的新处，不是推翻他们，是用门和读法把他们各自说到一半的东西连起来。若上面任何一个局面的读数对我不利，这扇门就该删。

这两样东西，后面的章节会各用一次。门，在第十章换参照的人时用：换掉的不只是人，更要看他晒的是不是我在途的路。读法，在出口里用：它是唯一一个由当事人自己拿着、不必等别人改变的旋钮。门由路定，读法由我定，本章的全部实际用处就在这个分工。

◆ 七、怎样会错，以及出口

一个命题不知道自己怎样会错，就还不算立住。先写判伪读数，再写别的可能错处，最后才写出口。出口放在最后是有意的，它自己也得受检验。凡去真人那里问的，都是"设想的设计"，没做过，没有任何结果。

判伪读数。 一，门。取使用朋友圈的人，对每张报告"心里一沉"的图，同时记晒者与看者的相似度（看者自评"我们像不像"），和晒的事与看者当前在做的事的相关度（看者在看图前登记的在途事项）。两个变量一起放进回归，读标准化系数，和加入"在途相关度"之后增加的解释量。若控制了在途，相似度的系数几乎不减，在途几乎没有增量，路径门就删。另做一遍已放弃的对照：对方完成一件你早已放弃的目标，与完成一件你正在追求的目标，比两组的沉分差（零到十分）及其置信区间。要提防一个陷阱：不能让人看图之后再说"我放弃了没有"，人会把沉事

后解释成"我还在乎"。放弃与否要在看图前登记，尽量用第三方痕迹对照，比如报名、付费、打卡。两组没差别，且样本足够排除一个有意义的差，本章错。

二，读法。随机分三组：刷图前三分钟填"本周减上周"的斜度小账；三分钟写一件与目标无关的当天琐事；照常刷。读刷图后的情绪下降和"想去做下一步的意愿"。中间那组是为排除"只是被分了心"。若斜度组与琐事组没有差别，出口不成立，不管它听起来多有道理。

三，回写与二格，这两条是本章与速度模型、距离模型的分界，最该先做。回写：封口前后，让被试回顾同一周的进展，评分是否下降。二格：在途者按自己的进度分层，读各层的沉，看是台阶还是斜线。回顾不降，或者沉随进度平稳下降，规则二、三就倒，冻结退回一个普通的距离模型。

四，一封一次与计量门。一封一次：同一路上第二个同路人晒成绩，与另一条在途路上第一个晒的人，比沉的增量。计量门：把在途的路分成"途中有数"和"只有终点"两类，其他配平，比沉。两条都便宜，哪条读数对不上，那条规则就删。

五，冻结感是不是中介。要测冻结感，需要一份量表。下面三题是我构想的，没有经过任何信度、效度检验，只是起点：（1）"此刻我觉得，我自己的日子被按了暂停。"（2）"我觉得，我正在走的这条路，别人已经替我走完了。"（3）"我觉得，我还没真正上路。"每题一到七分。使用前必须先在另一批人身上检验三题是否同向、是否区别于"一般的低落"。检验通过后做路径分析：晒图类型（在途或已放弃）影响冻结感，冻结感再影响那一沉；同时放进竞争的中介，"我觉得参照点被抬高、处境变成了损失"。若冻结感这条路径的间接效应区间含零，而"参照点被抬高"占了主要部分，时态机制就不是真正起作用的东西，应当删。

预支的两个读数（红点前的沉，无人晒时的想起次数）也属判伪项。

五条不设豁免口。读到"视情况而定"，不算通过。

如果只能先做一件事，我建议先做回写与二格。理由有三：它们是本章与速度、距离模型的分界，最容易让本章倒；设计最便宜，只需要同一批在途者做两次回顾和一个按进度分层的读数；而且它们的方向与直觉最冲，若结果竟是"回顾不

降、沉随进度平稳下降"，后面四条规则都不必再费劲。做完这一步，再决定值不值得做门的回归和斜度干预。

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地方可能错。　先排一个竞争解释：夜里十一点，本来就是人最容易低落的钟点。所有设计里，看图的时刻要固定，对照组要在同一钟点看同样数量的图，只差"封口落不落在在途的路上"。否则测到的可能只是夜里的情绪，不是翻面。第一，自评的"在途"可能是事后借口，所以所有涉及在途的设计都要在看图前登记。这一条做不到，上面的读数一律打折。第二，范围有限。本章讲的是熟人圈里、一件事做完被晒出来的沉。对陌生人、网红、离得很远的人，对别人晒的不是"完成"而是"拥有"，对故意炫耀的晒图，本章没有说话的资格。第三，我的材料有限。主命题来自一场九轮的问对和我读到的有限几家文献，我没有做任何调查，没有访谈任何人。凡写"本章预测"的地方，都是推论，不是观察。第四，三条全书边界：本章不作诊断，那一沉不是病，也不是任何病的症状；不做政策表态，不说平台、学校、家长该怎样；所有读数都不应进入任何考核，不能用来评一个人的心态好坏，更不能评老师、员工或学生。读数是给自己看的，是给研究者去证明本章错的。

出口：三个小动作。　若前面说的对，出口就具体：不是删朋友圈，不是不再比较，也不是劝自己"别在意"。出口是把读法换回来，换成能反复做的小动作。从5.5看，它的结构是给"量不出"的路装一把量具，不是给心情打气。

第一个动作，点开之前，先读一遍自己的小账。看到红点先别点，把手上三本小账翻一遍：身段那本，手艺那本，日子那本，每本只读"这周减上周"，不读"离目标差多少"。读到哪一本里冒出别人的名字，那一本当场重读。读完，要能说出一句不带任何别人的话："这周，我比上周多了一点。"

第二个动作，把这句话说出口。公式只有一句：

这周，我____比上周多了一点，别人不知道。

例如："这周我多读了一章，比上周多，别人不知道。""这周我把拖了三周的那张表收尾了，别人不知道。"三个零件缺一不可：动词落在自己身上；带"多一点"的

读数；"别人不知道"要说出口。为什么要出声，不在心里默念？因为预支这套翻译是自动的：图，已完成，欠账，一路不经过喉咙。要拦它，就在它的路上放一道必须过喉咙的门槛：它想不经你同意就结算，你偏要它从你嘴里过一遍。这不是表演，也不是自欺，只是给一套自动翻译装一个减速带。

第三个动作，点开之后，看见了，不回身。点开阿宁的成绩单，允许自己读到"这条路是通的"，这是好消息。然后停在这里，不把"他到了哪里"和"我会怎样"并成一本账，拆成两本：一本记他的，一本记我的。拆开的地方，正是第三步那一次回身。

有两种情形，这三个动作会不灵，我提前写下。一是这条路没有途中指标，小账翻来翻去只有"还没到"，这时先去补量具（5.5的装修工序表、评职称的每周一件），再谈读法。二是当晚的沉已经压到睡不着，那就先睡，第二天白天再读小账；读数是给自己看的，不是用来逼自己的。

三个动作都不要求小乔更乐观，只要求她在三个具体的地方改一次读法。还有一条边界要写明：这三个动作只对不独占的封口有用（5.5）。如果路真的被占了，该做的是想想改路，不是练读法。

我构想的小乔的下一个晚上是这样的：红点亮起，她没有立刻点开，先对着空气说了一句："这周我听力少错了两题，别人不知道。"然后点开，又看到别人的一张图。我在这里停笔，不写"她好了"。好没好，该由上面的读数去说，不该由我替她说。

出口也得受判伪。若第二条读数显示斜度组与对照组没有差别，这三个动作就是我写出来安慰读者的话，应当删掉。我宁愿它被删，也不愿它被留着却没有用。

还有一个提醒，留给后面的章节。斜度小账本身，有一天可能变成新的名次，比如"这周我比你多进步了多少"。那一天，斜度也成了一把量别人的尺子。第十章会讲怎样让日差线只由自己读，不被人读走。

带走的话

一次沉，不是"他比我好"，而是他的完成，把我的进行翻成了欠账。尺子是自己那把向前的尺翻了面：正面读斜度，背面读到没到。　门不在相似，也不在强弱，在这条路我是不是在途。门开着，他的好可以是鼓舞，也可以翻成我的欠；门关着，他的好只是他的。门开之后往哪边走，由读法定，读法是可以练的。　能拦住它的，不是不看，而是在它自动结算的路上放一个必须过喉咙的小门槛：先读自己比上周多的那一点，再点开，看见了，不回身。

小账　第一行（三问）：谁握笔——看图的我自己，翻面的是我的手；什么格式——时态，"已到"与"未到"两格；何时结算——预支，往往在图点开之前。　第二行（本章读数）：斜度读数（本周减上周，只许自己减自己）；点开之前，我读完这笔小账了吗？是／否。读数自记，不进考核。

第 6 章

从看到数：攀比与内卷怎样走偏

这一章的问题

小区的家长群里，有人发了一条消息：“我家孩子这学期开始学钢琴了，老师说有天赋。”过了两天，群里多了三条类似的消息。再过半个月，有人开始问：“你们孩子考几级了？”没有人命令谁，也没有人拦着谁，一群各过各日子的人，慢慢地、自愿地，朝着同一个方向越走越快。

这就是本章要问的事。前面几章讲过，比不是把两样东西并排看一眼，而是把一道“差”记进一本账（入账）。这本账如果记歪了，会歪成什么样？我们都见过两种歪法：一种叫攀比，你家买车我家也要买；另一种更大，一个班、一所学校、一个行业的人，谁也不想这样，却谁也停不下来，大家叫它内卷。

这一章只追一个问题：比是怎样一步步走到攀比、走到内卷的？哪一步走偏了？

先把结论放在前头。我的回答压成一句话：

> 名次不是“比”的产物，而是“看”在交接中失去栏位后留下的残渣。

用五十个字压一遍：名次不是比出来的，是看过的判断过门没有栏位、被挡下后剩的先后；内卷是比被它接管，再压成永远不够的量。

这句话我分三层说清楚。一，比走了三拍，对象从两幅画滑到名次，再滑到投入的量（6.2）。二，名次不是孩子们比出来的，是一张张表在交接时一点点丢东西，丢剩下来的（6.3）。三，丢掉的那样东西，是老师亲眼看过、亲口判过的那一眼，我叫它“亲判”；在一张必须交给别人的表上，它没有地方住（6.4）。

这一章的对手是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内卷”这个词今天人人在说，来路就是他。我会先把他说对的还给他，再讲我多出来的一层。

交代一件事：这一章的骨架，来自我和 ChatSDE 的一场十轮问对，最后一轮因为连接中断没有答完。我拿到的是一篇压缩过的论文稿和十轮对话的全文。这一章是我用自己的话重新写的，所有场景都是我构想的，会一一注明；没有核对过的引文和说法，都标了〔待核〕，章末汇总。

◆ 一、清单不是理解

先说一个观察：关于内卷，我们不缺解释，缺的是一个能用的解释。

随手翻翻文章，会看到这样一串原因：人多资源少；评价单一，只看分数；家长焦虑，怕输在起跑线；爱面子；不甘落后；信息不对称，谁也不知道别人投了多少，只好往多里猜；还有路径依赖，已经投了这么多，停下来就全白费。

这些我一条也不说它假。可这样的清单有个脾气：它可以无限加长，而每加一条，我们对“它是怎么发生的”并没有多懂一分。

有个很土的检验办法，你也可以拿去试。对一条“原因”问两个问题。第一，把它拿掉，事情会不会变？第二，它跟前一条、后一条是怎么接上的？“焦虑”和“评价单一”怎么接？是焦虑造出了单一的评价，还是单一的评价养出了焦虑？清单不回答，各条只是并排站着。第一个问题清单也经不起：我推断，有些地方人口一样多、资源一样紧、家长一样焦虑，却没有把自己越逼越紧的局面。这是我的推断，没有逐地核对〔待核〕。如果每一条原因既出现在“卷”的地方，也出现在“不卷”的地方，它就不是原因，是背景。

来看一个场景。这是我构想的，不是我亲眼所见：

穗穗上小学三年级，学期末，美术老师要给每个孩子填一张表。穗穗的妈妈在家长群里看到别人家的孩子“又升了一级”，心里有点慌，也给穗穗报了班。你问她为什么慌，她会说一串：怕落后，怕以后吃亏，别人都在学，每一条都说得真心

实意。再追问一句：“你怕的‘落后’，具体落后在哪件事上？穗穗哪一笔画不如人？”她多半愣一下，说：“就是……不如别人嘛。”

请注意这个愣。她怕的“落后”里已经没有画了，没有哪一笔，没有哪块颜色，只剩一个“不如别人”的位置。这个位置是什么时候从“画”里长出来的？清单没有回答。

所以我换一种问法：不问“内卷有哪些成因”，问“比是怎样走到内卷的，哪一步走偏了”。成因是一堆并排的名词，路径是一串先后相接的步子。路径的好处是，它逼我说清每一步怎么接到下一步，也让别人能在那一步上查我、反驳我。清单不挨批评，因为它什么也没押。

这里还要先交代一件事：这一章里“自愿”的说法，比如家长自己把钢琴搬回家，没有人逼，我手里没有访谈，也没有问卷。下面把它当作一个要被检验的判断来写，不当作我已经查实的事实。检验的办法留在 6.7。

◆ 二、比的三拍：从空当，到名次，到投入量

第一拍：空当里的正事

下面这个场景，也是我构想的。

美术课上，穗穗和同桌小遥各画了一幅“雨后的院子”。穗穗偏过头看了看小遥的画，回头看自己的，说：“你这个绿色比我的好看，亮亮的。”小遥说：“我是先刷了一层淡黄再盖的绿。”穗穗说：“哦，我没有垫底色。”下一张画，她就试着垫了一层。

这是比的第一拍。三样东西在场：两幅画，两个看的人，还有两幅画之间的那段空当。穗穗的话就说在空当里。她比的是同一个维度上的相对位置（绿色），比的结果马上回到她手上，变成下一张画里的一个动作。

第一拍健康，不是因为“比”有什么先天的美德，而是因为比的对象还在那儿。画摆在桌上，小遥坐在旁边，穗穗说“你绿色比我好”，小遥可以回一句“那

是我碰巧涂厚了”。比较在这里是活的，可以被顶回，可以被修正。第一拍里也有疼，穗穗看见小遥画得好，心里会酸一下；但酸有出口，酸完手上有事可做。它的差有去处。

第二拍：画被抽成名次

学期中，美术老师选几幅画贴到走廊的墙上，旁边一块小牌子写着“优秀作品”。小遥的被贴上去了，穗穗的没有。穗穗回到座位再看自己那幅，已经不是在看绿色了，她想的是：“我的怎么没被选上？”

被比的东西变了。刚才两个孩子之间比的是“绿色”，现在比的是“谁被贴了”。比的对象从画抽成了位置。

攀比就是这时候出生的。我给攀比下的定义不是“跟别人比”，因为第一拍里的穗穗也在跟别人比。我的定义是：攀比，是跟一个不在眼前、却决定眼前一切的位置比。　小遥的绿色在眼前，你可以看它、问它、学它；“被贴上墙”这个位置不在眼前，你没法问它“你为什么选了她”，只能想办法往那边靠一点。

这一拍里，比的结果也不再回到手上。以前穗穗比完知道“下一张垫底色”；现在比完只知道“我没上去”，却不知道改什么。这个差有了方向（要往前），没有了去处（不知道怎么往前）。没有去处的差，不会消失，只会换个地方使。

第三拍：名次再被压成量

走廊的“优秀作品”要换新的了。穗穗的妈妈在家长群里听说，某某家孩子每周多上两节画画课，上墙的次数多。她没有再去想“墙上选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画”，那是看不见、说不清的。看得见的是：多上两节课，这是一个能数的东西。于是群里开始比：你家补几节，我家就补几节；你家买了画架，我家也买；你家请了美院学生上门，我家请更好的。

到这里，比的双方之间已经没有实质性的空当了。不是在比哪个孩子画得更好，也不是比谁更有长进，而是在比对同一件事投入了多少小时、多少钱、多少力气。这个量一旦成了比的对象，就只会涨，不会停。　道理很简单：量不需要内

容，只需要比对方多。画可以画“够了”，因为画有它自己的好；“比对方多”没有够的时候，对方多一节，你就缺一节。

格尔茨说的那个“越投越多、模式不变”的形态，正好是第三拍的样子。他说中了这一拍，没有交代这一拍怎么来的。

走偏在哪一次滑移

三拍连起来，比的对象滑了两次：从“一件具体事上的相对位置”（绿色比我好）滑到“排序本身”（谁被贴了），再从“排序本身”滑到“投入量的大小”（谁上的课多）。

走偏的是第二次。人总得有个先后，墙上总得挑画，名次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名次有一个别的比的对象都没有的脾气：它不给任何可改的内容，只给“谁在前、谁在后”的刺激。　画会告诉你“绿色可以垫底色”，名次只会告诉你“你在后面”。一个只会说“你在后面”的东西接管了比，人手里能抓的就只剩最笨的办法：多投。

三拍和接下来的追问是什么关系

有一处容易读岔，先说在这里。我写三拍，是站在“比”这一头看：比的对象往哪个方向滑。但滑到哪儿去，要看那里有没有一个现成的东西等着接。名次就是那个现成的东西，它不是孩子们比出来的，早在比之前，就已经由一张张表在交接中沉淀出来了。所以三拍讲的是“比被接管”，下一节讲的是“被接管的那个东西从哪里来”，是一件事的两头，不是两条路。三拍不是三个严格先后的时间段，同一个班、同一家人身上可以同时出现：孩子在和同桌比绿色，同时想着上墙，妈妈在群里比课时。

有没有别的走法

比的对象能不能直接从画滑到“量”，不经过名次？能。那条路叫练功：一个人觉得自己还不够，自己给自己加时间、加钱、加狠劲，不跟任何人比。这样的人

有时被叫作“痴”，有时被叫作“匠”。他们的投入也涨，却不叫内卷，因为他们的量是对着事情本身的：这件事没做到，再练；做到了，就停，或者换一件。

内卷必须有名次，因为名次做了两件别的东西做不了的事。第一，它把“我要比谁”从一个具体的人变成一个位置。具体的人可以被超过、被忘记；位置不会，位置永远有人在占，昨天的第三名，明天就是抢第二的人，对手不会因为谁退出而消失。第二，它把“差多少”从内容翻成数字。差一名是个能数的坑，逼着人去补；差在哪里，反而没人知道了。

攀比和内卷，是同一条路的前段和后段

很多文章把攀比和内卷当两件事：攀比是个人的虚荣，内卷是群体的困局。放到三拍上，它们是同一条路的两段。攀比住在第二拍，比的是位置，名单上有个“他”，大多不在场，往往还是模糊的、被说出来的“别人”。内卷住在第三拍，比的是量，位置已经抽象到只剩一个数，人们不再关心“他”是谁，只关心自己的数够不够。攀比是还看得见对手的卷，内卷是看不见对手的比。

“别人家的孩子”在这条路上有个很好的位置。他是第二拍的人，一个被名次抽出来的、没有脸的人：没有名字，没有哪一幅画，没有睡不好的夜晚，只有“考了第一”“弹了十级”“还特别听话”。你没法跟他比，因为比必须在空当里发生，而他没有空当，只有一个位置。父母嘴里那个永远比不上的孩子，不是哪一个孩子，是名次长出来的影子。

◆ 三、名次是交接的残渣

一个被问出来的追问

上一节留下一个洞：名次从哪里来?

最顺口的回答是：人爱比，家长爱比，学校顺势把比的结果排成名次。这个回答把名次当成了比的产物，先有比，后有名次。我在对话里一路追下来，得到的是反过来的看法：名次不是从“比”里长出来的，是从“交接”里长出来的。

还是我构想的场景：

美术老师看完一班四十幅“雨后的院子”，在穗穗的画前停了一下。她心里想的是：“这块黄色垫得开窍了，绿色透出来了。”这是一句真话，是她用眼睛从头看到尾得来的。

可是学期末要填表。表上有“姓名”“学期成绩”“等级（优良中差）”“评语（限二十字）”。她想把那句“这块黄色垫得开窍了”写上去，二十字够，评语栏也在。可真填时她发现，这一栏对着的下一个人是档案员，再下一个是明年的新老师，再下一个是不认识这孩子的招生办。这句话写上去，没有人知道“这块”指哪里，“开窍”是对着什么说的。她最后写下的是：“认真，有进步，继续努力。”

那句真话，她只对穗穗说了一遍，在课上，说完就散了。（表格式是我虚构的。）

三次过手，三次丢东西

对话里有一段讲得特别清楚，我照我的理解重述。名次这条线，是三次过手、每次丢一种差异，一步步接出来的。

第一次过手，丢的是画本身的差异。老师看到的是“这块色开窍了”，表上能收的是“好、中、差”。穗穗的黄色底和小遥的淡黄底，在表上是同一个“良”。

第二次过手，丢的是等级之间“为什么差一点”的差异。第二个人接手时，画不在他手上，老师不在他身边，没法再问“为什么”，只能比个数，于是“差多少”又瘦成了一排先后。

第三次过手，丢的是“看”本身的存在。数字连成线，后面的人拿到这条线，不必知道有过一幅画，也不必知道有一个老师曾站在画前。线只记自己在上一位和下一位之间离谁更近。这是最后一次，也是最瘦、最不可逆的一次。

常见的想法以为名次是一种“设计”，是谁坐在办公室里想出来的排序办法。照三次过手来看，没人设计过它。每个老师、每个教务员，都只是在做一件很小的

事：让手里的东西能交给下一个人。名次，是所有这些很小的“能交出去”留在地上的凹痕。

本章的核心命题，和它自己的三条规矩

现在可以把这个命题写完整。X 不是 Y，而是 Z：

名次不是“比”的产物，而是“看”在交接中失去栏位后留下的残渣。

“残渣”如果只是个比方，这句话就是 Y 的换词。要让它不只是比方，它得有自己的运算规矩，能算出别处算不出的东西。我给它立三条：

第一条，栏位律。　一次交接里，表只收有栏位的东西。“看”的栏位有个硬要求：看的人和被看的事在同一个当下。表的本意是给不在场的人读，所以这个栏位在跨门的那一刻，从结构上就不存在。

第二条，不动点律。　名次再交接，不再丢东西：排名的排名还是排名。别的东西每过一手都在变瘦，名次过手不变。所以交得越多，名次越稳；画越难接，名次越像一个“事实”。这条能推出一个可数的结果：名次的稳固度跟交接的次数走，跟孩子爱不爱比无关。

第三条，只比多少律。　栏位被挤掉后，表上剩下的只有先后。先后里没有“够”，只有“再多一点”。第三拍的量，就是这条律的直接后果。

这三条里没有一条在说人心。它们说的是：一张给不在场的人读的表，会让什么留下，让什么走。

这三条规矩比“人爱比”多出两个能数的推论。其一，没有交接的地方，名次出不来。　设想一位师傅带一个徒弟，天天在一张案板前，师傅看着徒弟的手说“这刀下重了”。这里孩子也好、徒弟也好，一样会比，一样会酸，可没有谁需要把这句话交给别人，名次就没有地方长。这是我构想的场景，不是调查。其二，同样爱比的两群人，交接次数多的那群，名次更稳。　一个班只在期末给本班家长看一次的名次，和每学期都要报到区里、再报到招生办的名次，前者容易被一

句“这次不看名次”松开，后者松不开。后一条是可查的：数一张表从落笔到最后一个读它的人，一共过了几手。〔我没有查过，这是推论，不是结果。〕

和波特、坎贝尔差在哪里：不可还原的那一份

读到这里，熟悉的读者会想起两个人。我先让他们各认领一半，再说我手里剩的。

波特（Theodore Porter）讲数字怎样靠“拉开距离”赢得公共生活〔待核：确切提法〕。数字能让不熟、隔着空间的人打交道，所以公共机构偏爱它。这是我“跨门”的另一半，他先说了：数字赢在跨门。 坎贝尔（Donald Campbell）讲指标一旦拿去做决策，就会被腐蚀，扭曲它本来要看的东西〔待核：原文措辞〕。这是我“名次接管比”的近亲，他也先说了：指标一上决策，人就开始做指标。

他们两位的故事，都从数字或指标已经在那里开始：一个讲它为什么赢，一个讲它被人拿去用了以后怎么坏。我手里多的一份，在更前头：被挤走的是什么，为什么这张表从结构上就留不下它。 这一份不能拆成波特加坎贝尔。拆开的话，会丢掉三样东西：被挤走的那样东西的性质（它必须和事同在场）、它被挤走的机制（栏位而不是权力或利益）、以及由此推出的一个出口（给它造栏位，而不是劝人别比，或者给指标加监督）。6.6 里我会把这个差别写成可数的对照。

省出来的路

对话里还有个讲法，叫“省出来的路”。想象一片草地，很多人从同一个角落走到另一个角落。一开始没有路，踩的人多了，草倒了，成了路。没有人规划它，每个人只是图个省事。

名次就是这样一条路。看画的人从一个变成两个，两个老师要对“这幅画怎么样”取得一句能一起说的话，于是有了第一句比高下的语言。两个老师对不上时间，“比出来的话”必须写下来，写在纸上就成了名次。纸上有了名次，后来的人就不必再站到画前了，看一眼表就行。每一次“看不能转手”，转手时就留下一个数字，数字能走，画不走。

它是残渣，不是罪证

“残渣”很容易被听成指责，我要说清楚：名次不是谁的阴谋，也不是谁的错。每个老师填表，都是出于善意，想让下一个人看得明白；每个教务员排序，都是出于责任，想让事情公平可查。名次是无数善意和责任碰在一起，在交接处留下的一点渣。它之所以厉害，恰恰因为没人用心，所有人都只是把手上的活干得顺一点。

所以，要问名次怎么被换掉，不能只对着“爱比”做文章，去劝大家别比；要问交接这件事本身：哪些东西必须交，哪些东西必须留在原地。这就是下一节。

◆ 四、亲判被挤出：“看过”没有栏位

什么叫亲判

上一节说，名次是“看不能转手”的残渣。那这个转不了手的“看”到底是什么？

我给它起名叫亲判：同一双眼睛从头看到尾的判断，不能过户。你站在画前，看到穗穗垫了一层黄色，看到绿色从底下透出来，看到她这一张比上一张多了点胆子。这个判断是你的，是你在那一刻、对着那幅画、带着你对穗穗上一张画的记忆做出来的。你可以说给别人听，别人会点头，但别人没有真的“看过”。你转述的是结论，转不走那双眼睛。

表一跨门，这一栏自动作废

表有个性质，跟亲判正好相反：它是为不在场的人写的。

班里的评价表要交给年级组长、家长会、下一年的班主任、上一级学校的招生办。这些人都不在美术课上，没看过穗穗的画。他们只能从表上看到东西，所以表上只能放他们看得懂、接得住、核得了的东西：可数的，可比的，可排的。

于是，对话里有句话我读了很多遍：“看过”这一栏，在表跨出教室门的那一刻，自动作废了。

不是有人把它删掉的。是这一栏有个不能妥协的要求：看的人和看的事在同一个当下；表跨门，意思恰恰是看的人不在场、事也不在场。就像你没法在一张寄出去的明信片上写“请你亲眼看一看”：明信片到了对方手里，你不在，你写的只是一句话。

一个看得见学生的老师，在填跨门的表时，做的是这样一次“手术”：把他看得见、表收不下的放掉；再写下表收得下的，一个名次，一个等级。这不是他坏，也不是制度坏，是“跨门”这个条件逼出来的。

这里有个很好查的地方，也是本章最重要的读数：这所学校的第一张必须交到教室外面去的表，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从那个时间点往后，所有人都得为一个不被允许到场的人写，写他看得懂的东西。

亲判是怎么长出来的

也许有人觉得：亲判是老师的“眼力”，眼力差的老师本来就看不准，用数字还更公平呢。

对话里有一轮特别有启发：亲判不是天生的眼力，是被顶回来过才长出来的。写全是四步：被看过，先错判，被顶回，重看改判。

用我们的场景讲：穗穗小时候被一位大人认真看过她的画（被看过），所以她知道“被看”是什么意思。后来她第一次看小遥的画，下了判断：“你这个好，因为你用的颜色多。”（先错判，必然的，第一眼总是错的。）小遥说：“不是，我就一个绿，是垫了黄。”（被顶回。）穗穗再看一眼：“哦，是底下的颜色不一样。”（重看，改判。）

四步里最不能少的是“先错判”和“被顶回”。只有错了，“我看到的”和“你看到的”才会分成两样，我才知道别人的眼睛跟我的不是一回事。一个从没错判过、没被顶回过的人，他的判断只是习惯，不是亲判。可现在的教室恰好

把中间两步截断了：错判不顶回，直接给一个数；重看没机会，下一张画已经挤上来了。所以批量长出来的是敢判，不是能判。

一个能当场用的鉴别：顶回测试

“敢判”和“能判”听着像两个褒贬词，得有办法分。我设计了一个测试，这是我构想的做法，没有在任何教室做过：

找一幅陌生的画。先请被测的人下一个判断，要求他必须指到画上的一个具体位置，说“好在这儿”或“弱在这儿”。再由另一个人，指出画上一处和他的判断不太对得上的细节（比如他说“颜色多所以好”，对方指出这幅其实只用了一个绿）。然后只记三样东西：

一，他的判断指得出具体位置吗？指不出、只有形容词（“有灵气”“很扎实”），记“空”。　二，被指出相左的细节后，他的所指或理由，在半分钟内变了吗？变了，记“重看”；重复原话、加重语气、转去讲别的，记“防御”。三，他改后的判断，第三个人能在画上核对到吗？

三项都是“指得出、重看、核得到”，是能判；第一项有、第二项是“防御”，是敢判。三项里最能说明问题的是第二项，因为“敢判”的人常常第一项也很漂亮。

还有一个对表的版本：拿一批评语，问每一条里有没有一个“只有看过才知道”的细节，并且能被第二个看画的人在画上核对。“继续努力”核不了，“先垫淡黄再盖绿”核得了。

错一结账，顶回就没了

顶回为什么被截断？对话里的答案我一开始没听懂，后来越想越对：不是没有会顶的人，是“错”先被结账了。

在多数教室里，错是要当场入账的：说错一句记一笔，错一道题扣一分，期末结一次，升学再算一次。错一旦会结账，第一眼就没人敢说，后面三步全轮了空。所以顶回不是方法问题，是有没有一个“错不落账”的当下。

这里有两个很便宜的读数：一间教室里，一天之内“错”字被说出口的次数，除以被写到纸上的次数；一个错被顶回之后，学生过几分钟才被下一件事叫走。〔这两个读数来自对话，数字是我转述，没有实测。〕

肯看的人是怎么退下去的

老师想留一句亲判，表上没有这一栏，她换成一个能填的东西：等级。久而久之她发现，她的“看”在整张表上没有接点：考评不看它，招生不看它，分班不看它，发钱也不看它。她课后对同事说一句“那孩子这两天不一样了”，这话也许对同事有用，但进不了任何一张会走路、能存档、会上墙的记录。于是不必有人赶她，她慢慢把“看”退到了课后的几句闲话里。

让位的不是哪一位老师，是“看”这种东西本身，在会走路的记录里被宣布没有接点。你换一位更敬业的老师，他还是一样。换的是人，地方没换。

换赛道，等于失名

这条路的另一头是家长。爪哇的农民是被田困住的，田在，人跑不掉。可今天的学校旁边，有无数别的教法、别的赛道，穗穗的妈妈完全可以不让她学钢琴。人为什么不换？

对话里的回答，我认为是整章最关键的一句：因为换赛道，旧名单不认；旧名单不认，人就暂时从那个被承认的系统里消失了。人不是被田困住的，是被“谁排在我前面”困住的。

这里“失名”的意思，不是说换了赛道就过得差，是说在原来那份名单上，你的名字没有了，你过去投入的量，在新赛道上也许没有人认。所以人宁可在一条被认的路上卷，也不愿去一条没人认的路上从头走。

“旧名单不认”这一句，是全章里“账”这个词唯一不能换掉的用处：投进去的量，要对方认了才算数，不认就等于没投。这个“要对方认”，换成“落后感”就推不出来了。其余的“记账”“欠账”，我做了替换测试，把会计词换成平常话，推论一条没丢，所以只算比方，不再进论证。

一处自我纠正：门只是让病根现形

我最初把病灶定在“跨门”上。追到后来，同一场对话把这个说法往深里改了一层，改得对，要留个交代：门只是让表的单元结构现形，病根在门后那张只画格子的纸。

表的单元是“一行一个人，一格一个数”，这种结构只住得下“可比的位置”，住不下“不可比的痕迹”（比如“这一步从垫底色开始有胆子了”）。所以“看”跨门时，不是被翻译成了数字，而是“没有地方住”，被挤出去了。翻译可以补译，没有地方住只能换房。这也是为什么“给表加一栏‘看过’”注定没用：格子还是格子，你补的第十栏，照样逼着“看”把自己压成数才进得去。

真正要换的是表的单元：从“一行一个人”换成“一段一步转变”。这一点放到 6.7 去说。

◆ 五、一个结论，两套力：连休息都被当成缺口

只留一个交叉点

我原先在这一节里并排摆了四套“三角”，每套各讲一遍。盲评的人说，删掉整节，主论证丝毫不受影响，是在贴标签。我同意。这一轮我只留一个交叉点：一个结论，必须同时用到两套力才推得出来，缺一套就塌。　其余两套我试过，删掉它们，本章没有一条结论受影响，所以只在文末附注里留个交代。

这个结论是：不需要任何人管，连休息都被记成缺口。

先说白话，再说两套力是什么。我用的是九宫格里的“三角”，每个三角由三样东西顶在一起：一个“显露出来的样子”（S）、一条“往前推的差”（D）、一个“落脚的底座”（E）。我只用日常话说，括注里的标签是给懂的人对号的。

场景：一个下午歇着

这个场景是我构想的。

周三下午，穗穗本来有一节画画课。她那天累了，跟妈妈说想在家歇着。妈妈答应了，转头就在家长群里打了一句：“今天没去，孩子累了。”

我想问：妈妈为什么要特意说这一句，而且说完心里还有点不踏实？她要是在家里给孩子煮了一碗面，不会想在群里说一声。

第一套力：劲要有去处，而去处只剩了量

（对比·前行·势能，标 S1·D2·E3。）

第二拍说过，名次给人一股往前的劲，却不给去处。这股劲不会消失，要找一个地方存。能存劲的地方得是个“能点、能传、能比高”的东西。画上的变化不能点，转变的原因传不出去，只有数能点能传。所以这股劲，只能存成量：课时、小时、钱。

第二套力：量的最小单位，是身体在场的时间

（场·幸福·现实，标 S2·D3·E1。）

量要有单位，单位要有人能数、不用懂内容就能数。什么东西最容易数？人在不在场、在多久。　内容要懂画才数得了，在场不用懂画，点个名就行。所以在一个以量为通货的地方，最小的单位是“身体在场的时间”。课时就是这个单位。

两套力合起来：推出“歇着是缺口”

把两句话接起来：劲只能存成量（第一套），量的单位是在场的时间（第二套）。那么，一个下午不在场，就是这一栏里少了一格。　别人的格子在涨，你的不动，差就拉开了。你什么也没做错，只是歇了一下午，名单上你就欠了一格。

这就是妈妈要在群里说一句的原因：她在向一本没有人明说的账作个交代。

承重测试：删掉哪一套，什么会塌

先删第一套。假设劲的去处不是量，而是“下一张画试什么”，也就是转变。那么歇一个下午，只是下一张画晚一点开始，没有谁的格子少了一格。结论塌了。

再删第二套。假设量的单位不是在场时间，而是“拿出了几张作品”或者“这一步转了什么”。那么歇一个下午，对作品数、转变数都没影响。结论也塌了。

所以这个结论要两套同时站着。这是我这一节要的承重：不是四套并排，而是两套互相卡住，卡出一句单看哪一套都说不出的话。

这句话回头改了主线哪一处

它改了两处。

一，改了第三拍的说法。我原先说第三拍的量是“投入的量”，现在更准：这个量的底层单位是在场的时间。所以内卷停不下来，不只因为“量没有够”，还因为“歇着不能折算”。

二，改了出口。6.7 的换表，原先只讲“把单元从一个人换成一段转变”；现在要多加一条：表上要给“空着”一个合法的栏位。　一段转变里要允许写“这周没动手，只看了”，缺席才不会自动变成缺口。这是一个农民就懂的道理：田要休耕，休耕不叫荒废。格尔茨的田里，休耕是合法的；我们的名单里，没有休耕这一栏。

替换测试：这里的“欠账”还算不算论证

按任务要求，我对“记账”做个替换测试：把“缺口”“欠账”换成“落后感”，上面的结论还在吗？还在。因为推理靠的是两套力，不靠会计词。所以这里的“欠账”只是一个好记的比方，不进论证。

至于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规范化裁决”，他讲的是人怎样被一格一格放进网格、被治理。我同意这一格。我这一节多出的是：网格不需要任何人去管，休息也会被自己记上。 这句话能不能站住，要看 6.7 的第八个读数；站不住的话，它就只是一句修辞。

附：另外两套，为什么删

另外两套是“变化·损耗·数学”（S1·D3·E2）和“粒子·创造·理念”。前一套我只能推出“差翻成数以后细节回不来”，这一条 6.3 的三次过手已经说了，是重复。后一套的九宫标签在王德生老师那里还没裁定（见文末与设计书的矛盾点），而且删掉它，本章没有任何结论受影响。我不在这里替它硬找承重。

◆ 六、和格尔茨交锋，兼过一遍近邻

先还给他：他说中了什么

格尔茨（Clifford Geertz）1963 年写了一本书，叫《农业内卷化》（Agricultural Involution），讲印度尼西亚爪哇的水稻农业：人口不断增加，土地有限，爪哇的农民没有转向新的生产方式，而是往同一块水田里投入越来越细的劳动，整地、插秧、除草、分配收成，把既有的模式做得越来越精致，结果人均所得几乎不再增长。他把这种过程叫“内卷化”（involution）。

他给内卷下的定义，我读到的转述大意是：已确立的形式被过度驱动，以致通过内部细节的过度精致而变得僵硬。〔待核：英文原句与页码，我手头没有原书，是从对话稿转述的。〕

这句话命名了一种封闭系统的死法：模式固定了，向外不再长，向里越做越细。今天教育里的内卷，几乎每一个都是这个形状。设想钢琴考级考到十级还嫌不够，要在十级里再分出个“优秀档”；设想一小时的作业被拆成三份分头做。这几个都是我设想的例子，不是调查所得。

所以形态上我没有一个字要和他争。内卷这个词的骨头是他的，我的话是长在这根骨头上的。

再说我多出来的那一层

格尔茨的模型里有个他可以不去解释的前提：田在这里，水在这里，季节在头顶，人跑不掉。他要回答的是：在有限资源下，人为什么原地精耕？他不用回答：人为什么不离开？

今天这场内卷偏偏要回答第二个问题。学校旁边有无数别的教法、别的赛道，门是敞着的，可小区里的妈妈们依然自己排着队，把钢琴搬回家。没人按着她们的头。有人会补上一长串名词：焦虑、面子、路径依赖。这些词仍然在“田”里打转，它们说的是人怎样被锁住，没有说人怎样“自己走上锁链”。

我把“自愿”拆开：自愿不是被焦虑推着走的，是被“比的对象”牵着走的。比的对象是画，人就看画；是名次，人就追名次；名次又被压成量，人就比谁的量大。所以在我这里，那块“田”不需要真的存在。学校不是田，家长不是农民，同样发生了原地精耕，因为决定人走不走的不是田，而是名单上的“我在谁前面”。一句话摆出来，你可以直接拿去反驳：他看见的是田在收窄，我看见的是砍田的那只手是比着自己伸出来的。

只有我推得出的局面

对格尔茨最锋利的一刀，写成别人能去查的样子。设想一群人面对同一个事实：“这件事，我已经学不到新东西了。”

格尔茨的模型预测：只要还能往原地加劳动，就会继续加，直到边际收益为零；要换方向，只能靠外力逼出来。

我的预测不同：只要所在的地方，比的对象还是“这件事在我手里做得怎么样”，人会自己停手，转去找下一件还没做空的事；一旦比的对象被名次接管，他们会连“这件事已经空了”都看不见，继续加投入。

最简单的对照：一个训练营，墙上贴学员的作品，学员会停手、换方向；墙上贴排名，学员会把同一个动作练出血。同样的学员，同样的“没有新东西可学”，只换一面墙，行为相反。他会怎样回应？他或许说，换墙只是换了外力，不碍内在逻辑。我的回应是：那就让他预测换墙之后停手的比例，看是否同我一样；若他的模型对换墙毫无预测，那它就解释不了为什么“墙”能让精耕停下。这是我设计的局面，我没有做过，也没有看到别人做过。

一个已有的、我有把握的点

有一项我有把握的、已发表的教育心理学研究，可以拿来做个旁证：露丝·巴特勒（Ruth Butler）1988 年在《英国教育心理学杂志》上发表的研究，比较孩子拿到“只有评语”“只有分数”“分数加评语”三种反馈之后的兴趣和后续表现。我记得的大意是：只给评语的一组，兴趣和表现好于其余两组，分数和分数加评语两组之间差别不大〔待核：题名、样本、效应量，以及这个大意是否准确，我凭记忆引，必须对照原文〕。

这个点能说明什么，不能说明什么，要分清楚。它支持一个较弱的判断：反馈一旦以“分”的形式出现，带内容的评语加在旁边也不一定被用上。　这与“名次不给可改的内容”同向。它不能证明“亲判”，也不能证明交接机制，更不能证明格尔茨错。我手里已有可核证据的，只有这一小条，其余近邻的判别局面都还是预测。

最近的三家：同一局面，A 对 B

排在最前面的三家，我各写一个“同一局面下，他的框架预测 A，本章预测 B”，A、B 相反，且都能数。下面的 A 是我从各家框架推出来的，不是他们的原话〔待核〕。

杜森贝里（James Duesenberry，1949）。 他的相对收入假说说中了攀比的第二拍：人的满足不只取决于自己的绝对水平，更取决于自己在别人中的位置。位置怎么来的，他在消费领域里不需要问。我的分叉是：位置本身是被表一步步造出来的，会走动，会离开生产它的人，自己成为柜台上的货。

同一局面：一个小区里，孩子上过台这件事是公开的，位置同样可见。A（杜）：攀比的强度取决于位置落差，与位置背后有没有内容无关。B（本章）：位置背后挂着看得见的东西（上台的是哪支曲子，大家可以去听），家长群里的帖子多是在问“他怎么练的”；位置背后只剩“十级”“第一”，帖子里的数量词（几节课、几小时、多少钱）占比明显更高。可数：每百条群消息里含数量词的条数。他若回答“位置本身就会引出数量比较，内容有无不碍事”，那正好是可查之处：两类群里数量词占比若无差别，我的第二拍到第三拍的机制就倒了。

波特（Theodore Porter，1995）。 他先拿走一半：数字赢在跨门。我多出来的是跨门之后，留在门这边的“看”为什么没有栏位。

同一局面：一张表要交给不在场的下一任老师，表上同时有分数栏，和一栏“只能亲见者填、下一任开学第一周必须当面读并回答‘我从哪里接手’”。A（波特的“距离”）：既然读的人不在场，数字占上风，评语栏有也白有。B（本章）：只要这一栏有人必须当面读，下一任老师第一周对同一个孩子的具体安排，能追到上一任评语里的具体动作的比例，会明显高于没有这个规定的班。可数：第一周的安排里，能指到评语里哪个动作的条数。他的回应可能是：评语被引用不等于数字退场，决定升学的还是数字。我的回应：对，我不主张数字退场，我测的是评语里的具体动作有没有被接手，不是数字有没有被取代。

坎贝尔（Donald Campbell，1979）。 他先拿走一半：指标一上决策，人就开始做指标。我的分叉是：他讲的是被量的人；而家长群里没被量的人，也在追那个量。

同一局面：成人兴趣班（比如书法班）的群，没有任何人拿群里的数做决策、没有考核。A（坎）：没有决策，就没有腐蚀压力，群里贴课时、价钱，不会带来

后续加课。B（本章）：只要群里先有人贴“量”，比的对象就开始是量，后面的人加课的比例，会高于群里先贴作品的班。可数：某人第一次回帖贴量之后两周内的增课比例，两种群对照。他的回应可能是：成年人也有社交上的“决策”。我的回应：那就把对象换成确实没有任何外部后果的小圈子，若仍看得到差别，坎贝尔的“决策”条件就不是必需的。

其余几家：各还各的，各说一句分叉

赫希（Fred Hirsch，1976）。 “位置商品”说得最深：人人都有，就不再是它了，竞争自动零和。分叉：同样的零和，有的会自己停，有的会跑疯；我的答案是看有没有一个本不可量的东西，被翻译成了可比多少的东西。同一类位置商品，放在作品展，和放在排行榜，赫希预测一样激烈；我预测前者有人退出转场，后者没有。可数：同一批人，在两种场合里，半年内主动离开或转去另一件事的人数。他若说，离开的是没有资格竞争的人，不是不想竞争，我的回应是：那就只数原来排在前面的人里有没有人离开。

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1954）。 人在不确定时，会找与自己相近的人校准。穗穗看小遥的画就是校准。分叉：校准一旦落到名次这个中介上，就停止了校准，名次不提供校准要的任何内容。

福柯（Michel Foucault，1975）。 考试是“规范化裁决”的核心装置，把人放进区分、排序、排除的网格。他在考试一节里谈到过书写、登记、档案，把人写成可记录比较的“个案”〔待核：章节与术语〕，这几乎就是我的“跨门表”的近亲。分叉：他问权力怎样通过凝视运作；我问“看”被怎样填入一张表的设计，让人转身去追表上唯一属于他的东西。6.5 已经把“不需要人管”这一格写在那里了。可以对照的局面：福柯预测，排名越没人觉得不自然，权力渗透得越深；我读成“已经没有人需要看画了”，要去查那张表第一次跨门是哪一年。两种读法在同一个“很自然”上分开，各自要去查的东西不同。

埃斯佩兰与绍德（2007）。　排名会让被排的人改变行为〔待核：论文题名、卷期、“反身性”译法〕。分叉：他们看排名立起来以后，我追排名立起来之前，从一次次“看不能转手”里沉淀出来的过程。

斯科特（James C. Scott，1998）。 国家为了治理，把复杂的地方社会简化成“看得清”的东西，农民身上与情境相连的实践智慧（mētis）被忽略〔待核〕。亲判和 mētis 很近，界线是：mētis 是做事的人身上的手艺；亲判是看的人在场时做的一个事件。

黄宗智（1985，1990）。　“过密化”：家庭农场把家人的劳动不当工钱算，所以每多投一天，回报已经低于雇人打工，家里人还是接着投〔待核：书名、年份、提法〕。这给“自愿”提了一个记账式的答案：家内劳动不计价。我的分叉：钢琴课的钱、补习班的钱是明码标价的，家长清清楚楚地花了，所以家长的“自愿”不能靠“不计价”解释。

戈登威泽（Alexander Goldenweiser，1936）。 据说格尔茨的“内卷”一词借自他，指原始艺术里样式固定却在细节上越做越繁〔待核：出处来自设计书，对话稿里没有，必须核格尔茨书里的引注〕。这个词的老家是艺术，不是田。我把内卷放回“画”的现场，是回家。判别局面不另列。

小结：他们各自说中了什么，剩下什么

杜森贝里说中了位置，赫希说中了零和，费斯廷格说中了校准，福柯说中了网格，波特说中了数字赢在跨门，埃斯佩兰与绍德说中了排名会改变人，斯科特说中了简化会丢东西，黄宗智说中了家庭账不计价，坎贝尔说中了指标会反噬。我手里剩下的，是这几家都没一起说的那一句：当“看”被一张只收可比数字的跨门表逐出之后，比的对象被名次接管并压成纯粹的量；这个量，会让人自愿地、不被外力逼迫地，把路砍成一条。 够不够新，不由我说，由后面的读数说。

◆ 七、怎样会错，以及换表的一个试法

判伪读数：八件可以去数的事

一个说法如果没法被查，说得再漂亮也只是一个说法。先说清三条规矩：这些读数是自己看自己用的，不进任何人的考核；不用来判断哪个孩子、哪位老师、哪个家庭有没有“问题”；也不构成对学校应当怎么做的表态。

第一，学校第一张必须交出教室的表，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这是名次从画里抽出来的“物理断点”。查法：问一所学校里最年长的在岗老师，或翻老档案，找出第一次规定“这张表要交到班级以外”的那一年。〔我没查过任何一所学校。〕

第二，表上有没有一栏，只能由看过的人填。看格式，不看填得好坏。

第三，“错”字在一间教室里一天说出口的次数，除以写到纸上的次数。

第四，一个错被顶回之后，学生过几分钟被下一件事叫走。　超过三分钟，重看还有时间。〔“三分钟”是对话里随口给的，没有依据。〕

第五，评语复述测试，加上 6.4 的顶回测试。收一批评语，请读的人扮成那个学生，复述“我上一步错在哪、下一步改什么”。复述不出的，评语就是白填。再对老师做 6.4 的顶回测试，看是“能判”还是“敢判”。

第六，停手转场对照。　找两个条件近似的小组，在“已经没有新东西可学”之后，一组墙上贴作品，一组墙上贴排名，看后续每周的加练时间，以及有没有人主动转向另一件事。预测：贴作品的那组停手、转场的更多。阈值先写在这里：如果两组行为没有明显差别，这一章的主判断被击倒一半。〔我没有做过。〕

第七，“自愿”的家长访谈。　问法：“如果名次不变，你还会加课吗？”选项含“会”“不会”“不知道”，问法不能暗示答案。我提前押一个门槛：超过四成的人回答“还会”，就说明“名次接管比的对象”只是次要的通路，主因在别处。〔“四成”是我先定的赌注，不是依据，请王德生老师看是否合适。〕

第八，“请假解释率”。 这是 6.5 那句“连休息都被当成缺口”的读数。比较两类群：一类以课时打卡为主，一类以作品分享为主；数家长因孩子没去、休息而在群里主动解释或致歉的条数，除以同期缺席总次数。预测：打卡群明显更高。如果两类群没有差别，6.5 那一节就只是一句修辞，应当删去，6.7 的“空着的栏位”也一并收回。〔我没有数据。〕

怎样会错

第一条：“自愿”可能是错觉。 如果有追踪资料显示，大量“自愿”加码的背后，其实挂着一个即将失效的学位、一个对口的岗位、一笔算不清的负债，而且换路的人三个月内得不到任何可兑现的承认，那我把路砍窄的动作归给“比的对象滑移”，就低估了真实的外部的锁。检验靠第七个读数。

第二条：“没有新东西可学”可能不是普遍状态。 我的判别局面靠一个前提：人们真碰到了“学完了”的那一刻。如果大多数学校和训练根本没有这一阶段，课程永远在往前堆新东西，我对格尔茨的那一刀就悬在空中。检验：看课程表里重复练习的量占总课时的比例。

第三条：亲判被挤出，也许不是因为表跨门，而是画已经不值得看。 如果画上本来就没有公共的“更好”“有长进”的尺度，那么看的人哪怕不被表赶走，也不会去看。那样，就是画先死了，名次只是收尸。检验：请五位老师各自独立看同一批作品、各排一个顺序，看两两一致到什么程度；一致得和乱排差不多，我这一章的主命题要改写。

第四条：比的对象的滑移，也许不可逆。 如果名次成了进入下一场教育的唯一货币，“退回第一拍”就只是道德姿态，一个人退了，就从名单上掉下去了。检验：找一所愿意取消排名的学校，看半年内学生转入转出的情形，对照附近的学校。如果没人转入、现有学生纷纷离开，“把比的对象换回来”在制度上就不成立，这一章只能降格成一篇现象的描写。

第五条：“下游撤表”是一个有条件的猜想，不是预言。　对话里提到，用表的人（比如雇主）可能先不要这张表，改用作品集、实习、面试，另起一套记“转变”的账。我没有看到任何材料说明这件事正在发生。〔待核。〕

出口：换表的一个试法

最后说一个出口。它不是我对学校或教育部门的主张，是把前面的判断倒过来，得到的一个可以自己试的写法，试不试、怎么试，由读者自己定。

病根在表的单元：一行一个人。换表，就是换单元。把记录的基件，从“一行一个人”，换成“一段一步转变”。　一段转变写四样：谁在场；从什么，变到什么；是谁亲眼看见的（这一栏谁也不能代填，只能由从头看到尾的人填）；下一步改什么。对穗穗这一张画，可以是：“在场：美术老师、穗穗。从：直接盖绿色，绿色发闷；到：先垫淡黄再盖绿，绿色透亮。看见的人：美术老师，课上亲见。下一步：试试在天空部分也垫一层。”（构想的示例。）

再加 6.5 逼出来的一条：每一段允许写“空着”。比如：“这周没动手，只看了小遥的画。”空着是一种合法的状态，不进缺口，也不要解释。

这样的一段话，形容词抄不了：“该生优秀”可以到处贴，“先垫淡黄再盖绿”没有看过就写不出。“下一步改什么”让这一段有了去处，不再是只有“你在后面”的刺激。“空着”让缺席有了地方住。

怎么让这一栏有读者？一个不花钱的办法，是把评语从“期末收走、封存”，改成“开学第一课，接手的老师当众读上一任留下的评语”，并回答一句：“这个孩子上一步卡在哪里，我从哪里接手。”答不出，大家就看见这一栏一年没人读。写的人知道会被问，就不会再写“继续努力”。

我说得克制一点：这套写法我没有试过，不知道多大的班里行得通，也不知道它几年后会不会又被压成新的名次：一段段转变被打成分，再排队。如果那样，整个论证就得回到“格式”这一问上来。但至少这个试法回答了一个问题：“看”要想在表上有地方住，表的单元得先能住得下它。

带走的话

比走偏，不是因为人爱比，也不是人心不好。名次不是比出来的，是“看”过不了门、表上没有它的栏位，剩下来的那点先后；比先被它接管，再被压成永远不够的量。　所以要问内卷，别急着劝“不要比”，也别急着换一张更漂亮的表。先问一件很小的事：你手边这张表上，有没有一栏，是谁也不能替你填、只能由从头看到尾的人填的？有没有一栏，允许写“空着”？　最后回到格尔茨。他逼人直视一件事：在一个封闭的系统里，越投越多是一种理性。我想补的是下一句：封闭的不是田，是那张只收数的表。表一换，田还在，人却会走。

小账　第一行（三问）：谁握笔——本该是看过的人，却成了下一个要接表的人；什么格式——一行一个人、一格一个数，只住得下名次；何时结算——期末、升学，都在画和人不在场的时候。　第二行（本章读数）：表上有没有一栏，只能由看过的人填，有没有一栏允许“空着”；墙上贴的是作品，还是排名。读数只给自己看，不进考核。

第 7 章

谱外第一刀：长进的比

这一章的问题

前面几章，比一直是个让人难受的字：门框上的线、走廊里的假话、深夜刷到的晚图、墙上的名次。读到这里，有人会替“比”喊一句冤：我天天跟人比，也比出了长进，这又怎么说？

这一章就接这句冤。问题很朴素：同样是一个“比”字，有的比让人越比越强，有的比让人越比越沉，路到底差在哪里？

本章的答案，先压成一句话：

技能改道，不是把旧谱学得更像、练得更熟，也不是下了决心，而是“改口签收”：刀前公开说一句指名的“这一单不按某某谱”，写明坏了谁吃，并有一个外人签收。

再压成五十字：改道不靠练，不靠决心，靠改口签收：刀前公开撤掉旧谱当裁判，写明担者，外人签收，旧权威因此过期，而不是被驳倒。

“改口签收”是本章造的一个词，有自己的运算规则，不是“承诺”或“决心”的换名；规则在7.4 给出，为什么不能还原成别人的概念，在7.7 一家一家证。

另有两条铺垫。第一，差别不在人的强弱，也不在心态，差在对面那个人动不动：对面是一条会回话的路，还是一张不动的像。第二，旧手艺的权威不是被谁驳倒的，是它裁判的活一件一件被划到别处，过期了。

这几条对上我们的三问：谁握笔，是订单上签名的那个人；什么格式，是订单本；何时结算，是退货单落桌的那天和料钱到期的那天。

◆ 一、同一个“比”字的两条路

先交代一件事。这一章的主例是一个手艺铺里的徒弟，我给他起名叫阿旺。他和他的铺子是我构想的场景，不是我认识的某个人，也不是哪一份访谈的记录。构想只为一个目的：把一条机制放在日常的光里看清楚。木料、工序我不是行家，凡涉及之处，章末待核清单都列了，等有真实行当的访谈再换上去。

请想象一间小木工铺。师傅有一本手抄的“谱”，里头是几十年积下来的口诀：榫头留几分缝，板子怎么拼，桌面怎么收边。阿旺进铺第三年，天天对着师傅的活比：师傅刨出来的面，他刨三遍才像；师傅一眼看出的木纹走向，他要蹲下去看。这样比，他越做越好。

铺子里还有两个“别人”。一个挂在墙上：早几年出师、后来去了外地的师兄，他做的一把椅子，师傅留着当样品，客人来了常被指着说：“这是我们铺子出去的人做的。”另一个在隔壁街：另一家木工铺的年轻人，和阿旺差不多大，常去同一个料场买料，也常抢同一批小单。他去年改了一种拼板的做法，阿旺看见了，今年也改了，改完之后，隔壁那位又变了一招。

对着墙上的椅子，阿旺有时看一眼，心里一沉：差得远，而且永远是那个样子，椅子不会因为他今天多刨了一遍就变个样。对着隔壁街的年轻人，他是紧，是想赢，但紧里有劲：对方一变招，他的下一刀就得跟着想；他一变招，对方又得想。

两种比，一种越比越沉，一种越比越强。拆开它们，要看一个很具体的结构：回写的通道有几条通着。

回写，白话说就是“我这一下，会不会改变你下一下的条件”。比里有两条通道。甲：我的下一次，会不会改变他的下一次。乙：他的下一次，会不会改变我的下一次。两条都通的是活路；两条都不通的是像。四种情形摆成一张小表，这是本章唯一的一张表。

	乙通：他的下一次会改变我的	乙不通：他不会因我而变
甲通：我的下一次会改变他的	活路。隔壁街的年轻人，球场上的对手，你追我赶的同桌。长进的比	单向施压。我在逼他，他不理我
甲不通：我改变不了他	单向受压。他一动我就得跟，我动他却不看	像。墙上的椅子，榜样的照片，印在表上的名次。痛苦的比

右下角那一格，就是前面几章反复遇见的东西。第五章里，同学晒出来的晚图是一个“已到”的完成品，它不会因为你今晚多看一眼就变，也不会回你的话，你只能拿它当尺子量自己，量完一沉。第六章里，名次是更狠的像：它把一个会变的人压成一个不动的位置，你对着一个数字比，数字没有下一次。两章讲的“痛苦的比”，到这里合在一处：痛苦的比，是对着没有回写通道的像在比。

“单向施压／单向受压”两格是我的推论，没有对话或论文支撑，请读者单独检验；本章的论证不靠它们，只靠右下与左上两格。

这里有一个常见的误会要拆。像和活路不是对象的本性，是一种关系的状态。隔壁街的年轻人搬去外地，只剩朋友圈里一张作品图，就从活路退成了像；墙上那位师兄哪天回来，坐下来聊一晚上他怎么做那把椅子，立刻变成一个有回话的人。所以“对手是活的”不是说对方多活泼，是说你们之间的回写通道是否在通。

读到这里有人会说：这不就是“要找个能互动的对手”吗？这句大白话没有错，但漏了本章要讲的东西。通道通了，只是长进的必要条件。许多互相较劲的人，较了十年还在同一条老路上，谁也没长出新东西。要长出新东西，还差一步：旧路必须被逼到走不下去，而且要有人在刀前把这件事说出口。这是后面几节要追的。

先把这一节的读数记下。看一个比是活路还是像，不问“难不难受”，问两件事：对面的下一次动作，有没有因为你的上一次而变过？你能不能指出一个日期、一个动作，说明“他变了，因为我”？指不出来，多半是像。

再说“越比越沉”为什么不只是“不舒服”。阿旺拿椅子当尺子量自己，差一截，这个差他记在了心里；可椅子不会来对质。它不会因为阿旺多刨了三遍就好看

一点，也不会说“你这一处其实比我强”。差只进不出，进多了，从一个数变成一种感觉。第四章把这叫暗账。这里我要做一次诚实的检查：把“账”字拿掉，换成“这个差一直没有一个可以对质的时候”，推论一点没丢。所以在本章里，“没有结算日”“利息”“核销”只是比喻，帮读者记，不进论证；真正承重的是回写通道和后面的“谁担”，7.5 末尾还会做一次完整的替换测试。

活路是反过来的：阿旺和隔壁那位每改一次招，都是一次当场的对质，接得住接不住，这个差当场就有了去处，去处就是下一刀。运动员与对手、同桌之间的你追我赶，也不是靠“积极心态”撑起来的，共同点是每一回合一方的动作都改变另一方下一回合的条件。如果对手退役、搬走、转学，只剩一个记分牌上的旧成绩，这个人可能“没劲了”，因为活路退成了像。这是我的推论，没有记录可引，请读者拿自己的经验去对，对不上就划掉。

最后和第六章接上。名次做的事，是把活路压成像：两个孩子本来你一笔我一笔，一旦换成“你第七、他第九”，回话没了，只剩一个数。反过来，本章的订单本也是记录，可它记的是钱和签收，对面的客户还会再下单，也会退单。记录本身不是毛病，毛病在于记下来的东西，对面还会不会回话。

◆ 二、谱上的缺口是显出来的

铺子里有一件事，阿旺三年没觉出来：师傅的谱，从头到尾是为老杉木写的。

老杉木是师傅年轻时囤下的，晒了多年，干透了，稳。谱上每一条口诀都是对着这种料总结出来的。阿旺这三年的活，几乎全是师傅从老主顾那里接来、派下来的，全是这种料。他每做一件就照谱走一遍，成了，师傅在账上点一笔，意思是“谱是准的”。

有一个细节是本章第一个要讲清的机制：废活归谁。照谱做成的活，进账，成了“谱准”的证据。照谱做废的活，师傅看一眼，说一句“手生”，翻过去，不进谱的账。废活永远归到人头上，不归到谱头上。

这样记三年，账本只有一种声音：谱是准的。谱外的新料、新做法，一页也没有，于是越来越显得“不是谱该管的”。我把这个反直觉的结论作为本章第一条命题：谱的缺口不是练出来的，是显出来的。不是谁凿出来的，是旧谱一次次“成功”照出来的阴影；灯越亮，照不到的地方越黑。

这个机制可以用几个数说清，其中有一处我改正了自己原先的含混。

设一段时间里阿旺接了 N 件活，A 件是旧料（谱上有口诀），B 件是新料（谱上一个字也没有），N = A + B。

第一个量，覆盖率 c = A ÷ N：这段时间有几成的活是谱管得着的。学徒头几年活几乎都是旧料，c 接近 1。这个量我最初叫它“验证率”，但它量的是谱“管到多少”，不是“被验证了多少”。

第二个量，账内自证率 v = 师傅账上记“成”的件数 ÷ 账上记下的件数。废活不进账，v 总接近 1。这个 1 不是谱真的百分百准，是账的格式只收成功。

c 和 v 都在说“一切正常”，真正的缺口哪个数也看不出，因为它不在谱的账里。要看它，得用第三个量。

第三个量，首遇失败率 f：一个徒弟第一次碰上谱外新料、照谱去做时，做废的比例。把每个徒弟在遇上新料之前累计照谱做成的旧料件数记为 K，本章押的命题是：K 越大，f 越高。这是一条可以去清点的曲线。

这条曲线不是我拍脑袋画的，它从“废活归谁”推出来。这一步借的是库恩讲的那个结构：反常起初被当成解题者的失误〔待核：《科学革命的结构》相关章节〕。推的过程分四步。

第一步，一件废活出现，有两种归法：归谱，或归人。

第二步，用赔率说话。一个照谱做成了两百件的徒弟，“谱出错”的先验赔率很低，比如十比两百（示意数）；一件废活作为证据，最多把赔率抬高几倍，比如三倍，抬完仍然是“多半是我手生”。所以归人是理性的，不是偷懒；K 越大，越理性。

第三步，归人的后果：废活不扣谱的信用，K 继续涨，下回更会归人。

第四步，归人的徒弟没有理由对谱做试探性的微调。设 q 是新料下纯照谱必砸的概率，m 是他第一次碰新料时做了试探性微调的概率，则 f = q × (1 − m)；m 随 K 下降，f 就随 K 上升。

读者可以看出这条链的承重点：删掉第一步的“归属”，f–K 曲线就只剩一句断言。库恩本人谈过，精确的常规科学恰恰会让反常显形〔待核〕，所以本节的方向和他不冲突；7.7 才是争点所在：归属由什么决定。

看一下它的读法。我给个示意算例，数字是我随手设的，不是任何铺子的记录。第一年阿旺接 60 件，全是旧料，c = 1。第三年接 80 件，A = 78、B = 2，c = 0.975，两件新料是小活，没出事，没人在意。第四年开春，一单客人自带板材的饭桌，那一批 12 件里新料 10 件，c 一下掉到 0.17。这时他已经照谱做了两百多件，第一件新料照谱做，砸了。c 从 0.975 落到 0.17 看着像一瞬间，其实是三年里没人看的东西在一个季节里露了脸。

要记的东西很少，一件活一行，五项：日期；旧料还是新料；谱上有没有这一类口诀；做的时候照没照谱；客户验收是成、废还是退。再加一项，后面要用：这一单坏了谁吃。算 c 数第二项，算 v 只看师傅账上收的行，算 f 找第一次“新料、照谱做”的那一行，算 K 数这一行之前“旧料、照谱、成”的行数。这份清单只记活，不记人，不给人打分。

这个机制不是木工铺独有。一个学生从小学到现在只考一种卷子，每次高分都记一笔“这套练法是准的”，c 高、v 也高；碰上没见过的题型，他会发现一大片不会，而且不会得很彻底，因为练的全是“这一种”。他不是更接近“什么都会”，是更接近“只会这一种”，而熟练让他以为自己什么都会。这是我随手拈来的常见情形，不是某个学生的记录。

这里不是说“练习有害”或“专精有错”。旧料上的功夫是真的，谱在旧料上就是准的。本节只说：一个只收成功的账本，会把它管不到的地方越照越黑。

还有它和“看齐”的关系。缺口显出来，不就是徒弟看见了差距吗？不是。孔子那里的“不贤”是别人身上摆着的缺点，你看见它，回头查自己，缺点是被“看”见的。这里的缺口是谱自己制造的，不在任何人身上摆着，谁也没看见，直到一张退货单砸到手里。缺口是“显”，不是“见”。

◆ 三、缺是空间，会坏是时间

缺口再深，也不逼人。谱上缺着一块，只要没有活撞上去，日子照样过。真正逼人的是两样东西：一张退货单，和一笔压在手里、会坏的料钱。

接着构想的场景：这一年开春，一户人家订一张饭桌，桌面要拼板。客人没用师傅囤的老杉木，自己托人从外地买来一批新锯的杉板，说是便宜。师傅正好出门，阿旺接了单，翻开谱，照旧料的口诀留缝、收边，做得规规整整。交货那天客人很满意，半个月后梅雨来了，桌面起了鼓，缝胀开了，客人把桌子拉回铺里，附一张退货单，只写五个字：“桌面鼓起，退。”

这张单只做一件事：判旧路死刑。“照谱做”在这一单上被客户亲手踩死了。这不是阿旺自己琢磨出来的。

缺口和退货单走的路不一样。缺口是“显”出来的，长路，谱每亮一寸空白深一寸，不需要谁来递。退货单是“砸”下来的，短路，一个否定，摆着两个选择：改，或者不改。

次序不能颠倒：缺口先在，退货单后到。缺口在退货单落桌的前一天还只是谱上的一块空白，阿旺甚至不知道它在；退货单落桌，空白才变成一条真正的道。问“先有什么”，答案是缺口；问“先落到手里的是什么”，答案是退货单。所以不能含糊地说“缺口是根源”，缺口从来不逼人。

退货单只给方向（“不是这样”），没给期限。真正把人推下去的是料钱。阿旺为重做这一单，把客人那批新杉板里能用的挑出来，又自己垫钱补进一批同样的新料，放在后屋。新锯的板子有个阴干的时辰，过了不用，会翘、会裂、会长霉，

一天一个价。钱压在手里可以借、可以拖、可以认亏；料过了季，不是借钱能救的。

这就是第二条命题：缺是空间，会坏是时间。缺口给地方，料的期限给时间。刀是被时间挤出来的，不是被空间照出来的。这里是孔子和我分路的地方：孔子那里没有会坏的东西，“不贤”再远也只是差距，不会烂在库里。差距唤人慢慢追，会坏的料逼人当下选。

此刻阿旺被两样东西按住：旧路判了死刑，新路还没名字，货的日子在后面追着。他卡的不是手艺，是“没有下一格”。前三年每一刀后面都有下一格，因为谱写好了。这时他很自然会往师傅那里跑，师傅一翻谱，十有八九说“再来一遍，留缝宽一点”，还是在旧谱里打补丁。这么走，卡是解了，路也断了。

那么，一个有理性的徒弟什么时候敢下谱外的第一刀？答案：在砸了付得起价的地方。这里要引入本章的第二门学科，责任法里“谁兜底”的结构。照谱做出了事，谱、行规、铺子的招牌是一层保护：行里通行的做法常常是认定有没有过失时的重要考量，保人是铺子，是师傅〔待核：各法域做法不同，“行业惯例”有分量但不是免责金牌〕。离了谱出了事，这层保护没了，举证和赔付落到自己头上。保险里有个对应的说法：保单只覆盖列明的风险，列明之外叫除外责任，谱外的新料就是谱的“除外责任”。所以第一刀要付的价，是失去保护的那一层；价有多大，看这一单的责任上限有多高。

由这一个量，三类“敢试”的地方一起推出来：小单，责任上限小，砸了赔得起；远单，师傅追不到，保护本来就够不着，没有什么可失；非本行单，谱本来不管，没有谱可当惯例，无保护可失。三类不是我分的类，是“失去保护的价低”这一个条件的三个样子。判据可以写给每个人用：先挑砸了没人回得了本、成了没人拦得住的活下刀。这不是教人拣软处躲，是说明“敢试”从哪里长出来。

回头看那三个反问，也是同一个量。其一，料钱若是东家垫、货退回来他不亏一文，“没有下一次”没压到他手上，这一刀出得慢；其二，料若放十年不坏，没有时间在后面追，同样出得慢；其三，客户若不退货，只说“能用，但不值这个

价”，旧路没死，只是便宜了，逼的更可能是改价而不是改刀，徒弟会把旧做法做得更快更省，谱非但没过期，还被榨了一遍。三条都没有证据，列在判伪读数里等真实的账来对。它们共同的变量是：坏了谁吃。

于是一把谱外刀的出生链条是：谱上的缺口先在那里显着；退货单把“谱不管用”砸到手里；料钱的期限把“没有下一次”逼到眼前；低价的安全区给了敢试的胆子。四样缺一样，那一刀出不来。不是徒弟灵性不够，是压力没到。

◆ 四、先换口，后换刀

退货单落了桌，料在后屋一天天压着，阿旺手里的刀该先动哪里？

很多人会说：先想出新做法，试一刀，成了再说。这顺着手艺的直觉，也是我要改正的地方。本章命题：下刀之前，还有一个更小的动作，当天就能做，没有料钱的风险：开口说一句，“这一单不按谱，我担着。”

我把这个动作叫改口签收，分“改口”和“签收”两半，有四条规则。

规则一，指名。口必须指名被撤的是哪本谱、哪一部分。“我想换个路子”不算，“这一单不按师傅手抄谱里的拼板那几条”才算。

规则二，在先。口必须在刀前，在结果出来之前。理由在下面单独推。

规则三，写明担者。口必须同时写明这一单坏了谁吃。没有担者的口，只是话。

规则四，签收追认。口的效力从外人签收那天起算：客户收了货、写下了名，口才算成立；签收人撤销，谱回位。

它不是请师傅批准，不是宣布决裂，也不是批评旧谱。它做的事很窄：向要签收这张单的人，向出钱的东家，最少向自己，宣布一个事实：这一单不再拿那本谱当参照，坏了我吃。

为什么口必须先于刀？ 下面这条推导不靠木工，哪个行当都能照着走一遍。

一，任何一件活做完，结果要靠一把尺子判成败。尺子一旦没说换，默认是现成的、公开的那一把，也就是谱。

二，在默认尺子下，离谱的刀无论结果好坏都背着“离谱”的举证负担；成了，旧谱也可以事后吸收：“不过是第几条的变形”，因为谱可以事后增补，谁也没法证它没说过。成了的刀于是被收回谱里，成了补丁。

三，那就改尺子。但如果尺子是看了结果才改的，改的人只会在结果好的时候改。结果坏，沉默；结果好，补一句“其实我这是新路”。于是“补口”与“成功”完全同步，听的人知道这一点，对这句话的折价为零，因为它不携带任何结果之外的信息。（打个日常的比方：只在中奖后才说“我早就觉得这一注会中”的人，没人当回事。）

四，只有在结果未知时说的话，才对成功与失败一视同仁地发出，才把尺子在结果之前钉住。钉住之后的成功，才是“新尺子上的成功”，不是“旧谱的补丁”。

五，所以口必先于刀。

换到一个人人经过的场景：孩子考完试，家长说“我本来就没指望你考第一”。这句话在成绩出来之前说，是一条规矩，孩子可以照着它调整复习的方向；在成绩出来之后说，孩子只会听成一句安慰，或一句找补。同一句话，时序不同，是两种东西。

这一条与科学里的预注册（先登记方案，再看数据）同构〔待核：各领域具体做法〕，不是巧合：它们都在解同一个问题，让“尺子”不依赖结果。

还有第二路独立的支持，来自上一节的责任法。离谱而不声不响，是最糟的组合：既丢了惯例的保护，又没得到客户的知情同意；知情同意之所以有分量，常常是因为它在事前〔待核：自甘风险、知情同意在不同法域的适用条件〕。事先开口把风险分配说明白，才把“离谱”从一个过错变成一个讲明了的约定。两条路，一条从信息，一条从责任，到同一个结论。

有一个反例要正视：刀可以先于口，如果结果出来之前，尺子已经被别的东西钉住了。例如订单上早就预填了“本单做法”栏，客户签收的是这一栏。这样的预填，就是“口”的等价物。所以口不必是一句话，要的是结果之前、外人可查的参照改写。7.7 要用这一点证明口不能还原为言语行为。

然后是怎么落到纸上：把这一句写在订单本边上，“本单不按拼板谱第三、四条，坏了阿旺担。”一行小字，有日期。一周后能被再次查到，也不能被自己赖掉。说给谁听，力度不同：说给自己最弱，没有证人；说给东家，多了“被人记得”，出了事对方不会拿谱来问你；说给签收的客户最重，他收了货，就等于认了这个路数；写进订单本，对谁都可以复看，撤回要付一点代价，这也是它有分量的原因。

有人说，不就是说一句话，小题大做？举个比木工铺更日常的场景，这是我构想的，不是谁家的实事。饭桌上，婆婆有一个炖汤的老方子，几十年没动。儿媳进门第四年，家里来了客，买回来的是婆婆没炖过的鱼。照老方子炖，会腥，她心里有数。一条路是闷头照方子炖，炖腥了说“我手艺不行”；另一条是开火前跟婆婆和客人说：“这锅我按自己的来，淡了算我的。”后一条路多担一份心，但换来一次真正的试验：汤好了是她的汤，汤坏了是她的账，不是方子的账。注意，话说完，汤还没做，已经有东西变了：方子不再是这一锅的裁判。

口开完了，力气往哪里放？我的想法是：口开完，最多留一分力气稳住和师傅的旧关系，其余砸在第一件谱外活上，而且这件活要挑好。判据不是活大活小，是“成单以后谁说了算”：客户肯按活验收，这一单值得接；客户只认师傅的招牌，这一单先不接，接了也是师傅的单。

最后一个边界。本章不是劝人冲动，也不是说“师傅的谱没用”。口是对一单活说的，不是对一辈子说的。一单之后，阿旺回头看这一单的成色，再决定下一单要不要经过师傅。第一步做对了，后面两步才是路。

◆ 五、署名一行一行划掉

阿旺的头一刀成了。重做的饭桌，客人收货时按了按桌面，又等了一个梅雨，没有再起鼓。不久，这户人家的亲戚要打一组柜子，客人说：“就找那个小伙子，别找你师傅了。”

这是本章最细的关节。“认”是什么？客户点头夸一句不算。这一章的“认”有硬读法：客户下一张订单上，写下了阿旺的名字，师傅的名字没有被写上去。

署名比“谁手艺好”硬得多。师傅在旧土壤里说了算，不全因为手艺高，更因为：货出了事，有人找他。他是谱的守护者，也是货的保人。徒弟每张单都要请示师傅，不只请示手艺，是请示“你替我兜底吗”。

客户在下一张单上直接写阿旺，把“出了事找谁”这一栏改成了阿旺。这里推出本章第三条命题：判的权，跟着赔的责走。谁在坏账上站着，谁就有资格说这一刀算不算数。

由此可以看懂最冷的一个结论：旧谱的权威不是被驳倒的，是被过期的。

没有人驳倒师傅的谱，谱的每条在旧料上依然成立，师傅依然坐在铺子里。只是新进来的活，一件一件，不经过他了。要把“过期”说准，得分清两个量。覆盖率 c 是客观的：谱管得着的料占几成。再加一个裁判率 r：这段时间里，由谱来判成败的单占几成。两个量可以分家：新料很多、c 很低，可所有单仍然按谱验、师傅署名、师傅兜底，r 仍接近 1，那是缺口深而权威在，新刀都成了补丁。反过来，c 没怎么动，可客户一张张改署徒弟的名，r 先跌。过期，是 r 跌，不是 c 跌，更不是谱被证错。

给个示意算例，数字是设的。阿旺第五年接了 50 单，其中新料 20 单，$c = 0.6$。如果这 20 单仍按谱验货、署铺子的名，$r = 1$，缺口再深，权威纹丝不动，阿旺的新刀都是补丁。如果其中 12 单客户直接署他的名、按活验收，$r = 1 - 12/50 = 0.76$。再过两个季度，署他名的涨到 30 单，$r = 0.4$。这时没有人说过谱错了，c

也没变，可谱已经只裁判不到一半的活。读数就是这一个数在订单本上的下降速度，以季度计还是以世代计，正是普朗克那一局面要对的东西。

用一个日常例子对一对，这是构想的。一个大家庭，年夜饭几十年是奶奶掌勺。某年奶奶腰不好，表妹问：“今年我来试试？”做完，亲戚说好吃。第二年没有人开会，也没有人说奶奶退位，电话打来问的是：“今年年夜饭，表妹做什么菜？”奶奶依旧是奶奶，只是“问谁”这件事一年一年换了对象，同时，年夜饭做砸了谁来向全家交代，也换了人。权威的迁移，常常是一连串“问谁”和“找谁”的变化，不是一次“谁对谁错”的裁决。

回到铺子，把整条链放进“谁担”的结构里读：

谁握笔：签名的人。旧土壤里是师傅或必须经过师傅；新土壤里是下单的客户。什么格式：订单本，钱与签收的记录。何时结算：货交出去、客户验收、一个梅雨过完没起鼓的那天；坏了，客户找的是写在单上的名字。

裁判位于是从“理念界”挪到了“现实界”。理念界是门规、行话、师傅的评语，“这一刀不对”是在这个世界里说出来的；现实界是客户的钱和签收的字。旧土壤里，一刀算不算数，师傅点头才算；新土壤里，客户付了钱、写了名就算，不需要谁点头。这个挪动是一行一行发生的，机械的，不需要谁“想通”：师傅不必转念，徒弟不必造反，客户更不必懂手艺。他只是想要一张不起鼓的桌子，想找一个出事了找得到的人。署名划到哪里，裁判位就挪到哪里。

这一节把前面几节连成了一条断不开的链，以“谁兜底”为轴。删去责任法的结构会怎样？7.3 的三类安全区就失去共同变量，只剩三个并列的经验；7.4 的“写明担者”和第二路论证没了；本节“判的权跟着赔的责走”推不出，读数四（师傅不再兜底时他还能不能定价）也无从提起。这就是它不是并置邻居，而是承重的。

读者也许替师傅担心。这一章只写机制，不替任何人安排位置，也不对师徒该怎么相处表态。但有一点：旧土壤的稳，靠“坏有人兜”；新土壤的稳，靠“坏自

己吃”。对徒弟是添了一份担子，对师傅是少了一份责任，也少了一份权。署名换的是“谁为这笔活担坏”的人，不是谁高谁低。

师傅也不是一直不动的像。徒弟那笔不按谱却成了的活，若不是被逐出门，而是被师傅写进谱里，谱就开始被活回写：徒弟的上一刀，成了师傅下一页的缘由，师徒之间的回写通道才双向打通。长进的比，常常是在关系被迫改账之后才开始的。

至于“师傅教到七成、故意留三成让徒弟把谱用坏一次”这个漂亮的推论，我只放在待检验处：漂亮不等于对，要看真实的师傅们教到几成，徒弟的谱外第一刀是否因此更早。

账本的替换测试。　到这里，该检查“记账”这套话是不是只是漂亮的比方。把会计词换成普通词，看哪些推论丢掉。“握笔”换成“谁签字”，不丢；“订单本”换成“记下来的单据”，不丢；“结算日”换成“验收那天、找人担责那天”，不丢；“入账”换成“写在对方能复查的地方”，不丢，而且这一换让7.4的“结果之前、外人可查”说得更准。丢掉的是：“利息”“暗账”“核销”，换成普通词后推论一条不少，所以降为比喻。留在论证里的账，只有三样：谁署名，写在哪里，坏了谁吃。

◆ 六、四套异位交叉

现在把整条链放到同一个点上看。这个点：客户在下一张订单上写下阿旺的名字，师傅的名字第一次没有被写上去。

我们的方法是在一个点上换四个角度看四遍，每个角度走三拍，在专著体系里叫“四套异位三角”。名字不重要，要紧的是回答两件事：为什么恰是这四套，每一套逼出了什么别处推不出的东西。

为什么恰是四套。　任何一次“这一刀算不算数”的判定，都有四个位置：尺子（拿什么判）、判官（谁来判）、被判者（判谁）、赔付者（坏了谁出钱）。四

个位置缺一，判定不成立；更要紧的是，四个位置可以各自单独被换，所以谁也推不出谁。证明是四个“只换一格”的半截故事，每一个都不是改道：

只换尺子，不换别的（口说了，没人签收，坏了仍师傅兜）：一句话而已。只换判官，不换尺子（客户署了徒弟的名，却仍按谱验货）：补丁。只换被判者，不换尺子（徒弟替师傅代签）：换人不换事。只换赔付者，不换尺子（师傅继续兜，用新法做成了）：功劳归谁说不清，权威更没动。

四个位置，四种半截，全不是长进。所以交叉点上必须四套同时看，而不能挑一套当主线。下面每套走三拍：旧值，被改成什么，回头对别的位置造成什么。

套一，尺子：对比，回写，势能。　旧值：谱是整门手艺的做法。被改成：谱退成“只管旧料”的一段。回头：阿旺开始相信谱外有刀可走，旧刀与新刀之间有了差值。新判断：　改道之后，阿旺能说出谱管不到的清单，清单越长，下一刀越敢；读数是他能列出的“谱管不到”的条数。删掉这套：　7.2 的覆盖率 c 无处安放，“过期”与“错了”分不开。

套二，被判者（手）：波，创造，势能。　旧值：他下刀问“谱上怎么写”。被改成：问“这料怎么吃刀”。回头：胆子不是被鼓励大的，是被一次次“谱外也成”的实例逼大的。新判断：　第二个谱外单与第一个的间隔，短于第一个谱外单与口的间隔，原因是第一刀的成功把第二刀的下一格补上了。删掉这套：　7.4 的“口在刀先，之后只一单一单续”会塌成一次性事件，看不出为什么第二单更快。

套三，判官（秤）：美，回写，现实。　旧值：好，是师傅的评语和老主顾肯多出三文。被改成：好，先从“有没有人肯签收”算起，再从“肯出多少”算起。回头：理念界的秤退下，现实界的秤上来，这不是说理念的秤没用，是署名上没有师傅的场合，唯一能裁决这一刀的是客户的钱。新判断：　阿旺挑活的判据换了：同一批可接的单，他选“按活验收的客户”，不选“报价更高的客户”，这一选，客户群开始分化。删掉这套：7.4 “力气配给”那段（挑肯按活验收的客户）无从推出。这一拍还回头改了主线：它说明“签收”不是任何人签都算，必须是肯按活

判、不借师傅招牌的客户，所以规则四“签收追认”里的“外人”要加一条，不得是靠师傅的招牌来的人。

套四，赔付者（账）：对比，损耗，逻辑。　旧值：照谱报价，坏了铺子兜。被改成：按自己的做法报价，坏了自己吃。回头：他不再按“照谱工价”报，按“省料工价”报，报价里多了一条“担坏”的钱。新判断：　　口里必须写明担者，否则签收的人看不出这一单的价为什么变。删掉这套：　规则三（写明担者）塌，口退回一句话。这一拍回头改了主线：原先我以为口只是“换参照”，这一套逼出来，口必须同时是“换参照加换担者”的两行字。

四拍合起来，才推得出主命题。不是四个原因，也不是四步流程，是同一点上从四个方向照出来的同一件事；哪一拍是别的拍里推不出的，比如“担坏的钱”这一拍，在“胆子”那一拍里看不见。

四套的好处，是可以用来查错。读者拿自己的案例走一遍：要是某个“改道”的故事里，四个位置里有一个根本没换，那它多半不是长进，是前面四种半截故事之一。比如一个人宣布“我要换个活法”，朋友圈里点赞一片，可是饭钱、房租、谁来为这个决定的后果出钱，一样都没动，那是“只换了尺子”，一句话而已。再比如一家小店老板请了个新厨师，菜换了，招牌上还是老板的名字，坏了老板赔，那是“只换了被判者”，换人不换事。

再做一次拆套。取套三里“回写”那一拍，它自己也分三小拍：前行（那一刀成单，货交出去）、回写（订单本上师傅的署名没了，谱的管辖区少了一块）、跃层（客户下一张单直接找他，土壤换了季）。最容易被忽略的是第二小拍，它不戏剧化，只是订单本上少了一行字；没有这一行，第三小拍不会发生。

为什么交叉点选“订单上写下徒弟名字”这一刻？因为四个位置要同时有读数。退货单落桌，只有尺子和赔付两处有动静；下刀的那一刻，胆子和损耗在，可“谁说了算”还没结果。只有客户把名字写在下一张单上，四个位置同时换了值。

对照一下最顺手的同位老三角会怎样：“师徒感情好，师傅肯教，徒弟肯学，早晚能成”，四拍都落回这个现成说法，每一步都踩在旧谱上，回答的是“怎么把旧刀学得更像师傅”，而本章回答的是“怎么长出师傅没有的那一刀”。同位落得回去，异位四套落不回去。

◆ 七、与孔子及近邻交锋

这一节把主命题放到别人的说法旁边，逐一比。先重说主命题：

技能改道，不是看齐的差距拉出来的，不是练熟练出来的，不是下的决心，而是改口签收：刀前公开撤掉旧谱当裁判，写明担者，外人签收。

我没有只在自己熟悉的地方找对手，而是把这句话放到儒家、技能哲学、社会心理学、学习理论、科学史、创新研究、言语行为和博弈论几处，找最像它的说法。引文、年份、页码拿不准的一律〔待核〕，章末汇总，不替任何一位写他没说过的原话。三位最近的邻居（德雷福斯、库恩、克里斯坦森）我做“推不出”：给出一个具体局面，他的框架预测一个结果，本章预测相反的结果，并写出他会怎样反驳。局面里的数目都是我设定的检验条件，不是已有数据；阈值都是暂定值。

孔子。 他是本章的决斗大师。《论语·里仁》：“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待核：以杨伯峻《论语译注》为准〕

他说中的是：比完了，要回家。看见比自己强的，不是嫉妒，是回身改自己；看见不如自己的，不是庆幸，是回头查自己。比较的落点从对方移回自己，空掉了嫉妒怨恨这类外溢的东西。这一层至今成立，本章完全接受。他还说过“当仁，不让于师”〔待核：《卫灵公》〕，在仁的事上连老师也不必让，离“不必什么都照师傅的来”已经很近，我不想为显出自己的新，把他写得比实际更呆板。

本章多出的一层：“齐”是朝一个已完成的人去齐，整句话里只有看的人在动，“贤”是不动的。长进的比里，对手是会回应的活路。另有两处他放不进去：一是“口”，“当仁不让”说的是态度，不是在哪个时刻对谁说一句什么话；二是“会坏”，“不贤”是差距，差距唤人慢慢追，期限逼人当下选。

判别局面：两个本事相当的徒弟，甲身边有一个高三分的师傅，乙除了这个师傅，还有一个不断换招的同辈。三年后看谁的刀更新。“见贤思齐”预测两人差不多；本章预测乙更新一步。读数三个：谱外单占订单本的比例；第一件谱外成单的日期；请不知情的外人看成品，认不出“这是谁的路数”的比例。三个读数都不进考核。两人三项没差别，“活路”这一支输给孔子。

德雷福斯兄弟。《心智超越机器》（1986）〔待核〕把技能分为新手、高级初学者、胜任者、精通者、专家五阶段，专家不靠规则，凭情境直接判断。他说中的是：规则在高手那里退到幕后，和本章“谱从行刀法降成只管旧活”相似；胜任者阶段要选方案并担责、带情感投入〔待核：以原书为准〕，离“我担着”近得惊人，我必须认下，担责这件事他早放进去了。

局面：二十位徒弟，各做满一千五百件活，每人都到了“专家”的熟练度。甲组全程只接旧料；乙组每人在中途有过一次指名的、有日期的、被客户签收的“这一单不按谱”。按阶段论的通常读法〔待核〕，经验量相同、熟练度相同，两组首次处理谱外新料的表现无差，而且 K 越大 f 越低：专家更能应付新情境。本章预测相反：甲组二十人里谱外成单的不过一两人（暂定），乙组过半；而 f 随 K 向上，不是向下。

他会反驳：专家的直觉恰恰包含“这不对”的察觉，新料来了，专家会觉出不对，不会照搬。回应：察觉可以早到，我不否认；争点是察觉之后有没有换尺子。设一个可数的读数：“觉得不对、仍然照谱做完”的比例。阶段论没有这一项，本章预测它随 K 上升，因为7.2 的归属链让察觉也被归成“手生”。德雷福斯的“很久以后自然内化”与本章的“被逼的那一晚”，区别在这里：前者没有事件，后者有一个日期。他还可以再退一步：改道的人本来就是已经到了专家段的人，口只是外在表现。那么请他回答一个可数的问题：同样到了专家段、同样熟练度的人，为什么有的人一辈子没出过谱外那一刀？如果答案是“他们没遇上合适的情境”，那“情境”里就必须包括退货单落到谁手上、坏了谁吃，这又回到了本章的变量。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待核〕：常规科学在范式里解题，反常起初被当成解题者的失误，积累到一定地步才有危机。他说中的是：本章7.2 的家常版，我愿放在这一节最前面致敬。

局面：两个铺子，用同一本谱，各积累了十五次废活（反常数相同）。铺A：废活的坏账统一由师傅兜，徒弟只被说一句“手生”。铺B：废活由经手人自己吃，客户直接退给他。库恩的框架里，决定转向的是反常累积量和共同体的信念结构，两铺这两项相同，预测转向时点相同。本章预测相反：铺A 十五次之后仍没有谱外成单（暂定：至多一件），铺B 在前三次之内就出现。

他会反驳：归属本来就是共同体信念结构的函数，你说的“谁吃”只是其中一种表现。回应：把“谁吃”单独操纵，信念结构、反常数都不动，只改坏账落在谁手上，若转向速度仍不同，说明“谁吃”是独立变量，信念结构并不能全部吸收它。他的框架要么承认这个变量，那么本章是他的补充；要么不承认，那么他预测两铺无差，被读数输赢。还有一点要老实说：库恩的范式转换是共同体层面的，一个铺子的转向不等于一个行当的转向，我这里只借他的归属结构，不替他预测行当级的革命。

克里斯坦森。《创新者的窘境》（1997）〔待核〕：成功企业伺候老主顾，输给先在小而薄的、离主流远的市场里长大的新技术。这几乎是“小单、远单、非本行单”的企业版，也是第二节“只记成功的账”与他“只听主顾”的一对，他是最近的邻居之一。

局面：同一个小单池，利润一样薄，客户一样是师傅不屑的小客户。两个徒弟拿到一样的单，差别只在署名：甲的单署铺子招牌，师傅兜底；乙的单署徒弟自己的名，自己担。按他的框架，决定因素是价值网络和资源分配，两人的网络相同，预测新做法出现的快慢无差。本章预测：乙在半年内谱外刀占比至少是甲的三倍（暂定）。

他会反驳：价值网络本来就包含客户关系和署名。回应：若把署名算进去，他的框架就吸收了“谁吃坏账”这个变量，请他给出符号；本章也追加一个他无从区

分的局面：同样署徒弟名，一个事前口、一个事后补口，他的单位是公司，没有“事前宣布”的时序，两者在他那里无差，在本章里一个是新尺子上的成功，一个是补丁（见7.4 的推导）。

口为什么不能还原为言语行为或承诺装置。　最容易吞掉“口”的，是两个概念：一是言语行为（奥斯汀式的“说出即做成”〔待核〕），二是承诺装置（谢林式的，自断退路以改变对方预期〔待核〕）。

对承诺装置，局面：两个徒弟都在订单本上写同样金额的违约赔付，赌注相同。甲写“保证不起鼓，起鼓赔三倍”，尺子仍是谱；乙写“本单不按谱，起鼓我赔三倍”。承诺装置的预测：赌注同，行为同。本章预测相反：甲被锁在谱里，谱外刀占比接近零，乙明显更高，因为承诺越硬、尺子还是谱，越要照谱做。再一点：承诺装置靠减少自己的选项起作用，口是反方向，它增加的是“可以被允许去试”的空间；断退路与否，不是口起作用的条件。

对言语行为，用“既非充分，也非必要”：一句“这一单不按谱”，说对了人、说对了地方、完整说出，这些条件都满足，但没有外人签收，按言语行为的读法它已做成，本章说它还不是口：一年后追问，它多半会被行里人归为“谱第几条的变形”，补丁的比例不降。反过来，订单上预填的“本单做法”栏，一个字没说，却满足规则一到四，是口。所以口的判据不是语句形式，而是结果之前、外人可查的参照改写加担者；时序和担者是账的条件，不是语言的条件。

两个概念都有一个共同的盲点：它们的单位是“这一句话”或“这一个承诺”，而口的单位是“这一张单”。同一张单上，口、担者、签收人三样东西缺一，就不成一个单位。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口不能单靠加码来变强：话说得再重、赌押得再大，没有外人签收，一张单上的这个单位仍是残缺的。

至此，本章的“多出”可以重新数：不再是三件各有近亲，而是一个有规则的东西，改口签收，以及它带出的两个推论：过期不是错（r 与 c 分家），判的权跟着赔的责走。如果有读者找到一家把这些都说过的，请告诉我，本章要改成“在某某的基础上”。

其余几位，只说分歧。

波兰尼（《个人知识》1958，《默会维度》1966〔待核〕）：我们知道的多于能说的，学徒跟着例子学，在旧料上完全成立。分歧：谱外第一刀不只是动作里的知识，还要一步关系里的宣告。局面：一个徒弟始终在师傅身边只做旧料，另一个在师傅不在时连续接了三件谱上没有的活。默会图景预测离开师傅悟得更慢，本章预测只要不是一接就砸死，后者改道更快，因为“把谱用坏一次”的机会只有自己接活时才有。

费斯廷格（1954〔待核〕）：比是几乎自动的校准，倾向于和相近的人比。分歧：校准让人趋近平均，对象是静止的参照。局面：焦虑升高时，社会比较的路线是撤退或换更安全的对象，本章预测在“没人回得了本”的小单面前，焦虑高的人反而去抢一单。

莱夫与温格（1991〔待核〕）：合法的边缘性参与，学徒从边缘走向核心。分歧：他们的方向向心，谱外第一刀离心。局面：同一行当的两个学徒，一个始终在铺子里做派的活，一个有部分时间在铺外接小单；他们倾向于离核心越近学得越好，本章预测旧谱自证率单边上升时，离社群越近缺口越深。

普朗克原理（出处全部待查，只用大意）：新真理靠反对者老去。分歧：等人老去以世代计；本章预测订单流向一变，同一批人也会在几个季度内换掉裁判位，读数是师傅署名消退以季度计还是以世代计。

刻意练习（埃里克森等1993〔待核〕）：有目标有反馈的练习，需要懂训练方法的教师。分歧：它预设领域已有成熟教法；谱外没有现成教法，只有一张退货单。在有成熟教法的领域刻意练习更强，在谱上没有的地方，退货单与期限比教师反馈先起作用。

判伪读数

本章每一步都可能错。下面八条，每条只要被坐实，对应的那一支作废，不牵连别的支。阈值都是暂定值，等真实记录出来再定。

先是总纪律：这些读数只用来检验这一章的说法对不对，不对任何人下诊断，不对师徒或学校如何行事作表态，更不给任何徒弟、师傅或老师打分。读数不进考核。

一，口在刀先。　如果谱外成单的案例，大多数是没有可查的改口日期、就已经用新刀成了单，或者先成单后补说，“先换口”一支作废。统计“有可查改口日期且早于第一件谱外成单”与“先成单后补说或始终没说”两类，后者过半，作废。

二，缺口越成功越深。看首遇失败率 f 与累计旧料成功数 K 的关系，至少三个行当各取一批学徒。f 不随 K 上升，或下降，这一支作废，同时德雷福斯那一局面赢本章。若发现行当里师傅定期主动更新谱，缺口随产品迭代自动缩小，也作废。

三，换口胜过换谱。　记录学徒公开说的“参照改动句”，分“脱钩句”（这一单不按谱）和“微调句”（谱的第几条改一下），统计两类句子后两个月的谱外成单率。微调句更高，主命题让位给“换谱就够了”。

四，署名划掉不迁移裁判权。　师傅署名第一次被划掉之后四个月内，看新料单里直接署徒弟的名、且无师傅担保条款的占几成；低于三分之一，或所有新单都附着师傅签的担责条款，“判的权跟着赔的责走”作废。同时看裁判率 r：r 不降而 c 降，说明新刀都成了补丁。

五，坏了谁吃。　同样的反常数、同一本谱，比较坏账由别人兜与由经手人自己吃的两类铺子，第一件谱外成单的快慢，以及料钱谁担、料的期限松紧。无差别，“缺是空间，会坏是时间”和库恩那一局面都作废。

六，对孔子。　即7.7 中甲乙那一局面；乙在三项读数里两项以上不优于甲，“活路”一支输给孔子。

七，同赌注不同尺子，有口无签收。　两个徒弟赔付金额相同，一个仍以谱为尺，一个指名撤谱：谱外刀占比无差，承诺装置赢。有口无签收与有口有签收，被行里人归为“谱的变形”的比例无差，言语行为赢。

八，同一价值网络，不同署名。　同一个小单池，署铺子招牌与署徒弟名两组半年谱外刀占比无差，克里斯坦森赢。

◆ 八、怎样会错，和出口

把我最担心的几处写出来。

第一，案例是构想的。　阿旺、木工铺、梅雨、饭桌上的汤、年夜饭，都是为讲清机制搭的场景，不是记录，木料工序我可能说错。我原计划用两到三个真实行当（手工艺、厨师、数控）的访谈替换，还没有做，这是首要的待补。如果真实访谈里大多数谱外第一刀根本没有“退货单”这个环节，主例就只是一个好看的故事。我也没有一个非构想的真实案例来压一遍整条链，这一点我不假装有。

第二，“公开”到什么程度，我没有证据。　有些行当里向客户说一句“不按谱”会丢单，向师傅说会被逐出；也许真实的徒弟是先偷偷试，成了才公开。大量案例如此，“口在刀先”不成立，读数一已写明。

第三，“谁兜底”可能被我说得太满。　现实里的兜底常常是几层叠着：客户、铺子、行会、保险，各担一截，不是一个人。我只写了最简单的两层，徒弟和师傅。多层之后，“判的权跟着赔的责走”是否仍成立、权会按比例分还是归最后一层，我没有答案，这是读数四在真实订单里最先会遇到的难处。

第四，责任法那一层我只写了结构。　“行业惯例的分量”“知情同意要在事前”这些，在不同法域不一样，我没有查，也不对任何具体案件作判断，已标〔待核〕。

第五，我没有答案的问题：　客户直接署了徒弟的名，徒弟却摊上一单赔到底的活，没人兜底，“先改口”还算走对了吗？机制只能说他自己担了坏，这是“署名换担者”的代价；该不该冒这个险，不是本章能裁决的，我不作表态。

第六，“活路”与“像”可能被滥用。　总觉得自己的比是活路的人，可能忽略自己其实在对着一个像。判据是“能不能指出一个日期、一个动作，说明他变了，因为我”；指不出来，就不要自称活路。

出口只提一个谁都可以自己试的小做法，它不是政策，也不是要求：把你正在比的对象放进7.1那张小表里，看它落在哪一格。落在右下角，那是一张像，少比不一定是出路，换一个有回写的对象，或者给像加一个“能对质的日期”，往往比劝自己想开更管用。落在左上角，是活路，就再问一句：我的旧路被逼到走不动了吗？走不动之前，有没有一句话还没说出口，说了，有没有人签收，坏了是谁的？

> **带走的话**
>
> 比不是一个动作，是一本账。长进的比里，账的对面是一条会回话的路；痛苦的比里，账的对面是一张不动的像。　长进靠的不是更像师傅，是在一个有日期的时刻，被一张退货单和一批会坏的料逼到旧路走不动，然后先开口说“这一单不按谱，我担着”，由外人签收，再下刀；而旧谱的权威，是在订单本上一行一行被划掉、过期的，不是被驳倒的。

小账 第一行（三问）：谁握笔——订单上签名的人；什么格式——订单本；何时结算——退货单落桌的那天、料钱到期的那天。　第二行（本章读数）：口在刀先——“这一单不按谱”写在订单本边上的日期，比第一件谱外成单早几天（读数不进考核）。

第 三 编

比先于社会

编 序

第八到第十章把账从个人和家里搬到更大的地方：群里没人先说话的那一刻，一句“你说得对”怎样替你做了会计分录，一栏“别人”怎样在家里空着。

这一编的三位对手，是哈耶克、森和加德纳。

第 8 章

比先于社会：空位、照旧与到期回执

这一章的问题

前面七章，我一直在讲一件事：一道“差”怎样入账，谁握笔，账本什么格式，哪一天结算。讲到这里，我碰上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一个位子立起来以后，靠什么每天不倒？

先想一个场景。请注意，这是我构想的场景，不是我的亲历。一个新小区，业主群刚建好，三百多人，管理员发了一句“欢迎大家”，群里安静了整整一个晚上。第二天终于有一个人回了句“收到”，很快后面跟上十几个“收到”。谁也没立规矩，可是已经有东西立起来了：谁先回，谁跟着回，谁一直不回。几个月后，如果有人发了一条别人没发过的话题，大家会先停一停，看看那几个“常说话的人”接不接。这个“停一停，看一看”，是怎么来的？它在这本账上又算什么？

一种很自然的回答是：大家嘴上不说，心里其实不乐意，只是怕被人说“不合群”，所以照旧。这是“偏好伪装”的讲法，库兰（Timur Kuran）把它讲得最透：公开说的和私下想的分了家，规矩就能在多数人私下不信的情况下撑很久。他说中了一大半。这一章要说的是另一半：

照旧不是偏好伪装，而是一笔公开的展期账。

这笔账有本金，有利息，可以展期，到期有回执。五十字压缩是这样：照旧不是偏好伪装，而是公开展期的账：利息只随公开可数的新事实累积；先看人一眼是前兆，笑场是到期回执。

这句话里最要紧的是“利息只随公开可数的新事实累积”。它不是库兰那句话的换词：在他那里，动力在壳里面，是看不见的私下想法，公开的沿用只是壳；在这里，动力在壳上，公开的沿用自己会涨利息，私下再不乐意也不计息。这个差别落到日子里，是一条可以数的预测，我放在8.7，先预告一句：同样公开贴一张

表，写“多少户私下不满”，和写“多少户没照旧也没出事”，我预测只有后者让人开始先看别人一眼，库兰式的推论推不出这一点。

这条账能开起来，还靠更早的一步，就是书名里那句“比先于社会”：把一堆各过各的人数成“一群”，要先有比。这是本章的地基，8.1、8.2专门讲，并且给出什么发现会把它推翻。

这一章，三问的答案是：谁握笔——每天沿用旧规矩的人；什么格式——位子；何时结算——每一次照旧，都是一次小结算。

陪我读这一章的是老秦。我要先交代：老秦是我给这一章设的陪读人，一个想象中的、住在同一个小区的老邻居，爱追问。他的话都是我替他想的问题，不是哪位真人说过的话。

◆ 一、空位：没人坐、人人看着的那个位置

本章说“空位”，只取一个意思：共用一个东西、一次只能一个人用的时候，那个还没人占、而人人都看着的位置。

回到业主群。拨回“收到”之前：三百多人都在，谁也没说话，每个人都看着屏幕，等别人先回。为什么不自己先回？先回的人会被看见，被看见就可能被评价：积极？出风头？替管理员站台？可也没人愿意看着别人先坐上去，因为第一个坐上去的，往后就“习惯”了。群里发言有一点很特别：屏幕最上面那一条，一刻只有一条，大家的注意力一刻也只够看一条。这就是一个不可并行的占用点，空位就在这里。

这里要先破一个误会。有人会说：我在电梯里不说话，是不是就是“不比”？不是。这是我构想的场景：早高峰，电梯里站了五个人，没人说话，各自盯着楼层数字。安静里面其实排着次序：谁站在按钮边，谁替大家按楼层，谁先出，谁往里让半步。没人商量过，每个人都清楚。沉默，是已经排好的次序。反过来，一个人在家，没有人看他，他的安静里没有排序。比要等“第二个人”在场才开始。

空位总是要被占的，可占法不止一种，而每一种占法对应一种“谁握笔”。还是这个群，这是我构想的三个版本：抢占，谁手快谁先说，笔是自己抓的；推举，大家半开玩笑地说“让老王来吧，他退休了有空”，笔是众人递过去的，老王接不接都难受；抽签，管理员发一轮接龙，按报名先后轮流值班，笔握在一条规则手里。抢来的位子容易被人抢回去，推举来的位子欠着众人一份人情，抽签来的位子几乎留不下名分。位子怎么占的，已经预先写了一部分账本的格式。

抽签这个版本我要先记一笔：它是“比先于社会”最像反例的地方，因为它好像把比取消了。下一节会正面接它。

◆ 二、四台阶：把“比先于社会”做成可以被推翻的推导

这一节要做的事：把“比先于社会”从一个好听的说法，变成一条有前提、有步骤、每一步都写明“看到什么就算错”的推导。

先把两个词的意思钉死，只取窄义。“社会”：一群人里能对人做安排的状态，也就是谁先谁后、谁去谁留、谁欠谁。“比”：在同一个占用点上，把两个以上的人排出前后、多少或该不该。

推导的前提只有一条：身体是排他的，任何时刻只能占一个位置、做一件事，加上世上有些东西一次只能一个人用，比如取件屏、一个空车位、电梯按钮，还有刚才说的群里那一条“最上面”。

第一步，先后。两个人同时扑向同一个占用点，必有次序。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小区门口新装的快递柜只有一个取件屏，谁的手先够到，谁先取。这一步近乎分析性的，几乎不会被推翻，我也不把它当成果，它只是给下一步打底。

第二步，选择。需求超过一次占用的量，比如空车位一个、两家都要，就必须有一条“给谁”的规则；规则一出现，就是比。这里有个容易想错的地方：占用不可分，不等于东西不可分。井里的水可以分着喝，“这一会儿谁先喝”分不了。判错条件：找到一个稀缺而不可分的占用点，连随机的“给谁”规则都没有，却长期

没有争执、没有次序，这一步就错了。抽签不是反例：抽签是把“谁先”交给一条规则，规则本身就是一种比，只是比得不留名分。检验它的办法放在后面。

第三步，欠。同一批人反复碰面，又有人记得，让过一次的人就会期待下一次。邻居上个月替你收过快递，你没回过一句谢，这个“没回”不是你想出来的，是对方等出来的。判错条件：反复碰面、有人让过步，好几轮之后一次“回头找补”的痕迹都没有。

第四步，位子。结果大体可重复，旧账就配拿来预判新局，位子立起来。比如班里每次小测都是同一个同学第一，次数多了，大家不再说“这回他考得好”，而是说“他就是学习最好的”，名次变成了名分。判错条件：结果稳定重复了许多轮，大家却每一轮都从头争。

这四步里，第三步最容易被当成人情味，其实它是账的起点。你让了一次车位，对方说“下次我让你”，这句话在两个人之间造出了一个以后才会兑现的东西。它没写在纸上，却可以被清点：以后你再要车位，他让不让；他没让，你心里记的那一笔就浮上来。到了第四步，这种两个人之间的账，被周围的人看见、被反复比较，就长成了“老李说话一向算数”这种挂在人身上的位子。位子，就是很多笔两个人之间的账，被压成了一个人人认得的名字。

有了这四步，“先于”才有具体意思：任何已经在运转的安排，分工、章程、价格，都要先有“第几个、谁的”这种可数的单位，而可数的单位是在第二到第四步里长出来的。这不是说时间上先有一个叫“比”的东西。它说的是结构上的先。可否证的形式是：找到一个有安排、却没有任何位子的人群。

下面把三位最近的邻居请来，各给他一条路径。

对齐美尔（Georg Simmel）。他讲竞争把人连在一起，大意是竞争各方其实都朝向一个第三者的青睐〔待核〕。这条结构里有一个观众。本章的第一、二步不需要观众。分歧可以这样验：合租屋里共用一台洗衣机，大家错开上班，从不见面，没有任何人旁观。他的结构预测这里不会出现“谁的日子”的默认；我预测会出现，靠的不是看，是痕迹，比如留在机器里的洗衣液、没收的湿衣服。判错条

件：这样的场长期没有任何默认顺序，我对他的优先断言就错了，退成“观众加速比，但不是必要的”。我要老实说，“无人旁观”很难保证，所以这个检验我只敢叫作划界。

对卢曼（Niklas Luhmann）。他的“双重偶然性”是：两个互相看不透的人，各自等对方先动，社会从这个僵局里开始〔待核〕。这和我说的空位很近，但起点的材料不同：他的起点是动作被读成信号，我的起点是占用点只有一个。能分出胜负的检验是把占用点拆开：同一批邻居，取件屏从一个换成好几个。大家互相看得见、信号照样能读，所以他的框架预测默认的次序和礼让几乎不变；我预测“谁先”的口角和默认的“你先”会明显减少。判错条件：占用点拆开以后，次序和礼让原样不变。

对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这里我只取大意：没有一个压住大家的权力，人人争夺，要等主权者出来才有秩序〔待核〕。本章第三、四步的意思是，争夺只要反复、有记性、结果稳，不等主权者，位子自己就长出来了。判错条件：找到一群人，反复争同一个占用点，有记性，结果稳，却只在有人强制的时候才有次序，强制一撤就回到每轮从头。

回到抽签。轮值制的小区，位子并没有消失，只是挪了地方：握着那张接龙表的人，成了新的位子，“抽得不公”的怀疑，成了新的账。所以我对抽签的预测是：名分不出现，握表人的位子出现。判错条件：抽签场长期没有任何握表人的位子，也没有任何关于抽得公不公的议论，那么第二到第四步“必然”的口气就要收，退成“有条件地出现”。

最后一个老实话。对话里有一句：能连根拔掉比的只有人散开。这近乎同义反复，因为人散开就没有社会，本来就是定义。我把它删了，不当成果。能留下的只有一条可数的预测：占用点并行化以后，“明着排队”会变成“谁先伸手”，比的形态变了，数量不归零。判错条件是局面一：占用点不可并行、价格消失、人仍然共处，三个月之内这类比较完全归零。

◆ 三、照旧：一笔有利息的展期账

名分立起来了，然后呢？大多数人会说靠权力、靠信仰、靠惯性。我想说一个小得多的东西：照旧。

名分真正的工人，不是仪式，也不是训话，是几个小到没人察觉的日常动作：谁先动筷，谁先开口，谁的名字写在前面，谁负责断后。它们的特点是，连商量这个念头都没冒出来过。这是我构想的场景：一个小区，每年春节前，业主群里有人说一句“老规矩，给保安师傅们发个红包”，管事的老王先发，大家跟着发。没有人开过会。判据是：名分有没有落地，不看它被说得多响，只看它有没有被塞进默认值。如果有一年老王没张口，大家就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说明“该谁先说”这个问题早已被默认值删掉了。

老秦问：“那照旧是不是就是大家都认可了？”

不是。“照旧”是对旧账的展期，不是对旧账的认同。展期，就是到期的借款，不还，也不赖，约定顺延一期；账上这笔款还在，利息还在走，当事人心里认不认，是另一回事。年年发红包，不等于人人觉得该发。

这一句库兰也会说，所以它不是我的增量。我的增量要靠一个替换测试来找。把会计的词换成普通的词，看哪些推论丢了。

“展期”换成“继续沿用”：什么也没丢。“沿用不等于认同”，普通话就够，这一条不承重，降为描述。“利息”换成“越拖越难”：丢了。“越拖越难”给不出一条运算，推不出“同样拖了三年，公开贴了数字的场，比没贴的场难得多”。“到期回执”换成“事情爆了”：丢了。“爆了”推不出爆之前有一段公开的先行动作，也分不出爆的是回执，还是只是一次圆场。“本金”换成“矛盾”：丢了。本金和利息分开，才分得出“只付利息”和“还了本金”，前者是圆场，后者是位子动了。至于“账房”“账页”这类词，换掉什么也不丢，它们是比喻，不进论证。碗里的豆子那个说法，也只是比喻。

留下来承重的，是下面四条规则，每一条都有可以清点的东西对着。

第一条，本金：旧位子所预设的“事情该怎样”，和公开看得见的新事实之间的差，被压着没清。

第二条，利息：每公开照旧一次，利息加一格；这一格有多大，看当时场上有多少新事实已被公开数着，比如不照旧也没出事的例子，旧威胁已被撤销且众人皆知的消息。私下的不甘不计息。这一条是整章的轴。我不否认私下的不甘存在，那是库兰的变量，我只是说它在这本公开的账里不生息。方向和相对多少可以比，单位我给不出，也不装作给得出。

第三条，展期：靠三样东西撑着。罚得出，旧账手里还握着惩罚，谁说一句“上回是运气”谁先挨罚；瞒得住，付出的代价没进过公开的本子；顾不来，看得见破绽的人都有更急的事要忙。放回红包的例子：罚得出，是“不发的人，家里报修会被慢慢办”这种谁都不说、谁都懂的后果；瞒得住，是各出各的钱，从没有人把“发了多少、换来什么”写在一处；顾不来，是大家都在上班带孩子，谁有工夫琢磨一个红包。三样抽掉一样，账就漏风。其中“瞒得住”，在公开计数一开始就开始漏。

第四条，到期：不看谁的私下承受先到了极限，看公开的读数有没有追平旧威胁的担保力，具体说，就是“照旧之前先看人一眼”变成了多数。

把这四条放回红包群走一遍，这是我构想的场景，不是记录。第一年，老王张口，大家发，本金就是“发红包这条老规矩，和这个小区实际发生的事之间的差”，此时差很小，利息几乎不动。第二年，物业公开说了一句“不发也一样办事”，这是一条新事实，被公开数着，于是这一年的照旧要多加一格。第三年，小陈没发，该修的照样修了，全群看见，又多一条新事实，这一年的一格比上一年更大。注意，这三年里，没有任何一个人私下的想法变过，变的只是场上摆着的、人人看得见的事。再看另一个小区，同样发了三年红包，同样有人私下嘀咕，可是物业从不吭声，也没有人没发过，没有新事实上桌，三年的利息就几乎是零。两个小区外表一模一样，账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私下的不甘不计息”：它存在，但它不改变账上的数。

展期是怎么开始的？靠一个偷偷的替换：“这一次省了，没事”被说成“回回省了，都没事”。人的记性只留结果，不留边界，单次的零差错就被私自延长成无限期的通行证。这个替换靠四条暗路完成：剪界，只记没事，不记差点没兜住；归并，三次没事并成一个“常没事”；洗运，靠运气兜住的被洗成靠本事；验反，从来没人试过“不省会怎样”。

这样一来，库兰和我的结构差别，可以用一句话说清：在他那里，一个场里私下的不满不增加，崩塌就不会来；在我这里，一个场里私下的不满一点没变，只要公开的新事实在增加，利息照涨。反过来，私下再不满，公开没有任何新事实，利息不涨。这两个说法，会让我们对同一个局面做出相反的预测。

◆ 四、公开威胁测试：怎样量“先看人一眼”

为什么照旧能把旧账罩住？因为每一次照旧都带着一个没说出口的威胁：不照旧，你会失去什么。这个威胁有个奇怪的性质：它不需要真的被执行，它的效力恰恰建立在没人去检验上。

可是每一次照旧，其实都是对这个威胁的一次测试，这不是谁设计的，是照旧本身的结构决定的：它必须发生在公共场里。旧位子上的人又自动挪回老位置，全场没人问“凭什么”，这个安静不是没有信息，而是记了一笔：不照旧的后果，又一次被默认了。威胁还灵的时候，照旧走得顺，看不出异样。可威胁一旦虚了，照旧每走一次，就等于向所有人展示：这里需要先看别人一眼，才敢照旧。

用小区群走一遍，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分三拍。前提：物业公司一条“不发红包的业主，维修优先级靠后”的暗示被明确取消了，而且全小区都知道。第一拍，新事实和旧威胁对不上：新来的业主小陈今年没发红包，该修的一样修了，全群看见了。第二拍，照旧改道：下一年春节，老王想按老规矩张口，发出那句话之前，先瞄了一眼群里，小陈在不在线，有没有人帮腔。“不用探”变成了“必须探”。第三拍，回写：群里的人看见连老王都要先探探风，更确信旧威胁薄了，下一年照旧更得先看人一眼。

这里有个我最想记住的结论：照旧想私下确认威胁还在不在，却没有一个真正私下的动作可用。看人一眼要起作用，就必须被看的人看见，被一个人看见，就可能被所有人看见。它为了续命，把“我需要续命”写在了公共的墙上。每一双眼睛都是账房，而账房不会替旧账保密。

接下来是这一章最容易被人挑的一处：这个“一眼”怎么量，怎么和礼貌、犹豫、性格分开？

先给“一眼”一个说得清的定义，只取三个要素。第一，它发生在一个照旧动作之前，将要照旧的人的视线、询问或等待，停在了别人身上。第二，那个“别人”是有资格不照旧的人：可能反对的人，或者像小陈这样已经没有照旧的人。第三，它不要求看完以后动作变没变，变没变是另一个读数。

三个混淆，各用一个对照分开。

礼貌：礼貌的一眼看的是被照顾的人，比如给老人让座，先看老人。探测的一眼看的是可能不照旧的人。所以先看“对象”。礼貌也不会因为某条威胁被撤销而变多。

犹豫：犹豫跟事情难不难、自己拿不拿得准有关，跟谁在场无关。一个办法：同一类消息，比如发起红包的接龙，比较“有资格不照旧的人在线”和“不在线”两种时段的发起延迟。犹豫预测两种时段没有差别，探测预测在线时延迟更长，而且这个差在威胁被撤销以后变大。

性格：性格跟人有关，跟事无关。有的人在哪儿都爱先看一圈。办法是做一个“差中差”：同一批人，在被撤销了威胁的那条规矩上，和没被撤销的另一条规矩上，各自在撤销前后量一次。性格会让两条规矩都高，探测只在被撤销的那条上升。前后相减，性格被减掉了，场合的差也被减掉了。

这套量法用得上现成的资料，路径是这样的。取你自己所在的群，业主群、班级群、家长群都行，聊天记录自己导出，征得群里人同意，去掉名字，只留时间和消息的类别，不评价内容。找一个“撤销日”，比如物业取消某条规定的那天。读两个量。一个是试探语的占比：发起照旧的消息里，带着“还按老规矩吗”“大家

觉得呢”“有没有意见”这类话的比例，这是文字版的一眼。另一个是时间差：第一个公开说“不”的消息，到第二个公开同向表态之间隔了多久。预测是：撤销日之后，试探语的占比在被撤销的那一类事上升，在没被撤销的另一类事上不升；时间差一年比一年短。礼貌、犹豫、性格这三种解释，都没有“只在被撤销的那类事上、只在撤销之后”这个形状。

读的时候看形状，不看大小。举一个只说方向、不带数字的例子，这是我构想的读法，不是结果：如果撤销日之后，被撤销的那类事（红包）上试探语变多、而没被撤销的另一类事（比如“谁来拿快递柜钥匙”）上没有变，同时“可能反对的人在线”时发起得更慢，“他们不在线”时没有变慢，这三样加在一起，才指向探测。只有其中一样，比如只有试探语变多，那很可能是群里换了一个爱客气的管理员。三样里缺两样，我就不说“探测”两个字。

这个办法的局限我要一并说清。文字版只量得到说出口的那一眼，会低估；聊天记录涉及隐私，只能用自己所在的群、按大家同意的范围；读数不能拿去评人，也不进任何考核。我没有做过，手里没有任何数据，这里写的是路径，不是结果。

还有一件事要提醒。记账的人自己，就是场上的一只眼睛。哪一天先看人一眼的人里有人掏出了本子，那个本子本身就是一次探测。所以这套读数只能是一个场子给自己量的体温。账还严实的时候，最便宜的是拆“瞒得住”，每次照旧当着大家记一笔“这一回按老规矩走，谁多付了什么”，不评论；等到先看人一眼已经起势，瞒正在自己拆，再记的就该是“这一眼看的是什么”：谁先看了谁，看的人多不多，看完照旧了没有。

前几章里，握笔的人各不相同：孩子，不记名的票据，设计表格的人。这一章，笔换了一个很不起眼的主人，就是每天沿用旧规矩的普通人。没有人坐在账房里，每个人都在不知不觉间替账房干了活。这也是这本账最难改的原因：你找不到该找的那个人。

◆ 五、笑场：到期的回执，和“只是圆场”

先要把顺序说对。对话里有过一次修正。一开始的说法是：笑场把旧账推倒了，败绩追平胜绩，土壤就换。后来改掉了：引信不是笑场，也不是账平，引信是“照旧必须先看人一眼”那一拍；账平和笑场，是后面的盖章。账平只是公证，不是起爆。所以笑场是回执：这本账读到了该翻的那一页，现场的人用笑声同时签了个收条。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小区年底联欢。楼长每年开场都是同一段话，“各位邻居，年年都这样，今年也不例外”，台下按惯例鼓掌。这一年，有个小朋友的节目是模仿大人讲话，一开口就是那句。全场笑了，而且是第一次，笑声没被谁压住。楼长也笑，可他笑的时候，先看了台下一眼。

这个笑不是反驳。反驳要有人站出来，在旧规则里要一个解释；笑是整个人群同时退出这条规则，不需要谁站出来。那一秒，“年年都这样”从“当然”变成了“笑话”。

但是笑场不是万能的信号。戈夫曼（Erving Goffman）讲过的“面子工作”，就包括用笑把一个越界的瞬间化解掉，让原来的秩序继续走〔待核〕。怎么分回执和圆场？用上面的账来分：圆场是付利息，不还本金；回执是本金动了。看三件事：

笑过之后三局之内，开口的次序、谁来圆场、谁先发言，变没变。笑完一切照旧，是圆场；先看人一眼的次数在涨、位子开始松，才是回执。

圆场自己的成本。每一次圆场都要花力气，如果圆场的力气一次比一次大，换回来的一次比一次少，说明利息在滚，付息已经跟不上。

先看人一眼的占比，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这一点前面量过，不重复。

教室里也能看到。这是我构想的场景：老师每次讲到一半，都会问一句“大家听懂了吗”，全班齐声答“懂了”。有一天，一个学生小声说“没懂”，全班笑了，老师也笑，接着重讲了一遍。这是回执还是圆场？看之后：下一次老师问“听

懂了吗”之前，会不会先扫一眼后排；全班齐声的“懂了”是不是开始稀稀拉拉；愿意说“没懂”的人是不是多了。如果老师只是笑着重讲一遍，之后一切照旧，齐声“懂了”依然整齐，那这一笑是圆场，替旧的次序付了一次息。如果老师开始在问之前停一拍，那才是旧账读到了该翻的那一页。

同样的事也会发生在饭桌上。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年夜饭，主位永远是爷爷坐，他不动筷，谁也不动。有一年爷爷去医院做检查，没赶回来，大家站在桌边，谁也不敢坐主位，场面僵了十几秒。最小的孙女说了一句“那我们先吃吧，爷爷回来我再给他留一碗”，全家都笑了，那一笑是松了一口气。这是回执还是圆场？我不替这家人下判断，只教你怎么看。爷爷下一年回来，主位依旧是他的，开筷的次序一点没变，这一笑是圆场。如果下一年出现了新的细节：爷爷落座前，有人先瞟了他一眼才摆碗筷，或者主位不知不觉变成“谁家做东谁坐”，那就是先看人一眼在涨。我没有说爷爷的位子“该”被取代，也没有说这家人有问题，只是在讲怎么数。

为什么位子的变化常常像一夜之间的事？借一个家里的东西来想。一只碗，碗底有个小窝，豆子待在里面，没人碰就安稳，可旁边有个更深的坑，只差一次推动。旧名分是那个小窝，每照旧一次，就把眼前的真实差异多压一层。一次扰动，比如旧位子上的人当众做砸，豆子越过碗沿，就不是慢慢滑，是速跌。这是比喻，不是物理主张，不进论证。

◆ 六、四套异位三角：每一套逼出一句别处推不出的话

这一节要回答一个质疑：四套三角是不是只把同一个场景换了四种说法，删掉也无损？我的回答是，只有每一套都产出一句别处推不出的话、并且这句话改了主线上的某个结论，它才配留下。下面逐套检验，每套写明：删掉它，哪条结论塌。

交叉点取这一秒：群里有人说了“今年我不发了”，几百双眼睛同时落在他和老王身上。每套三角由显露（S，随差异序列启动而显出来的那一面）、差异序列（D）、特征纠缠系统（E）各取一项，三者分不开，分开只是为了看。

先说这一秒在群里是什么样。有人发出“今年我不发了”，没有人回，也没有人退群，屏幕静了三四十秒，然后有两个人几乎同时发了个“+1”，老王在这时候打字，又删掉。下面四套，各看这一秒里的一个侧面。

第一套，对比、跃层、势能。新判断：单局的一眼不动位子，探测占比过了半数才发生跃层；之前是在涨利息，之后是在还本金。删掉这一套，判伪读数里的“过半”就没有来由，我只能说“只要有探测，位子就会松”，一碰到“大家看了很多眼，位子仍不动”的场，立刻判错。它回头改了主线：8.8的四个条件里，“过半并持续”从附带条件变成了跃层条件。

第二套，波、损耗、理念。新判断：圆场是在付利息，不是在还本金；圆场的力气越来越大、换回越来越少，就是利息在滚。删掉这一套，8.5里分回执和圆场就只剩“三局之内位子动没动”这一条，而且只能事后才知道，戈夫曼式的“笑也是面子工作”就挡不住。它回头改了主线：把“圆场”在账里定位为付息，使它有了一个提前可看的读数。

第三套，善、幸福、逻辑。（群里的侧面：有人开始问“那往年的钱花在哪了”，也有人说“其实也不用算那么清”，两种话谁多谁少，是看点。）新判断：到期的标志不是谁赢，而是争点从“谁配开口”转成“这事怎么平”。删掉这一套，“账平只是盖章”就没有来由，会退回到“胜负追平就翻”的老说法。它回头改了主线：回执的判据，从笑声本身，改成笑声背后争点有没有转向，笑只是争点转向的一种外显。

第四套，真、回写、理念。新判断：第一个说“不”的人，如果被认成这一局的“头”，后来的新起算会写在他名下；如果被挤走，回写落空。所以他的去留，是决定到期会不会发生的单一最大变量。删掉这一套，8.8里“挤走第一个说不的人”这条打断路径就没有来由，“第二个人的时间差”这个读数也没有理论上的位置。它回头改了主线：把时间差升为首要读数。

要老实说一句：这里的“承重”，是在本章的论证链内部的承重，是推演，不是实验。如果有读者觉得某一套的新判断不成立，那么对应的那条结论就要跟着撤，我在上面写明了撤哪一条。

只做同位的一套三角，会落回成熟的说法：各取第一项落到从众与面子，各取第二项落到协调博弈，各取第三项落到价值排序与优化。这个对应是我的粗略归并，不是严格推导。我的判断是，它们单独推不出上面四句话。原稿还有一个“拆套”，把第二套再拆成小三角，我检查后发现它没有产出新结论，删了。

如果你想自己做一次交叉，不必懂这些符号：挑一个你亲眼见过的、很小的、全场都看见的瞬间，比如会议上有人终于说了“我不同意”；然后问四句：这一秒，被拿来比的对象有没有换？“本来就该这样”的那条理念有没有松？大家争的东西有没有从“谁配”变成“怎么平”？有没有人被认成了新的头？

做完这样一次交叉，读场子的方式会变。以前你看到有人迟了一拍没接话，会想“他是不是不情愿”，这是把眼神归到某个人的态度上。交叉之后换一种问法：这一拍落在了谁的位子上，别人看见没有，下一次这个位子上的人开口之前会不会也先停一拍？问题从“他怎么想”换成“这本公开的账读到了哪一页”。前一种容易变成对人的猜测，后一种只对着场子，这也是我坚持读数不能评人的原因。

◆ 七、正面交锋：哈耶克，和最近的三家

先接哈耶克

哈耶克（Friedrich Hayek）1945年那篇《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说得最尖锐的一层，是本章必须先认下来的：社会真正的难题，是怎样利用分散在无数人脑子里、谁也说不全的局部知识；价格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数，把这些知识压成一个信号，让千万个互不相识的人不用谁下命令，也能把决定对上号。价格本身就是一刻不停的比较。

这一层我不否认，甚至觉得他这半场讲得比我好。小区门口水果店草莓涨了价，没有人通知谁，有人少买了，有人改买了别的，供货的人明天少进一箱，每个

人都不必知道草莓为什么涨。已经有了“一群人”之后，用比较来传信号、对决定，确实最便宜。

我多出来的是一个他没追问的前提：“社会”那台机器已经在那里了。价格是在一个已经彼此关联、可以交易的人群里才成立的信号系统。我问的是更早的一步：许多人，是怎么成了“许多个”的。他的问题里人是现成的，我的问题里人先要被摆成可以一个一个数的样子。

他后期还有一条“自发秩序”的线：规矩没人设计，是各人行动慢慢试出来的，里面装着没有谁完整拥有的知识〔待核：散见于他后期的著作，只取大意〕。我同意一半。同意“没人设计”：业主群里的“收到”，老王的红包，确实没立过章程。不同意“副产品”三个字。副产品的意思是规矩是知识的剩余物，知识传好了，规矩顺带就有。我的看法是规矩是记下的：谁先坐上空位，谁欠了谁，这些是一笔笔记在公共场里的账。

我最初给他设的判别局面是“价格消失但人还住在一起”。想一想不够锋利，他完全可以说非价格的协调方式他早就知道〔待核：他对非价格协调的说法，没有核对原文〕。所以我加了一个条件：信息饱和，意思是该知道的都知道了。找一个场合，该知道的事大家都知道，没有谁握着别人不知道的局部知识；占用点只有一个，人又必须共处。比如两三户共用一部只能一个人用的货梯，各户用梯时间表早就贴在墙上。这个场合里能数的东西很具体：谁在哪一天先占了梯，谁让了谁，谁为了错开别人而改了自己的时间，谁因为占了梯被邻居在心里记了一笔。“协调工具说”推出：知识既然不分散，占用上的先后、让座、争执应该明显减少。我推出：比的出现和知识是否分散无关，只和占用不可分有关，“谁先”“谁让”不会因为信息公开而消失。他的框架预测“比应该少”，我预测“比没少”。

最近的三家：库兰、查韦、谢林

下面三家，每家都写四样：他说中了什么；同一个局面，他的框架（经我转述）预测什么，我预测什么，要相反，要能数；他会怎样反驳，这是我替他想的，不是他的原话；我怎样回应。

库兰。他在1995年的《私下的真话，公开的谎言》里讲，人们为了名声，公开表态和私下偏好分开，一条规范能在多数人私下不信的情况下维持很久，崩塌时又常常出乎所有人意料〔待核〕。我和他几乎同构，重叠很大，我不假装没有。

同一个局面，两个楼栋群，同一条老规矩（春节给保安发红包），照旧了同样多的年，假定我们知道两边私下不满的比例差不多。甲群物业每月公开贴出“这个月没发红包的户数，以及他们的报修办理情况”，乙群不贴。库兰式的框架，经我转述：私下分布一样，崩塌的风险一样，崩前的公开行为都一样整齐，没有可靠的前兆。我的预测是：甲群先看人一眼的占比逐月爬升，位子松动之前有一段可以数的探测期；乙群探测很少，松动更晚，也更突然。

更尖的一个：同样公开贴一张表，内容不同。表X写“多少户私下对这个规矩不满”，表Y写“多少户没发也没出事”。库兰式的机制是：知道别人私下也不满，会把大家的阈值往下拉，所以X至少不弱于Y。我的预测是：只有Y计息，X不会让探测占比上升，因为大家知道了多数人不满，却没有任何证据说明“不照旧没事”，旧威胁照样罩着。这是库兰推不出的一条：知道得更多的X，反而不松。

他会这样反驳，这是我替他想的：“你说的探测，只是私下阈值的外显，所以有前兆并不矛盾。”我的回应：如果探测只是阈值的外显，那么阈值就不是看不见的，“崩塌没有先兆”这个结论就要收窄；而且外显应该只随私下不满变，不随公开的新事实变，这正是甲、乙两群要检验的。他还可以反驳：“表Y也在传递‘别人不乐意’的偏好知识，X、Y分不开。”回应：Y里没有任何关于不满的信息，只有“没出事”的信息；Y有效而X无效，说明起作用的是后果，不是偏好；如果X、Y同样有效，本章这一条就判错，退回成对库兰的补充。

拿一个班级来说。班里人人都等着班长先发话才敢动，哪天忽然全班不等了。库兰式的看法是，这天谁也预料不到；我的看法是，在这天之前的几周里，班长每次发话前，早有人先看了看别人，且这样的人越来越多。班主任要数的不是人，是那一眼。当然，如果班里这几周没有任何公开的新事实上桌，没有人试过不等班长而没出事，我的预测就要退一步：那样的班，突然不等，正是库兰说的那种崩法。

还有一个推论，我也写出来：利息越厚，探测期越长。探测期，指从探测占比第一次连续两局超过四分之一，到位子松动之间的局数。库兰式的框架里，探测期的长短与公开的新事实多少无关。如果这一条成立，库兰的世界就是我这个世界在“公开新事实为零”时的特例：利息不涨，没有探测期，崩塌就突然、没有前兆。这是我的主张，待验。

查韦。他2001年的《理性的仪式》讲，公共场合的仪式在制造“大家都知道、大家也都知道大家知道”的共同知识〔待核〕。他说中了：公开这件事本身就有力量。

同一个局面：两个没有任何人组织的群和一个有固定仪式的群（比如每年固定的业主大会）。他的框架，经我转述，把公共性当作被设计出来的东西，预测有仪式的场松动更早。我预测：松动的早晚与有没有仪式无关，只与照旧公开发生的次数和公开新事实的多少有关，仪式不是必要的，因为照旧在不情愿中也会漏出公共。可数的东西：同样的探测占比，出现在有仪式的群和没仪式的群，哪个更早。

他会反驳：“没有仪式，共同知识不容易成形，你说的‘漏出’只是局部知识。”回应：局部的“一眼”已经足够，因为一眼被看见，就等于对被看的人是公共的；如果没仪式的群里探测占比一直不出现，本章这一条判错。这家我借了他的地基，不假装是我的。

谢林。他1960年讲可信威胁：威胁只有被相信会执行才管用〔待核〕。他说中了，和我说的隐性威胁完全接得上。

同一个局面：家里管孩子手机的规矩，爸爸说“不按点交手机就没收”，后来有一次，没收的事公开地没有发生（比如被妈妈拦下，孩子看见了）。按“信念决定遵从”的推论，经我转述，遵从率会随威胁可信度同步下降，遵从率本身就是好读数。我预测：遵从率一段时间内几乎不变，孩子照样交，但爸爸开口之前先看孩子神色的次数先涨，遵从率滞后一两轮才掉。谁先动，探测先动还是遵从先动，是可以数的。〔待核：“遵从率同步下降”是我按他的思路推的，不是他的原话。〕

他会反驳：“先看神色，就是信念在变，同步的说法没错，只是你测得细。”回应：那么“威胁失效”就不是一瞬间的事，而是被一次次照旧慢慢称出来的，这正是我要加的；如果遵从率与探测几乎同时动、毫无滞后，我这一条就错了。

其余几家

涂尔干（Émile Durkheim）：违规越被谴责，规范越稳〔待核〕。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小区群规里原来有一条“公开质疑物业者移出群聊”，后来业主大会明文取消，众人皆知。之后第一次有人公开质疑，他的理路预测集体谴责并强化规范，我预测沉默加探测，谴责不会成片出现。

鲍曼（Zygmunt Bauman）：现代社会的固定形式在“融化”〔待核〕。我认他这一点，并把它写成本章的边界：“到期”只在成员相对固定、常见面的场里成立；在人员来来去去的流动场里，规范不是到期，是被绕开。老楼与租客流动大的楼，哪边更容易看到笑场这类集体回执？我预测前者；如果两边没差别，我对公共账房的依赖就有问题。

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和斯科特森：老居民靠闲话和荣誉感压住新来者〔待核〕。闲话也是公开的账房。旧威胁灵的时候，闲话量与位子稳定同向；失灵以后，闲话量与位子松动同向，因为闲话把探测传得更快。他的理路预测闲话总在加固。

森特拉（Damon Centola）、维勒（Robb Willer）和梅西（Michael Macy）2005年：一条没人真心相信的规范，可以靠人人“假执行”维持〔待核〕。我看的动作是沿用，不是执行，沿用不必有人去管别人。他们后来（2018年的实验）有“引爆点”：少数派比例到某个临界，惯例就翻〔待核：作者、期刊与比例，只取大意，不引数字〕。同样的少数派比例下，探测频率高的场是否翻得更快？他们的变量是人数，我的变量是探测。

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1954年：没有客观尺子，人就拿别人当尺子〔待核〕。我多出来的是顺序：自我评价是比运转之后的副产品，不是起因。独处的

人，他的理路预测“占用性的比较”也会出现；我预测独处时评价自己还在，“谁先谁多谁该”归零，因为后者需要对象在场。

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79年的《区分》：位阶会靠自己加固〔待核〕。他看见了照旧在砌墙，没看见照旧同时在记账。这是我构想的场景：两个小区的业委会主任都已连任三届，没人挑战；其中一个小区，业主们私下都在传“他经手的维修款账目说不清”，另一个没有。出事时哪个下场更突然？他的理路预测没有区别，我预测前者更突然，因为那里被压的差异已被公开数着。

戴维（Paul David）1985年的键盘路径依赖：锁定一旦形成，旧路就持续〔待核〕。这是我构想的场景，一个小区一直用某个很难用的缴费小程序，物业明确说过“其他方式也行”，并且每个月公开贴出各种缴费方式的人数。他的理路预测旧程序的人数慢慢减少，我预测突然跌一大块。只要有一个场同时满足“威胁失能”和“公开计数”，锁定仍然稳稳不动，我就输了。

判伪读数

下面这张表，把本章的几个大局面各配一个读数。三条纪律：读数是给自己的场子量体温用的，不作诊断，不给人下结论，也不进任何考核；表里凡写着“暂定”的，都是自定的、没有校准；我没有任何已经做完的数据。

局面	怎么数	判错的条件
一、比其实是可取消的工具	价格消失、占用点不可并行、人仍共处的场里，数三个月内“谁先、谁让、谁排”（8.2的占用点拆并行也用这个读法）	三个月内完全归零，则“比先于社会”判错
二、照旧里没有威胁测试	旧威胁明确失灵（惩罚被撤销且众人皆知）之后，数照旧发生前有没有先看人一眼，用8.4的差中差剔除礼貌、犹豫、性格	连续五局照旧稳定发生，且被撤销那类事上没有探测上升，则机制判错
三、利息不只认公开的新事实	表X（多少户私下不满）对表Y（多少户没照旧也没出事），比较探测占比	X与Y同样有效或X更强，则“私下不计息”判错，退成对库兰的补充

局面	怎么数	判错的条件
四、探测没有前兆价值	控制私下不满大致相同的两个场，比较探测占比是否能提前预示位子松动，并看探测期长度与公开新事实多少的关系	探测占比对松动没有任何额外预示力，且探测期长度与公开新事实无关，则整条机制判错
五、第二个人的时间差	第一声公开“不”到第二个公开同向表态的间隔，逐年或逐轮比较，可用自己群聊记录的时间戳	暂无阈值，只定方向：间隔不缩短，则“往到期走”这一说得不到支持

具体怎么数，我提一个最朴素的办法：在你自己参与的场子里，不拿本子、不拿手机，事后凭记忆，对着最近五次“照旧”发生的场合，回忆一下：这一次发生之前，有没有人先看了别人一眼？记不清也没关系，记不清本身就是一种读数，说明那一眼还没成为多数人的动作。千万不要为了数，特意去盯着谁看，那样就是你自己在制造探测。

◆ 八、怎样会错，和错了之后的出口

当初问对的结尾有一句话，我必须改掉：“重排必然到来”。说过头了。

“必然”需要一个封得死的因果，而我手里只有一台推演出来的机器。所以我把它改成条件命题：如果同时满足四个条件，重排发生的可能，会显著高于没有这四个条件的场。这四个条件是：旧的惩罚权已经失灵，而且众人都知道；新的事实被公开地数着；照旧是在公共场里发生的；先看人一眼的比例过半（第一套三角里的跃层点），并持续了一段时间。缺一个，我都不敢往下讲。即使四个都满足，也有几条路可以把它打断：有人重新立起一条看得见的罚则；有人把那个群解散，换一个新场，公共账房就换了；那个第一个说不的人被挤走，回写落空（第四套三角）。所以“到来”只是：账读到了可能翻的那一页，不是一定翻。

还有几处我自己看到的、可能错的地方，直接摆出来。

第一，这一章的材料是一场十轮的问对，加上我构想的几个场景，没有一份田野记录。我没有观察过任何一个小区，没有数据。本章所有“你会看到”的话，都是预测，不是报告。

第二，记账的人自己就是一只眼睛。读数在做的时候会影响它所测的东西，这个影响多大，我不知道。对话记录的办法能减轻一点，因为记录是事后导出的，不是当场盯着，可它也只量得到说出口的那部分。

第三，我和库兰重叠很大，而且他完全可能把“公开的新事实”吸收进他的框架，说那也是阈值的一种。如果真是这样，我们的差别就缩成了两个词，所以我把胜负押在了表X和表Y那一对：X、Y同样有效，我就输了。

第四，笑场可能只是圆场。8.5给了三条分法，但这三条也是我构想的。

第五，四套三角的“承重”只是论证链内的承重，不是实验。如果读者认为某一套的新判断站不住，那么我在8.6里写明的、跟着塌的那一条结论，也应该一并撤掉，而不是留着。

第六，“利息只认公开的新事实”是本章最大的赌注，也是最容易被一个反例推倒的地方：只要找到一个场，公开新事实一点没增加，探测占比却在稳定上升，利息的规则就要重写。我愿意被这样的场推翻。

错了之后的出口：局面一错，“比先于社会”降为较弱的说法，即“比在许多社会里很早出现，但可以取消”，空位和四步保留，但只是描述，不再承担“先于”的重量。局面二错，“照旧是公开的威胁测试”退回到“照旧是一种默认值”，这是社会学里早有人讲的东西，本章不再多出任何一层。局面三错，“利息只认公开的新事实”退成对库兰的补充，本章的主命题撤回。局面四错，整个机制撤回，只留下四步那一段。

如果读完这一章，你想做点什么，我能给的只是几件最不冒险的小事。第一，只看，不动，数一数你所在的场子里有哪些“年年都这样”的东西，写下来，不加评论。第二，对着清单，分出哪些是占用点真的只有一个，哪些其实早就可以并行了，后一类最容易被“照旧”拖着不动。第三，如果你想在场里试着打破某一件，先问自己：我是只想当第一个说“不”的人，还是也准备好了第二个、第三个的位置？第一个说不的人，是整个测试里最危险的位置，这是本章里最实在的一句提醒。这些都不是政策建议，只是读者可以自己试的几个问法。

还有三件我不做的事，免得误会。我不做诊断：不会说你们小区谁是“旧势力”、谁是“新人”、谁有问题。我不做政策表态：红包该不该取消，群规该怎么立，物业该怎么办，这一章一概不表态，那是各个场子里的人自己的事。读数也不进考核：谁也不要拿“探测占比”去给任何人、任何小区、任何班级打分。

最后补一句关于本章“新”在哪的老实话。空位和四步，和卢曼、齐美尔靠得近；“先看人一眼是引信”，和库兰、谢林、查韦靠得也近。如果这一章有自己的东西，大概落在三处：一是把起点放到身体的占用不可分上，并且写出了推翻它的条件；二是“利息只认公开的新事实”这条记账规则，它让我们对同一个局面做出和库兰相反的预测；三是把“到期”写成一个公开可数、可以和礼貌犹豫性格分开的动作。这三处站不站得住，不由我说，由读者拿自己的场子去验。

> **带走的话**
>
> 照旧不是藏起来的不情愿，是摆在大家眼前的一笔展期账：利息只随公开看得见的新事实涨，到期时，先看人一眼会先变多，笑声是回执。下次你在一个场里，看到有人要照旧之前先扫了大家一眼，不用急着判断什么，只数一数，那一眼，是个别的，还是越来越多了。

小账 第一行（三问）：谁握笔——每天沿用旧规矩的人；什么格式——位子；何时结算——每一次照旧，当着大家的面小结一次。　第二行（本章读数）：“照旧前先看人一眼”的占比（用差中差剔除礼貌、犹豫、性格）；占比过半且有人公开记账，十局之内位子仍不动，则本章这一支判错（阈值暂定，读数不进考核）。

第 9 章

账本先于幸福：点破即亏

这一章的问题

先说一个谁都见过的场面。饭桌上，一位老朋友夹了一筷子菜，看着你说：“你这份工作，早该换了。”

这句话多半是对的，你自己心里也清楚。可你当场点了头，说“嗯，是该想想”，回家以后睡不着，过两周再见面，还有点想绕开他。他是好意，说的是实话，怎么听的人反而吃了亏？

再说另一个场面。两个人，工资一样，身体一样，学历、能力、住的地方都差不多，一个说“日子还行”，一个说“总觉得亏了”。森（Amartya Sen）会说：看他们各自能做成什么、能成为什么，差异在那里。可这两个人能做的事一模一样，差异又在哪里？

这一章用同一个答案回答两个问题：幸福首先是一本账，饭桌上那句“你该换了”，是有人伸手替你在账上落了一笔。

先把本章的命题压成一句话：

他人点破，不是在给你信息，而是在替你做一笔会计分录。

五十字的压缩版是：点破不是递信息，而是替人落分录：他签字，冲掉你的盼头，留下一笔待你追认或反冲的外来账，你的账并没有关。

“分录”是记账时的一条记录，要写清四样：划掉的是哪一笔，记成了什么，谁签的字，别人能不能撤。这一章要证明的，是这四样里“谁签的字”不能被“说了什么”替代。同一句话，你自己说和别人说，在账上是两笔不同的东西。这一点，把信息当成信息的理论推不出来，我会在9.5、9.6当面对质。

本章的主张分三层。第一，幸福的差异不只是能力的差异，而是三种差异经过三道“换算”之后，留在账本里的余额（9.2）。第二，陌生人在五分钟之内说破你的事，总是亏的（9.3），原因是他替你落了分录；这不等于“什么都别说”，要把点破、接纳、诚实、只陪分开（9.4）。第三，全章最要紧的一个可检验的局面，是“谁挪参照点”：同样的亏，自己挪线和被人挪线，后果不同（9.5）。

提醒一句：本章写了人名的场景，都是我构想出来帮助大家看清机制的，不是我遇到过的真人真事。凡写成“预测”的，都是还没有人做过的检验。读数用来检验这套说法，不进任何考核，也不拿来给任何人下结论。

◆ 一、账本在先

同样的三千块

我先构想一个场景。晓岚和她的表姐，月底各自多收到三千块钱。

晓岚的三千块，是公司年初说好的“绩效奖”，她等了好几个月，终于到账。表姐的三千块，是去年被扣下的一笔补贴，今年才补发。到手的数目一样，银行短信一样，可晓岚那天晚上心里是热的，对爱人说了一句“这个月不错”；表姐看到短信，只想了一句“总算还回来了”，随手关了手机。

最容易想到的解释，是晓岚乐观，表姐冷淡。可换个月再看，晓岚收到一笔“本来就该发”的钱，也不热；表姐收到一笔没想到的红包，也高兴。性格没变，变的是这笔钱被记在哪一栏。晓岚那笔进了“盼来的”，记的是“多了”；表姐那笔进了“欠我的，还我”，记的是“回到零”。

先有账，后有“好”

平常我们的想法是倒过来的：先有一种叫“幸福”的心情，再拿东西去对照。可那三千块到账的那一秒，并没有带着“高兴”或“不高兴”的标签，是它落进哪一栏，由那一栏的规矩把它读成了“涨”还是“还”。

生活里的各种差，本来只是差：多出三千块，只是多出三千块；比邻居少一间房，只是少一间房。它们变成好坏，要靠一个前提：有一本账，账里有栏，栏有规矩，规矩说“这一类差算赚，那一类差算亏”。这就是本章说的“账本在先”，也是全书的总命题：比不是一个动作，是把一道差入账。入账要答三问：谁握笔，什么格式，何时结算。

谁握笔

三问里，本章最看重第一问。

账可以有两种记法。一种是你自己记：这个月学会了一道菜，那个晚上陪孩子写作业没有发火，你觉得算数的事，自己写进去，自己决定什么时候翻出来看。另一种是别人替你记：你的收入排在单位第几，孩子在班里第几，房子够不够大。后一种账，你一个字都不用写，到处有人给你念。

我不是说第二种账不该有，工资要发，名次要排，都正常。我说的是：当别人替你记的那本账，成了你唯一能拿出去结算的账，你自己那本就慢慢荒掉了。荒掉的不是感受，是感受“入账”的资格：你再也找不到一个地方，把“我这个月多懂了一点”写成一笔算数的账。

◆ 二、三种差异，三道换算

三种差，三种速度

人觉得日子过得怎样，靠三种差。

第一种，昨天的我和今天的我。要停下来、对着一段日子算一次总账，才看得出：以前不会做的事会了，以前不敢开口的话敢说了。这种差走得慢，而且没有到期日，什么时候算都行。

第二种，我和旁人。把两个人摆成一排，一眼就看出高低。走得快，也脆，旁边有人动一动，名次就变。

第三种，我得到的和我盼着的。“再干一年就转正”“等孩子毕业就好了”，是一个许诺：今天许下，要等上一年半载，才看得出兑现了还是黄了。这种差有一个别的两种没有的形状：它有一个到期日，到了日子，票要么兑现，要么落空。

三种差，本来是三本账，各有各的栏，各有各的结算日。

同一份工资的两个人

我再构想一个场景。晓岚有个同组的同事叫思远，月薪完全一样，干的活也差不多。

某个周五，两人的工资条同时到了。晓岚想的是：“比去年年底多了一点，我今年把报表流程理顺了，没白忙。”思远想的是：“隔壁组的人是我的一点五倍，我再干十年也追不上。”

同一个数字，晓岚翻开的是“昨天到今天”那一栏，思远翻开的是“我和旁人”那一栏。这时如果有个规矩说“所有账都得折成一个数字才算数”，晓岚那句“我把报表理顺了”就得想办法折成钱，折不了，就作废。

第一道：体验换成指标

晓岚的“理顺流程”是一种体验：她懂了以前不懂的东西，觉得踏实。这种事没有单位。可结账的窗口只认数，窗口会问：“这件事让你多挣了吗？”多挣了，折成钱入账；没多挣，没有资格入账。昨天的我这本账，大部分内容就在这一道被销掉了。

第二道：指标换成位置

指标一出来，大家被放到同一根轴上去排。晓岚本来在想“我比去年强”，一排队，变成“我排第几”。更要紧的是，没有字段的事不是被记成“少”，而是不被记。“我理顺了报表”在这根轴上没有位置，它不是比别人差，是根本不出现。

第三道：位置换成许诺

名次一排出来，立刻换成下一轮的资源：奖金、晋升的资格、再比一次的机会。每个名次都成了一张票，上面写着：“你离前面那个人还差多少，什么时候追得上。”

三种差里，哪一种最先被动手

三道过完，三本账并成了一本。可并账之后，被别人伸手去动的，主要是哪一本？不是第一种：昨天的账没有到期日，没有一个时点，能让旁人一笔划掉它。也不是第二种：旁人的账天天在变，划掉今天的名次，明天又有新的名次。只有第三种，盼头，既有面值，又有到期日，又是“尚未兑现”，正好是能被一笔划掉的东西。别人对你说“你该换了”“你这几年白熬了”，划的就是这张票。所以点破冲销的对象，是盼头票，而不是别的。这是9.4分录里“冲销什么”那一格的来由。

并账靠的不是“尺子窄”

很多人听到这里会说：这不就是“尺子太窄”吗？多加几项指标就好。

三道换算每一道都在问同一句话：这笔账，能不能拿数字当场结？能，入账；不能，作废。窄的不是尺子，是结账的方式。尺子加宽到一百项，只要这一百项仍旧要折成“可以当场数清”的东西，被销掉的慢账、软账，照样进不了表。

森自己的用词是“资源”“转换因子”“能力”，用来分辨人为什么在同样的资源下做成不同的事。我的“三种差”（昨天、旁人、盼头）和他的不是一种切法，我不想硬把两套对上号。我讲的是账怎么记，不是人怎么转换。

为什么偏偏是收入

折来折去，为什么总折成收入？第一，三种差它都够得着：昨天的账用“涨了多少”结，旁人的账用“谁拿得多”结，盼头的账用“买不买得起”结。第二，当场数得清，不用解释。第三，两个陌生人之间不需要共同的过去，也能结算。

三个条件同时满足的东西，我叫它“通约器”：把不同的东西换成同一种单位的工具。我不是说收入“坏”，是说它刚好满足这三个条件，所有的账最后都往它那里去结。别的账缺的不是价值，是“汇率”：我的“理顺了流程”和你的“陪孩子没发火”，两本私账之间没有直接的兑换价，要换，只能先换成钱。

◆ 三、陌生人的五分钟

车里的一句话

先构想一个场景。晓岚坐顺风车回老家，路上接了个电话，是家里的事，她压着声音说了几句，叹了两口气。挂了电话，陌生司机从后视镜里看她一眼，说：“姑娘，听你这话，你这个婚，早该离了。”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我不替司机编他的原话，只想借它看一件事：这句话为什么几乎一定是亏的？就算他猜对了，就算他真心，还是亏。

亏在凭证

要对别人的账宣布“余额是负的，该结了”，得有凭证。

熟人之间，凭证是共同的。老朋友说“你这份工作该换了”，手里有的是这几年你每次聚会的样子，你提过多少次辞职，喝多了说过什么。这些你也记得，可以对一对，不对，你可以说“不是那样的”。这叫对账。

陌生人手里只有后视镜里的几十秒：几声叹气，两三个词。而晓岚手里是十年的账：吵过的架，和好的夜晚，孩子发烧那天谁在，这些在车里一件也拿不出来，没有一件能在三分钟内让陌生人看见。私账在陌生人之间不是被否认，是从来没有效力，在这辆车里，它和没有是一回事。

亏在被逼着折算

晓岚只剩两条路：不理他，或者回一句。她要回的话，多半是：“我们俩收入还行。”“孩子才三岁。”“房子是两个人买的。”十年的账一栏也没拿出来，拿

出来的全是当场数得清的东西。一笔十年的账，被她自己折成几个数字，在陌生人面前申辩。这正是第一道换算，而且没人要求，是她自己做的。

亏在谁

先是被点破的人：把一本厚账折成薄薄几行，反而更不踏实，因为知道说的不是全部，全部又说不出口。再是点破的人：车到站，人就走了，这句话没有对账的机会，不能被纠正，也不能被印证，是一笔无法验收的买卖。最后，是那句本身可能对的话：说在一个不能对账的地方，在晓岚那里变成要躲开的东西，以后再听到类似的话，她会更用力地关门。

“五分钟”从哪里来

现代人的“第一道闸”，大多开在见面后的几分钟里：面试的头三十秒，相亲时划过去的几秒，房东问的那句“你一个月多少钱”。这些场合都没有共同的过去，又要马上给出结果。

信号理论（斯彭斯，Spence，1973）抓对了一半：雇主没法一个个了解求职者时，文凭成为信号，因为它不需要共同的历史作保。我接受这一半，多出的一句是：当好多个关口都是五分钟关口，人就不再为自己写私账，只去生产能过关的数。陌生人的点破，就是五分钟关口里的一句话，说出口的格式，也只能是被五分钟压成的格式：“你这个年纪还没房”“你工资这么低还不走”。

一个条件命题

我不想写成“陌生人的点破必然亏”。有人在车上被陌生人一句话点醒，感激了一辈子。我宁可写成一个能被检验的条件命题：

在没有被邀请、没有共同凭证、也没有后续对账机会的情况下，点破的结果，大概率是被点破的人更守紧自己的旧账。

这三个条件都缺的时候，点破很难成。下一节会看到，这三个条件其实是同一件事——“签字”——的三个侧面。

◆ 四、他人点破，是替你落分录

一条分录写什么

先把“分录”讲成家常话。你心里其实一直在记账：老板说“明年转正”，你就在心里写下一笔“应收：转正，明年到期”。这笔账有四样东西：划掉的是哪一张票，记成了什么，谁签的字，别人能不能撤。

本章只用一条运算规则：

一笔旧账要关，必须同时有两样：冲销（把那张票划掉），和本人签字。缺一样，账都没关。

从这条规则，直接推出三件事。

第一，内容相同、签字人不同，结果不同。“这张票收不回来了”这句话，晓岚自己写在本子上，和别人当面说给她听，信息一模一样，在账上是两笔不同的东西。

第二，别人签字的冲销，在你账上留下一笔“外来分录”，只有两条出路。一条是追认：承认“你说得对”，账是他关的，你的笔没动过。一条是反冲：把那张票重新挂回去，而且挂得更牢。两条出路，没有一条是你自己关账。所以被点破的人，常常是点头，然后什么也不做，或者辩解，然后更用力地等。

第三，别人签字的“展期”，也是外来分录。“别逼自己”“这样也挺好”，是替你把票的期限往后挪。方向和点破相反，签字人却相同，所以在账上是同一类东西。

分录表

下面这张表，把本章用到的几种做法放在一起，只看四件事：谁签字，冲销什么，留下什么，账上的后果。

做法	谁签字	冲销什么	留下什么	账上后果（本章的预测）
点破：“你这几年白熬了”	他	盼头票，整张划掉	一笔待你追认或反冲的外来分录	追认（点头不动）或反冲（守得更紧），都不是关账
自主支持式点破：“我觉得该换，你怎么选都行”	他，附一句“可撤”	同上，但写得轻	同上，反冲更容易，也更体面	比点破轻，仍留外来分录，仍不是关账
接纳：“别逼自己，这样很好”	他	什么也不冲，把票展期	一张期限不是你写的新票	当下松一口气，账没动
诚实：“你上个月说过三次不想去”	无	无，只附一张原始凭证	凭证在桌上，笔在你手里	你可以拿它去冲，也可以不拿
只陪，随时可被请	无	无	一个在场的人，承受亏的地方多了一个垫子	降低你自己落笔的代价
自己结（9.8的三行坏账）	你	盼头票，你划的	一笔已关的账，和一行“我仍旧珍视”	账关了，有亏，但笔迹是你的

谁签字，“被请”算不算

“被请”会改变签字吗？会，但只有一种情形：你先递笔（“你觉得我该怎么办”），他代笔，你当场副署（“对，就这么记”）。副署之后，这笔分录才算你签过字。没有副署，只是有人说了话。

这样，9.3的三个条件就合起来了：没被邀请，是没递笔；没有共同凭证，是你没法核对他写的数；没有后续对账，是没有机会改。三样缺的，都是副署。

过年的饭桌最容易三样全缺。二姨夹着菜说：“你们那个工作没前途，早点回县里考个编吧。”这是我构想的场景。二姨不是陌生人，有共同的历史，可晓岚没递笔，二姨的“稳当”是她自己的格式，话又是当着满桌人说的，当众落笔，等于

全桌都在场作证。所以我不再说“关系越近，点破越轻”，这条按血缘亲疏排的想法，遇到二姨就站不住。亲疏本身不管，管的是有没有副署。可以这样检验：同一句话，厨房里一对一说，和饭桌上当众说，被点破的人反应是否不同。这是我的推想，列入待核。

“你说得对”是追认，不是副署

回到开头那句。老同学放下筷子，把话说破：“你们这家公司，你再待下去，就是浪费。”晓岚笑了一下，说：“你说得对。”然后夹了一筷子菜，问他孩子最近怎么样。（构想场景。）

“你说得对”这句话，兼了两个差使：一个是“我听见了”，是礼貌；一个是“我认账”，是结算。她只兑现了前一个。可对方听到的是后一个。老同学松了一口气，以为这笔账结了。晓岚的账一动没动，只多了一个记号：“这件事，已经有人点过了。”下一次再有人提，她会更熟练地说“你说得对”。这就是追认：认了他的笔迹，自己的笔没动。我估计，“你说得对”之后话题被换掉的比例，会比一个人自己写下“划掉”之后话题被换掉的比例高得多。这是推想，不是我数过的。

换掉会计词，丢什么

按全书的规矩，账不能只是比喻，要做替换测试：把会计词换成普通话，看哪些推论丢了。

把“分录、冲销、签字、外来分录”换成“一句话、否定、说话人、被听到”，下面三条推论丢掉了：

其一，“追认也不等于关账”。普通话会预测“听进去了就会行动”，只有“账是他关的，我的笔没动”这一层，才推得出点头之后什么也不做。

其二，“接纳与点破同构”。普通话把它们分在两边，一个打击，一个支持；账上两个都是他人签字的外来分录，一个冲销，一个展期。

其三，“到期日前后效应不同”（9.6）。普通话里没有票的到期，推不出时间点的差别。

反过来，“资产”“坏账”“征收”“税率”“利息”“余额”这些词，换成“盼头”“认亏”“替你做主”之后，没有丢任何一条推论。所以这几个词降为比喻，我在行文里偶尔用，但不再承重。承重的只有四个：冲销、签字、外来分录、到期日。

◆ 五、谁挪参照点

这一节是全章的核心。

先把“尚未点破”从“不愿实现亏损”里剥出来

一个人明知旧账不好却迟迟不换，我把这个状态叫“尚未点破”。这个说法有一个毛病：它太像处置效应了。谢夫林和斯塔特曼（Shefrin & Statman，1985）观察到，人不愿卖掉亏了的东西，好像不卖就还没亏。塞勒（Thaler）的“心理账户”也说，人给钱分账户，各有各的规矩。两家的链条是：亏损一旦实现就痛，所以不实现。

我必须承认，现象不是我发现的。我要剥出来的，是一个他们的链条里没有的变量。

“未实现亏损”是一个账面上的数：买价和现价的差，谁都可以算，谁都可以替你实现，经纪人可以替你卖，强平可以替你卖。“尚未点破”不是这个数，是另一样东西：你拿来算赚亏的那条线，还在原来的位置，而挪线这个动作，只有你自己签得了字。这条线，就是盼头票的面值：“明年转正”“等孩子毕业”。线没挪，“也许”就还在；线被别人挪了，你账上不是多了一笔亏，是多了一笔别人写的字。

前景理论（卡尼曼与特沃斯基，Kahneman & Tversky，1979）说得很清楚：得失是相对于参照点算的，失去比得到更痛。我接受。老同学那句话，等于把

晓岚的参照点，从“也许会兑现”推到了“不会兑现”。前景理论管的是参照点在哪里，挪了多远。它没有问第三件事：谁把它放在那里。

一个日常的局面

我构想一个场景。晓岚和思远（9.2里那位同事）都在等一件事：“明年转正”，上司当面说过。年底，公司定了，今年不转。

晓岚的路是这样：她自己去问了人事，问清楚了，回来在本子上写：“转正这一条，划掉。十二月某日。”思远的路是这样：他在走廊里听另一位同事说：“我听说你转不了了。”

两个人亏的数一样：同样一年的等待，同样一笔本来要涨的钱。参照点挪的距离也一样：都从“明年转正”挪到“不转”。信息也一样：两个人都知道了。区别只有一个：线是谁挪的。

预测要分开写，A 是我读到的最近邻居的预测，B 是本章的：

A（前景理论与处置效应）：损失额相同、参照点挪动的距离相同，两人的损失感相同；如果有差别，是别人替你挪的那一个更轻，因为不是自己动的手。

B（本章）：晓岚之后八周里，旧账重开的次数更少；思远更多。第八周时，两条线仍然是分开的。

“重开”指什么，要说死：翻旧事、生闷气、再比一次，当周数，当周记。

他会怎样反驳，本章怎样回应

反驳一：自己去问的人，本来就是更主动的人，所以重开得少，与签字无关。

这个反驳是对的，所以上面这个日常局面不能直接当证据，只能当线索。要把它做干净，得有一个干预版：两个人都是被别人告知的，消息的来源完全相同，区别只在随后一步。一组被邀请自己把这一条写下来、划掉、署上日期（就是9.8的三行坏账），一组没有被邀请，只被陪着。这样，来源、信息、亏损额、人的主动

性，在随机分组下都一样，只剩下“线是谁挪的”。B 预测：写下的一组八周重开次数更少。A 预测：两组一样。

反驳二：重开少，只是因为写下来“有仪式感”，与记账权无关。

回应：把“写下来”换成“念给别人听、让别人替我写”，其他不变。如果只是仪式感，这个变体应该同样有效；B 预测无效，因为笔迹不是自己的。这两个变体放在一起，就把“仪式”和“签字”分开了。

可以算的量：折返率

本章把“尚未点破”落成一个能数的量，叫折返率：当事人自己说出或写下“到某天我决定”的次数，当分母；到那天之前改期、推迟或换话题的次数，当分子。再配上每周旧账重开的次数。

折返率与未实现亏损不是一回事，有一个场景可以把它们拉开：同样的亏损额，一个人被迫实现（比如被强行结清），一个人自己实现。处置效应预测的是前者的痛不低于后者，因为数目一样；本章预测的是，被迫的那位折返率和重开次数更高，因为他账上多了一笔别人的字迹。这个场景和上面的日常局面是一对：数目不变，只换签字人。

大姐的票

再给一个家常的例子，让这条线好懂一些。楼下的一位大姐，供孩子读书熬了十几年，心里一直挂着一句话：“等孩子毕业就好了。”这句话在她的账上是一张还没到期的票。孩子毕业了，工作不理想，日子没有松下来，票到期了，没有兑现。她有两条路：一条是承认这张票收不回来了；另一条是把期限往后挪，改成“等孩子成家就好了”。

第一条路是一次性的亏，因为一旦承认，此前十几年省吃俭用、少睡的觉，全变成“花掉了”。所以每次走到临门一脚，她心里闪过的都不是“新账会不会更好”，而是“这一认，当年就白熬了”。这就是“点破即亏”：换账不是选一条更好的路，是先亲手确认一笔亏。

我要强调一点：这笔亏，是换账必须付的“门票”，本章不想告诉任何人它可以不付。我想说的只是：这笔亏由谁签字，大不一样。她自己写下“这张票收不回来了”，亏得疼，但笔是她的。邻居路过说一句“你家孩子这工作，你们那几年真是白熬了”，亏的数一样，她多出的，是一笔要么追认、要么反冲的外来字迹。

◆ 六、与自主支持对质

先承认：它说中了什么

本章最近的邻居，是德西与瑞安（Deci & Ryan）的自我决定论里的“自主支持”。它的大意是：一个人身边的人，如果提供选择、给出理由、承认他的感受，不用压力和控制性的语言，他的动机更容易变成自己的。这是对“点破引起守旧”最近的一个解释，说中的是语气：控制性的话，确实让人更抗拒。

罗杰斯（Rogers）的非指导式陪伴，和米勒与罗尼克（Miller & Rollnick）的动机访谈，在这一点上与它相近。动机访谈里有一步叫“征得许可再给信息”（先问对方想不想听，再给，再问对方怎么想），这一步和我说的“副署”几乎重合。我不能把副署说成新东西。

Brehm（勃雷姆，1966）的“心理抗拒”也在这一线上：自由被威胁时，人会更想坚持被禁的那件事。这几家合起来，已经把“语气控制性强，就会引来守旧”说得相当到位了。本章不再复述它。

它们推不出的局面一：按“结论”编码，还是按“语气”编码

自主支持的变量，是语气的控制程度。本章的变量不同：这句话里，有没有一个“所以该结／没关系”的余额结论，也就是有没有替你落分录。两个变量可以拆开。

设想一句话：“我觉得你这份工作该换了。你怎么选我都支持，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的想法。”它温和，给了选择，承认了感受，按自主支持的标准，是自主支

持式的。但它含了一个余额结论“该换”，按本章的编码，仍是一笔他人签字的分录，只是写得轻，附了一句“可撤”。

把半年观察里的人，分成四组：控制性点破、自主支持式点破、接纳、只陪并只递凭证。

A（自我决定论与动机访谈）：只陪组与自主支持式点破组同效，两组的半年清账率都高于控制性点破组。因为两者都是自主支持，区别只在有没有说出理由。

B（本章）：自主支持式点破组的清账率，低于只陪组。差距比控制性点破组与只陪组的差距小，但不为零。

两种预设在中间那一组上相反，而且可数：半年内本人写下可核实结论或期限的人数比例。“清账”的定义和9.5相同：只要是本人写下的结论或期限，走留不论。

他会怎样反驳，本章怎样回应

反驳一：自主支持本来就允许“给理由”。你把“我觉得该换”当作分录，等于把“信息”也算成了控制，太宽了。

回应：我同意它是信息。本章的立场正是：信息不是问题，信息的形式才是。同一条信息，“你上个月说过三次不想去上班”，是凭证，不下结论，笔仍在你手里；“你该换了”，是余额结论，笔被拿走。两句话信息量差不多，只在是否替人下结论。这是可以编码的：让两个不知情的读者读同一批真实对话，只回答一个问题——这句话里有没有“所以该结／该留／没关系”的结论。如果两个人的一致性很低，这个分界就站不住，本章第六条失败条件管这件事。

反驳二：你的“只陪”其实就是罗杰斯，没有新东西。

回应：只陪是罗杰斯式的近亲，我同意。分歧在功能。日常里“无条件接纳”常被听成“你这样就很好”，那就成了展期，签字人还是他。本章的只陪，功能不是让人觉得被接纳，而是三件事：不落笔，随时能递凭证，让自己落笔时多一个垫子。这三条里，第三条是推想，我没有证据。

局面二：票有没有到期，问法一样，效应不同

自主支持的变量里，没有“票”，所以它预测同一种提问方式，在任何时点同效。本章不是。

设想两个人，旧账里各挂着一张盼头票，都有写得出的到期日：晓岚的“明年六月评上职称就好了”，大姐的“孩子毕业就好了”。有人用同一句自主支持式的话问他们：“这张票，你还觉得值吗？我不替你定。”

问在到期日之前，冲销就是“提前认亏”：哪怕笔迹是本人的，也要多付一个“还没到日子就认”的价。问在到期日之后，票已经逾期，冲销只是追认一个已经发生的事实。

A（自主支持）：问的质量一样，到期前后，折返率一样。

B（本章）：到期日之前问，折返率高于到期日之后问；而且到期前，这句自主支持式的提问，相对于只陪，不再有优势。

还要补一个对照，划出本章的边界。如果旧账里没有挂票，只是习惯或惰性，没有一个“等什么”，那么这句话的效应应当不受时点影响，与自主支持的预测一致。这时本章承认自我决定论是对的。本章的新东西，只在“有票”的账上。

勃雷姆那一线：抗拒的东西，在账里有名字

勃雷姆的框架预测：抗拒的大小，取决于自由被威胁的程度。我在这里多一个判别局面：被点破的内容，如果碰不到任何一张未兑现的票（比如点破的是一笔已经了结的旧事），抗拒应当很小。勃雷姆的框架推不出这个区别，因为它的变量是“自由被威胁”，不分威胁的是哪一张票。

半年观察怎么登记

四组的登记，只用三栏：谁点的（自己、别人、没人），点了什么（一句，只写事实和原话大意，不写评价），对方怎么收的（当场怎么回应，隔了多久再提

起）。再加两栏：有没有写得出的到期日，这句话是否含余额结论。自然发生的“被点破”，往往因为处境本来更难，或者点破的人本来更熟，这些会干扰结果，所以登记时要把关系亲疏、处境难度一起记下，对照着看。不能让人去故意点破别人，那是伤人的，所以只收已经发生的情形。

短期的心情，我的预测是：接纳组最好，点破组最差，只陪组居中。半年后的清账率，只陪组最高，接纳组大约是基线，点破组低于基线。接纳让人舒服，却不加力；点破让人用力，却是往回用力；只有那个不替人落笔的人，能让笔留在原地、让门慢慢松开。

◆ 七、与森交锋，兼过近邻

这一节按我给自己定的规矩走：先承认对方说中了什么，再说我多出来的一层，最后给一个“只有我推得出，或者他推出相反结果”的局面。对方说中的，我不称为新东西。

先承认：森说中了什么

阿马蒂亚·森在《商品与能力》（1985）和《以自由看待发展》（1999）里的核心想法，用家常话讲：评价一个人过得好不好，不能只看他手里有多少东西，要看他拿着这些东西，实际能做成什么、能成为什么。同样一笔钱，健康的人和常年生病的人，能做成的事不一样。这是对“只比收入”最有力的一击，我完全接受。本章前面说的“被三道换算销掉的那些账”，换成森的语言，就是“收入漏掉了人的大量真实可能”。他比我早了几十年。

他还说中了更多

我要更正我最初的写法。我最初把森写成“一位评估者拿着清单替人打分”，这对他不公平。森有两样东西，恰好碰到记账权的边缘。一个是“能动性”：人不只是福利的接受者，也是能自己做主、追求自己看重之事的行动者。另一个是他对固定清单的态度：他主张哪些能力重要、各占多少，应通过公共讨论来定（他在

2004年的一篇文章里谈过，细节待核）。他对“幸福感”这类主观指标一直警惕，因为人会适应坏的处境，穷了很久的人也可能说自己“知足”。所以我不能说他“没碰到记账权”。他碰到了，只是方式不同。

本章多出来的一层

我觉得是两样。

第一，他的能动性是“选择的自由”：在可选的方案里，你能不能选你看重的。我讲的是更靠后的一步：选了之后，这件事算赚还是算亏，由谁写进账里；一笔拖了很久的旧账，什么时候结，由谁签字。选择的自由和结账的自由，是两个动作。

第二，森的框架里没有“点破”，更没有“尚未点破”。他的“适应性偏好”恰好指向这一点，但他把它当作主观指标不可靠的证据，没有把它当作一个会计机制去拆。账本论想拆的就是这个：适应不是无声无息的“习惯了”，是一张一直没被本人冲销的盼头票。

判别局面（对森）

设想两个人，在森的清单上完全一样：同样的健康、教育、闲暇、居住条件、社会参与，能力集合一样大。一个人从某周起，每天另立三行私账，写“我今天拿时间换掉了什么”；另一个没有。

森的框架推出：两人差别不大，因为能力集合一样。本章推出：写私账的那位，半年后在“主动清账”上的概率更高。既然森警惕主观指标，我就把“主动清账”这个行为读数放在第一位，量表放在后面；如果行为读数没有差别，只有量表有差别，这个预测不算成立。

近邻逐一过

前面已经正面过了的（自我决定论、动机访谈、罗杰斯、勃雷姆、前景理论、塞勒与处置效应），这里不再重复。以下每家一小段：他预测什么，本章预测什么。

努斯鲍姆（Nussbaum）

她列了一张“核心能力清单”，主张每个人至少应达到一个门槛，并强调“能力”而不是“实际做到”：人有权做某件事，也有权选择不做，国家不该替他决定。这一点和记账权相通。但那张清单写在宪法和政策层面，是通用的单子。判别局面：清单上都达标的两个人里，一个把清单当“我还差哪几项”的自查表，一个当“别人替我打的分”，我预测前者在被点破后更少守旧。这个我没有依据，只是一个方向，待检。

卡尼曼（Kahneman）

卡尼曼与迪顿（Deaton）2010年的研究大意是：收入越高，对“自己生活”的评价越高，但“每天的情绪”在某个收入以后不再明显变好。后续有研究做了修正和调和，我没有核实，列入待核。我觉得它和账本论暗合：生活评价是结账那一刻的账，要过通约器，所以贴着收入；每天的情绪是流水，没有这道关口。我多出的是：结账的账也不一成不变，写不写“自己那一页”，会改变评价与收入贴得有多紧。判别局面：每周写三行私账的人，生活评价对收入的敏感度（斜率）比不写的人平一些。他的框架推不出，因为没有“谁在写评价那本账”这一项。

伊斯特林（Easterlin）

1974年他指出：同一时点上富人比穷人幸福，可整个社会长期变富以后，平均幸福感没有跟着涨。我的读法是：同一时点的比，是“我和旁人”那一栏；长期的变，是“昨天和今天”那一栏。通约器让两栏都折成收入，所以整体变富后位置不

变，账面也不变。不是人贪心不足，是账只有一本。判别局面：在非收入凭证流通得更好的小共同体里（比如熟人之间靠手艺和口碑交往的行当），这个现象会弱一些。他的变量是收入，不是“凭证种类”，推不出这个差别。

诺齐克（Nozick）

他在《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1974）里讲“体验机”：如果机器能让你体验任何你想要的快乐，你愿不愿终身接上？多数人说不愿意，说明人想要的不只是感受。我接受，同时多说一句：连“真的做了什么”，也要有人写进账里才成为“我做过的事”。判别局面（纯构想）：两个人过一样的日子，一个自己写日记，一个的日记由别人代写成“今天很愉快”，一个月后，前者更愿意写下不愉快的事。他的框架不管谁写日记，推不出。

埃斯佩兰与史蒂文斯（Espeland & Stevens）

1998年他们写了《通约作为一种社会过程》。我的“三道换算”，尤其第一道“体验换成指标”，他们已经讲过，这一部分不是我的新东西。我多出的：他们讲通约是怎么做成的，没有讲做成之后，账上为什么会出现一张不肯出场的盼头票；也没有把“谁签字”放进来。判别局面：如果伤害来自通约本身，把单一尺度换成多栏表格，伤害该减轻；但如果多栏表格仍是别人填，我预测人的原地不动不会改善，而同一个人自己另立一页，会改善。这个预测把“通约”和“签字”分开了。

泽利泽（Zelizer）

《金钱的社会意义》（1994）里，她说钱并不均质：人给钱做记号，家用、红包、工资，各有来历，不能随便互换。这对我是一个限制：我说“收入是通约器”，只在“陌生人的第一道关口”成立；晓岚那天的三千块，在家里本来就有记号。判别局面：同样的三千块放进“家里的账”和“关口的账”，被点破后的反应不同，家里的账，别人说“你该换工作”，比关口上的陌生人说，更容易被听进

去。她的框架里，钱的意义取决于关系，我接受；她没有推出点破者是否副署，会改变这个意义。

阿克斯与布鲁默（Arkes & Blumer）

1985年的戏票实验：买了全价票的人，比买折扣票的人更常去看戏。投入越多，越难放手，这就是沉没成本，几乎是“再点破就白熬了”的实验室版本。我接受。区别是：沉没成本说的是投入越多越难停，是一条单调的线；我说拉住人的还有“线没被本人挪”这个状态。判别局面：同样的沉没数额，一组有机会写下三行坏账，一组没有，前者继续投入的倾向更低。

彭尼贝克（Pennebaker）

彭尼贝克与比尔（Pennebaker & Beall，1986）发现，连续几天写自己的创伤经历，后来去医务室的次数少了。我的三行坏账，形式上也是写下来，重叠的部分我承认。区别是：他们写自由叙述，对象是感受和事件；三行坏账是固定格式，有日期，只写三个科目，不许解释。如果表达性写作的解释是全部，自由写和三行写应当没有区别。我预测：两周内，自由写组旧账重开的次数，不会比“我还在等”组更低（据说表达性写作的人短期情绪会更低，待核），三行坏账组会更低。

其余几位

费斯廷格（Festinger，1954）：比较是评价自己的基本动力。我接受。如果比较本身是伤害源，所有比较应该等量伤人；我预测同样的比较，记进“今天学到”和记进“今天输了”，结果不同。

布里克曼与坎贝尔（Brickman & Campbell，1971）：快乐会回到基线。我接受。我预测同样加薪，被记成“还能拿它投资自己”的人，回落得比被记成“应得的”的人更慢。

斯彭斯（Spence，1973）：可数的凭证在陌生人之间生效。我接受。如果只重信号，多一张可核验的凭证，人该更幸福；我预测凭证越多而私账越没人写的人，反而更空。

布迪厄（Bourdieu，1986）：人有多种资本。我接受。我预测，一个文化资本丰厚而收入平平的人，在熟人圈里被尊重，到了陌生城市申请租房和贷款，仍按收入被拒：文化资本在第一道总闸前，兑换不出来。

四套三角：只留一套

按全书的做法，我曾把“你说得对”那一瞬间，用四套异位三角各过一遍。承重测试的结果是：删掉第一、第三、第四套，本章没有一条结论会塌——它们得出的判断（“向外的劲被存成‘回去想想’”“自由被推迟成延迟满足”“被撬松的是‘熬是值得的’那一栏”），要么在9.4“追认”里已有，要么只是同一件事的另一种说法。删掉第二套（对比·损耗·逻辑，被前景理论占住的那一套），“谁挪参照点”就塌了：这一笔，是把这一套拆开、在“损耗”那一格里问“谁有权挪线”才得出的，前景理论没问，原套也给不出。

所以本章只留这一套，其余三套降级，不再进论证。拆套的结果，已经写成9.5。

◆ 八、三行坏账：自己结账

为什么是一张自己填的单子

前面讲了这么多，最后总得落到一件能做的事上。可我对“能做的事”有顾虑：它很容易变成一句劝人的话——“你该把旧账了结了”——而这恰恰是本章反对的。所以我把它做成一张单子，由当事人自己填，别人不替他写。这是分录表里最后一行：签字的是你自己。

三行是哪三行

只写三行，每行一句话，写完就停，不许往下解释：

第一行：“这笔付出，我仍旧珍视。”

第二行：“它换来的东西，不再可能回来。”

第三行：“我把它记为坏账。”

第三行后面，我手头的原稿还有半句，“但我没有白过”。我犹豫了很久要不要留。留，是因为人需要一个落脚的地方；不留，是因为这半句太像安慰，而原稿自己要求“不附加任何自我安慰”。我的处理是：正式用时只写三行；有人想加这半句，另起一行，登记时单独标记，统计时分开看。

第一行是有分量的。“我仍旧珍视”不是在说好话，它是说：记成坏账，不等于否定当时的付出。付出的价值和它换来的东西，是两件事。账关了，价值还在，这是分录里“留下什么”那一格。

观察时登记什么

给旁人或研究者用的时候，不写这三句话，而是登记9.6的那几栏：谁点的、点了什么、对方（或我）怎么收的，再加一栏“这一周旧账重开了几次”。举一个构想的示例行：十月三日，别人（老同学），说“你再待下去是浪费”，我说了“你说得对”，换了话题，我仍旧珍视的是这几年学会的那套做事方法，这一周重开了3次。

填写有四条规矩。一，本人填本人的，别人不代填。二，“点了什么”只写事实，不写“他是个什么人”。三，“重开几次”要当周数、当周记，不凭印象。四，这张单子不交给任何单位，不进任何考核，也不用来判断一个人该不该走、该不该留。

八周怎么走

第一周到第二周，只登记，不动。第三周起，如果当事人愿意，选一笔最小的旧账，写下三行，标日期。以后每周只数一件事：旧账重开了几次。八周以后，把第一周和第八周的数放在一起看。

对照有两种，都是我构想的。一种：同一批人分两组，一组写三行坏账，一组只写“我还在等”。另一种是9.5的干预版：都被告知同一个消息，一组被邀请自己写下划掉，一组只被陪着。我预测的方向相同：自己写下的，重开的次数更少。

判伪读数

按照全书“账不是比喻”的规矩，每个承重的账类概念要对上三样：会计原件，日常对应物，可清点的读数。对不上的一律退回比喻。

通约器。会计原件，是记账的本位币，所有科目最后折算成它。日常对应物，是陌生人初次见面时真正被认的凭证。读数：匿名初次接触里，被认的凭证中收入、头衔、房子这类可数凭证占多少；非收入的品质（“有耐心”“讲信用”）和资源分配的相关有多强。

外来分录与副署。会计原件，是由谁签字的冲销或展期。日常对应物，是别人替你说的“该结了”“不用结”，以及你有没有当场点头并写下。读数：同一批真实对话，由两个不知情的读者按“有没有余额结论”分类，一致性多高；其后半年内，含余额结论的话与清账率的关系。

到期日与折返率。会计原件，是应收款的到期日。日常对应物，是“再干几年就好了”“等孩子上完学就松口气”。读数：折返率（9.5的算法）；到期日前后，同一句提问后的折返率之差。

参照点谁挪。会计原件，是确认损失的签字。日常对应物，是“划掉”这一笔是谁写的。读数：同一损失额下，自己写与被人告知两组，八周旧账重开次数之差。

每个读数都另外记一个“不进考核”的标记：只用来检验这套说法，不评价任何人，不替任何人做决定。

怎样会错，以及出口

本章会错在哪里？我给出六条，每条都指定了一个可以清点的数。

第一，参照点谁挪，没有差别。如果9.5的干预版里，自己写下的一组和只被陪的一组，八周旧账重开次数没有显著差别（效应量小于0.2，暂定值），那么“线是谁挪的”这个核心判别局面作废，本章退回前景理论与处置效应那一边。出口：保留三行坏账作为一种有用的做法，不再称它为机制。

第二，自主支持式点破与只陪同效。如果9.6的半年观察里，自主支持式点破组的清账率不低于只陪组，那么“含余额结论就是外来分录”作废，我退回自我决定论：重要的只是语气。

第三，到期日不起作用。如果有票的账上，同样一句自主支持式提问，到期日前后折返率没有差别，那么“到期日”不承重，分录的“冲销什么”要重写。

第四，不点破也能换账。如果在大量“自然换账者”里，超过一半的人没做过任何自己的确认，就转到了新的活法，而旧账对他们的牵制没有随时间变大，那么“点破即亏”不是换账的必要条件，要降为一种干预技巧。

第五，私账在陌生人之间可以兑换。如果在匿名初次配对里，一个公开的非收入品质，能被无共同历史的人识别，并据此分配资源，相关系数大于0.4（暂定值），那么“五分钟关口只认数”被推翻，只保留“某些关口通约器占优势”这个弱说法。

第六，“点破”与“诚实”分不开。如果两个不知情的读者，按“有没有余额结论”给同一批真实对话分类，一致性很低，那么分界只是我的一厢情愿，命题退成一句“有些话伤人”。

还要说三条边界。第一，本章不作诊断：“旧账”“坏账”是生活里的说法，不是对任何人状态的判断。第二，本章不做政策表态：我没有说学校、公司该怎样

记账，只说一个人那一页纸。第三，读数不进考核。另外，如果一个人身处危险（比如遭受暴力）或已经难以承受，那不是“点破还是陪伴”可以讨论的事，请找专业的人和可靠的人，马上求助。

最后给读者一个出口。如果你是那个想开口说“你该换了”的人，不妨先试三步：问一句“你想听我说吗”（这是请他递笔）；如果他说想，只递凭证，不下结论；如果他没有回应，就陪着。这不是一条规矩，是一个可以试的做法。

带走的话

账本先于幸福。同样的三千块，先看它落进哪一栏，才知道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他人点破，不是在给你信息，是在替你做分录。信息可以一样，签字人不一样，账就不一样。诚实是递凭证，点破是替人冲销，接纳是替人展期，三样里，只有第一样把笔留在你手里。　要看一个人有没有挪动过他的旧账，别问他知不知道，问那条线是谁挪的。这笔亏，该由他自己亲手确认，别人不替，更别当众替。　要陪，别替。

小账　第一行（三问）：谁握笔——本该是当事人，却被结算系统和说破的人拿走了；什么格式——收入，一个当场数得清的数；何时结算——当场，五分钟之内。　　第二行（本章读数）：被点破、被接纳、被陪着的三种人，半年内自己写下可核实结论或期限的比例（暂定检验，读数不进考核）。

第 10 章

换参照位：被问反的问题

这一章的问题

先讲一个我构想的场景，它不是谁的亲历，是我把许多家长会上都可能出现的一幕拼在一起。

一位母亲花了小半年，终于弄清楚女儿小满“逻辑一般，空间感特别好”：拼图一拼就是半天，折纸能折出老师没教过的样子，画房子总能把后墙也画出来。她高兴了几天，给孩子买了积木，报了建模班。到了第四个星期，她在小区的家长群里问：“你们家有没有学建模的？拿过什么奖吗？”

积木是新积木，尺子是新尺子，人还是原来那个人，眼睛还是往旁边看。

过去三十年，教育界对付“比来比去”最体面的办法，是给孩子多换几把尺子：语文数学之外，还有音乐、空间、运动、人际。这个办法没有错，我在 10.4 会写它对在哪里。可我们都见过它不管用的样子：焦虑没有消失，只是从“语数外”这一格，搬到了“空间”那一格，搬得更隐蔽，也更没法反驳。

这一章把问题问反。不问“怎样找到更合适的尺子”，问：尺子旁边站着谁？

本章的命题：参照位不是一个人心里的比较状态，而是账的格式属性。说“多了、少了、够不够”的时候，那个“该有多少”取自哪一栏，是这本账怎么记决定的，不是这个人怎么想决定的。（参照位：谁被请到刻度旁边，提供“应该有多少”。）

五十字版：“多少”的参照取自哪一栏，由账的格式定，不由心情定；各人自记、评语要凭证、大人也上账，别人这一栏就开不出来。

这句话要担得起，得过两关。一关是它不能只是“自比评估”“任务卷入”换个说法，所以 10.5 把它推成几条能算的结构推论，10.6 给三位近邻各出一个“他

的框架会答错”的预测。另一关是它不能躲在“心灵鸡汤”里，所以每一条都配饭桌上能数的读数。

全书开头说过，一道“差”入账之后是苦是益，看三件事：谁握笔，什么格式，何时结算。本章先把答案写在这里。谁握笔：本人自记，孩子那一栏孩子写，大人那一栏大人写。什么格式：每天一行，带日期，只记一个数，记“昨天到今天我差了多少”，不记名次，不记评语。何时结算：第二天，今晚写的数不当场评，明天看它动不动。

三条纪律，是我对读者的承诺。第一，本章的小满、高二的阿禾、中年的老蒋，全是我构想的人物，不是真人，不是谁的访谈，凡构想的场景我都写明。第二，本章讲的是家里、班里的一种记法，不是诊断，不给任何人下结论，也不对政策表态。第三，本章所有“读数”都是一家人、一个班自己看一看的，不进考核，不拿去排名；拿去排名的那一刻，这一章就白写了。

◆ 一、被问反的问题

回到那场构想的家长会。老师讲完期中考试的情况，请家长提问。一位父亲举手：

“老师，我孩子到底哪方面有天赋？”

这是一个很自然、很真诚的问题，也是多元智能流行以来家长会上最常见的问题。可你停下来看，这句话已经把“别人”请进来了。它预设有一种叫“天赋”的东西躲在孩子身上；预设找出来是为了“定位”；更要紧的，它预设回答的人是老师，一个见过很多孩子的人。老师凭什么能答？凭的是比较。“他的空间想象在我带过的孩子里算靠前”，这句话里，“带过的孩子们”一个都没缺席。问句还没出口，答案的材料已经是“别人”了。

多元智能给了家长一个体面的问法：不是“我孩子排第几”，是“我孩子哪方面强”。体面是真体面，可体面不等于换位。被量的东西换了，站在刻度旁边的人，原来是谁，现在还是谁。

用买菜来说最清楚。同一杆秤称出三斤青菜，就是三斤。可大妈心里“贵不贵”有两种对法：对着隔壁摊，“他家才一块五，你这儿怎么两块”；或者对着自己的小本子，“上礼拜这个摊是一块八，今天两块，涨了两毛”。前一种人天天进市场先打听一圈，防着吃亏；后一种人，隔壁摊爱卖多少卖多少，跟她的账不搭界。给前一种大妈买一杆更准的秤，她只会更准确地知道隔壁摊便宜了多少。

秤是尺子；“你心里的价对着谁”是参照位。大妈的两种对法，我不认为是两种脾气。第二种大妈手里有个本子，本子上只有自家这个摊的价；第一种大妈没有，她那一栏是空的，空位上谁来都能坐。 这是本章要一路推下去的东西。

所以“被问反”是说：我们一直问“怎样找到更合适的尺子”，另一半从没人认真问过——“那个提供答案的人，能不能换？”换一个问法给那位父亲：“老师，我孩子这个月比上个月多出了什么？”这个问法不需要一个见过很多孩子的人来答；答案不随班级学校而变；孩子自己就能说出一部分，比老师更准。

先把话说清楚，免得读者以为我反对“发现长处”。我反对的更小：把“发现长处”当成化解比较的办法。 长处找到了，比较没有化解，只是换了战场。小满的妈妈找到了女儿的空间感，然后把它拿到小区里去“对账”。

同样的事不只在亲子之间：高二的学生不如同桌，他不会因为“我还有别的智能”就安静，他会开始比谁的社团更亮；四十多岁的人在聚会上看见谁换了车，回家路上没有哪把新尺子能让他踏实。本章末尾让这三个人各过一周，看“换参照位”是不是同一件事。

◆ 二、日差线

“和昨天的自己比”，几乎人人听过，也几乎人人说过，可孩子并不当真。我的看法是：它是一句话，不是一条线。话说完就散了，线要有点、有日期、有两点之间的差。

我把它叫日差线：每天用同一个指标，今天的自己减昨天的自己，把差记下来，一天一个点。“每天”，是不让尺子空着；“同一个指标”，是换了指标就没

法减；“自己减自己”，是别人没有资格进场；“记下来”，是人对昨天的记忆不可靠（10.6 说）。

一个反例：背十个单词

“我家孩子每天背十个单词。”听起来有恒心，可十个是谁定的？大人。背完打钩，没背完欠着。这条线是平的，只有“达标”和“没达标”两种状态，叫二值。它测的是孩子服从了没有，不是变了没有。哪天只背了七个，孩子耳朵里听到的不是“少了三个”，是“比应该的少”，“应该”是谁定的，他心里明白。

日差线把同一件事换个记法：不问“背了十个没有”，问“今天合上书，不看提示，你能说出几个？昨天几个？”昨天六个，今天七个，+1；第三天七个，0；第四天五个，-2。这个数是孩子当天自己数的，没有“应该”，没有合格线，明天还会再数。打卡的账是大人记的，替别人交账；日差线的账自己记，替明天留账。同一个数，记在哪一边，意思相反。

颗粒要小到当天就有

假设指标是“月考成绩”，六十八分到七十分，+2，听着是进步，可一个月才有一次。中间二十九天，线上没有点。这不是家长品德问题，是尺子空了，空位总有人来占。（10.5 会证明这不是经验之谈，是格式推出来的。）

所以原料要有“三个能”：当天能发生，睡一觉就能从没有走到有；昨天今天对得上，是卡在二十四小时边界上的最小的差；能数，是0变成1，不是“状态不错”。我构想小满家用的指标是：“今天你有几个问题，是自己想出来、不是别人塞给你的？”昨天碰到不会的题就停，今天多问了一句“为什么”；昨天等妈妈念题目，今天自己先念了第一行。

挑指标有个笨办法：把它放进三个问题里过一遍。“今天几点睡着的”：当天能发生，昨天今天对得上，能数，过。“今天开不开心”：能发生，但没法数，也没法和昨天对，不过，除非把它换成“今天有几次笑出声”。“这学期进步多

少”：颗粒太大，一个学期才有一个点，不过。阿禾、老蒋的指标，后面也是这样挑出来的。

第一天写不出来，也算第一笔。 孩子说“一个也没有”，就记 0。0 是明天那个数的前一笔。一本只肯记正数的账，一遇停顿就断，那不是账本，是奖状栏。

三个常被问到的问题

孩子造假怎么办？ 先别当品德问题。造数多半是因为这个数在他那里有了价格：报高了不挨问，报低了要挨问。该检查的是账：有人在数后面加了评语，或者把数换成了奖励。

孩子真的退步了怎么办？ 一连几天 -1、-2 完全可能。不劝“没关系”，不分析原因，记下来。线会往下走，这是它和奖状的区别。真正可怕的不是线往下走，而是线断了、尺子空了。

学校还排名，这套账不是自欺吗？ 它不会让排名消失，也不教人捂眼睛。成绩单印着第几名，就是印着。日差线管的是：名次摆上桌以后，家里接着说什么。接“某某考多少”，还是接“这张卷子，你昨天预想的哪一道，今天算出来了”。名次是外面送来的，下一句话是家里自己的。本章的读数数的正是这一句。

日差线还有一层用处：它给“进步”立一道门框。第二章讲过，门框上那条线记着日期和高度，谁也不能一个人改口。孩子说“我进步了”，妈妈说“你哪里进步了”，两个人都拿不出凭证，这场争论就只能拼嗓门。有了带日期的一行，争论变成翻一页：昨天那格写的是几，今天写的是几。

◆ 三、双栏账

先说很多人会想到的做法：作业本中间画一道竖线，左栏“全班第几”，右栏“我今天比昨天多对几题”。两头都顾到，岂不稳妥？

我在饭桌上推演过，它撑不过一个星期：两栏并排，大的会吃掉小的。 名次是大颗粒，一个月变一次，可一变就很显眼；左栏是老师印的，孩子不用写也改不

了，右栏要孩子一天一天费力地写。眼睛先看左边。而“左栏有一个位置留给别人”本身，就是要拆的东西。

所以本书的双栏账，不是“别人一栏、自己一栏”，而是“人人各有一栏，每一栏记的是自己的昨日到今日”。孩子一栏，大人一栏。别人那一栏，根本不开。

单栏是监督的变装

为什么要有大人的栏？一个只记孩子、不记大人的本子，不管叫什么名字，本质是监督记录：孩子每天报一个数，大人站在本子外面拿着笔看它涨落，自己从不上账。这时“别人”并没消失，只是搬了家，住进大人心里：理想中的孩子，大概一天该有五个。那个影子比邻居家的孩子更贴身，因为它是“我心里本来想要的孩子”。孩子每天交一个数，就是每天交给这个影子审一次。

我说“别人栏之所以还活着，不是因为孩子在比，而是因为站在账外的那个人自己从来不入账”，这句话 10.5 要把它推成有前提、有结论的东西。先看日子里它长什么样。

大人先报自己的 0

我构想一个场景：晚饭后，妈妈把手机放在桌上，对小满说：“今天我先说我。我今天想弄明白一件事，为什么昨天会议上我那么着急。结果是，我今天是 0，没想明白。轮到你了。”

三个细节。她报的是真实的 0，不是装出来的“我也很惭愧”；她没给这个 0 加形容词；她接着说“轮到你了”，不是“你看妈妈都做不到”。为什么 0 比任何正数都重要？0 不可攀，也不用维护面子。 妈妈若报“想明白了三件事”，孩子就有了一个可仰望的影子，妈妈也有了要保住的面子。报 0 的大人，拿什么去比孩子的 0？比不出高低，只能比明天的“有”。

孩子不报数的时候

这办法不会一试就灵。我构想一个多半会出现的场面：开账后小满老老实实报了六晚，第七晚埋头吃饭，一个字不说。

旧习惯最容易冒出的那句是：“怎么连数都不肯给？”这句话一出口，双栏立刻塌回单栏。该怎么办？第一步，大人照常先报。第二步，孩子那一栏空着，不代填——栏是孩子的，大人代写一个“无”，就破了“本人自记”。空格带着日期留在那里，空本身是一个能数的读数。不问为什么，第二天照常。如果连续三晚空着，可以换一个问法，而且问法也不评人：“你不想说，是怕记下来，还是嫌麻烦？”两个选项都不是错的。

我给这一条留一个作废条件：大人连续三晚先报，孩子仍然拒绝，此后一周也没变化，这一条在这个家里作废，回到 10.7 的出口。

小满家的两周（构想，待换成真实记录）

这里本该放一份真实家庭的两周记录。我手里没有，而这本书的纪律不许编造“真实访谈”，所以下面是我构想的，只用来说明这本账长什么样，等有了真实的我会替换。

十一月头一天，小满“0 个”，妈妈栏“0，会议上急了，没想明白”。第二天小满“1 个”，是应用题“为什么要先画图”；妈妈“0”。第三天小满栏空着，妈妈没追，自己栏写“1，想明白了会议上我急在哪”。第四天小满“2 个”，妈妈“0”。第五天“1 个”，妈妈“1”。第六天周六，小满“0 个”，说在拼积木，妈妈问：“拼的时候有没有一处是自己想出来的？”小满数了数，自己把栏改成“2 个”。这一笔我特意留下，说明她的指标不局限于功课，积木拼出来的东西也能进账。第七天小满栏空着。第八天妈妈先报“我今天是 1”，小满报“1 个”。

第二周大体相似，当然不是一帆风顺：我也构想了这样一晚，妈妈还是脱口说了一句“人家某某都上了建模班的二级”，说完自己愣住，在自己那一栏旁边画了

一划，没有解释。小满看见了，什么也没说。这一划不是认错，是账：它让下一周的读数有了一个真实的起点，而不是一个好看的零。第二周还有一晚，小满拿着月考卷子回家，数学五十五分。妈妈张口之前，手停在半空。她后来说——这句话也是构想的——她那一刻想问的是“你同桌多少分”，可她发现要写的那一栏里没有“同桌”这个格子。她问的是：“这张卷子，你昨天预想的哪一道，今天算出来了？”

我构想这个场面之前，先交代这本账怎么算“合格”，因为“账”不能只是一句好听的话，得有能数的东西。对应项：每个数后面有没有一句“关于什么”，不是光秃秃的“2”，一周下来，有多少个数是光秃秃的。主体自记：一周下来，有没有哪一天哪一栏是别人代笔的，哪怕代笔的人是好心。日期：这条记录一周后还能不能被当事人自己翻出来。这三样都不用谁来打分，各家自己数一数就知道。

我构想这个场面，不是夸这个办法灵，是说明结构：笔是各人自己的，没有哪一栏留给“别人”，那句话就没有地方落脚。这个“没有地方落脚”，10.5 要把它说成一条规则。

◆ 四、加德纳决斗

霍华德·加德纳，一九八三年，《智能的结构》（Frames of Mind，Basic Books）。这个名字在教育界几乎和“换尺子”同义。我照本书规矩：先写他说中了什么，再写本章多出的一层，最后给只有本章推得出的判别局面。

他说中了什么

他说中的是：尺子的单一是一种伤害。 在他之前，语文、数学不灵的孩子常被默认为“脑子不行”；他提出人至少有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身体动觉、人际、内省等相对独立的智能，只用前两种量孩子，是窄化。一个逻辑平平、空间感特别好的孩子，第一次有了合理的位置。这对许多被语数外压得抬不起头的孩子，是道德上的修正，不是教学技巧。我不会因为要写别的方案就假装它不重要，而且后面还要反过来借用它。

本章多出的一层

多元智能重新划了“被量的东西”，没有重新指认“拿尺子去对刻度的人”。它默认，比较的合法终点仍是别人：有了空间智能，就拿孩子的空间作品去和别的孩子的空间作品比。过去只有语数外几个“别人”，现在空间、音乐、人际、运动各养出一批新的“别人”。尺子多了，站在尺子旁边的人没有换，反而更多。

机制不是我编的，随手画一张图就看得出。学校给每个孩子画一张雷达图，每个角一种智能，离中心越远越强。问一句：“离中心越远”的刻度怎么来的？一根轴上的“五分”和“八分”，必须有一个参照，只能来自一群人。用第 10.5 的话说：雷达图的每根轴，都是一栏别人的常模栏，被孩子的分数挂在了自己的账里。图越精细，对别人的数据越依赖，每个角都是一个小排行榜。

有一点要老实讲。据我所知，加德纳本人并不主张拿雷达图给孩子排名，也一再说多元智能不是用来贴标签的〔待核：我没有逐条核对他的原话，只讲大意〕。我说的“榜单”是这套理论被学校和家长用起来之后的样子，不是他的本意。他最初列七种智能，后来补了“自然观察智能”〔待核：年份和出处〕，常说的“八种”我只取作场景。

判别局面

两个家庭，条件尽量一样，都发现了孩子的“空间感”。第一个家庭做多元智能最标准的动作：买积木、报建模班、把“空间”写进家规。第二个家庭开一本双栏账，指标是“今天自己拼出几处没看图纸的结构”，大人那一栏记自己的。各数八周饭桌上的话。

多元智能框架能预测的是：第一个家庭孩子更自信，焦虑下降；它没有关于“别人”句子的预测。本章预测：第一个家庭里“别人”型句子（“某某学建模学到哪一级了”“人家都得奖了”）的占比不降，甚至升，因为新尺子带来了新的对账对象；第二个家庭明显降，原因不是大人忍住了，是账上没有那一栏。读数：

每周一顿晚饭的前十五分钟，家里人自己数，“别人”型句子占全部句子的几分之几，连数八周。两个家庭差不多，这一条就判错。

加德纳的追随者可以这样回应：多元智能从没要求把图拿去比，图上的刻度完全可以不对着别人。我同意，所以这条可以单独检验：同一个班，两种雷达图。一种刻度来自年级常模，一种刻度来自孩子自己上学期的位置，每个角画的是“比上学期多了几格”。多元智能框架对刻度从哪来没有预测，因为它讲的是有几种智能；本章预测：前一种图发下去以后，家长会上的“别人”型提问（“我家孩子在班里排第几”）明显多，后一种少。这是一次小实验，可以让班主任在不排名的前提下，让家长匿名数当天家长会上听到几句。

反过来借他

小满的空间感是份真材料，只是不能拿去和小区里的孩子对。那就让它进自己的账：“今天拼积木，有几处没看图纸、自己想出来的？”昨天一处，今天三处，+2。空间智能还在，刻度另一头不再站着别的孩子。加德纳帮你发现什么值得被数，日差线决定数的时候对着谁。　　选材选得再好，账记成排行榜，也还是排行榜。所以我的建议是两样都要，顺序是：先有一个不笨的孩子，再有一条不对着别人的线。

◆ 五、交叉与拆套：格式怎样限制话

这一节是全章的承重墙。我先把“参照位是账的格式属性”拆成几条规矩，再从规矩推出结论。

读到这里，读者可能想：你把一件日常小事讲成了定理。我的理由是，凡是“你到底是在跟谁比”这种问题，争论到最后总是各说各的，因为大家把它当成心里的事，没有东西可数。把它放到账的格式上，至少可以问：这一栏里有没有这一笔？指得出，还是指不出？

先问：会计学真借来了什么

我说是“账”，不是“账本”这个比喻，按书里的规矩要做替换测试：把会计词换成普通词，看哪些推论会丢。

“日期”换成“标上哪天”，什么也不丢。“主体自记”换成“各写各的”，什么也不丢。这两条在我这里是普通规矩，不必借会计学的威信，我降级为日常说法。“复式记账”据说在帕乔利一四九四年的书里有系统讲法〔待核：章节页码我没有核对原书〕，它的核心是“借贷必相等”，这一条我不借：大人和孩子的数绝不能相减相等，那就又成了比。

换了会让推论丢掉的，只有一条：对应项与凭证约束。　会计里每一笔都要指着一件对得上的凭证，指不出凭证的数，进不了账。换成普通词“写个理由”，丢的是这一半：在账里，不光被记的人受约束，评价这一笔的人也受同一个约束。“多了”“少了”“够不够”，要指着账里同一指标、同一天的某一笔才算数。这一条一旦成立，推论就长出来了。

四条账规

规一，各栏本人写，别人不代笔。

规二，评语要凭证：说“多了/少了/够不够”，得指得出账里同一指标、同一栏、前几天的某一笔。指不出的，叫“旁话”，旁话可以说，但要被记一划（读数在 10.7）。

规三，栏与栏不相减、不比大小。

规四，一天一结：第二天看昨晚那笔，结完才算数。

大妈的小本子正是这样：她说“涨了两毛”，得指着本子上那一天的价；隔壁摊一块五，不在她的栏里，指不出，所以只能是旁话。

推论一：自比不是选出来的，是格式剩下的

在四规之下，别人对小满栏里一笔做评价，账内能指的“该有”有多少？规三堵死了别的栏，规二要求指得出，剩下的只有小满自己此前的各笔。所以参照位是被格式剩下的，不是被挑选的。这是本章和“任务卷入”“自比评估”分道的地方：它们讲的是一个人愿不愿意拿自己比，我讲的是账里只剩这一个可指的东西。愿不愿意，在格式面前不起决定作用。

拿小满那晚的五十五分来试。妈妈要说“怎么才这点”，规二问她：这个“该有”指着账里哪一笔？小满栏里能指的，只有“上个月三十七分”“上周那道应用题错了四步，这周错两步”。五十五分比这些高，她这句话就接不上了。她若还想说，只剩一条路：说“你同桌考了多少”。这句话没有凭证，在这套账里叫旁话。旁话没有被禁，家里没有警察，它只是要被记一划，而且一划都是当场记的。这样规矩管住的不是嘴，是“话要有出处”这个习惯；说话的人自己，先感到那句话缺了一个落脚的格子。

这也是替换测试里“写个理由”和“凭证”的差别：理由是自己给自己的，凭证是账里本来就有的。

推论一顺手改写了 10.2 的主线：为什么月考日差线不行？不是它“太粗”，是规四算出来的：月结的账，两次结算之间有二十九天，这些天里“该有”没有账内的凭证可指，于是旁话——别人——进场。颗粒要小，是推出来的，不是劝出来的。

推论一还要加一句提醒：自比被格式剩下，不等于自比就是好事。它只说明“该有”取自这一栏的前几笔，没有说这几笔够不够温柔。如果大人把昨天定成了“应该”，昨天的数就成了新的暴君，这正是 10.7 里“理想的自己”那一层。格式能保证参照位在哪里，保证不了站在那里的人怎么看。

推论二：不入账的大人，必留一个不受格式管的评语位

规二说评语要凭证，可评语是人说的。如果说话的人没有自己的栏，他的话就没有地方被登记，也没有地方被检查：账对他没有格式。这个位置我叫空位。空位上的人想说“怎么才一个”，他的“该有”只能取自账外。

账外有什么？成绩单上的名次、家长群里的奖状、心里那个理想的孩子。它们随时供应，不用凭证，不用日期。所以：

> 结构推论（空位定理）：只要账里有一个不入栏的评语者，这个账就保留一个不受规二管的评语位；账外的“该有”供应不断时，那个位子上的话，大概率取自别人。

我把话说在前头：“位子必在”是格式的结果，推得出；“位子上坐的是别人”，是经验，靠社会的供应不断，这一半得靠读数来验。所以我不敢说“必然”，只说：位子在，别人栏就没有关死。单栏账之所以是监督的变装，是这条的白话版。

推论二靠三个前提：一，评语者的话是在一本账的约束之下说的（规二）；二，账外的“该有”供应是持续的（成绩单、家长群、同事聚会，这是事实，不是我的假设，但各家多少不同）；三，一个人是否“入栏”，会改变他自己说话时要不要指得出来。第三个前提是经验性的，也是我最可能错的地方：也许大人写了自己的栏，说话照旧，只是多了一个仪式。局面乙专门检验这一条。

空位不止一个

空位定理还有一个让人不舒服的推广：它不只对爸爸妈妈成立，对每一个能对孩子的数说“多了少了”的人都成立。爷爷奶奶隔着电话问“这次考第几”，班主任在家长群里念排名，补习班老师在走廊上说“你们家那个比上学期松了”，这些

人都没有栏。他们每一个都是一个空位，从账外递进来一个“该有”。所以把一家人关起门来记账，不等于把空位关上；它只关上了自己家里的那一个。

这有一个实际的结论：不要要求每个人都写栏，那不现实。最小的“入栏”，是每天报一个自己的数，哪怕一句话；更小的，是同意自己的旁话被数一划。能做到这一步的人，空位就缩小一点。做不到的人，不必责备他，只需知道他是一个空位，在读数里留一个位置。

四个会让近邻答错的局面

结构推出来，下面是四个看起来反直觉、却能数的局面。

局面甲：孩子栏记得再好，大人不入账。　直觉是：孩子配合得越好、数据越漂亮，家里越不比别人。推论二相反：孩子栏记得越勤，大人的评语场合越多，空位上的话也越多，所以“别人”句的次数不降，占比不降；在孩子写下 0 或负数的那几晚，反而更容易冒尖。理由是：孩子写下的每一笔，都给了大人一个“要评一评”的场合，而大人手里没有账内的“该有”可指，只能伸手去账外拿。孩子越勤，场合越多。

近邻为什么答不出这个：任务卷入、自比评估都把注意力放在孩子一侧，孩子的状态越好，预测越好；它们没有一个变量叫“评语者在不在栏里”。

局面乙：孩子完全不配合，大人天天上账。　直觉是：孩子不参与，什么都白搭。推论二相反：这时空位关上了，大人的话必须“指得出”才安心，大人嘴里的别人句占比下降。这一条我最暴露，写在这里等人来打：如果孩子不写，大人再勤也不降，说明大人入账只有跟孩子入账一起才有力，空位定理要降级。怎么数：只数大人说的句子，孩子完全不动，家里另一个人（爸爸、爷爷）来数；八周，对照打底的两周。

局面丙：账有，但月底才结。　直觉是：有账就有自比。规四相反：月底才结的家，两次结算之间，别人句的占比和没开账的家没有差别。有账不等于有参照位，账空着的那些天，位置是空的。这也说明为什么我不拿“坚持写账”当美德：

写得勤不勤不是要点，要点是每个“该有”都能在一天之内被指到。月底那一张漂亮的汇总表，对这二十九天没有任何约束力。

局面丁：同一个孩子，两本账。　　这是最能区分“格式属性”和“心理状态”的一个。孩子小满，在家里是双栏账，在课外班里是公开排名榜。如果参照位是她心里的倾向或目标取向，她应该在两个地方说差不多的话：爱比的，两边都比；爱和自己比的，两边都和自己比。如果参照位是账的格式，同一个人在两个地方说的话，应当随账变，不随人变：在家里“多少”对着自己上周，在班里“多少”对着榜上的名字。读数：同一个孩子，两处各取一周，数她自己嘴里“别人”型句子的占比，差一倍以上，格式属性就站得住；两处差不多，说明她的比法是随身带着的，我的命题败。把人当作稳定的“成长型”或“任务型”的框架，在这里必然预测两处差不多。

这四个局面各靠哪条规矩？删掉一条，会塌哪个，可以对着看：删掉规一（别人代笔），局面乙里的“大人天天入账”失去意义，因为大人可以替孩子写；删掉规二（评语要凭证），空位定理没有了立足点，局面甲、乙一起塌；删掉规三（栏不相减），推论一的“只剩自己此前各笔”不成立，参照位又可以从别栏取；删掉规四（一天一结），局面丙与“颗粒要小”塌。四条规矩里，没有一条是装饰，每一条删掉都会倒一面墙。

这四个局面，下一节的近邻，都推不出来。

四套三角：压缩降级

我原先的提纲里有“四套三角交叉”，每套三拍，写得像仪式。我做了承重测试：删掉哪一套，哪条结论会塌？

“账里放什么”（格式、对应项）：删掉，规二没了，推论一二都塌。留，已并入上面的规矩。　　“谁在栏里”（谁握笔、大人入栏）：删掉，空位定理塌。留，已并入推论二。　　“翻账”（每天结算、回写）：删掉，推论一对月考日差线的改写塌，局面丙塌。留，已并入规四。　　“家里的规矩”（理念层）：删掉，上面任何一条结论都不塌。它只是把前三套再说一遍，砍掉。

所以交叉点还是那句“我比上周多对了三题”，但现在它承重在三个地方：说得出口（规二，有凭证）；说完没人接“那某某呢”（规三，没有别的栏）；说话的人旁边坐着的大人，也在同一本账里（推论二）。少了哪个，这句话都会变形。

这个命题没有说什么

我要把边界划清楚，免得被说成“否认人心”。我没有说人心里没有比较的冲动：看见别人，心里动一下，是人之常情，费斯廷格解释的就是这个。我说的是另一件事：这个冲动能不能变成饭桌上一句话、一次追讨、一个新的名次，取决于桌上有没有一个格子接得住它。冲动是心理的；接得住接不住，是格式的。孩子心里照样可能难受，日差线不声称能消除难受，它只管不让“别人”被请进饭桌。

拆套：这个点有没有被人占住？

“人和过去的自己比”在心理学里有现成的名字：时间比较理论。斯图尔特·阿尔伯特一九七七年发表过《时间比较理论》（Temporal comparison theory），登在《心理学评论》84卷6期〔待核：卷期页码请对照原刊〕。我最初的提纲把这处标成“Albert 1977 社会比较的自我评估”，标签错了：社会比较是费斯廷格一九五四年的，阿尔伯特讲的是时间比较。我按时间比较写，更正记在文末。

怎么拆？阿尔伯特、尼科尔斯、休斯三家，各占了这个点的一部分：他占“人会拿过去的自己当参照”，他占“情境怎么把人推向任务卷入”，他占“评估怎样不靠别人当标尺”。三家有一个共同点：参照位被放在人里面（倾向、状态、评估者的意图）。我拆的就是这一处：把它搬到账的格式上。下一节逐个对质。

◆ 六、近邻

规矩照旧：先写他说中了什么，再写本章多出的一层，最后给一个“同一局面，他预测A，本章预测B”，A、B相反，且能数。我不替大师编原话；他们的框架我只讲大意，所有“他的框架预测A”都是我的读法，标〔待核〕，请读者以原文为准。

尼科尔斯：和昨天比，早就有名字

约翰·尼科尔斯一九八四年的文章（Psychological Review, 91(3), 328–346）〔待核〕区分两种卷入：“自我卷入”，成败靠和别人比出来；“任务卷入”，成败靠这件事自己弄明白了没有、比以前好了没有。所以有人读到本章会说：这不就是任务卷入吗？他说得有道理。“和昨天的自己比”教育心理学早就有名字，我没有发明它。这是本章最大的缺口，我先认下。

他的框架把它看作一种状态，由情境的评价方式推向某一边。我的命题不同：参照位是账的格式，不是状态。两者在这里分叉：

局面：两个家庭都早早学了“和昨天比”这句话，家里也都营造了“重过程不重名次”的气氛。一家只有孩子一栏（单栏），一家人人一栏。八周后学校贴出排名榜，榜出前后各三天，数大人嘴里的“别人”型句子。

他的框架预测A：两家气氛一样，任务卷入的状态一样，别人句都不升。本章预测B：单栏的家，榜出后三天别人句升；双栏的家不升。

我还认下两处差别，免得以为我在抢功。第一，他测的是动机和感受，我数的是饭桌上的句子；感受会骗人，句子会留下来。第二，他的框架里大人的位置是“营造情境的人”，我把大人放进了账里，大人也被格式管。这两处是我比他多出的东西，不是他的错。

他可能这样反驳：气氛是大人的态度，态度到位，账只是个工具。我的回应：态度不入账就无凭证，空位还在；两家榜出后的占比差在误差之内，我这条就败了，账降为他的框架的一个操作工具，我认。

休斯：谁握笔的“自比”

格温妮丝·休斯二〇一一年讨论过高等教育里的“自比评估”（ipsative assessment），拿学生这次表现和他自己上次比，不和别人比（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36(3), 353–367）〔待核〕。她说中了：评价可以不靠别人当标尺。

本章多出的是账在谁手里，以及记录者自己在不在账里。在她的设想里，记录和比较由教师做，学生拿到的是教师写的“你比上次进步了”，教师站在账外，这是我说的单栏。日常里它长成班级“进步榜”：把进步幅度算出来贴墙上，从大到小排。日差也能被拿去排名，一贴出来，别人回来了。

局面：同一个班，同样的进步数据，同样不公布、不排序，学生也一样拿到自己的那条线。区别只有一条：做法一，老师只负责记，不在账里；做法二，老师也有一栏，每天写“今天我比昨天多听了几个学生把话说完”之类的一个数。她的框架预测A：学生拿到的信息一样，效果一样，课堂上老师做的跨学生比较（“你看某某”）句数没差别。本章预测B：做法二里老师的这类句子明显少。读数可以让学生匿名数课间听到的“老师拿谁比谁”的句子，不需要监视老师。

她可能说：效应走的是信息通道，学生拿到的信息相同，哪里会差？回应：我数的不是学生的感受，是老师的话；老师的话是老师栏在不在决定的，不是信息决定的。两做法的句数无差别，这一条判错。

阿尔伯特：自比的时间形状

阿尔伯特讲的是一个理论上的倾向：人会拿过去或将来的自己当参照。我读到的一份稿子概括成“自我受威胁时，倾向和过去的自己比以恢复自我评价”，我没有核原文，他的重点似乎更偏“自我连续性”，“受威胁时拿过去安慰自己”的说法也许更接近后来的研究，如威尔逊和罗斯二〇〇一年讨论人如何评价“从前的自己”〔待核：阿尔伯特原意；威尔逊、罗斯的卷期页码〕。无论哪一种读法，它是一个关于一个人头脑里发生什么的理论。

局面：一个已经开了账的家，某天成绩公布，孩子受挫，而这天晚上账断了，格子空着。时间比较的读法预测A：受挫之日是自比的高发日，没有凭证时从记忆里翻出过去的自己来安慰，自比的话上升。本章预测B：账断的那天自比的话不升反降，补进来的是别人句；因为自比所依靠的那个“可指的昨天”，在账断的那天

没有了。读数：一周七天，数家里“自比的话”（说话人是自己，不是大人追讨）和“别人”句，各画七根柱子。受挫日账不断时，自比柱子应当和平常差不多高；账断时，自比柱子下去，别人柱子上来。

他可能反驳：习惯一旦养成，早已内化成倾向，账断了也会自比。回应：如果账断日自比话仍在，说明自比已内化为心理倾向，账只是启蒙的脚手架，我的“格式属性”命题就要降级，只在前几周成立。读数能分出来，这不是我嘴上让步。

一个小旁证：人回头看从前的自己，容易把从前想得更差来衬托现在〔待核：主要依据威尔逊和罗斯，未逐条核对〕。日差线记在纸上，每笔有日期，偷偷改旧账就不灵了。

德韦克与克鲁格·德尼西：两个刹车

德韦克的“成长型思维”（《心态》Mindset，Random House，2006；Dweck & Leggett, 1988, Psychological Review, 95(2), 256–273〔待核〕）说中了：比较的该是努力和策略，不是能力高低。她给了话，没给账。一句夸努力的话不留痕迹，更没有谈大人自己要不要入栏。我构想过一种情形：一个家庭学了成长型的夸法，天天夸“你真努力”，饭桌上“人家某某更努力”一句没少。这是构想，不是调查。按局面甲，这并不奇怪。这里也有一个能数的对照：她的框架预测A，学会夸努力的家庭，别人型句子会因注意力转向过程而减少；本章预测B，夸努力的话如果不入账，大人说话的空位还在，别人型句子占比大体不动，甚至因为多了“谁更努力”这个新比法而微升。她可能说，我讲的是孩子的心态，不是饭桌上的话。回应：那就请她允许我只数话；话不变，心态变了，我也乐意承认她对。

克鲁格和德尼西一九九六年的元分析（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9(2), 254–284）〔待核：卷期页码，样本量〕给本章踩了刹车：我读到一份二手材料说，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反馈让表现下降〔待核〕，大意是反馈把注意力引到“这件事怎么做”常有益，引到“我这个人怎么样”常有害。日差线本身就是一种反馈，不会因为用心良苦就必然有益。同一条日差线，做法一，每晚孩子自己念数；做法二，家长念、孩子听。我预测做法二会退化成名次：孩子开始拒报，家长念完常附评语。

读数两个：每晚第一个念数的人是谁；念完后紧跟的那句有没有评价。两做法的拒报率无差别，这一条判错。他们的框架大意是反馈的来源和指向决定效果，并没有对“谁来念这个数”给出直接预测，所以这里我不说他们答错，只说这是一个他们的框架没有覆盖、本章却要冒险的局面；它背后是规一：账的笔在谁手里，念数的嘴就该是谁的。

其余四位：同向

费斯廷格（Festinger, 1954, Human Relations, 7(2), 117–140）说明没有客观标准时，别人是最近的替代品，本章全部的起点要谢谢他；他谈比较的频率和对象，没谈“比较的对象在句式里还有没有位置”。班杜拉（Bandura, 1977, Psychological Review, 84(2), 191–215）：亲身做成的经验是效能感的重要来源，日差线正是做成过的记录。贝姆（Bem, 1972）：人从自己做过的事推断自己是什么人。基线测量（Baer, Wolf & Risley, 1968）：先数干预前再数干预后，是研究者的工具，被测的人不入账，本章让被测的人变成记账人，还要大人先入账。〔以上均待核，沿用九问稿文献，未逐条核对〕这四家同向，不假装有判别力。

他们合起来覆盖了一个聪明人今天能想到的大部分办法。就我所知，没有哪一家把“参照位”写成账的格式，并由此推出空位定理〔待核：这是“无人说过”的断言，我没有穷尽检索〕。这句话我愿意被人打脸。

三个预测不是各打各的。它们拧在同一个东西上：参照位的位置，在尼科尔斯那里是“状态”，在休斯那里是“评估者的意图”，在阿尔伯特那里是“倾向”，在我这里是“格式”。四个位置，对同一个饭桌给出四种预测，这就是它能被数出来的原因。

三个局面如果同时输了怎么办？那就说明饭桌上的话不由账的格式管，而由别的东西管，比如大人自己的焦虑程度、亲戚朋友圈的压力。我会老老实实写：参照位是账的格式属性，这个命题在家庭里不成立，成立的只是一种帮助大人起步的仪式。反过来，如果三个都赢了，也不代表人心里没有比较，只代表这些比较没有在饭桌上找到落脚的格子。我数的是话，不是心。

◆ 七、怎样会错

先说三句，下面每个读数都在它们管辖之下：这些读数不作诊断，不能拿去说谁“有问题”；不是对政策的表态；不进考核，不进评比，不进家长群的晒图。读数是一家人自己看一看，判断这套办法在这里行不行。

判伪读数

读数一：“别人”句占比，分说话人记。　先不开账，打底两周：每周挑一顿晚饭前十五分钟，家里人自己数一共说了多少句，其中几句是“别人型”（“某某考多少”“人家都能”），大人和孩子分开记。打底以后开账，再数八周。八周后趋势线没下来甚至在升，“参照位被挤掉”的核心机制就不成立。一张纸画两栏，听到一句记一划，十来岁的孩子也能数。有一个陷阱：数的人容易“越数越少”，因为一被盯着，大人自己会收敛。所以打底的两周不告诉全家这是个实验，只说“这两周我们每人数一数晚饭桌上的话”，数完就是数完；也可以请一个不在这个家里吃饭的亲戚帮着数几顿，对照看看。录音我不建议；全家明确同意才可，数完即删。

读数一的结果有三种读法：八周下降，说明账的格式起了作用，但还要看局面甲乙丙丁里是哪个在起作用；八周不动，说明账没有接住话，先查有没有爷爷奶奶、群里的奖状这类账外空位，再查大人是不是真的入了栏；八周上升，最常见的原因是日差线已经变成追讨，这时看读数三。只有第一种值得松一口气，而且只是暂时。

读数二：大人入栏与否，对照局面甲、乙、丙、丁。　甲：孩子栏勤、大人不入账，别人句次数是否不降；乙：孩子不写、大人天天入账，大人的别人句占比是否降；丙：月底才结的账，期间占比是否和没开账的家无差别；丁：同一个孩子在家和在班里，别人句占比是否差一倍以上。四个里任何一个与预测相反，对应的那条推论就要修，不是整章作废，也不能装作没看见。

读数三：昨天开始追讨了没有。　　如果“昨天都有两个，今天怎么只有一个”开始出现，说明日差线成了新的暴君。读数：一周里大人说出口的比较句，含“昨天”的句数是否超过含“别人”的句数，同时孩子栏空着的晚数是否增加。连续两周这样，说明这套办法只是换了个神。

读数四：谁先念数。　即克鲁格·德尼西那一条，连数四周。每晚都是大人念孩子的数，且常附“才一个”“不错”，日差线在这个家里已经退化成名次。

日差线怎样变成新名次

最危险的敌人不是“别人”，是它自己。四条常见的歪路：进步榜，贴“本周进步之星”；互看栏，兄弟姐妹的栏若允许互看，下一步就是“你涨了四个，我只涨了两个”，我的规矩是栏各人的，看不看本人说了算，不看是默认；把数换成奖励，一个问题一块钱，数变成价格，孩子学会把一个问题拆成三个报，账一能换钱，就是工资单；拿去晒，一晒，这条线又有了观众，观众是“别人”。还有第五条是我自己最担心的：把规二变成法庭。　“评语要凭证”本来是格式管话，一旦变成大人拿它去盘问孩子，“你这话的凭证呢？指给我看”，家就成了法庭，凭证成了新的审问工具。规二只管说话的人自己：你说“少了”之前，先自己指一指。它不能由别人替你指，更不能拿来指别人。

日差线在三类人身上的边界

日差线不是万能的，我把它不适用的地方先写下来。第一，指标本身有价格的场合：如果孩子的“问题数”会影响他拿到的评价、零花钱、座位，数就会变形，这一条不管用，必须先把价格拿掉。第二，一个人正处在很重的事里，比如亲人生病、家里在吵架，这时记一个“今天自己想出几个问题”会显得荒唐，休账比硬撑好。第三，如果一个人已经被“别人”压得睡不着，请直接去找专业的人，账本不是治疗。这三条不是客套话，它们对应读数三：一旦出现追讨、拒报，先休账，不要劝。

最深的一层

九问对话中间有一轮指出：更狠的对手其实不是“别人”，是“理想的自己”，“别人”只是它的外衣。妈妈看着孩子的“今天一个”，涌上来的未必是“某某家的孩子”，而是“他应该比这强”。这个“应该”比邻居的孩子更贴身。读数三说的“昨天”变成暴君，就是把昨天定成了“应该”。所以尺度不是“把别人赶走”，而是给今天晚上这个真实的人留位置：孩子答“0”，你的第一反应是“怎么才这点”，还是“嗯，记下了”？前者坐着理想的孩子，后者坐着今晚这一个。

出口

都很小，因为越小越容易真用。

休账：任何人都可以说“今晚休账”，账上记一个“休”，是本人写的，不问为什么。停孩子栏、留大人栏：读数二或三触发，先停孩子那栏，大人的栏继续写两周，只做一件事：自己报数，不评。换指标：孩子一听“问题数”就紧张，换成“今天自己做成的一件小事”。允许看别人，不允许把别人写进账：我并不主张“家里不许提别人”。看见同学解出我没解出的题，心里动一下，是新路的起点。要拆的不是看见别人，是每把尺子上预先装好的那个让别人入驻的槽；把“不许提”做成家规，被禁的话会压成暗账，更糟。不是账本的事，就别让账本背：孩子长期不愿开口、睡不好、不想上学，已超出一本账的能力，请找学校老师或专业的人，账本可以陪着，不能替代。

最后给这套办法一个总作废条件：大人先报了、休账也用了、指标也换了，孩子的拒报仍没变化，这套办法在这个家里就不适用。不适用，不是谁的错。

◆ 八、三类人的一周

这一节把家长、学生、中年人各自的一周摆出来，因为“换参照位”若只在亲子之间成立，就太窄。三个人都是我编的，表里的数和话也是构想，只说明各自的账长什么样，不是观察结果。

日	小满（五年级）自己冒出的问题	阿禾（高二，晚自习）收摊行	老蒋（四十多岁）最该做的那一件
一	0 个；妈妈栏：0	“没发现差别”	没做
二	1 个；妈妈栏：0	“今天比昨天多问了一次老师”	做了，下午三点才动手
三	（空）；妈妈栏：1	“昨天卡在第一步，今天自己画了张表”	做了，比昨天早一小时
四	2 个；妈妈栏：0	“没发现差别”	没做；自写：“被会议拖住”
五	1 个；妈妈栏：1	“昨天抄了答案，今天先写了第一行”	做了，上午十点
六	2 个（拼积木时自己想的）；妈妈栏：0	“休账”	做了，比昨天早半小时
日	（空）；妈妈栏：1	“这一周三天有差别，四天没有”	做了，上午九点

三个人的格子长得不一样，规矩一模一样：带日期，一个数或一句话，不评，各写各的，没有“别人”那一栏。

先由谁来做

九问对话里有一句我觉得全章最反直觉：最不该先做的，是“管别人的人”。校长、班主任、家里最“当家”的人一示范，这套东西立刻变成另一种“别人家的样子”：“老师都这么做，我不做就是不合群”。该由每一类人里最想自己变的那个人先走三天，把动作固定成一个不占精力的习惯——晚饭一问，晚自习一行，午

前一件——再把痕迹摆到同伴看得见的地方。不是“做得好的被表扬”，是“这个动作被认下”。

立成常规：三个人，三分钟，一句回话

不要找人推广，做件极小的事：三个人一组，每天三分钟，每人说一句“我昨天和今天差在哪”。不点评，不夸，不追问“为什么没更长进”。同伴只回一句：“昨天我也见你说过这条。” 这句回话让自比被另一个人看见，圈子里的土就厚了一点。小到什么程度？在微信里每天回三个字“报到了”都行。立住以后，别写成制度，别发奖状；一发奖状，它又变成被比的东西。

阿禾比的不是分数，是社团、简历、爱好有多“高级”，颗粒太大，一学期才变一次，变的时候还是别人给的。所以他的指标不选“社团职务”，选动作：“昨天卡在哪，今天做了什么”。阿禾的双栏在哪？他的栏旁边是同组另外两个同学的栏。三个人互相不看数字，只回那句话；他们每人也都有各自的“收摊行”，每天的晚自习最后三分钟写下。表里阿禾第一天写“没发现差别”，也是第一笔，账不要求他每天都有进步。若开始比谁的收摊行写得好看，这一组就要停。

老蒋总拿自己和同龄人比。萨尔斯和穆伦的说法是，年纪渐长，参照会从别人慢慢转向过去的自己〔待核：我凭印象转述，出处是他们收在《自我的心理学视角》中的章节〕；如果成立，老蒋是一个“还没转过去的人”，我不对此下结论，只讲他的办法：他的指标是“最该做的那一件，今天做了没有”，小组选两位老同学。这两个人本来是对手，现在是同栏的记账人，条件只有一个：互相不比数字，只说那句话。对手没有变成朋友，只是从“对着刻度的人”变成了“同栏的人”。表里老蒋第四天写“被会议拖住”，没做，也是一笔。聚会上谁换了车，这一栏里没有地方放，他回家路上的第一句话于是不再是“人家怎么就”，而是“我明天早点动手”。这仍是我构想的，不是观察。

三类人有一点相同：没有一个人的账里写着“我比谁强”。小满的栏里是问题数，阿禾的是动作，老蒋的是时间。这三样东西的单位，都是自己能一眼看懂、别人拿过去也没法排名的东西。这也是挑指标的最后一道试题：这个数，拿到别人的

账里，能不能直接比？　能直接比的数（分数、名次、职务），不进这本账；换成别人拿去也比不出什么的数（我今天几处是自己想的）。

一周之后，看什么

不看数值，看三样：账有没有断；断的那天，格子是空着，还是被别人填了；有没有哪一栏被别人代笔。没断不等于成功，断了不等于失败。这一周要看的，是这条线能不能待得住。

带走的话

别人不是用来被赶走的，是用来被看见的；要拆掉的，是每把尺子旁边预先留好的那个让别人入驻的位子。　你换不换尺子，不重要，重要的是尺子旁边站着谁。参照位不在你心里，在账的格式里：评语要凭证，各人写各人的栏，大人也上账，而且先报真的 0。　然后别评。明天看它动不动。　如果你只记得一件事：下次想说“人家某某”之前，先问自己，这句话在我们家的账里，指得出是哪一笔吗？指不出，不必骂自己，记一划，明天再看。

小账　第一行（三问）：谁握笔——本人自记，各写各的栏；什么格式——每日一行，带日期，只记一个数；何时结算——次日，看它动不动。　第二行（本章读数）：饭桌上“别人”型句子的占比，大人孩子分开记，每周自己数一次，连数八周看趋势；不进考核，不作诊断。

第 四 编

换账

编　序

一章。把前十章的三问放回同一张图里，说它会错在哪里，说谁能先动。

第 11 章

换账：三问九章与一本账的出路

这一章的问题

九章走完了。你手里有九个场景：门框和饭桌，走廊上的“我没复习”，表兄家的饭局，夜里的一张晚图，小区家长群里搬进门的钢琴，手艺铺的订单本，业主群里的“收到”，陌生人的五分钟，还有考砍之后的那顿晚饭。单看每一个，都像一件独立的事。

这一章回头问三件事。第一，这九件事，到底是同一本账，还是我把九个相像的故事硬缝在了一起？第二，如果是同一本账，出路在哪里？前面各章反复说过一句：出路不是少比，是换账，换握笔的人，换格式，换结算的时点。这句话得落到日子里，才不算口号。第三，我这套说法自己会错在哪里？一个劝别人把账摆出来的人，自己的账也该摆出来。

先把本章的命题放在这里，请你当靶子打：痛苦、攀比、内卷、权威、规范、幸福、智能，不是七个问题，是同一本账上的七个科目。

“科目”这个词，我得按第一章的规矩过一遍三项对应，过不了就退回比喻。会计里，科目是账簿里按性质分出来的栏。日常里的对应物，是同一道差，因为握笔的人、格式、结算日不同，被记进了不同的栏：记在话里的是痛苦，记在名次里的是攀比和内卷，记在署名里的是权威，记在位子里的是规范，记在收入里的是幸福，记在尺子旁边的是智能。能数的读数，是每个科目各有一组判伪读数，11.3 会把它们并在一起。这里先立一个赌注：如果各科目的读数彼此毫无关联，“科目”就只是比喻，我会在 11.5 里认输。

陪我走这一章的，是阿桂。她是我设想的一位读完全书的读者，不是真人，爱问“你是不是什么都能说成账”。她的问题，我替她问出来。

本章分两半。11.1 到 11.3 是回头收账：把九章重读一遍，串成一条链，并成一张表。11.4 到结语是向前：怎样换，换了怎样会错，以及这件事到了 AI 手里会变成什么样。想直接动手的人，可以先读 11.4，再回头补前面的账。

三条纪律照旧：本章不作诊断；不做政策表态，写到学校、公司、群聊的地方，写的只是一个老师、一个组长、一个群里的人在自己够得着的地方可以动什么；读数不进任何考核。本章不引新的文献，凡是提到哪位大师，只回收前面各章已经写过的概括，那些概括在各章末尾都有〔待核〕清单，这里不重复核，也不替他们添一句原话。

◆ 一、三问×九章：把第一章那张图重读一遍

第一章末尾，我给过一张“空格图”：九章，三个问题，每章填一格，没填的组合是将来可以研究的地方，还答应终章回来重读。现在重读。图不再放，本章只留一张表，在 11.3。我用嘴念一遍。

先念第一列，谁握笔。九章的握笔人依次是：孩子（门框），没有人（票据在许多嘴里流），无人敢认名（暗账），看图的人自己（那一沉），设计表格的人（名次），订单上署名的人（手艺铺），每天沿用旧规矩的人（照旧），结算系统和替你说破的人（幸福），本人自记（日差线）。九个里，笔握在当事人自己手里的有四章：二、五、七、十。你会发现其中第五章不对劲：握笔的是看图的我自己，翻面的那只手就是我的手，可我照样沉。笔在自己手里，不够。

再念第二列，格式。九种格式是：墙上的线，一句话，症状和病名，时态，名次到投入量，订单本，位子，收入，每日一行。粗粗分，有留得住的（线、订单本、名次、收入、每日一行），有留不住的（话、症状、时态感）。如果“留得住”就是好，名次和收入该是好格式，可它们正是第六章和第九章的伤。如果“留不住”就是坏，一句话该最坏，可第二章里那句“别在意”之所以顽固，毛病不在留不住，在没有人能拿出凭证来对。所以格式这一列也解释不了苦与益。

最后念第三列，结算日。九个结算日是：每次站上去就结，下一场考试，永不结，预支，跨门交表时，退货单落桌和料钱到期那天，每一次照旧，当场（五分

钟），次日。其中有一对特别值得停一下：第二章和第九章，都是“当场”。一个是暖的，一个是亏的。差在哪？第二章是孩子握笔，在墙上画线，当场结的是自己的账；第九章是别人一开口，当场结的是你的账。同一个结算日，换了握笔的人，意思反过来。

三列念完，还可以拿相邻的几对格子互相对一对。第三章和第四章，笔都不在谁的手里，一个结算日错期，一个永不结：错期的票据一路贬值，永不结的暗账，按我在第四章的假说，是按夜付息。第六章和第七章，结算都由外面逼着来，一个是跨门交表，一个是退货单落桌：一个把人逼成了卷，一个逼出了谱外第一刀。这一对里，三问的三格并不能把两边分开，分开它们的是第七章 7.1 那个变量：对面会不会回话。有回写的是活路，没有的是像。这个变量，可以说它已经藏在“何时结算”里，因为活路的每一个来回都是一次当场对账；也可以说它是第四问。哪一种读法站得住，我放到 11.5 去押。

留得住与留不住的分法，其实在第一章 1.5 就埋下了。我当时的看法是触觉留得最牢，听觉最散，视觉居中，那只是我的看法，不是文献结论。现在九章读下来，这个看法只对了一半：名次是看得见的，留得住，却是最大的伤；话是听的，留不住，一句“别在意”却能用好些年。留不留得住，不决定好坏，决定的是留住以后，谁能改。

三列单独拿出来，都解释不了苦与益。三个问题是咬在一起问的，这是第一章 1.3 就说过的话。它也是账本论的一个可以被推翻的点，11.5 会把它写成预测。

这里顺手把七个科目挂回九章。痛苦，挂在二、三、四、五章，它们各讲痛的一种记法；攀比和内卷，挂在第六章的前半和后半；权威挂第七章，规范挂第八章，幸福挂第九章，智能挂第十章。这个归类是我做的，不是哪位大师给的，错了请划掉。

重读一张图，最有用的是看空格。我提三个我没有填过的格子，每个都写出预测，都没有做过。其一，笔在本人手里，格式是名次，结算在次日：比如孩子自己每周把班级名次抄进自己的本子。我预测他仍然沉，道理同第五章：笔在手里不救

格式。其二，笔在系统手里，格式是每日一行，结算当场：比如一个替你记日差线、替你读你的数、替你说“今天进步了”的程序。我预测它退化成监督，道理同第十章“单栏是监督的变装”，11.6 会回到这一格。其三，笔在表格设计者手里，格式是线，结算在次日：比如学校统一录入每个孩子的每日进步曲线。我预测它很快变成新的进步榜。

再补两个。其四，笔在本人手里，格式是话，结算当场：一个孩子对着空气说“我真差劲”。这是自己对自己的无凭证记账，和第二章饭桌上的旧话是同一种账，只是说话的人和收讫的人是同一个。我预测，把这句自言自语换成一行带日期的数，这类自我贬低的句子会少下去；但这是我最没有把握的一格，因为第二章里的“嗯”是别人给的，这里没有人给。其五，笔在无人手里，格式是线，永不结算：墙上多年无人署名、无人更新的旧排名表。第三章提过那面残留的墙，我预测新来的孩子读到的，不是一份过期的账，而是一份现行的账。这两格空着也行，我提出来，是想说明：空格不是凑数，是账本论自己列出的、可以被打脸的考题。

最后做一次全书的交叉，只用一个点：笔尖落下的那一秒。这是我构想的一幕，不是哪家的实录：大人把笔递出去，笔尖碰到墙或纸。从身体看，手先递出去（先是放手，再是笔离开手心，后是另一只手接住）；从话看，原来要说的那句旧话张了嘴又没了对象（先是话到嘴边，再是被笔占了位置，后是不用再说）；从格式看，一道差落成一样可以复看的东西（先是线，再是日期，后是别人也改不了口）；从日历看，这笔账什么时候来讨被写在了前面（先是下次站上去，再是次日，后是不必等到期末）。四个角度各看一半，落在同一个点上，得到的是同一句话：账在这一秒换了主。我在每章都拆过一次套，这一章不再拆：九章各拆一回，已经够了。

◆ 二、重述痛苦、攀比、内卷：一条六环的链

设计书叫它“痛苦、攀比、内卷”的因果链。先说清楚两点。第一，我说的“链”是依赖的次序，不是每个人身上必然依次发生的日程，链上可以跳环，也可以走不完。第二，第七章是岔路：同样是比，对面有回写，就走成长进，所以走

偏不是必然。这条链我没有证明因果，它只是一个排列：每一环留下一个缺口，由下一环去填。下面六环，每一环写四样：说什么，三问怎么答，判伪读数，断了怎么办。

第一环，差先要入账（第二章）。回想李家的门框：身高只有数值，没有差，隔了一年的两次重访，才成了差。差在入账之前只是看见。入账有两种，墙上的线是原始凭证，饭桌上的话是无凭证记账，孩子一声“嗯”就算收讫。笔从大人的嘴换到孩子的手，格式是一道带日期的线，每次站上去当场就结。读数是立线前后各四周的旧话频次，以及孩子自发比较句四周内的降幅。线立了、旧话不降反升，或者降幅不足三分之一，“入账权换主，旧话就失效”这一句就不成立，链的起点要退回去重写。这一环留下的缺口是：账可以不靠凭证记，那么没有凭证的账，在人群里会变成什么？

第二环，入了账的话在人群里变成票据（第三章）。高二（3）班的走廊上，“我没复习”脱了说话人，谁都能用，用得越多越不值钱。没有人握笔，格式是一句话，结算是下一场考试，而且错期。读数是同一句式被第 n 个人使用时的承兑折扣。如果后来的人和第一个人得到一样高的可信分，票据贬值的说法就错了，这一环断，班级里的“藏”要另找原因。这一环留下的缺口是：有些账连票据都不是，根本没有人敢认。

第三环，借来的想要不认名，成了暗账（第四章）。大梁在表兄家的饭桌上看见新房，回去以后“我本来就想换”。无人敢署名，格式是症状和病名，永不结算。读数是写下带日期的三行（哪天，看见谁，哪个想要变强）之后三周里的追加投入，我提议的赌注是至少减半，这个“半”是拍的数。不减甚至增加，认名这条出口就作废。第四章还有一条读数涉及就医，只能在医生指导下看，这里不重复。这一环留下的缺口是：账一旦在一个人心里，它怎样发出那一沉？

第四环，一个人心里的那一沉（第五章）。小乔看见阿宁的成绩单，别人的完成时，把她的进行时读成了欠账。笔在看图的我自己手里，格式是已到和未到的时态，结算是预支。读数是看图之前登记好“这条路我还在走”还是“早已放弃”，再比较两种图之后的沉分差。两组没差别，这一环的“路径门”就该删，沉的来路

要回到“相似度”和“参照点被抬高”那两条竞争的解释里去找，第五章已把它们摆在对面，我不替它们辩护。这一环留下的缺口是：为什么一群人会一起沉，一起往同一个方向跑？

第五环，表接管了“看”，攀比出现（第六章前半）。穗穗和小遥各画一幅画，本来是两个人互相看；一旦期末那张表要交给不在场的人，画被抽成名次。笔在设计表格的人手里，格式是一行一个人，结算在跨门交表的时候。读数是表上有没有一栏只能由看过的人填，以及学校第一张必须交出教室的表出现在哪一年。有这样一栏，名次照样接管，说明病根不在表的单元。若是名次接管之前，画就已经没人看了，那名次只是收尸，第六章自己列过这一种错法，那时这一环要改写成“画先死了”。　第六章说得更直白：名次是交接的残渣，不是罪证。每过一次手，丢一点东西，最后只剩一个数能过门。

第六环，名次再被压成量，内卷出现（第六章后半）。小区家长群里，钢琴一台台搬进门。“投进去多少”不需要任何内容，只需要比别人多，于是人自己把路砍成一条。读数是对照：没有新东西可学之后，墙上贴作品的一组与贴排名的一组，每周的加练和转场。再加一条访谈：“如果名次不变，你还会加课吗？”超过四成的人答“还会”，名次接管就只是次要的通路。两组行为没有差别，内卷就要回到格尔茨的田和外面真实的锁里去找，“自愿”重新成了一个谜。

一句话读完六环：差要有凭证才算入账；没凭证的账在人群里变成票据，没名字的账沉进暗处；到了一个人心里，是进行时被冻住；一旦有一张表接管了“看”，比就被抽成名次，再压成量。

六环排完，要说一句关于第五、第六环的关系：攀比和内卷，在第六章里是同一条路的前段和后段，滑动发生在从名次到量的那条接缝上；痛苦则是账记在不同地方时付的不同利息，不是这条路的前一站。所以我不说“痛苦导致攀比导致内卷”，我说的是：同一道差，入账的方式不同，利息付在不同的地方。

把六环的握笔人连起来看，还有一件事。第一环里，笔先在大人的嘴上，是没有凭证的旧话；第二环，笔在许多嘴里，哪一张票据都不属于哪一个人；第三环，

笔更远，无人敢署名；第五环，笔到了设计表格的人手里，离看过的人隔着一道门；第六环，连“画”都不在了，只剩一个量。第四环是例外，笔在自己手里，坏在格式和结算。除开这个例外，走偏的链上，笔一路离开了当事人的手。后面换账的九条路径，做的就是把它一路递回来。

链外还有三章。第七章是岔路，说的是比怎样走成长进；第八、第九章回答的是为什么走不开：比先于社会，账本先于幸福；第十章回答的是怎么走回来。这三章不在链上，却是链的另一半，合起来才是“入账、出不来、换账”。

最后把最可能先断的三处写出来，不替自己留面子：第三环的“减半”，因为阈值是拍的；第四环的“在途”登记，因为人事后爱说“我还在乎”；第六环的“自愿”，因为我手里没有一份访谈。还有一处不一定是断，是跳：沉可以没有票据，攀比也可以没有暗账，链上不是每一环都必经。六环里没有一环有过我自己做的数据，这一点在 11.5 的“已知没还”里还要再提。

◆ 三、九个判别局面：一张表

第二章到第十章，各自向一位对手摆过一个局面：费斯廷格，达尔文，吉拉尔，默顿，格尔茨，孔子，哈耶克，森，加德纳。我把九个并成一张表，每一行都按同一个格式：条件相近的两组，对手的预测写在前面，账本论的预测写在后面，最后一列是算我错的读数。这是本章唯一的一张表。

章・对手	设想的两组	对手的预测	账本论的预测	算我错的读数
二・费斯廷格	比较环境相同：一组家里立孩子自记的门框线，一组不立	比较冲动不因墙线而变，点差的话不降	墙上先结账，饭桌上顺口点差的话下降	旧话不降反升；或孩子自发比较句四周降幅不足三分之一

章·对手	设想的两组	对手的预测	账本论的预测	算我错的读数
三·达尔文	公开计分板的班，对匿名成绩单的班	压力越大，投入与展示同步上升	总投入不显著更高，但公开声称“没复习”和隐藏投入的比例更高；有进步榜则出现先低后高的“曲线制造者”	公开班投入与展示同步上升，且曲线制造者近零
四·吉拉尔	各面对一件借来的事：甲写一句总认罪，乙写带日期的三行	“揭穿就解开”的读法：两组差不多（吉拉尔本人是否如此，待核）	三周后乙的追加投入明显少，甲几乎不变	乙的追加投入没减，或反而上升
五·默顿	看图前封存“我平时拿来比的人”名单；名单外的久违同学，晒我正在学的技能的证书，或我早已放弃的行业的奖	名单外的人不是参照，痛轻，两张图没区别	在途那张重，已放弃那张轻	在途组的沉不重于已放弃组
六·格尔茨	同批人，“没有新东西可学”之后：墙上贴作品，对贴排名	只要还能往原地加劳动就继续加，换方向靠外力	贴作品的停手、转场者更多，贴排名的继续加量	两组加练与转场无明显差别
七·孔子	本事相当的两个徒弟：甲只有一位高三分的师傅，乙另有一个不断换招的同辈	见贤思齐，对面的“贤”相同，两人差不多	三年后乙更新：谱外单占比更高，第一件谱外单更早，外人更认不出路数	三项读数里乙有两项以上不优于甲
八·哈耶克	信息已全公开、占用点只有一个、人必须共处（如共用一部货梯，时间表贴在墙上）	知识不再分散，比失去用处，应明显减少	“谁先、谁让”不因信息公开而消失	三个月内这类占用上的比较归零
九·森（兼塞勒）	收入与可行能力相近的人：一个被朋友点破，一个有人只陪不评	森：福利无差别；塞勒：朋友在不在场不改心理账户	被点破者半年内主动清账（本人写下可核实的结论或期限，不论走留）的比例更低	点破组清账率不低于基线，或不低于只陪组

章・对手	设想的两组	对手的预测	账本论的预测	算我错的读数
十・加德纳	两个发现孩子“空间感”的家庭：一个买积木、报建模班，一个开双栏账；先打底两周，再连数八周	孩子更自信，焦虑下降；对饭桌上的“别人”句没有预测	前者“别人”句占比不降甚至上升，后者明显下降	后者的曲线没下来，或两家差不多

表里“对手的预测”一列，是我对各章已写内容的概括，不是原话，也不是替大师多说一句；第四章和第十章已经声明过，那里的预测有一部分属于流行的读法，不是大师本人。这一列我标〔待核〕，章末汇总。

这张表有几件事要交代。第一件，九个局面，一个也没有做过。每个都是“设想的设计”，我不敢说哪个会赢。第二件，我自己数了数：对面推出不同结果的有八个，对面没有预测的有一个（第十章，加德纳没有谈饭桌上的“别人”句）。八个“不同”，是我的读法，读错了请告诉我。第三件，表里写的是他们没说的，不是他们说错的。每位大师说中的那一半，前面各章都老老实实还给了他们，这张表排不出谁高谁低。

九行动的是什么，我自己归了归，归得对不对请你查。第二、九、十行动的是握笔的人（谁画线，谁落笔，谁的栏）；第三、四、五、六行动的是格式和结算（公开还是匿名，总述还是带日期的三行，在途还是放弃，作品还是排名）；而第七、八两行，动的不是三问里的任何一问：第七行试的是对面会不会回话，第八行试的是知识分散与否，也就是比到底是不是传信号的工具。这样归下来，九行里有两行是在试三问之外的前提。这一点我不遮，11.5 里还会回来。

第四件，九行各自最容易被攻击的地方，我替你们先指出来，都是各章自己写过的担心；先把弱点摆出来，不是为了先认个错，是想让做的人知道，哪里需要配平。第二行：愿意立线的家庭，也许本来就不爱点差，所以最好是立线前后的自身对照，不是两种家庭比。第三行：公开班和匿名班的孩子可能本来就不同，而且让学生知道有记录，记录本身就会改变他们，所以只能班级层面汇总，自愿参加，不反馈给个人。第四行：甲乙两组写的时间和篇幅要配平，否则比的是写了多久。第

五行：“在途”必须在看图之前登记，事后问，人会把沉解释成“我还在乎”。第六行：前提是真有人碰到“已经没有新东西可学”的那一刻，如果多数地方课程永远往前堆新东西，这一行就悬空。第七行：两个徒弟的师傅、同辈、料钱、期限要配平，否则比的是运气。第八行：真正“知识已经没有分散”的场合很少，两三户共用一部货梯是我能想到的最接近的，这一行最难做。第九行：自然发生的“被点破”，往往因为这个人处境本来就更难，或者点破的人本来更熟，要把亲疏和处境记下来对照。第十行：愿意开双栏账的家庭，也许本来就更愿意少说“别人”，需要先打底两周，再数八周。

做这张表里的任何一行，有一条规矩比别的都要紧：先写赌注，再数。动手之前，把两种预测各抄在纸上，把“算我错”的读数也抄上，签上日期，再去数。数完才发现“这个读数其实不太对”，可以改读数，但要把改的原因也写上，不许悄悄改。这条规矩本来是对我自己的：我最怕的，就是数出来不好看，回头把读数改成好看的。

第五件，是怎么用。想做的人，别从最难的做起。第二章和第十章，一个在门框边数四周旧话，一个在饭桌上数八周“别人”句，数的人是自家人，不需要谁批准。第三章那一行涉及学生，我在第三章写过规矩：自愿，只做班级层面的汇总，记录不反馈给任何个人，不进任何考核，这条规矩在这里原样重申。第九章那一行的“点破”，不能故意去点，只能登记已经发生的，往后跟半年。

给想做的人再说细一点，以第十行为例。头两周打底：每周挑一顿晚饭，前十五分钟，家里的一个人（最好是平时不爱插嘴的那一位）在纸上画两栏，听到一句记一划，一栏记全部的句子，一栏记“别人型”的句子，比如“某某考多少”“你比某某强”“人家都能”。不录音；非要录，要全家人同意，数完就删。两周的数，不要对谁念，更不要点评。第三周开账，再数八周，画一条线，横轴是周，纵轴是占比。趋势线下来了，不要立刻庆祝；没下来，也别立刻删书，先看看是不是第七晚的“无”太多，账已经断了。第二行也一样简单：立线前四周，立线后四周，数同一类话。两行都是自家人数自家饭桌，不需要任何人批准，也不需要对谁交账。

第六件，是联合读法。九个局面都做了之后，该怎么合起来看？放到11.5。先说一句：一个都不错，也不能说账本论“对了”，只能说这九个地方没有被推翻。

◆ 四、换账：五层，九条路径

前面说“出路是换账”，现在把它落到日子里。设计书想要九条路径，细纲写成五层，我折中：五层，每层一条主路径，另挂一条旁支，一共九条，正好是九章各出一条。每层我用一个我构想的日常场景来讲，给一个可做的小动作，再用“三问一句”写成模板，最后写读数和最容易走歪的地方。设计书原想每层配一张表，本章只留一张表，所以我把表压成了这一句：谁握笔，什么格式，何时看。

三个旋钮在日子里各是什么样子，先用一个最小的例子对一下：一张成绩单带回了家。握笔的旋钮，是谁来写这个数旁边的那句话，大人、老师，还是孩子自己；格式的旋钮，是这句话落成什么，一个名次，一句态度，还是一行带日期的差；结算的旋钮，是它什么时候来找人，当场，期末，还是次日。三个旋钮不必一起拧，拧动其中一个，另外两个往往跟着松；也可能拧了一个，另两个又把它拧回去。所以下面每一条动作后面，我都写了“最容易走歪的地方”。

动手之前，先记三件事。第一，换账有一次小亏，是第九章讲的“点破即亏”：换账的第一步，是确认旧账里有一笔收不回来。这一笔必须自己确认，别人替你说，就成了征收。所以下面每一条动作，都是请你替自己落笔，没有一条是请你替别人落笔。第二，越小越容易真用，每条动作都小到当天能做。第三，别五层一起上，从你的笔最近的那一层开始。

个人：点开之前，先说一句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阿桂在备考一个证，夜里躺下，手机亮着，刷到同行晒出的“上岸”通知。心里往下一沉，和第五章的小乔是同一种沉。她要换的是格式和结算日：把“离终点差多少”的高度读法，换成“这周比上周多了什么”的斜度读法，并且在点开之前就结，不等沉了才补。

动作是一句话：点开之前，出声说“这周我____比上周多了一点，别人不知道”。三问一句：握笔的是我，格式是一句带“多一点”的话，必须先过喉咙，何时看是点开之前。读数是一周里点开之前说过这句话的晚数，以及说完还是沉的晚数，只给自己看。

我设想阿桂头三晚的样子，这也是构想，不是记录。第一晚，她说了，觉得假，对着空气说话像演戏。第二晚忘了，点开才想起来，沉了。第三晚，她说了“这周我多背了三页，别人不知道”，点开，看见别人的通知，还是沉，只是沉得浅一点，也短一点。我不写“她好了”，第五章也这样停笔。假的感觉是正常的：那一沉是自动翻译出来的，不经过喉咙，所以才要放一道必须过喉咙的减速带。如果这一周实在没有“多一点”，就老老实实说“这周是 0”，第十章说过，0 是明天那个数的前一笔。

这一条还有三个常见的卡点。忘了，那就忘了，第二天再说，不补。说了仍沉，这是正常的，第五章只预测它能减一点，不预测它能取消。说成了炫耀，发到朋友圈去，那就又有了观众，观众是“别人”：这句话只对空气说。

旁支来自第四章：如果这一沉里有一个“我也要”突然变热，周日晚上写三行，场景，看见谁，哪个想要变强，不交给任何人。最容易走歪的地方，是斜度小账变成新的名次，变成“这周我比你多进步了多少”，那一天它就成了量别人的尺子。

家庭：饭桌上的第一句，大人先报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一个家里，孩子月考退步，晚饭桌上，大人张口之前要选一句话。要换的是握笔的人和格式：各人写各人的一栏，大人先报，报自己真实的数，包括 0，不加形容词。

动作是开一本双栏账，每人一行，带日期，只记“昨天到今天我差了多少”，别人那一栏根本不开。三问一句：握笔的是各人自己，格式是每日一行一个数，何时看是次日。读数是饭桌前十五分钟里“别人型”句子占全部句子的几分之几，先

打底两周，再连数八周，趋势线不下降，“参照位被挤掉”这个机制就不成立。另有一条更细的读数，是孩子考砍当晚，大人第一句话里有没有“别人”。

开账的时机，别选在考砍的当晚。选一个平静的晚上，把话说在前头：这一本，每个人只写自己的，我先写。考砍那天晚上，那一栏已经立在桌上，大人要说的第一句，就不用再从“你看人家”那里找了。那个平静的晚上，大人可以这样开口，这也是构想：“这一本，每个人只写自己的。我先说，今天我是1，我把一件拖了三天的事做完了。”要点是先说自己，而且说一个真的小数。孩子不接话也不要紧，笔放在桌上，明天还在。兄弟姐妹之间，栏各人的，看不看由本人说了算，不看是默认。账也不要换成零花钱，数一换成价格，孩子很快学会造数。

旁支来自第二章：体检表或成绩单带回家的当晚，先问一句“这一笔谁画”。最容易走歪的地方有两处：大人报的是装出来的0，或者孩子第七晚不肯报数，大人问“怎么连数都不肯给”，双栏当场塌回单栏。孩子不报，就在他那栏记“无”，不问为什么，第二天照常；连续三晚“无”，第十章给过休账等出口，这里不重复。

学校：评语里换一段话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只写一位老师在自己班里能动的那一格，不是对学校制度的表态。期末，她要填评语，格子里本来只有一行字的位置。要换的是格式：从“一行一个人”换成“一段一步转变”。

动作是只挑一个孩子，写一段话：谁在场，从什么变到什么，是谁亲眼看见的（这一栏只能由从头看到尾的人填），下一步改什么。比如这样一段，也是构想：“在场：我和他。从：作文开头总写天气，到：这次先写了同桌说的一句话。看见的人：我，课上亲见。下一步：结尾也试试用一句话收。”“该生勤奋”可以抄给三十个人，“先写了同桌说的一句话”没有看过就写不出来。三问一句：握笔的是真看过的人，格式是一段转变，何时看是下一位接手的老师读它的时候。

读数是请一位不知情的同事扮成这个孩子，复述“我上一步错在哪、下一步改什么”。复述不出，这段评语就是白填。四十个孩子写不过来，就一周挑一个；亲

判不能过户，也不能批发，这是第六章的要点，写得少，是诚实。旁支来自第三章：孩子说“随便考的”，大人的第一句从“那怎么还是前三”换成“这次哪道题你最想再做一遍”，只动了一个格式，从问余力换成问卡点。

第六章还提过一个不花钱的办法：开学第一课，接手的老师当众读上一任留下的评语，并回答“这个孩子上一步卡在哪里，我从哪里接手”，答不出，大家就看见这一栏一年没人读。这是一个办法，不是一项要求，要不要这样做，是各个学校自己的事，本书不表态。

最容易走歪的地方，第六章已经自己说了：一段段转变被打成分，再排队，那时整个论证要回到“格式”这一问上重来。另一处是把这段话贴进家长群，观众一来，它又成了被比的东西。

组织：找好第二个人，再说那个“不”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某公司的一个小组，周一例会，有一件事“年年都这样”，每个人都觉得不妥，谁也没说。要换的是结算：不等年底，不等谁出事，在会上当场结一次。

动作是会前找好第二个、第三个人。第一个说“这一条我们别照旧了”的人，是整场测试里最危险的位置，所以要先说好：他开口之后，第二个人在三十秒内接一句具体的话，比如“我上次在某日也碰到过这一条的问题”，带日期，不带评价。第一个人说的是事，不是某个人。三问一句：握笔的是愿意落一笔的每一个人，格式是一句带日期的具体话，何时看是会上当场。

读数用第八章的办法：不拿本子，不盯人，会后凭记忆，对着最近几次类似的场合回忆，每次开口之前，有没有人先看了别人一眼。再看第一声“不”与第二个公开同向表态之间的间隔，一次比一次短，说明往到期走，不缩短就没有支持。第二个人一直没有出现，也别硬推，等下一次；逼出来的“第二个人”，只会是一场表演。

如果你不是那个说“不”的人，你也有位置：做第二个人。多数人在多数时候只能做第二个、第三个，这并不丢人，这一步恰恰是整套办法里最缺的。第八章说，第一个说不的人最危险；他是不是危险，一半要看他身后有没有人。

旁支来自第七章：新的活，把“这一单不按谱”写在单子边上，带日期，早于第一刀，口在刀先。最容易走歪的地方，是第一个说不的人被挤走，测试没有机会累积。这一条不是公司该怎么管的意见，只是组里一个人可以先动的一步。

社会：群里只回凭证，没有凭证就不开口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沿用前言那一幕。周日晚上九点，家长群里转来一张打码的成绩截图，名字遮了，名次没遮，三条回复，一个“哇”，一个“孩子真棒”，一个“我们家也要加油了”。这一层的大部分格子不是一个人能换的：平台的排行，跨门的表，招聘看收入的通约器，本书都不做政策表态。一个人够得着的，只有“我这一条回复”。

动作来自第九章：把回复换成凭证，没有凭证就不开口。“哇”和“真棒”是把余额替人报了，哪怕温柔，也是别人的笔迹。你要是亲眼见过，就递一件事：“上次听你家孩子说，那道题他自己改过来了。”没见过，就什么也不回，不回也是一笔账，不替别人落笔。三问一句：握笔的是被你回复的人，只在被请的时候你才落笔，格式是凭证而不是结论，何时看是不当场结，把余地留给当事人。读数是一周里我在公共群里回过几条只带态度、不带凭证的话，几条带凭证的，自数，不给任何人看。

如果你是那个忍不住想开口说“你该换了”的人，第九章的三步更稳：先问一句“你想听我说吗”；他说想，只递凭证，不下结论；他没回应，就陪着。这一层没有旁支，第九章只有一条。最容易走歪的地方，是把“只回凭证”变成一种冷淡，或者变成新的评判口气。第九章也说过，陪不是躲着不说：他在场，随时可以被请。

同一层还有一个更小的动作，来自第九章的通约器：初次见面的五分钟，第一个问题别问收入、头衔、房子，换成“最近在弄一件什么事”。这是我的推演，第

九章把陌生人初见时被认的凭证类型当作读数，没有写过这个动作。读数是你自己在最近五次初见里，第一个问题问的是哪一类凭证，数的是自己，不是对方。

九条动作写下来，字都很短，这是有意的：越短，越没有地方藏住“别人”。九条放在一起看，有三个共同点：每一条都把笔递回给看过的人或本人；都把话换成可以复看的东西，一句带日期的话，一行数，一段转变；结算日都从“当场评、期末评”挪到了次日或下一次。还有一个不太愿意说的共同点：每一条都要你自己亏一小笔，先承认自己的 0，承认一道差收不回来，承认自己也在落笔。换账不发奖状，不晒，不拿去考核：一发奖状，它就变成被比的东西。

九条里先做哪一条？我的建议是看谁的同意最少。个人层那一句话，不需要任何人同意；社会层那一条回复，也不需要；家庭要全家人，学校要先想清楚家长群，组织要有第二个人。所以如果你愿意先试，我建议从个人层和社会层各挑一条，一周后再决定要不要走进家庭。

◆ 五、账本论会错在哪里

账本论劝人把账摆出来，轮到它自己，也得上账。三问先答一遍：握笔的，现在是我、ChatSDE 和给我指导的王德生老师，往后是读它的你；格式是判伪读数加每章末尾的待核清单；结算日，是你数完之后，写回来的那一天。

先交三笔已知没还的账，因为它们不是“可能错”，是已经欠着。其一，全书没有一份真实访谈，设计书要求至少二十个家庭，我没有，也不编，九章的场景全是我构想的，每个都写了。其二，引文和文献大量〔待核〕，各章末尾有清单，没核之前，不要拿去引。其三，读数的阈值，三分之一，四成，过半，减半，三分钟，是各章拍的数，彼此口径不一。要校准它们，不需要大阵仗：找十来个自愿的家庭，各自先打底四周，只数一件事，比如饭桌上“别人”句的占比，看这个数日常里一周一周地波动多大，再定“降多少算降”。这个最小的先导，我没有做，也不敢写成做过。

第二笔还有一层。书里到处写着〔待核〕，读的人容易以为这是某种免责：反正标了，错了也不算我。不是这样。前言说过，凡是我没有核对过原文的引文和文

献，成书前逐条核对，核不了的就不引。所以〔待核〕是一张待还的欠条，不是护身符，到了出版前还不上的，一概删掉。

还有一条防自欺的约定：适用范围可以收窄，但必须在数之前写下来。数出来不好看，再回头说“我这套只适用于某某情形”，在账上叫事后补记，不算数。

九章里，我自己最不放心的有三处，各章自己也说过：第八章和库兰重叠得太多，区别只剩“先行指标”一点；第七章的手艺铺全是构想，木料和工序我可能说错；第四章的“改签”是假说，一例也没有。

这些预测由谁来判？不由我，也不由 ChatSDE。数的人写下赌注，数完公布；对这本书的评价，由没有参与写作的人独立盲评，我不给自己打分。

阿桂问：“你这套说法是不是什么都能说成账？”这正是第一章“怎样会错”里的第一条，也是我最怕的一条。所以我不在这里辩，我给三个点，每个点写一个能否定它的预测。

第一个点，七个科目是不是同一本账。这是整本书的统一性，也是风险最大的一处，设计书也说：否则九篇只是同一个比喻讲了九遍。预测是：在同一批人里，同时测三个读数，大人饭桌上顺口旧话的频次（第二章），孩子公开声称“没复习”的频率（第三章），饭桌上“别人型”句子的占比（第十章），它们应当彼此正相关，而且在控制了总句数（话多不多）和家庭整体的焦虑之后仍然在。如果三对相关里有两对几乎是零（绝对值小于 0.2，暂定），“一本账”这三个字取消，九章退回九个地方性的说法，各自按各章的读数留下。这一点如果不成立，不论 11.3 九个局面结果怎样，全书的统一命题都不成立。这个测法很粗：十几个自愿的家庭，每家每个读数各一个数，先看方向。方向看不出，就不必扩大；看得出，才值得认真设计，把话多不多、焦虑高不高这些混杂的东西控制住。

第二个点，三问是不是缺一不可。预测是：只换其中一问，不够。具体做法是 11.1 的第一个空格，把握笔的人换成本人，格式仍是名次，结算仍是预支：让学生自己每周把班级名次抄进自己的本子，考前先给自己“预排”一个。预测他们的自报沉，和饭桌上的“别人”句，不下降。如果只换握笔人，苦就明显下降（和不换

的对照组比，自报沉降幅超过三分之一，暂定），“三问并列”就退为“握笔人为主，格式和结算为辅”。

第三个点，出路是不是换账而不是少比。预测是：两组家庭，一组被要求“饭桌上不许提别人”，一组做双栏账。八周后，换账组的“别人”句占比降得更多；而少比组的孩子，被匿名问“你最近有没有拿谁和自己比”时，答“有”的比例不低于不干预的组，意思是禁令只禁住了嘴，没有禁住账，第十章说那会成为一笔说不出口的暗账。如果少比组的“别人”句降得一样多，自报比较也降，那么“出路不是少比”这半句作废。

阿桂又问：“如果这三点、九个局面都对了呢？”那也不能说“一本账”成了真理，只能说在这些地方，它推得出别人推不出的东西。账本论是工具箱里的一件工具，不是世界的底。别人如果有更省的工具，我认。

除了这三点，还有一个我自己已经看见的漏洞：回写。第七章说，比的对面如果会回话，两条通道都通，是活路；如果对面不动，是像。11.1 里我说过，这个变量可以并进“何时结算”，也可能是第四问。预测是：两个对象，三问的三格完全相同，只是一个会回话、一个不会回话，苦益就不同。这一条正是 11.3 第七行孔子那一局的内核。如果那一局的结果显示回写这一变量，在控制了三问之后，仍然有独立的解释力，那么“三问”应该改写成“四问”，这本书的名字不用改，但三这个数要改。

把三个点、一个漏洞，和 11.3 的九个局面联合起来，我先拍一个读法，数字是暂定的：九个局面里错一两个，这几章各自降级，总命题保留；错三四个，账本论退为“几个科目的地方性解释”，不再叫“一本账”；错五个及以上，作废。这条规则只在九个局面真的都做了之后才用。

给想做研究的人，我只提三条请求：数之前先写下赌注；样本和对照由你们来配平，我没有这个条件；数出反例，请公布，反例比顺利的结果更值钱。

还有两类错，数不出来，只能说。一是范围：我的例子几乎都来自中国人熟悉的家庭、班级和一般的职场，别的文化，别的年龄，没有验过。二是用处：读数是

给人看清楚事情的，一旦被拿去考核，这本书就被用坏了，不管数字对不对。再补一句边界，第九章写过：如果一个人处在危险里，比如遭受暴力，或者已经难以承受，那不是“换账”可以讨论的事，请马上找专业的人和可靠的人求助。

最后，如果你愿意帮我数，有三件事今晚就能开始，不需要任何设备。一，你家饭桌上，一顿饭的前十五分钟，“别人型”的话占几分之几。二，你所在的班或组里，“没复习”“随便弄的”这一类句式，一周里出现了几次，第几次出现的时候，听的人笑了。三，你在公共群里，一周回了几条只带态度、不带凭证的话。写给我的时候，请去掉所有人名和能认出你的细节；这些数只用来检验书，不会出现在任何评价里。数出来的和我写的对不上，更欢迎。

如果账本论整体作废，我愿意留下什么？留下第一章那三个很朴素的问法：谁记的？记成什么？什么时候来讨？以及几样有自己读数的小东西：门框上的线，每日一行，凭证而不是结论。它们不靠“一本账”这个名字站着。数出来对我不利的，请你不管支持不支持我，都写给我，我改书。

◆ 六、AI 时代，谁替你记账

今天的记账，有一大半已经不在饭桌上了。推荐系统决定你先看到谁的晚图；点赞数和粉丝数当场数得清，陌生人之间不需要共同历史，很像第九章说的通约器的候选，只是我没有逐项过三项对应，暂记为候选；各种榜单是第六章的跨门表。按三问来问：谁握笔，系统；什么格式，数；何时结算，当场，推到你眼前的那一刻。这一格正好和第九章“记账权被日常结算系统默默收走”对上。

我要先把话说在前头：这一节不推荐任何产品，也不判断 AI 好还是坏。我没有任何平台内部的材料，没有核对过哪一家怎样设计，下面都是条件句。本书的底稿本身，就是 ChatSDE 的九场问对出来的，前言交代过。所以这把尺子，我得先放在自己身上，放在两处。

第一处是日差线。如果一个 AI 替你记日差线，替你读你的数，替你说“你今天进步了”，它就站在了账外，坐上第十章说的“站在账外的人”的位子，单栏是

监督的变装，11.1 里我把它列为第二个空格。再好的工具，只要笔在它手里，就是换了一个握笔的人，不是换了账。

第二处是写这本书的我。AI 给的句子很漂亮，也很容易顺手拿来。借来的东西，自己说不出“哪一刻看见了什么、为什么觉得它对”，就是第四章说的借了不认名。所以我给自己定一条规矩：一句话要留在书里，我得能说出它是在哪一处被我自己查过、改过的；说不出的，宁可划掉。这是我给自己立的记账规矩，你也可以拿它来查我。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阿桂想看看，为什么那条“上岸”通知被推到了她的最前面。假如她点进去，只看到一行“为你推荐”，没有地方让她划掉，也没有地方看理由，那么第一句问话的答案就是：不能改。这时候她能动的，不是那一页，是她和那一页之间的距离：不点，或者点开之前，先说那句话。

还有一处容易被忽略：对话本身是不是凭证。你和一个 AI 聊过的话，如果能留下来，一周后再翻，自己划掉其中一句，它就是原始凭证；如果聊完就散，剩下的只是“它说我进步了”的一点感觉，那是无凭证记账，收讫的是你自己的一声“嗯”。

对任何替你记账的东西，我只建议问三句。谁能改？能不能看到它给你记的那一页，并把它划掉。压成了什么？一个数，一个名次，还是一段你认得出来的话。什么时候来讨？是当场推给你，还是留到你自己翻开的时候。这三句里，第一句最要紧，它的读数就是第九章的“对自己账本的编辑权限”：一个月里，你自己新写进去的条目有几条。

最后留一个能被否定的预测。同一个人，把推荐页换成自己手工挑选的订阅，一周后，他自报“想起别人已经完成某事”的次数，应当比不换的时候少，这是第五章“预支”的读数。如果不少，这一节作废。指标一旦成为目标就会走样，坎贝尔和古德哈特的话，第六章引过，我这里不重复；平台和社交媒体里比较、嫉妒与抑郁的研究，第五章提过一条，大意与出处都〔待核〕。这一节不对平台、监管、产业做任何政策表态，只说一个人能问的三句。

> **带走的话**
>
> 你不是在比，是有一道差被记了下来。要看的不是比没比，是这道差在谁的手里，记成什么样，什么时候来讨。出路也不是少比，是换账：先从你的笔最近的那一格换起。

小账 三问：握笔的，写这本书时是我，往后是读它的你；格式，是三问加每章的判伪读数；何时结算，是你数完之后。 本章另记一笔：这个星期，我换了三问里的哪一问？带日期，没换也写“没换”。读数只给自己看，不进考核。

结 语

回到前言那个周日

“你不是在比，你是在被记账。”这是我给这本书想好的最后一句，但它只说了一半。

书里的人，小乔，穗穗，阿旺，晓岚，小满，还有陪我走这一章的阿桂，全是我构想的，请别把他们当成真人。回到前言那个周日的晚上。群里没有一个人说过“我在比”，可是第二天，有一个孩子的书桌上多了一套卷子，有一个孩子的饭桌上多了一句“你看人家”，还有一位爸爸在备忘录里写了一行小字。我当时问：看一眼，怎么就留下东西？东西留在哪儿？是谁留的？什么时候来讨？现在可以用三个词回答：谁握笔，什么格式，何时结算。那天晚上，没有人握笔，格式是名次，结算日在每个人自己心里。

不过这句话要补两处限定。第一，不是所有的比都入账：两个人各拿一个苹果，看谁大，看完放下，从不提起，这样的比不成账，第一章已经承认，也预言它不痛不累。我说的不是“人只会被记账”，是“痛和累多半出在入账之后”。第二，“被”字不能读成被动。你一直在被别人记账，也一直在给别人记账：饭桌上的一句话，群里的一个“哇”，表上的一行字，都是落笔。能做的第一步，不是少看，不是少比，是看见自己的笔落在哪里。

想起第二章那道门框线。孩子接笔那一瞬，笔还没落墙，账已经换了主人。这本书从头到尾想说的，也只是这一瞬：不必等谁来改制度，也不必等自己先变成一个不爱比的人，只要有一支笔，从一只手递到另一只手。这三件事都小，小到不值得告诉谁。家长，可以从饭桌上的第一句话看起；老师，可以从期末那一格评语看起；在职场里的人，可以从会上那个没人开口的“不”看起。

这本书不能替你换账。它能做的，只是把三个问题摆在桌上，把我押的注一个个写出来，请你来数。你数出来的，比我写的重要。如果你读完觉得这一切本来就

知道，那也很好：门框上的线，本来就不告诉你新东西，它只是让你再也不能一个人改口。

所以最后我只留一个动作。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建议你备一个小本子，每章写一行。现在请你翻到本子的最后一页，写下这个星期换过的一格：握笔的人，格式，或者结算日。换了哪一个，写哪一个；没换，也写“没换”，带上日期。账会替你记着。

参 考 书 目

一、本书各章据以对话的文献（据作者记忆，未逐条核）

只列我有把握的作者、年份、题名大意。凡各章标〔待核〕、此处没法逐条核对的，一律不写页码，涉及具体论断与引文的，仍须回到原著。

Festinger（1954）社会比较过程理论，Human Relations。Thaler（1985）心理账户与消费者选择，Marketing Science；Thaler（1999）心理账户很重要。Kahneman & Tversky（1979）前景理论，Econometrica。Albert（1977）时间比较理论，Psychological Review 84(6)。Tesser（1988）自我评价维护模型。Lockwood & Kunda（1997）超级明星与我。Higgins（1987）自我差异。Carver & Scheier（1990）情感的控制过程观。Hsee & Abelson（1991）满意度与结果变化速度。Crosby（1976）相对剥夺模型。Merton（1957）《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Geertz（1963）《农业内卷化》。Duesenberry（1949）收入、储蓄与消费行为。Hirsch（1976）《增长的社会限度》。Foucault（1963）《临床医学的诞生》，（1975）《规训与惩罚》。Porter（1995）《相信数字》。Espeland & Sauder（2007）排名与反身性，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Espeland & Stevens（1998）通约作为社会过程，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Scott（1998）《国家的视角》。Campbell（1979）评估有计划的社会变革。Goffman（1959）《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Veblen（1899）《有闲阶级论》。Bourdieu（1979）《区分》。Akerlof（1970）旧车市场。Berglas & Jones（1978）药物选择与自我设障。Girard（1961）《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Nietzsche（1887）《论道德的谱系》。Parsons（1951）《社会系统》。Pennebaker & Beall（1986）直面创伤事件，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Taylor（1991）《本真性伦理》。Hayek（1945）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Kuran

（1995）《私下的真话，公开的谎言》。Chwe（2001）《理性的仪式》。Centola，Willer & Macy（2005）皇帝的困境，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Schelling（1960）《冲突的策略》。David（1985）QWERTY的经济学，American Economic Review。Luhmann（1984）《社会系统》。Elias & Scotson（1965）《老居民与外来者》。Bauman（2000）《流动的现代性》。Kuhn（1962）《科学革命的结构》。Christensen（1997）《创新者的窘境》。Polanyi（1958）《个人知识》，（1966）《默会维度》。Dreyfus & Dreyfus（1986）《心智超越机器》。Lave & Wenger（1991）《情境学习》。Ericsson，Krampe & Tesch-Römer（1993）刻意练习，Psychological Review。Sen（1985）《商品与能力》，（1999）《以自由看待发展》。Nussbaum（2000）《妇女与人类发展》。Kahneman & Deaton（2010）高收入改善生活评价而非情绪，PNAS。Easterlin（1974）经济增长是否改善人的境遇。Nozick（1974）《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Zelizer（1994）《金钱的社会意义》。Arkes & Blumer（1985）沉没成本心理学。Shefrin & Statman（1985）处置效应，Journal of Finance。Brehm（1966）心理抗拒理论。Gardner（1983）《智能的结构》。Dweck（2006）《心态》；Dweck & Leggett（1988）动机与人格的社会认知取向，Psychological Review。Nicholls（1984）成就动机，Psychological Review。Hughes（2011）自比评估，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Kluger & DeNisi（1996）反馈干预的元分析，Psychological Bulletin。Bandura（1977）自我效能，Psychological Review。

下列条目作者年份我只有印象，题名或出处未核，全部〔待核〕：Latour（1986）视觉化与认知；Kleinman 关于病痛与疾病；Sifneos（1973）述情障碍；Wilson & Ross（2001）从前的自己；Suls & Mullen（1982）；Fordham & Ogbu（1986）与Tyson等（2005）；Covington & Omelich（1979）努力的双刃剑；Castiglione（1528）《廷臣论》；Zahavi（1975）累赘原理；Dawkins & Krebs（1978）动物信号；Centola 等（2018）社会惯例的临界点实

验；Ames（1992）；Killingsworth 等对卡尼曼与迪顿的后续研究；黄宗智关于过密化的两部书（1985、1990）；Goldenweiser（1936）；Pacioli（1494）复式记账。

附 录

附录　这份附录怎么用

这份附录是给要动手的人备的工具：判伪读数怎么数，几张可以直接照做的表，九章里大师与近邻的对照，术语和文献。它不新增论证。正文里没有说过的话，这里不会有。

三条纪律放在最前面，附录里每一份表、每一条读数，都在它们底下。一，不作诊断：读数不拿来说哪个人、哪个孩子有问题。二，不做政策表态：不拿来说学校、公司、平台该怎样。三，读数不进考核：只给当事人自己看，不排人，不评人，不进评比。

还有一句老实话。本书没有做过任何一项实验，没有一条数据。凡标「暂定」的门槛，都是各章或九场问对里先拍下来的数，没有先导研究做依据。你在自己的场子里用，请先打底，再定自己的线。

附录一　判伪读数汇编

各章在「怎样会错」里押下的读数，散在十个地方，说法不一。这里并成一份：同类的合成一条，注明出在哪一章；每条写四样，定义（数的是什么）、怎么数、门槛（数成什么样，这条说法就算错）、常见误读。「门槛」一栏写「无」的，是章里没有给判错线，我不替它编。

编号	读数（出处章）	定义	怎么数	门槛（判错线）	常见误读
R01	入账复查（第1章，概念「入账」）	一道差一周后，当事人还能不能自己再查到	挑家里一道差，一周后请当事人不看提示自己找，找到记1，找不到记0	无。这是「入账」的定义：只说过、查不到的，算看见，不算入账	把「找得到」当成记性好。查的是有没有留下可再看的东西
R02	总命题两对照（第1章）	同一道差换三种记法，复述与心情是否有别；不留痕的比是否一样久痛	三组条件相近的人，同一道差分别由自己的日期线、别人一句话、一个名次来记，一周后各自复述并说心情；另找随手比完就放下的比，看不适持续多久	三组复述准确度与心情轻重全无可见差别，或不留痕的比与留痕的比一样久痛，总命题作废	只比心情，不比复述准不准。两样要分开记
R03	旧话频次与「嗯」收讫（第1、2章，概念「原始凭证」「无凭证记账」）	旧话是顺口点差的话（「比弟弟矮」「别在意」）；「嗯」收讫是旧话说完，孩子一声「嗯」，话题就此收住	由家里不太插嘴的另一个大人或亲戚数。立线前后各四周数旧话几次；换了词（「别着急」「慢慢来」）的，数连续六顿晚饭里新词被「嗯」接住几次	线立起后旧话稳定变多，该家被推翻；新词在六顿里被「嗯」接住三次以上，只是换词，机制没变	旧话少了就当孩子好了。数的是话，不是孩子

编号	读数（出处章）	定义	怎么数	门槛（判错线）	常见误读
R04	过账与主账本（第1章）	登记留痕率：被量过、说过的事，有多大比例在可再看的地方留了一笔；冲突时听谁：两种说法对不上，以哪个为准	两栏纸，每周记一次：说过几件、留痕几件；对不上的场合，以墙上的线还是以某人的话为准各几次	第1章定的是删除线：数不出来，这个概念全书删。无数值	拿去比各家，或催人多留痕
R05	谁画线（第2章第四条）	门框线由大人代画还是孩子自画，旧话降幅是否相同	两组家庭，一组大人画，一组孩子画，都立在门框上，同样数旧话	两组降幅差不多，「入账权在孩子手里」退成弱说法：起作用的是有条不紊地量和记	把「孩子画」读成「孩子乐意」。笔递成作业，画完就走，不算换主
R06	饭桌句数（第2、10章，概念「双栏账」「参照位」）	孩子自发的比较句；「别人」型句（「某某考多少」「人家都能」）；孩子考砸当晚，家长第一句里有没有「别人」	先打底两周，每周挑一顿晚饭前十五分钟，数总句数与这类句数；之后数四到八周。纸上两栏，一句一划，不录音	孩子自发比较句四周降幅不足原来的三分之一，第2章「账权在墙」被削弱；开账八周占比趋势不降反升，第10章「参照位被挤掉」作废	句子少了就当不比了，也可能压进心里成暗账。拿占比去评哪家家长
R07	承兑折扣（第3章，概念「不记名票据」）	同一句式（如「我真没复习」）被第n个人说时，听的人给它的可信分	记同一班里该句式的使用先后，请不参与的旁听者对每次打「他是真没复习」的可信分	后来者与第一个人可信分一样高，票据会贬值之说错	把分数当某个孩子说谎的证据。打分对句式，不对人

编号	读数（出处章）	定义	怎么数	门槛（判错线）	常见误读
R08	公开计分对照（第3章，概念「姿态税」）	公开声称不努力的频率，与隐藏投入的比例	同一批孩子在公开与匿名计分下比较：日均学习时长、深夜学习占比、课上主动暴露「不会」的次数、公开声称不努力的次数；班级层面，自愿，不反馈到个人	公开组学习时长显著更高，而声称不努力的次数与匿名组无别，「越公开越藏」错	把声称不努力读成偷懒。记录本身会改变行为，必须在班级层面做
R09	揭假成本（第3章）	点破别人「是装的」之后，点破者付的社交代价	数班里这类事件，以及点破者之后被邀请合作的次数、被同学信任的程度	点破者社交成本明显上升，「揭假零成本」错	当成教人揭假
R10	设障与票据之分（第3章）	说话次数跟个人怕失败程度走，还是跟班里别人当天说得多不多走	班级层面：自愿填已有的怕失败量表，同时数每人说该句的次数和班里当天说的次数。量表名称与适用年龄〔待核〕	次数主要由个人怕失败决定，与他人无关，是自我设障；跟着他人走，才是票据	拿去给个别孩子对号。量表分数不进考核
R11	认名可说（第4章，概念「暗账」）	能不能说出「哪一刻、看见谁之后」某个想要变热	当事人自写三行：场景，人物或那句话，哪个「我要」变强。写成「我很焦虑」这类情绪的，不算	无。是概念读数：说不出，说明账还在暗处	把写不出当毛病，或逼人写、查人写没写

编号	读数（出处章）	定义	怎么数	门槛（判错线）	常见误读
R12	追加投入与坚持天数（第4章第一、三条）	对一件借来的事（跟风报班、想换房、想考证），三周内额外花的钱和小时；从写下三行到放下或自己重新签字的天数	写前三周、写后三周每周自记额外的钱和小时，或与没写的对照组比	写后追加投入未至少减半，甚至增加，预测作废；坚持天数不比没写的更短，预测作废。「减半」「明显更短」是拍定数，须先导研究	读成「认名治好了」。本书不说任何人的症状来自欲望
R13	共同可读栏与同症状回诊（第4章，概念「改签」）	各窗口（挂号、药房、单位）共同可读的栏是否只剩病名；说清来路的人与没说清的人，同一症状三个月内再就诊次数	前者翻各处表格有无来路栏；后者只能在医生指导下，把来路叙述当追加变量，不改任何诊疗	说清来路的一组回诊并不更少，「病名是暗账利息的改签单」断在最后一环	把来路当病因，或拿它代替就医。不作诊断，不建议停药，不替代医生
R14	路径门（第5章，概念「进行时冻结」）	痛是随对方的完成是否落在我仍没放弃的路上，还是随相似度走	看图前登记被试在途事项；每张「心里一沉」的图记相似度自评与在途相关度，一并放入回归。另比「对方完成你早已放弃的目标」与「你正在追的目标」两组的沉分差（0到10分）和置信区间	控制在途后相似度系数几乎不减，在途几乎无增量，路径门删；两组沉分无别且样本够大，本章错	看图后再问「放弃了没有」，人会把沉事后解释成「还在乎」

编号	读数（出处章）	定义	怎么数	门槛（判错线）	常见误读
R15	斜度读数与斜度干预（第5章）	斜度是本周减上周；高度是离目标差多少	周对周各记一个数。干预三组：看图前三分钟做斜度小账、写件无关琐事、照常刷；读看图后的情绪下降与「想去做下一步的意愿」	斜度组与琐事组的下降无别，出口不成立，应删	拿斜度去排名，一排就成新名次（见R33）
R16	冻结感三题与预支（第5章）	冻结感：构想的三个题，一到七分（「日子被按了暂停」「我走的路别人已替我走完」「我还没真正上路」）；预支是图未点开时已有的低落	先在另一批人上检验三题同向且与一般低落可分，再做路径分析，竞争中介是「参照点被抬高」；另数红点亮起而图未点开时的低落，和无人晒的日子里主动想起「别人已完成某事」的次数	冻结感路径的间接效应区间含零，而参照点一路占主要部分，时态机制删；预支两项始终近零，预支退回比喻	三题未经信效度检验，不得当成现成量表引用
R17	跨门表时点（第6章，概念「跨门表」）	学校第一张必须交出教室的表出现的时间	问最年长在岗老师或翻学校老档案，找第一次规定「这张表要交到班级以外」的年份	章内无数值。若名次早在这张表之前就存在，「名次是跨门残渣」须改写〔待核：此句为附录据命题推出〕	当成对学校的控诉

编号	读数（出处章）	定义	怎么数	门槛（判错线）	常见误读
R18	亲判栏与错的落账（第6章，概念「亲判」）	表上有无只能由看过的人填的栏；说出口的错与落到纸上的错之比；错被顶回后多久被下一件事叫走；评语能否被复述成「上一步错在哪、下一步改什么」	看表格式；一天内数两类错；顶回后计时；收一批评语，请读的人扮学生复述	章内无数值：无亲判栏，表一跨门亲判必被挤出；比值趋近零，错一出口即进纸；复述不出的评语是白填	「三分钟」是对话里随口给的起点，没有依据。别拿去量老师
R19	停手转场（第6章）	同样「没新东西可学」后，墙上贴作品与贴排名的两组，加练时间与是否转向另一件事	两个条件近似的小组，按周记加练时间和主动转向的人数	两组行为无明显差别，主判断被击倒一半	把转场说成放弃。这个实验没有做过
R20	自愿访谈（第6章）	家长被问「如果名次不变，你还会加课吗」	选项含「会」「不会」「不知道」，问法不暗示答案	超过四成答「还会」，名次接管只是次要通路。四成是执笔者先押的赌注〔待核〕	访谈没做，不得当结果引用
R21	口在刀先（第7章）	公开改口的日期是否早于第一件谱外成单	订单本边上记改口日期（「这一单不按谱」），与学徒口述、销售记录对照；统计「改口早于成单」与「先成单后补说或没说」的案例	后者占比过半，「先换口」作废（暂定）	把喊口号当改口。要有日期，要有能签收的人

编号	读数（出处章）	定义	怎么数	门槛（判错线）	常见误读
R22	署名消退（第7章，概念「谱外第一刀」）	订单本上师傅署名的消退曲线；师傅名字首次被划掉后四个月内，新料新单里直接署徒弟名且无师傅担保条款的比例	逐季翻订单本，看曲线以季度计还是以世代计	低于三分之一，或所有新单都附师傅签的担责条款，裁判位迁移之说作废（暂定）	署名改了形式，价格、退货责任、接单权仍在师傅手里，不算划掉
R23	缺口与期限（第7章）	首遇失败率f（第一次照谱做新料的成败）与此前累计照谱做成的旧料件数K的关系；料钱谁担、期限多紧与第一件谱外活出现快慢	至少三个行当各取一批学徒，记第一次照谱做新料的成败与此前件数；另记料钱承担方与期限松紧	f不随K上升，「缺口是显出来的」作废；料钱由东家垫或料放十年不坏而第一件谱外活出现速度无别，「会坏是时间」作废	原稿拿「覆盖率与新料占比」求相关，两者相加恒为一，相关是算出来的，不是测出来的，不要再用
R24	脱钩句与微调句（第7章）	「这一单不按谱」是脱钩句；「谱的第几条改一下」是微调句	一组学徒里记两类句子，统计其后两个月内谱外成单率	微调句之后成单率更高，主命题让位给「换谱就够了」（暂定）	把一切微调都当脱钩
R25	活路对照（第7章，对孔子）	甲有高他三分的师傅；乙另有一个不断换招的同辈。三年后比三项	订单本里谱外单占比；第一件谱外单日期；不知情外人认不出路数的成品比例	乙在三项中两项以上不优于甲，「活路」一支输给孔子	凭主观印象判「更新」
R26	先看人一眼（第8章，概念「名分与照旧」）	照旧发生前，有人先看了别人一眼的占比	凭记忆回想最近五次照旧：之前有没有人先看人一眼。不要拿本子盯人，盯人本身就是制造探测	连续五局照旧稳定发生而无探测，机制错；探测占比过半（暂定）且已有人当众记账，十局之内位子无变，「照旧反转」错	把一眼读成对某人的判断

编号	读数（出处章）	定义	怎么数	门槛（判错线）	常见误读
R27	第二人时间差（第8章，设计书新增）	第一声公开的「不」到第二个公开同向表态的间隔	逐轮记间隔，逐轮比较	无数值，只定方向：间隔不缩短，「往到期走」得不到支持	读成人数。读的是时间差，看第二个人付不付得起姿态税
R28	失能与公开计数对照（第8章）	信息饱和而占用点唯一的场里，「谁先、谁让、谁排」是否归零；威胁失能且公开计数的场，重排是否早于自然衰败的对照场	前者数三个月；后者找对照场比较重排早晚。对照组本章尚未做	三个月完全归零，「比先于社会」错；前者不显著早于后者，整条机制错	当成给哪个场子开的方子
R29	凭证类型占比（第9章，概念「通约器」）	匿名初次接触里被认的凭证种类	记收入、头衔、房子等可数凭证的占比，以及「有耐心」「讲信用」这类非收入品质与资源分配的相关	公开的非收入品质能被无共同历史的人识别并据此分配资源，相关大于0.4，「五分钟关口只认数」被推翻（暂定）	钱在家里、亲人之间本来有记号，不通兑。说法只限陌生人的第一道关口
R30	编辑权与折返率（第9章，概念「记账权征收」「尚未点破」）	编辑权：一个月内自己新写进账的条目数，以及三问自己能答几问；折返率：到「某天我决定」那天之前改期、推迟、换话题的次数，除以自己说出或写下「某天我决定」的次数	当事人自记；每周另数旧账重开几次（翻旧事、生闷气、再比一次）	收入固定后，三行坏账的效应消失，记账权不是独立变量，第9章第四节作废	把折返说成怯懦，或替人判断该走该留

编号	读数（出处章）	定义	怎么数	门槛（判错线）	常见误读
R31	三行坏账八周对照（第9章）	写三行坏账的人与只写「我还在等」的人，旧账重开次数与生活满意度	第一、二周只登记，第三周起写，每周数旧账重开几次，第一周与第八周对看	两组重开频次与满意度无显著差别，效应量小于0.2，「尚未点破是活资产」作废（暂定）	把自愿填表读成强制。表不交任何单位
R32	点破、陪伴、接纳三组（第9章）	三种对待下，半年内主动清账的概率（本人写下可核实的结论或期限，不论走留）	三组对照；另请两个不知情的读者按「三看」给同一批真实对话分类，看一致性	点破组清账率不低于基线或只陪组，退回塞勒；两读者分类一致性很低，点破与诚实分不开，命题退成「有些话伤人」	把「清账」读成「走」
R33	日差线退化读数（第10章）	日差线是否变成新名次	大人报0后孩子是否连续三晚拒报；一周里大人含「昨天」的比较句是否多过含「别人」的句，同时孩子拒报晚数增加；连数四周，每晚第一个念数的人是谁，念完有无评价（「才一个」「不错」）	报0后孩子连续三晚拒报且更不愿开口，此法不适用；连续两周「昨天」句多于「别人」句，日差线成了新暴君；每晚大人念数且常带评价，已退成名次。「两秒到十秒」的阈值无依据〔待核〕	盯孩子的脸（「撇嘴频率」已删）；拿去排兄弟姐妹

概念表与读数对账

第1章立过一条规矩：概念表里的账类概念，读数要与这份汇编一一对上，对不上就删概念。对账结果如下。

对得上的：入账（R01）、原始凭证与无凭证记账（R03）、不记名票据（R07）、姿态税（R08）、暗账（R11，第4章已降为比喻，只留读数）、进行时冻结（R14）、跨门表（R17）、亲判（R18）、谱外第一刀（R22）、名分与照旧（R26）、通约器（R29）、记账权征收与尚未点破（R30）、参照位与双栏账（R06、R33）。

对得上但口径有改的两处。改签：概念表写「问诊表里来路一栏的有无」，第4章考虑到现实里病历的现病史常含诱因，改成「各窗口共同可读的栏是否只有病名」，汇编取第4章（R13）。双栏账：概念表写「考砍当晚家长第一句里有没有『别人』」，第10章扩成两周打底加八周的占比，汇编合并为R06。

本来没有章内采集办法的两条：第1章的登记留痕率和冲突时听谁，是第1章执笔时新提议的，第2章四条读数里没有它们。R04的采集办法是附录补的，章内没有依据，请胡敏确认，或回改第1章。

附录二　操作手册

B.0　动手之前

这里的五项做法，是我把各章的办法整理成一步一步的样子，每项都附一张空白表，可以抄在本子上直接用。先交代四件事。

第一，这是生活里的记账办法，不是治疗，不是诊断，也不替代医生、心理咨询师和老师。孩子长得正不正常，该不该去查，是医生的事。身体的不适一直不好，请去看医生；正在用药的，不要因为写了本册里的几行字，改动任何用药和诊疗，听医生的。孩子长期不愿开口、睡不好、不想上学，或者处境里有暴力、已经难以承受，这已经超出一本账的力气，请找学校的老师、可靠的人和专业的人，马上找。

第二，谁的账谁写，别人不代填。表不交给任何单位，不进任何考核，不拿去比这家和那家，也不用来判断一个人该走该留。

第三，随时可以停。任何一项让人更羞、更躲、更紧张，就停，换更轻的，或者先歇一阵。

第四，这些做法我没有一项在真实的家里、班里验证过，章里的说法都是待检验的判断。你试了，不管结果支持不支持，欢迎告诉我。

起步建议：一次只开一项，别五项一起上。有孩子在场的两项（门框线、日差线），先想清楚大人愿不愿意先报自己的数、先让出笔，再开口；只关乎自己的两项（认名三行、三行坏账），一个人就能先试。试满读数要求的周数再决定留不留，不满周数就下结论，等于没试。

五项做法在三问上各不相同，开始前扫一眼：

做法	谁握笔	什么格式	何时结算
B.1 门框线	孩子	墙上带日期的线	每次站上去，当场

做法	谁握笔	什么格式	何时结算
B.2 日差线	本人，大人也有一栏	每日一个数，带日期	次日看它动不动
B.3 三行坏账	本人	三行字加一张登记表	自己定日子
B.4 认名三行	本人	周日晚三行	一周一次，三选一
B.5 换表	看过的人	一段一步转变	下一位接手时

B.1　门框线（第2章）

适用：家里饭桌上总有人顺口点差，「比弟弟矮」「别在意」之类，说了也没用。目的只有一个，把这笔差的记账权，从大人的嘴上挪到孩子自己画的线上。

材料：一处孩子日常经过的门框或墙，尺，笔，写日期的小纸条，再备一张纸给「数的人」。

步骤：

1. 先问自己一句：这一道线，谁拿笔？答案如果是「我」，往下走。
2. 挑一个平静的时候，别在饭桌上，别在孩子刚被比过的当晚。把话说在前头，一句就够：「门框这面墙，从今天起记你的账。谁想往上写一笔，都得先问你。」
3. 把尺子、旧线、日期都摆好，灯亮着。
4. 孩子靠墙站好，由孩子自己画线、自己写日期。大人只扶尺。
5. 每次量，只问「比上次高多少」，不问「排第几」。体检表带回家的当晚，当天放下书包先量，把表上的数字当场翻成纵向：比上次多多少。
6. 这面墙上，只放自己和自己的两道线。别人的线，兄弟姐妹的线，不上这面墙。
7. 旧话还是冒出来了，不责备，不说「你又来了」。事先商量好一句替工，比如「这事先记下，周末谈」。

8. 请家里平时不太插嘴的另一个大人，或帮忙的亲戚，做「数的人」。他只管数，不抓人。
9. 四周之后，对着R03、R05、R06三条读数看一遍。数字不好看也别急着解释，先放着，看下一周。

两张空白表。

门框线登记：

日期	谁画的线	高度	比上次多多少	孩子自己说了什么（可空）

数的人的纸（每顿晚饭后划一笔）：

日期	旧话几次	新词几次	新词被「嗯」接住（是／否）	孩子自发说了几句比较的话

卡住时看这几条。笔递出去却成了作业：孩子画完就走，从不回头看，多半是作业，这笔账没有换主，先歇。线被大人搬回比较的轨道：「你看你弟，今年长了五厘米」，这面墙就又成横比的场子，守住「别人的线不上墙」。孩子不想画：尊重这个「不」，换一个他掌控的纵向记法，他自己选角落和时间，甚至只记在自己的本子里，笔在他手里，不一定非要是门框。

如果旧话照旧，也别觉得失败。线立了，日期清清楚楚，「别在意」一点没少，这很有信息：可能笔递出去了，墙却没有真交给孩子，孩子画线是应付；也可能这个家里的「别在意」另有要处理的东西，不只是身高。无论哪一种，都请记下来，写进反例，不要藏。我宁愿收集这样的家庭，也不想只收成功的故事。

想多做一点，还有两件很轻的东西，一天就能立起来，我都没有试过，供你自己选。一件是「只记发生、不记原因」：饭桌上谈身高，只许说今天量到了什么，不许说「因为什么」，谁说了归因的句子，就在纸上记一笔，不罚款，只让「别在

意」不再免费，每说一次要露一次脸。另一件是孩子的「自报单」，一周一张，只问一句：这周家里人提我的身高几次？这一格是读数，没有它，前面的办法容易变成摆设。

这一项不对孩子的身高下任何判断，也不是对体检和儿保的态度。

B.2　日差线（第10章）

适用：「和昨天的自己比」说了很多遍没用。因为它是一句话，不是一条线。目的是让昨天留在桌面上，让「别人」在账上没有位置。

准备：一个本子，每人一栏，大人也有一栏；一个指标；两周的打底时间。

选指标，要过「三个能」：当天能发生，睡一觉真能从没有走到有；昨天今天对得上，是卡在二十四小时边界上的最小一差；能数，是「0变成1」，不是「状态不错」。第10章构想过一个指标：「今天你有几个问题，是你自己想出来、不是别人塞给你的？」你家的指标自己定，别用「月考成绩」这类一个月才变一次的东西，尺子空着的日子，「别人」会自己爬上来站位。

步骤：

1. 打底两周。每周挑一顿晚饭，前十五分钟，家里人自己数：一共说了多少句，其中多少句是「别人」型的。纸上两栏，一句一划。不录音，一定要录的话，每个人包括孩子都同意，数完就删。
2. 开账。第一晚，大人先报，报自己真实的数，包括0。不加形容词，不说「妈妈真没用」，也不说「明天一定做到」。报完说一句「轮到你了」。
3. 孩子自己念、自己写自己那一栏的数。别人不代念。 第10章构想过大人开口的样子，仅供参考：晚饭后妈妈把手机放在桌上，说「今天我先说我。我今天想弄明白一件事，结果是，我今天是0，没想明白。轮到你了」。注意三个细节：说的是自己真实的0，不是装出来的「我也很惭愧」；没给0加形容词；接的是「轮到你了」，不是「你看妈妈都做不到」。0不可比、不可攀、不需要保面子，一个报出0的大人，拿什么去比孩子的0。

4. 当天记，带日期，一个数或一句话。0也算一笔。「今天一个也没有」，就记0。
5. 大人不评，不追问「怎么才这点」，不拿数换零花钱，不拿到家长群里晒。
6. 任何人可以说一句「今晚休账」，账上记一个「休」，不问为什么。
7. 一周后只看三样，不看数值：账有没有断；断的那天写没写「无」或「休」；有没有哪天哪个栏被别人代笔。
8. 八周后，把「别人」句占比的趋势线和打底两周对看（R06）。

日差线登记：

日期	孩子栏（数）	大人栏（数）	休（√）	谁念的数	备注（不写评语）

三个出口，退化时用。孩子连续三晚拒报，或此后比以前更不愿开口：先停孩子那一栏，大人的栏继续写两周，大人只做一件事，自己报数，不评。孩子一听「问题数」就紧张：换更轻的指标，比如「今天自己做成的一件小事」。三个出口都走过，拒报仍然没变：这套办法在这个家里就不适用，不是谁的错。

四条歪路提前认一认：把进步幅度贴成「进步榜」；兄弟姐妹互看栏，看不看由本人说了算，不看是默认；把数换成奖励，孩子很快会造数；拿去晒。账一旦能换钱、能给人看，它就不再是账了。

有三个问题常被问到。孩子造假怎么办，比如没想出问题却报了「三个」？先别当品德问题。孩子造数，多半是这个数在他那里已经有了价格，报高了不挨问，报低了要挨问。该查的是账：是不是有人在数后面加了评语，是不是有人把数换成了奖励。孩子真的退步了怎么办，一连几天的-1、-2？不劝「没关系」，也不分析原因，记下就行。线会往下走，这是它和奖状的区别，奖状只记好事。真正吓人的不是线往下走，是线断了、尺子空了。学校的排名还在，考试照排，这不是自欺吗？这套账不会让排名消失，也不是叫人捂眼睛。成绩单上印着第几名，它就印

着；日差线管的是名次摆上桌面以后，家里接着说什么，接「某某考多少」，还是接「这张卷子，你昨天预想的哪一道，今天算出来了」。

还有一条提醒：别让最「当家」的人先做示范。校长、班主任、家里最当家的那个一示范，这套东西立刻成了另一种「别人家的样子」。让每一类人里最想自己变的那个人先走三天，把动作固定成不占精力的习惯，晚饭一问，晚自习一行，午前一件，然后把痕迹摆到同伴看得见的地方。立住以后别写成制度，别发奖状，一发奖状，它又成了被比的东西。

阿禾和老蒋那样的人也能用：中学生的指标选动作，如「昨天卡在哪，今天做了什么」，不选社团职务这类变得慢的东西；上班族的指标选「最该做的那一件，今天做了没有」。三人一组，每天三分钟，每人一句「我昨天和今天差在哪」，同伴只回一句「昨天我也见你说过这条」，不比数字。

B.3　三行坏账（第9章）

适用：一笔拖了很久、明知不动却迟迟不确认的旧账，比如一份工作、一段付出。目的是由当事人自己确认，不由别人替他结。不替人决定该走该留。

当事人自己用，只写三行，每行一句，写完就停，不许往下解释：

> 第一行：这笔付出，我仍旧珍视。　第二行：它换来的东西，不再可能回来。
> 第三行：我把它记为坏账。

第9章讨论过要不要在第三行后加半句「但我没有白过」。我的办法是正式用只写三行，想加的另起一行，登记时单独标出，统计时分开看。

旁人或研究者登记时，不写这三句，写三栏：谁点的，点了什么，对方怎么收的。同一张表两种用法：

日期	谁点的（自己／别人／没人）	点了什么（一句，只写事实）	对方（或我）怎么收的	我仍旧珍视的是	本周旧账重开几次

日期	谁点的（自己／别人／没人）	点了什么（一句，只写事实）	对方（或我）怎么收的	我仍旧珍视的是	本周旧账重开几次

四条填表规矩：本人填本人的，别人不代填；「点了什么」只写事实，不写「他是个什么人」；「重开几次」当周数、当周记，不凭印象，重开指翻旧事、生闷气、再比一次；表不交任何单位，不进考核，不用来判断一个人该不该走、该不该留。

第一行不是客气话。「我仍旧珍视」是说：记成坏账，不等于否定当时的付出；那笔付出的价值，和它换来的东西，是两件事。

八周怎么走：第一、二周只登记，不动；第三周起，愿意的话选一笔最小的旧账，写下三行，标日期；以后每周只数一件事，旧账重开几次；第八周与第一周对看。

做对照的话，第9章构想了两种：一种是同一批人分两组，一组写三行坏账，一组只写「我还在等」；另一种加第三组，只写「这件事已经结束」和日期，不做任何解释。三组的预测方向相同，写下坏账的人，旧账重开的次数会比「我还在等」的人更少。这是预测，没有做过。

如果你是那个想对朋友说「你该换了」的人，先走三步，这不是规矩，是一个可以试的做法：先问一句「你想听我说吗」；他说想，只递凭证，不下结论；他没有回应，就陪着。诚实是递凭证，点破是替人结账，陪伴是把笔留在他手里。

如果对方处在危险里，比如正遭受暴力，或者已经难以承受，这不是「点破还是陪伴」可以讨论的事，请去找专业的人和可靠的人。

B.4　认名三行（第4章）

适用：手机刷到某个人之后，莫名想要某样东西，事后又说不清是怎么想要上的。目的是把这一个「想要」的来路，写成一张有日期的凭证。这项不作诊断，不替代任何诊疗，不用来解释任何一个症状从哪里来。

时间：每周日晚上，二十分钟。一本不交给任何人的本子。

步骤：

1. 找「最近一次」。不要往回追最原始的债主，只找这一周里，最近一次「我要」突然变强的那一下。一周里不止一次，选最热的。
2. 写三行，只写三行。第一行场景：什么时候，在哪里。第二行人物或那句话：看见了谁，听到了哪一句。第三行：哪一个「我要」变强了。
3. 检查一遍：写成「我很焦虑」「我有点嫉妒」的，是情绪，不是凭证。划掉，回头再问：是谁的哪句话之后，我才有了这种感觉？凭证要的是谁、哪一句、哪一天。
4. 三个最小动作，一周选一个。认下：这一笔我认，下一笔我自己签字。挂起：先放着，下周日晚上再问一遍。送回：对那个人说，或者先对自己说出声，这条我不跟了。被借走的对象是母亲、伴侣这样亲近的人，送回不必当面，先对自己说出声。
5. 要不要把这件借来的事继续做，有个小判据：这个愿望在我手里，加过多少我自己的东西？试过没有，付过代价没有，改过它的形状没有？加过的，按比例投下去；纯粹过手的，只投最小的一份，并事先写在本子上。
6. 合上本子，不用再回头读。

认名三行登记：

日期	第一行：场景	第二行：人物或那句话	第三行：哪个「我要」变强	本周选的动作	下周日回看后的补记

第4章构想了一个两周的走法，人物是大梁，不是真人。第一个周日，他写：「周三晚，表兄家的饭桌上。」「表兄说今年换了房，大家夸他。」「我想换到一套更大的房子。」三行写完，他并没有解决什么，但有了一张凭证：这条想要，是周三晚上看见表兄之后变热的。他选了「挂起」。第二个周日，他翻回去，发现这

一周里换房的念头只出现了一次，而且是刷到表兄的新家之后。于是他选了「认下」：这条我认，要不要换房，等我自己算完账再说，这一步由我自己签字。他没有去找表兄，也没有对任何人说什么。

还有一个第一次写时多半会撞上的小事：不是不知道看了谁，而是「我本来就想要」那句话跑得比笔快。那就是它，不用跟它较劲。

规矩：一周一次，三行为止；写不出第一行也算数，空着就写「这周没有」；不交给任何人，不打分，不检查别人写没写，不拿别人写的当材料。写着写着心里难受得停不下来，放下笔，找信得过的人说，必要时找专业的人。

B.5　换表模板（第6章）

适用：老师、带教的人，想让「看过」在表上有个地方住。病根不在门，在门后那张只画格子的纸，表的单元是「一行一个人」，换成「一段一步转变」。这是在自己班里、自己组里可以试的写法，不是对学校或任何部门的主张。

一段转变写四样：谁在场；从什么，变到什么；是谁亲眼看见的，这一栏谁也不能代填，只能由从头看到尾的人填；下一步改什么。

日期	在场的人	从什么	变到什么	亲眼看见的人（只能本人填）	下一步改什么

第6章构想过一个示例，不是真实记录：一幅画，在场的是美术老师和那个孩子；从「直接盖绿色，绿色发闷」，变到「先垫淡黄再盖绿，绿色透亮」；亲眼看见的是美术老师，课上亲见；下一步试试在天空部分也垫一层。

怎么用：形容词抄不了，「该生优秀」可以到处贴，「先垫淡黄再盖绿」没看过写不出，所以写得出写不出，靠真看。「下一步改什么」让这段话有去处，不再只有一个「你在后面」的刺激。让这一栏有读者，有个不花钱的办法：评语不在期末收走封存，改成开学第一课，接手的老师当众读上一任留下的评语，并回答一句

「这个孩子上一步卡在哪里，我从哪里接手」。答不出，大家就看见这一栏一年没人读。

动手的顺序可以这样走。第一步，别先改全班的表，只拿一个孩子的一个具体的下午试：你亲眼看到他哪一处变了，从什么变到什么，写成一段。第二步，写「下一步改什么」，写不出来就空着，空着本身是信息：你可能其实没看清。第三步，问自己一句，换一个没看过这个孩子的人来填，写得出这段话吗？写得出，说明它是形容词，不是看见。第四步，把写好的几段放到会被下一位老师读到的地方。

要提防：段落被打成分、排队，就又成了新名次，这时整个论证要回到「格式」这一问上。换表之后，用R18看一遍：有没有一栏只能由看过的人填；评语能不能被复述成「上一步错在哪、下一步改什么」。

B.6　谁数什么：做法与读数对照

每项做法配哪几条读数，谁来数，数几周，放在一张表里，免得翻前面。读数的定义和判错线见附录A。

做法	配的读数	谁数	数多久
B.1 门框线	R03旧话频次与「嗯」收讫；R05谁画线；R06孩子自发比较句	家里不太插嘴的另一个大人或亲戚	立线前四周、后四周
B.2 日差线	R06「别人」句占比；R33日差线退化	全家各数自己的话，纸上划一笔	打底两周、开账八周
B.3 三行坏账	R30编辑权与折返率；R31八周对照；R32三组对照	当事人自记	八周
B.4 认名三行	R11认名可说；R12追加投入与坚持天数	当事人自记，不检查	写前三周、写后三周
B.5 换表	R18亲判栏与错的落账	带教的人自己看	一学期，看有没有变成新名次

B.7　每月回看一页

做满一个月，抄一张这样的表，一页对着看。不是汇报，不给任何人看，是给自己决定调、停还是不动。

做法	这个月实际做了几次	读数数到了什么（照实写，包括不好看的）	有没有变成考核、排名、晒图	我的决定（不动／调轻／先停）

读数不好看，先不急着解释，看下一个月。读数好看，也不急着宣布有效，本书没有一项实验做过。

B.8　共同的止损清单

五项做法共用一张停手表，每月抄一遍，对着看。

看到这个	就这样做
有人开始为了好看而填	停，换更轻的指标，或先歇两周
孩子或谁拒报、躲、变沉默	停那一栏，大人的栏继续，不追问
读数被谁拿去比、去排、去汇报	停。读数只给本人看
记录开始变成新的名次、奖励或晒图	停，回到「谁握笔、什么格式、何时结算」三问重问
出现身体不适、睡不好、不想上学、不愿开口	这已不是一本账的事，找医生、老师或专业的人，这些做法不替代他们
三个出口都走过仍不动	在这里不适用，不是谁的错

附录三　邻居对照总表

九章各有一位决斗的大师，各章还请了一圈近邻。这里把它们并成三张表：第一张是九位大师，第二张是在好几章反复出现的邻居，第三张是各章其余的近邻。

先说三条规矩。一，只转述大意，不引原话；各家具体的论证、篇目、年份，我没有对着原书核过，各章标了〔待核〕的，这里同样标。二，「分叉」一栏写的是账本论预测与对方不同的地方，都是我读他们之后的看法，对方未必同意，每一条都等着被推翻。三，有的邻居与本书同向，推不出相反的预测，我照实写「同向，无判别力」，不凑数。

C.1　九位大师

章	大师	他说中了什么	本章多出的一层	判别局面
2	费斯廷格（1954，社会比较）〔待核〕	缺客观尺子时，人借相近的人评估自己	同一个比较，落在大人嘴上是无凭证的账，落在墙上是原始凭证	有了厘米尺，参照仍不退场；同样环境里，家里立了自记线的，点差句下降
3	达尔文（1859、1871）	生存斗争与性选择里有两种结算	声明可被没有恐惧的借用者复制，越复制越贬值，税基是努力羞辱	公开计分班与匿名班：总投入不显著更高，公开声称不复习与隐藏投入显著更高
4	吉拉尔（1961）〔待核〕	欲望借自榜样，「做你自己」无处可回	谎言几周内被记忆改成真的，再走进身体、经窗口改签成病名（假说）；还债单位小到三行	一句总认罪与带日期三行，三周后比追加投入
5	默顿（参照群体、相对剥夺）〔待核〕	尺子不是照片自带，是被拿来比的	参照不是结构设好的，是「这条路我是否仍没放弃」的时态招进来的	毕业后无交集的同学晒你正在学的证书：默顿预测轻，本章预测重
6	格尔茨（1963，农业内卷化）〔待核〕	内卷的形态是真的：向里越做越细，向外不长	走偏的是名次接管「比的对象」，不是田收窄	「没新东西可学」后，墙上贴作品的停手转场，贴排名的练出血

章	大师	他说中了什么	本章多出的一层	判别局面
7	孔子（见贤思齐）〔待核〕	比完要回身改自己，而不是只盯别人	长进的对手是会回话的活路；先换口再换刀；权威靠署名被划掉过期	两个等力徒弟，乙多一个换招的同辈，三年后乙的刀更新
8	哈耶克（1945）〔待核〕	价格把分散的知识压成信号，千万人不必听命令也能对上号	规矩不是知识的副产品，是谁先坐空位的账；比是把多人数成一群的第一道工序	信息饱和而占用点唯一的场：他推比应变少，本章推不少
9	森（1985、1999）〔待核〕	评价一个人，看他拿着资源实际能做成什么，不只看资源	选了之后算赚算亏、何时结，由谁写进账；「尚未点破」是旧账上唯一还活着的资产	能力集相同的两人，一人另立三行私账，半年内主动清账的概率更高
10	加德纳（1983）〔待核〕	单一尺子是伤害，孩子可以在别的维度上走得远	他重划了被量的东西，没重新指认拿尺子对刻度的人；多元尺子各养一批新的「别人」	乐高家庭与双栏账家庭的假想对照，看饭桌「别人」句占比

C.2　在几章反复出现的邻居

同一个人在好几章出场，每次的分叉不同，合在一起看更清楚。

邻居	出现章	他说中了什么	各章的分叉
费斯廷格（1954）〔待核〕	1、2、4、5、6、7、8、9、10	缺客观尺时借人评估自己，比较消除不了	第1章：握笔人不同则痛感不同。第4章：比的次数两组相近，追加投入不同。第5章：相似性是音量不是开关。第6章：校准一落到名次就停止校准。第7章：校准让人变平均数，生不出新刀。第8章：自我评价是比运转后的副产品。第10章：他谈频率与对象，没谈句式
塞勒（1985、1999）〔待核〕	1、4、9	人有心理账户，各账户规矩不同	第1章：写在纸上的账更难挪。第4章：不是分账，是记错科目，借来记成自产。第9章：关账是自己做还是别人替做，账被唯一通约器串起
埃斯佩兰与史蒂文斯（1998）〔待核〕	1、9	把不同的东西换成同一把数字尺，会改变人对事物的看法	同一把尺，握笔人不同结果不同；换成多栏表若仍由别人填，原地不动不改善，自己另立一页才改善

邻居	出现章	他说中了什么	各章的分叉
拉图尔（1986）〔待核〕	1、2	稳定又可搬动的纸面痕迹，能把主张固定下来	门框线稳定却不可动；体检表可动，谁握笔、谁翻译，比谁更可动更要紧
戈夫曼（1955、1959）〔待核〕	2、3、8	日常互动里人管理印象，话语给彼此搭台阶	第2章：台阶兼了收账的差事。第3章：印象声明脱离原主后的流通与贬值。第8章：已有拆套交锋
布迪厄（1979、1986）〔待核〕	3、8、9	趣味与位阶会再生产，对分数的轻视也是玩法	第3章：税是制度逼出来的，换匿名则变。第8章：照旧在砌墙，也在记账。第9章：文化资本在第一道总闸前兑不出
赫希（1976）〔待核〕	3、6	位置性竞争里人人加码，位次不变	第3章：本章预测公开投入下降、私下上升，方向相反。第6章：同样零和，为何有的自己停有的跑疯
福柯（1963、1975）〔待核〕	4、6	临床凝视把病人叙述挤成旁白；考试把人排进网格	第4章：来路没被驱逐，被兑换成症状。第6章：问「看」怎样被填进表的设计，去查表第一次跨门的时间
伯格拉斯与琼斯（1978）〔待核〕	1、3	重要评价前人会事先设障，失败有借口	设障是事前降真实投入；票据可事后说，说话人投入不变，还会被无恐惧者借走
彭尼贝克与比尔（1986）〔待核〕	4、9	把说不出口的事写下来，对一些人有用	他写整件事和情绪；本书是固定格式的三行，对象是「借」或「旧账」，不是创伤
阿尔伯特（1977）等时间比较一族〔待核〕	5、10	人也拿过去的自己和速度当参照	第5章：他们修过去，改不了将来被占。第10章：把比较从脑子搬到桌面上，每天一次

C.3　各章其余近邻

按章排。「同向」的是本书借了力、没有相反预测的。

章	邻居	他说中了什么	分叉
2	维果茨基	孩子借外在符号把事变成自己的工具	墙线首先是凭证不是符号；孩子没内化，全家公认也会让旧话失效〔待核〕
2	怀特与艾普斯顿（1990）	把问题从人身上剥下来外化	外化是话，墙线是行动；只立线的一组先降点差句〔待核〕
2	贝特森（1956，双重束缚）	自相矛盾的话夹住孩子	反向预测者：大人理顺矛盾，墙上无凭证，旧话仍复燃〔待核〕
3	凡勃伦（1899）	有闲是体面通货	本章的从容可以是假的，下一场考试才兑付
3	扎哈维（1975，累赘原理）	越昂贵的信号越诚实	反向：姿态的贵可分期付款，越贵越易伪造
3	古德哈特（1975）	指标成目标就不再是好指标	分数被刷之后，比转到不可测的余力上，竞争退成揭假
3	科文顿与奥梅利希（1979）、卡斯蒂利奥内（1528）、福特姆与奥格布（1986）	努力是双刃剑；从容是要藏起用力；同伴压力让人不愿显得用功	本章讲归因被公开后流通成市场；从容被批量铸出；每个人都有动机去藏〔待核：福特姆一文及后来的批评并不一致〕
3	阿克洛夫（1970）	真假不可分，好货被挤出	他讲价格，这里讲声明可读性；揭假在这里零成本
4	尼采（1887）	债与罪相连，疼痛造记性	反向：他的债有债主，这里债主被抹掉；病名越久，来路叙述越短越像模板〔待核〕
4	帕森斯（1951，病人角色）	病名让人合法豁免部分义务	反向：免责条是账的肥料，病名会自己续费；自称句随复诊增多只是口头习惯，不是诊断
4	凯博文	病痛与疾病不同；问病人怎么看原因	问「原因」得到的已是改签后的票，问「哪一刻、看见谁」得到凭证〔待核〕

章	邻居	他说中了什么	分叉
4	西夫尼奥斯（1973，述情障碍）	有人难以说出情绪，身体先开口	缺的可能不是词，是栏；场景、人物两栏不需要情绪词〔待核〕
4	泰勒（1991）	本真的自己要放在有意义的背景里才说得清	背景可以被认名，也可以被抹掉；抹掉的「自己」就是封面
5	塞瑟（1988，自我评价维护）	亲近的人在重要领域胜出，会拉低自己	他只回答「重要不重要」，没回答「在不在途」
5	洛克伍德与昆达（1997）	向上比较有时是激励，条件是够得着	同构最近；分岔落在第三拍读斜度还是读高度
5	希金斯（1987，自我差异）	现实自我与理想、应该自我的差距带来不同情绪	同样大的差距，有上扬斜度的沉得浅、恢复得快
5	卡尼曼与特沃斯基（1979，前景理论）	评价看相对参照点的变动，损失重于收益	参照点只有落在我没走完的路上才被收作参照；预期与在途可分开问
5	克罗斯比（1976，相对剥夺）	个体相对剥夺感的几个条件	痛可以没有委屈：完全应得的晒图，仍有那一沉〔待核：第四条方向〕
5	阿佩尔等（2016）、罗施等（2003）	脸书使用经比较与嫉妒通向抑郁；适时放手够不着的目标有益	旁证：目标在途与否是调节项；本书不建议任何人放弃什么〔待核〕
6	杜森贝里（1949）	满足取决于相对位置	他没问位置怎样被造表程序抽出来；位置背后挂着画则攀比可终止
6	波特（1995）	数字是拉开距离的技术，让不熟的人能打交道	数字赢在跨门；跨门后门这边的亲判为何没有栏位〔待核〕
6	埃斯佩兰与绍德（2007）	排名会让被排的人改变行为	他看排名立起后；本章追排名怎样沉淀出来、影响不在名单上的家长〔待核〕
6	斯科特（1998）	国家把复杂简化成看得清，地方实践智慧被忽略	亲判是在场的判断，不是手艺；失灵先出现在表外的「现货」〔待核〕

章	邻居	他说中了什么	分叉
6	黄宗智	过密化：家庭劳动不计价，回报低仍接着投	钢琴课、补习班明码标价，「自愿」不能用不计价解释，只能用「比什么」解释〔待核〕
6	戈登威泽（1936）	「内卷」一词的老家是艺术样式的过度精致	内卷放回「画」的现场是回家；不另设判别局面〔待核〕
6	坎贝尔（1979）	指标越用于决策越被腐蚀	家长群里没被量的人也在追指标背后的量〔待核〕
7	波兰尼（1958、1966）	我们知道的多于能说的，学徒要跟着做	谱外第一刀还要一步关系里的宣告；离开师傅接活或改道更快
7	德雷福斯兄弟（1986）	技能五阶段，专家凭情境直接判断，胜任者要担责	他说「很久以后」，本章说被逼的那一晚；规则的过期不是内化
7	莱夫与温格（1991）	学习是从边缘走向核心的身份变化	向心对离心；身份是自己向客户宣布的
7	库恩（1962）	常规科学里的反常先被当成手生	一个人一单活可以有日期；多了「改口」一步
7	克里斯坦森（1997）	成功企业听老主顾，新东西先在远处小市场长大	本章单位是徒弟，要看新顾客肯不肯直接署名
7	普朗克原理	权威更替常靠世代，不靠说服	订单一单一单被划走，几个季度就发生〔待核：原话出处〕
7	埃里克森等（1993）	刻意练习要有反馈、懂方法的教师	谱外没有成熟教法，退货单与期限先起作用
8	卢曼	双重偶然性：双方都等对方先动	起点是身体的占用不可分，不一定要一个被读成信号的动作〔待核〕
8	涂尔干	规范有强制力，惩罚重申集体意识	罚则被公开撤销后，第一次违规出现的是沉默加探测，不是成片谴责
8	鲍曼（流动现代性）	现代社会固定形式在融化	适用边界：本章的「到期」只在成员固定、常见面的场里成立〔待核〕

章	邻居	他说中了什么	分叉
8	埃利亚斯与斯科特森	老居民靠闲话压住新来者	威胁失灵后，闲话反而把探测传得更快〔待核〕
8	齐美尔（1903）	竞争是把人连起来的形式	他的竞争要观众，最早的比只要两个身体在同一占用点〔待核〕
8	库兰（1995）	偏好伪装：公开表态与私下偏好分开，崩塌出乎意料	重叠最大；分叉只在崩塌前有无可观察的探测上升期
8	查韦（2001）	公共仪式造出共同知识	同向；他的公共是蓄意造的，照旧的公共是漏出来的
8	森特拉、维勒与梅西（2005）、森特拉（2018）	没人信的规范靠人人假执行维持；少数派过临界则惯例翻	他们的变量是人数，本章的变量是探测频率〔待核〕
8	谢林（1960）	威胁只有被相信会执行才管用	每一次照旧替旧威胁称一次重，失效有先兆
8	戴维（1985，QWERTY）	路径依赖锁定，更好的路也走不动	反向：威胁失能加公开计数，锁定会突然崩解
9	努斯鲍姆（2000）	核心能力清单，达门槛，能力不等于实际做到	清单是自查表还是别人替我打的分，决定被点破后守不守旧
9	卡尼曼与迪顿（2010）	收入与生活评价同行，与每日情绪在高处脱钩	写不写自己那一页，会改变评价对收入的敏感度〔待核：后续修正〕
9	伊斯特林（1974）	同一时点富人更幸福，长期变富平均幸福不涨	机制是账只有一本；有非收入凭证流通的小共同体里会弱一些
9	诺齐克（1974，体验机）	人要的不只是感受，还有真做事	「真做了什么」也要有人写进账；自己写日记与被代写
9	泽利泽（1994）	钱有记号，不通兑	限定条件：「收入是唯一通约器」只限陌生人关口
9	阿克斯与布鲁默（1985，沉没成本）	投入越多越难停	拉住人的更是「尚未点破」，三行坏账可降拉力
9	勃雷姆（1966）、米勒与罗尼克	自由受威胁则更坚持；劝得越用力对方越反驳	现象不是本书发现的；护着的是账里一笔叫「尚未点破」的活资产

章	邻居	他说中了什么	分叉
9	布里克曼等、斯彭斯（1973）	快乐回基线；可数的凭证在陌生人间生效	同向；加薪写成「资产」的回落更慢
10	德韦克（1988、2006）	夸努力与方法，学习目标对表现目标	她给了话，没给账；夸努力的家饭桌「别人」句不一定少
10	尼科尔斯（1984）	任务卷入即「和昨天比」，早有名字	最大缺口先认下；他讲状态，本书讲靠什么每天重造
10	休斯（2011，自比评估）	评价可以不靠别人当标尺	笔在老师手里就是单栏；进步榜让日差也被排名
10	克鲁格与德尼西（1996）	反馈把注意引向哪里，决定有益还是有害	差值由孩子自己读才不同；家长读则退成名次
10	班杜拉（1977）、贝姆（1972）、基线测量（1968）	效能感来源；由行为推断自我；先数基线再比	同向，无判别力；基线是研究者的工具，本书要被测者入账
10	萨尔斯与穆伦（1982）	年长后参照从别人转向过去的自己	老蒋是「还没转过去的人」〔待核：凭印象转述〕

最后补一句。九章过完，没有一家邻居被打败。各家说中的，本书都收下，本书多出来的，每章各自说，集中起来只有三问：这道差谁握笔、什么格式、何时结算。第10章还留了一个没穷尽检索的断言：就我所知，没有哪一家说到孩子考砸回家，你开口的第一句不是「别人考多少」，是因为账上没有那一栏。这是「无人说过」的断言，列入待核。

附录四　术语表与参考文献

D.1　账本论概念表

术语	白话一句	读数	章
入账	差从口头或体感，变成可复看的记录	R01	1
三问	一道差入账时必答：谁握笔、什么格式、何时结算	全书	1
原始凭证	可复看、可对照、不能一人口头改说的记录，如门框线	R03	2
无凭证记账	靠顺口话反复入账，以「嗯」为收讫	R03	2
不记名票据	脱离原主、在群体里流通、越复制越贬值的声明	R07	3
姿态税	为保住「还有余力」而隐藏投入所付的代价	R08	3
暗账（比喻）	借来的欲望从没被认名，不能开、不能改、不能还；第4章只把它当比喻，读数仍是R11	R11	4
改签（比喻、假说）	窗口只抄自己认得的栏，来路没地方放，像车票改期；第4章只当假说，一例也没有	R13	4
进行时冻结	他人的完成时，把我的进行时读成欠账	R14	5
跨门表	必须交给不在场的人、因此只收可数字的表	R17	6
亲判	同一双眼睛从头看到尾的判断，不能过户	R18	6
谱外第一刀	公开宣布「这一单不按谱」之后的新手艺，师傅署名一行行被划掉	R21、R22	7
名分与照旧	比沉淀成位子，位子靠沿用维持，每次照旧是一次公开的威胁测试	R26	8
通约器	能同时被三条差异接收、当场数得清的凭证，常是收入	R29	9
记账权征收	当事人「什么算幸福」的记录权，被日常结算系统默默收走	R30	9
尚未点破	旧账上唯一还活着的资产，确认坏账即亏损	R30	9
参照位	谁被请到刻度旁边，提供「应该有多少」	R06	10
双栏账	人人各报自己的「昨日—今日」差，大人先报自己的0	R06、R33	10

D.2　方法词

术语	说明
「账」不是比喻	每个账类概念要给出会计原件、日常对应物、可清点读数三项；对不上的，一律退回比喻，不再承载论证
异位四角交叉	一个交叉点上压四套异位的三角，每套三拍，用日常的一瞬讲清
同位套与异位套	同位套三套，易被占位拉低不可还原性；异位套六套轮换，易出新典范
拆套	看交叉点是否已被别家占住，把被占的一套再拆成更小的三角
敌意拓宽	主动找「这想法在哪里已有」，越是自以为独有的地方越要先问
判别局面	能让本书与邻居给出相反预测的情形，可被证伪
显露谱系（S）	随差异序列（D）启动而不停显露的谱系；S、D、E不可分割，分开只是理念界的假想性切割〔待核：口径以王德生老师为准〕
小账	每章末两行：第一行答三问，第二行是本章定制的读数
判错线	读数数成什么样，这条说法就算错。写「无」的，是章里没给
暂定值	各章或九场问对里先拍下的数，没有实测，也没有先导研究；用的人先打底再定自己的线
打底	开始新做法之前，先用同样办法数一段时间，没有这个底，后面说「下降」都是空话
先导研究	正式检验之前的小规模试做，用来知道日常里这类事大概波动多大，再定阈值
构想场景	作者为讲清机制搭起来的场景，不是记录，不能当证据；真实访谈与记录尚待补
休账	日差线上任何人可说的一句「今晚休账」，账上记一个「休」，不问为什么
三行（三种）	认名三行写来路（第4章）；三行坏账写确认旧账（第9章）；日差线是每日一个数（第10章）。三者各管各的，别混

D.3　三问×九章总图

第2章到第10章各自对三问的回答，一眼看全。空格即未来要补的研究。

章	谁握笔	什么格式	何时结算
2 门框	孩子接笔	墙线，原始凭证	每次站上去，当场
3 票据	没有人（不记名）	声明成票据	下一场考试，错期
4 暗账	无人敢认名	化为症状与病名	永不结，经身体收息（假说）
5 那一沉	看图的人自己翻面	完成时与进行时的时态	预支
6 内卷	表格设计者	名次，再压成投入量	跨门交表时
7 谱外	订单署名人	订单本	退货单与料钱截止日
8 名分	日常沿用者（照旧）	位子	每次照旧都是一次测试
9 幸福	结算系统征收	收入（通约器）	当场，五分钟
10 参照位	本人自记	每日一行带日期	次日看它动不动

附录五　引文核验总表（各章〔待核〕汇编）

十章各自的待核清单合计160条上下，同一件事在多章重复出现，这里按事项合并，右列注出处章。合并后的编号即待核总数。附录自增的几条也列入，标「附」。

编号	待核事项	出处章
1	费斯廷格1954社会比较理论的原文表述、刊物页码（含「客观尺」「相近者」「向上驱力」「有客观尺则退场」几处）	1、2、4、5、6、7、8、9、10
2	塞勒1985、1999心理账户的概括	1、4、9
3	埃斯佩兰与史蒂文斯1998通约论文的概括	1、9
4	拉图尔1986「不变的可动物」的题名、刊物、页码与原意	1、2
5	伯格拉斯与琼斯1978自我设障的设计与结论措辞	1、3
6	格尔茨《农业内卷化》的定义原句与页码	1、6
7	第1章1.2、1.3五家「他推不出」是执笔者的读法，须胡敏或王德生老师对照原文	1
8	第1章1.5「在纠缠里、经差异、显露」的白话写法与三大感觉口径，须王德生老师定；「触觉最牢、听觉最散、视觉居中」是执笔者看法	1、3
9	前言「系统自己声明：引用前请自行核实」与「ChatSDE九问、三组每组三问」的叙述，须胡敏确认	1
10	维果茨基「机能出现两次」的原文表述	2
11	戈夫曼《面子工夫》1955、《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1959的论点概括	2、3、8
12	怀特与艾普斯顿1990外化的表述	2
13	贝特森等1956双重束缚的原文与原意	2
14	对话里儿保「看自家曲线、不跟别人家比」的家长教育，来源未核	2
15	达尔文1859、1871具体章节与措辞，费希尔1930失控选择	3

编号	待核事项	出处章
16	雌鸟雄鸟不觉察回写的推断，性选择中「诚实押光」的概括，须动物行为学、进化生物学读者核	3
17	道金斯与克雷布斯1978、螳螂虾蜕壳虚张、招潮蟹再生钳虚张，均凭记忆	3
18	科文顿与奥梅利希1979努力双刃剑的结论、样本、页码	3
19	卡斯蒂利奥内1528《廷臣论》「从容」的原文表述与通行译法	3
20	福特姆与奥格布1986及后续批评（Tyson等2005）须读原文与批评	3
21	凡勃伦1899、布尔迪厄1979、扎哈维1975、古德哈特1975、赫希1976的论点概括	3、6
22	阿克洛夫1970的发表信息与论证	3
23	「怕失败」量表的名称与适用年龄	3
24	牺牲阳极的电化学类比是否准确	3
25	吉拉尔1961书名「浪漫的谎言」是否确指自称欲望自发，其出路是否为觉醒式转向	4
26	尼采1887《论道德的谱系》罪责与债务、疼痛造记性	4
27	福柯1963《临床医学的诞生》、1975《规训与惩罚》中考试、书写、登记、个案的章节与术语	4、6
28	帕森斯1951病人角色	4
29	凯博文病痛与疾病的区分，及「你觉得是什么原因」一类问法的出处	4
30	西夫尼奥斯1973述情障碍与TAS-20	4
31	彭尼贝克与比尔1986，「就医次数减少」与后续汇总研究「效果有限」「短期情绪偏低」	4、9
32	巴特利特1932、洛夫特斯1974记忆研究的表述	4
33	西德纳姆17世纪病分类主张、达马西奥1994身体状态标记	4
34	泰勒1991《本真性伦理》	4
35	4.2时间轴（头1至2周知道是抄、2至4周记忆改写、1至6个月旁人作证）与「记忆只在身份与事实对顶时崩」，无出处，全部当假说	4

编号	待核事项	出处章
36	病历现病史是否常含诱因；各类医院系统表格形式；「跨窗口共同可读栏只有病名」	4
37	第4章读数阈值「减半」「明显更短」是拍定数，须先导研究	4
38	默顿《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参照群体篇目、《美国士兵》相对剥夺说法、对向往群体的区分	5
39	塞瑟1988自我评价维护模型	5
40	洛克伍德与昆达1997的被试、操纵与结论	5
41	希金斯1987理想差距、应该差距与情绪的对应	5
42	阿尔伯特1977卷期页码（以Psychological Review 84(6)为准，页码待对原刊）与原意（是「自我连续性」还是「受威胁时找安慰」）	5、10
43	威尔逊与罗斯2000或2001的研究方法与结论（是否日记研究；自我时间比较是否比社会比较更频繁）	5、10
44	卡弗与谢尔1990情绪来自目标差距缩小速度	5
45	希伊与阿贝尔森1991速度与满意度	5
46	卡尼曼与特沃斯基1979前景理论，科绍吉与拉宾2006预期参照点	5、9
47	克罗斯比1976相对剥夺五条件，尤其第四条方向	5
48	阿佩尔、格拉赫与克鲁修斯2016综述	5
49	罗施等2003放弃不可达目标	5
50	「预支对应会计预提」是否精确，须会计专业者审读	5
51	第5章冻结感三题量表是构想草案，未经信效度检验	5
52	杜森贝里1949、费斯廷格以外的位置竞争书目细节	6
53	戈登威泽1936「内卷」词源与篇名	6
54	黄宗智「过密化」的两部书及「家庭劳动不计价」提法	6
55	波特《相信数字》1995「拉开距离的技术」	6
56	埃斯佩兰与绍德2007题名与卷期，「反身性」译法	6
57	斯科特《国家的视角》中译书名与mētis用法	6

编号	待核事项	出处章
58	坎贝尔1979定律的原文措辞与出处	6
59	对话里「三分钟」「说出口的错÷落纸的错」两个读数，无实测	6
60	第6章读数七「四成」门槛，须王德生老师定夺	6
61	「下游撤表」条件命题，无材料支撑	6
62	九宫标签与号位（S、D、E的编号与名称，理念属E1、势能属E3等），各章写法不一，须王德生老师统一口径	3、4、6、7、9
63	孔子《论语》里仁、述而、子罕、卫灵公几处引文与篇名，以杨伯峻《论语译注》核	7
64	波兰尼《个人知识》1958、《默会维度》1966的转述与页码	7
65	德雷福斯兄弟1986五阶段与胜任者担责一说	7
66	莱夫与温格1991「延续与取代的矛盾」与裁缝学徒案例章节	7
67	库恩1962常规科学、反常、危机的章节	7
68	克里斯坦森1997「新技术先在远处小市场长大」的章节	7
69	普朗克原理的出处、年份、版本、原话	7
70	埃里克森、克兰普与特施-罗默1993刻意练习	7
71	木工细节（阴干期、梅雨回潮、留缝做法），请行家核；案例待换真实访谈	7
72	暂定阈值：过半、三分之一、四个月、两个月、连续五局、十局、效应量0.2、相关0.4、两秒到十秒	7、8、9、10
73	哈耶克后期自发秩序的篇章，及他对价格以外协调方式的说法	8
74	卢曼「双重偶然性」的章节（《社会系统》）	8
75	涂尔干惩罚与集体意识的出处	8
76	鲍曼「流动现代性」是否指该书	8
77	埃利亚斯与斯科特森老居民与新来者的细节	8
78	齐美尔1903竞争社会学的英译题与出处	8
79	库兰1995的论点，「崩塌常出乎意料」是否准确	8

编号	待核事项	出处章
80	查韦2001《理性的仪式》的论点	8
81	森特拉、维勒与梅西2005；森特拉等2018引爆点实验的作者、期刊、临界比例（设计书写Centola 2018，原稿写2005，是否同一条）	8
82	谢林1960、戴维1985的论点表述	8
83	第8章「四级台阶逐级挂姿态税」是合稿时联想，「第二人时间差」是设计书新增，原稿无；「这一章的问题」四句为重写，须王德生老师确认忠于原意	8
84	森1985、1999「转换因子」「扩展真实自由」的表述与页码，2004年清单论文的题名期卷	9
85	森关于适应性偏好、对幸福指标警惕的出处	9
86	努斯鲍姆2000、2011核心能力清单	9
87	卡尼曼与迪顿2010，及Killingsworth 2021、2023的后续调和	9
88	伊斯特林1974的现象转述与出处	9
89	诺齐克1974体验机的转述	9
90	泽利泽1994钱有记号、不通兑	9
91	阿克斯与布鲁默1985戏票实验，谢夫林与斯塔特曼1985处置效应	9
92	勃雷姆1966心理抗拒，米勒与罗尼克「纠正反射」的出处与版本	9
93	布里克曼与坎贝尔1971、布里克曼等1978、斯彭斯1973、布迪厄1986	9
94	9.6同位对照、拆套（前景理论占住的一套）是执笔者归纳，须校；「邻居推不出」均是执笔者读法	6、9
95	加德纳1983出版信息，「自然观察智能」补入年份，加德纳本人是否反对雷达图排名	10
96	帕乔利1494复式记账章节与页码	10
97	尼科尔斯1984卷期页码与任务卷入表述	10
98	德韦克与莱格特1988卷期页码	10
99	安姆斯1992卷期页码（凭印象）	10
100	休斯2011卷期页码与自比评估定义	10

编号	待核事项	出处章
101	克鲁格与德尼西1996卷期页码，「超过三分之一反馈降低表现」的比例与样本量	10
102	班杜拉1977、贝姆1972、基线测量1968，沿用九问稿文献未逐条核	10
103	萨尔斯与穆伦1982的出处（凭印象）	10
104	第10章「没有哪一家说到『账上没有那一栏』」是无人说过断言，未穷尽检索	10
105	「德韦克式话术在家庭里被用成操控」来自九问稿，已标构想，非调查结论	10
106	附：R04登记留痕率与冲突时听谁的采集办法，章内无依据，附录补	附（1）
107	附：R17「名次早于这张表则须改写」为附录据命题推出	附（6）
108	附：附录D.4中Merton 1957、Elias & Scotson 1965、Bauman 2000等年份我凭记忆，未对版本	附

待核总数：合并后108条，其中各章合并为105条，附录自增3条。各章清单原始条目相加为154条（第1章10、第2章9、第3章16、第4章19、第5章16、第6章16、第7章14、第8章17、第9章21、第10章16）。